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 4/1995/34

12 January 199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0 (a)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
特别是：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特别报告员奈杰尔·S. 罗德利先生
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1992/32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言	1 - 4	6
一、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5 - 24	8
二、特别报告员审查的有关各国的材料	25 - 921	13
阿尔及利亚	26 - 27	13
安哥拉	28	14
阿根廷	29 - 41	14
巴林	42 - 50	16
孟加拉国	51 - 57	18
比利时	58 - 60	19
玻利维亚	61 - 65	20
巴西	66 - 73	22
保加利亚	74 - 80	24
布隆迪	81	26
喀麦隆	82 - 86	26
智利	87 - 88	27
中国	89 - 128	28
哥伦比亚	129 - 137	35
科特迪瓦	138	38
克罗地亚	139 - 140	38
古巴	141 - 149	39
塞浦路斯	150 - 153	40
捷克共和国	154	41
丹麦	155 - 163	42
吉布提	164	43
多米尼加共和国	165 - 166	44
厄瓜多尔	167 - 177	44

目 录 (续)

	<u>段 次</u>	<u>页 次</u>
埃及	178 - 242	47
萨尔瓦多	243 - 249	61
赤道几内亚	250 - 260	62
埃塞俄比亚	261 - 269	65
法国	270 - 285	67
格鲁吉亚	286 - 300	70
德国	301 - 302	74
危地马拉	303 - 306	74
海地	307 - 314	75
匈牙利	315 - 321	77
印度	322 - 380	79
印度尼西亚	381 - 401	93
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	402 - 411	98
伊拉克	412	101
以色列	413 - 425	101
意大利	426 - 440	104
日本	441 - 452	107
约旦	453 - 455	110
肯尼亚	456 - 462	111
吉尔吉斯斯坦	463	113
黎巴嫩	464 - 468	113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469	114
毛里塔尼亚	470	115
墨西哥	471 - 486	115
莫桑比克	487 - 491	121
缅甸	492 - 500	122

目 录 (续)

	<u>段 次</u>	<u>页 次</u>
尼泊尔	501 - 507	124
尼日尔	508	125
尼日利亚	509 - 511	125
挪威	512 - 514	126
巴基斯坦	515 - 552	127
秘鲁	553 - 574	136
菲律宾	575 - 581	140
葡萄牙	582 - 585	142
卡塔尔	586	143
大韩民国	587 - 602	143
罗马尼亚	603 - 614	147
沙特阿拉伯	615 - 628	150
塞内加尔	629 - 632	153
南非	633 - 639	155
西班牙	640 - 667	158
斯里兰卡	668 - 678	163
苏丹	679 - 707	166
瑞士	708 - 713	17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714 - 716	174
多哥	717 - 725	175
突尼斯	726 - 745	178
土耳其	746 - 826	182
土库曼斯坦	827 - 830	200
乌兹别克斯坦	831	201
委内瑞拉	832 - 865	201
越南	866 - 873	207

目 录 (续)

	<u>段 次</u>	<u>页 次</u>
也门	874	209
南斯拉夫	875 - 921	209
三、结论和建议	922 - 926	218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了第 1985/33 号决议，委员会在该决议中决定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研究有关酷刑的问题。之后，委员会第 1986/50、1987/29、1988/32、1990/34 和 1992/32 号决议都一再延长了他的任期。委员会在 1992/32 号决议中再将其任期延长 3 年。特别报告员根据上述决议向委员会提交了年度报告，这些报告载于 E/CN.4/1986/15、E/CN.4/1987/13、E/CN.4/1988/17 和 Add.1、E/CN.4/1989/15、E/CN.4/1990/17 和 Add.1、E/CN.4/1991/17、E/CN.4/1992/17 和 Add.1、E/CN.4/1993/26 和 E/CN.4/1994/31 号文件。

2. 在第 1993/40 号决议中，委员会注意到 P. 科艾曼斯先生辞去特别报告员一事，请主席在主席团内部进行磋商之后任命一位有国际声望的人士接替他的职务。于是，奈杰尔·S. 罗德利先生（联合王国）被任命为特别报告员。

3. 根据第 1992/32、1993/4 和 1994/37 号决议，特别报告员在此向委员会提出了他的第二份报告。第一章涉及有关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二章主要回顾了 1993 年 12 月 16 日至 1994 年 12 月 20 日期间特别报告员转交给各国政府的材料以及所收到的答复。第三章为结论和建议。

4. 除上述决议之外，人权委员会在第五十届会议上通过的其他几项决议也与特别报告员的职权范围有关，在审查和分析提请他注意的涉及不同国家的材料时，也考虑到了这些决议。这些决议具体而言是：

(a) 第 1994/22 号决议，题为“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委员会在该决议中敦促特别报告员对《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继续给予适当注意；

(b) 第 1994/33 号决议，题为“见解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委员会在该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注意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有关

部分确认的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拘留、暴力、虐待和歧视的人士的状况；

(c) 第 1994/34 号决议，题为“司法执行工作中的人权”，委员会在该决议中吁请特别报告员继续在司法工作中有效保护人权方面酌情提出具体建议，其中包括根据联合国人权领域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方案采取具体措施的提议；

(d) 第 1994/42 号决议，题为“被拘留的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工作人员”，委员会在该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酌情审查涉及联合国系统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以及专家、特别报告员和顾问的人权的案件，并将其报告内的相关部分转送秘书长以供载入他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

(e) 第 1994/45 号决议，题为“将妇女权利纳入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问题”，委员会在该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经常地、有系统地在其报告中列入有关妇女所受人权侵犯的资料；

(f) 第 1994/46 号决议，题为“人权与恐怖主义”，委员会在该决议中敦促特别报告员在其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酌情阐述恐怖主义团体的行为、方法和做法造成的后果；

(g) 第 1994/53 号决议，题为“人权和专题程序”，委员会在该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列入有关回应问题的意见并酌情列入分析结果，以便更有效地履行其职权，并在其报告中列入关于各国政府可能通过人权事务中心经管的咨询服务方案要求提供相关援助方面的建议；委员会还请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列入按性别细分的资料，并讨论专门针对或主要涉及妇女的侵犯人权情事的特点和做法，或妇女尤其受害于此的情形；

(h) 第 1994/66 号决议，题为“人权与人口大规模流亡”，委员会在该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在适当情况下，收集有关造成人口大规模流亡或妨碍他们自愿返回家园的材料，酌情将这些材料与他的建议一道写入他提交委员会的报告；

(i) 第 1994/67 号决议，题为“民防部队”，委员会在该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适

当注意民防部队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关系问题；

(j) 第 1994/69 号决议，题为“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和人权领域技术合作自愿基金”，委员会在该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继续在其建议中视情况列入可在咨询服务方案下执行的具体项目提议；

(k) 第 1994/70 号决议，题为“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合作”，委员会在该决议中要求特别报告员继续采取紧急步骤，帮助防止恐吓和报复设法或已同联合国人权程序合作的人士以及人权侵权行为受害者亲属的事件的发生，并继续在其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指称援引联合国人权程序而受恐吓或报复或阻碍的事件，同时述及他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

(l) 第 1994/93 号决议，题为“街头儿童的境况”，委员会在该决议中呼吁特别报告员特别注意街头儿童的苦难；

(m) 第 1994/95 号决议，题为“世界人权会议”，委员会在该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在他的报告中酌情增列一节，说明《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所载建议的执行情况。

一、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5. 特别报告员在其上一份报告(E/CN.4/1994/31, 第一章)中全面叙述了他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委员会在其第 1994/37 号决议中核可了这种工作方法。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所涵盖期间已设法根据这种工作方法行事。

6. 根据委员会第 1993/47 号决议第 9 段(见 E/CN.4/1995/31, 第 18 段)和第 1994/53 号决议第 10 段,委员会在该段中鼓励专题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继续与有关条约机构密切合作,特别报告员于 1994 年 8 月 27 日与禁止酷刑委员会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见。特别报告员提请委员会注意禁止酷刑委员会最近一次报告(A/49/44)的第 16 段,他认为,该段准确地汇总了这次会见的情况,其内容如下:

“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都强调指出，虽然他们的职责不同，但是在实现减少并最终消灭全世界酷刑之害这个共同目标上起互补作用。他们认为，现行就各自的工作领域进行协调的做法使得避免活动重复成为可能，并且应当继续经常交换意见和材料。”

7. 根据吁情专题机制和国别报告员进行合作的上述几段要求，特别报告员应调查卢旺达人权状况的特别报告员的要求，于1994年6月10日至20日陪同他对卢旺达进行了他的首次访问。

8. 关于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及为此目的促成各专题机制的联合访问，他和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寻求并获得了哥伦比亚政府的同意，进行一次联合访问。这次访问于1994年11月17日至26日进行，有关该访问的报告载于E/CN.4/1995/111号文件。据相信这是除与国家专门机制一起进行访问之外，由一个以上专题机制进行的首次此种访问。

9. 尽管将避免工作的不必要重叠和重复，但如果一些案件涉及到不同机制的职权范围时，便无法避免不只一种机制参与这些案件。因此，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在1994年5月24日的一封信中指出，关于涉及到特别报告员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职权的两件案件，它希望它给工作组的答复也交给特别报告员处理。当然，只要该答复涉及到的问题与各自的职权有关，特别报告员支持这一原则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他在1994年8月17日的一封信中，向该国政府通报了这一情况。

10. 除了上文第7和第8段提及的联合访问之外，俄罗斯联邦政府还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该国，以考虑有关囚犯权利的措施。这次访问于1994年7月进行，有关访问的报告载于本报告的增编1。

11. 在特别报告员的两年任期期间，他与若干国家政府就向其发出访问这些国家的邀请的可能性进行了接触。他愉快地向委员会报告，除了访问哥伦比亚之外，委

内瑞拉政府已同意让其于 1995 年初访问该国。迄今为止，其他一些请求尚未得到明确的邀请。第二章的第 86 段（喀麦隆）、380 段（印度）、401 段（印度尼西亚）和 552 段（巴基斯坦）均提到了这些请求。

12. 在人权委员会有关活动的范围内，特别报告员参加了于 1994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举行的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其他特别程序机制第一次非正式会议。该会议的报告载于 E/CN. 4/1995/5 号文件。他还以该会议报告员的身分参加了人权委员会工作安排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在该工作组他介绍了该会议的报告。特别报告员由于同时要参加他的一次访问活动，因而遗憾地未能参加委员会负责拟订《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草案的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不过，他终于以书面形式就某些有关该工作组的问题发表了意见（E/CN. 4/1994/WG. 11/WP. 2）。

13. 考虑到委员会第 1994/37 号决议，委员会在该决议中认为特别报告员宜与有关的联合国方案，尤其是主管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方案进行合作，特别报告员出席了于 1994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6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他支持在将于 1995 年 4 月举行的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筹备工作的范围内，采取旨在更有效地执行有关保护囚犯的准则和标准的措施。

14. 特别报告员还参加了若干与促进或履行其职责有关的非政府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于 8 月份在意大利圣雷莫举行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第十九次圆桌会议、于 9 月份在法国斯特斯堡举行的基督教废除酷刑行动国际联合会第二十次周年纪念会，以及于 11 月份在荷兰海牙举行的旨在制订囚犯待遇标准实用手册的刑事改革国际会议。

人权委员会第 1994/37 号决议第 5 段的后续行动

15. 人权委员会在其第 1994/37 号决议的第 5 段“请特别报告员审查酷刑过多

或主要针对妇女的问题以及助长此类酷刑发生的条件，并就防止针对特定性别的酷刑方式提出适当建议”。

16. 涉及性虐待的酷刑方法的特征或许主要是以性别为基础。Kooijmans 教授在口头介绍其 1992 年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时指出，“显而易见，对拘留中的妇女进行强奸或其他形式的性攻击，是一种尤其可耻的侵犯人的固有尊严和人身健全权利的行径，因此，它们构成了酷刑行为。”(E/CN.4/1992/SR.21, 第 35 段)。

17. 尽管有关酷刑的人权文书并未具体提及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但人道主义法方面的几份文书载有关于禁止对妇女施行酷刑的规定。例如，《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大会第 3318 (XXIX) 号决议) 规定，“交战双方在从事军事行动期间或在占领领土中对妇女和儿童实行的一切方式的压制以及残忍和惨无人道的待遇，包括……拷打……，均应视为犯罪行为。”《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27 条规定，“妇女应受特别保护以免其荣誉受辱，尤须防止强奸、强迫为娼或任何形式的非礼之侵犯”。第一议定书的第 76 (1) 条和第二议定书的第 4 (2) (e) 条也禁止强奸、强迫卖淫和非礼侵犯。第 4 (2) (e) 条还对这种禁止作了如下补充：“对人身尊严的侵犯，特别是侮辱性和降低身分的待遇……”

18. 在某些国家，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攻击据说是常见的酷刑手段。据说在一个国家，被警察羁押的妇女有 85% 都受到了包括强奸在内的某种形式的性虐待。尽管偶尔可以收到以男子为对象的性虐待的指控，但绝大多数此种指控都是与妇女有关的。在羁押条件下发生性虐待时，据说审问者利用强奸作为获取供状或材料的手段，以惩罚或侮辱被拘留者。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的性别至少构成了实行酷刑本身的动机的一部分，那些据称因参与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活动而被强奸的妇女便是这种情况。

19. 强奸对受害者而言除了是一种特别令人痛苦而难忘的酷刑形式之外，还可能具有隐伏的相关后果。在许多情形下，妇女不愿报告受到强奸而寻求补偿，因为这

可能随后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影响。在许多社区，被强奸的妇女会受到诋毁，这可能会对该妇女的私人和社会生活尤其造成可怕的后果。除了社会上的诋毁之外，某些受害者还可能遭到亲属的直接报复。在少数对通奸行为通过了严厉的法律制裁措施并且证明强奸的证据规定较严格的国家里，报告受到强奸的妇女可能要使自己冒提起诉讼的风险。因此，当强奸或针对妇女的性攻击构成一种酷刑方法时，施暴者不受刑罚的机会显然要大大高于其他酷刑方法。

20. 对妇女所实行的酷刑可能具有一般侵犯妇女权利的含义。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载于其 1992 年 6 月 24 日给大会的报告 (A/47/38) 的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中，陈述了不受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权利，依照国际法是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所损害或取消的那些权利，并且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意义范围内的歧视。

21. 孕妇最易受酷刑伤害。遭受酷刑的妇女会有流产和其他健康方面的风险，而且会对胎儿造成损害。

22. 酷刑还可被用来作为惩罚单独的或主要是基于性别的犯罪的一种手段。例如，在一个国家，对于未能遵守严格的伊斯兰服饰方面的法律的妇女，则规定要实行鞭打刑。在某些刑罚条款中，对奸妇则规定要实行鞭打并用石块将其砸死。

23. 最后，妇女有时被作为真正罪犯的替身而受到酷刑，这些真正的罪犯可能是受害者的配偶或家庭成员或朋友。实行这种酷刑可能是要引诱嫌疑犯从躲藏处出来，如果嫌疑犯已经被监禁或处以刑罚的话，则是要让其招供或提供材料。

24. 特别报告员赞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其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中提出的向司法和执法人员及其他公务官员提供对性别敏感的建议。此外，特别报告员建议，在对妇女被拘留者进行审讯时，女性治安保卫人员应该在场，因为完全由男性人员审讯和羁押女性被拘留者，形成了可能有助于对妇女羁押犯进行强奸和性虐待或威胁进行或担心遭受强奸和性虐待的条件。

二、特别报告员审查的有关各国的材料

25. 在所审查期间，特别报告员就表示担心遭到酷刑的 716 名人士（已知至少有 108 名妇女）及若干群体，向 45 个国家政府发出了 144 份紧急呼吁。他还发出了载有大约 658 起所谓酷刑案件（已知大约有 62 起为妇女）或事件的 53 封信函。如果所收到的材料载有更一般性的有关酷刑现象的严谨分析，则这种材料便也提请有关国家政府注意。此外，有 34 个国家就本年提交的大约 239 起案件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答复，有 18 个国家就前几年提交的大约 193 起案件提供了答复。

阿尔及利亚

紧急呼吁

26. 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3 月 16 日就突尼斯国民 Zine EL Abidine、Idriss Nouioui、Kaddour Naghmouchi、Mahjoubi Soltan、Nassereddine Khelisi、Barhoumi Boumenjel, Bechir Aboud Abdeljaouad 和 Jebari Boujema 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这些人已要求在阿尔及利亚避难，他们因支持那赫达伊斯兰运动而害怕在其自己的国家遭受迫害。据报，这些人于 1994 年 2 月 9 日在阿尔及尔被捕，但 Jebari Boujema 除外，他于 2 月 25 日在泰贝萨被捕。他们担心自己会被送回突尼斯，在那里他们可能有一入境便被逮捕并遭受酷刑的危险。

27. 1994 年 11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为司法部人事部门领导 Abdelkrim Mameri 发出了紧急呼吁，他于 1994 年 11 月 12 日在其阿尔及尔的家中被 4 个人逮捕，其中有两人身穿宪兵制服。据称他的家庭成员在其被捕期间受到虐待。他正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未查明的拘留行为。

安哥拉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以往报告中的案件的材料

28. 1994年10月19日,该国政府就 Charles Mopti 和 Godfrey Absalom Nangonya 的状况作出了答复,这两起案件是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中转交给该国政府的。不过,这份答复并没有提及在这些案件中提出的酷刑指控。

阿根廷

转交政府的材料

29.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4月28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已经收到了有关在科连特斯省和查科省警察分局中的被拘留者经常遭受酷刑和虐待的材料。他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在下述各段叙述的单个案件的材料。

30. Antonio Velozo 和 Luis Gómez 于1992年6月20日被便衣警察逮捕,并在调查组的房子内受到威胁和严厉拷打。据称 Antonio Velozo 被吊在一架梯子上,同时被指控发表过暗示警察参与了1991年9月的 Abel Solis 谋杀事件的谈话。第二天,在他们被释放后, Antonio Velozo 据说被诊断为睾丸受到了永久性损伤。1992年9月28日,他提出了刑事控告。1992年10月5日他被一个人所谋杀,该人随后离开了这个国家。

31. Pedro Salvador Aguirre 于1993年2月16日在科连特斯省的一条大街上被捕,带至调查组的房间后被打得失去知觉,3小时之后未受任何指控而被释放。他的案件已报告给该国政府和该省的司法当局,但尚不清楚有无任何调查结果。

32. Carlos Alberto Parodi 和 Andrés González 据称于1992年10月11日在科连特斯省的一家舞厅被值勤的两名警察毒打。Carlos Alberto Parodi 的耳朵上有一

处伤口，有几发子弹紧贴着他的身体飞过去。然后，他被带至第1警察分局，据说又连续数小时遭到拷打并以死亡进行威胁。一位医生注意到了他所受的伤。在将这次事件报告新闻界和司法当局后，他接到了匿名威胁。

33. Teodoro Dionisio González 于1992年1月9日在查科省的雷西斯滕西亚因偷窃嫌疑被警察逮捕，被带至第6警察分局，在那里据称他受到了虐待。在医院里，他的母亲看到他的头部和面部有许多瘀伤，肩部有一处未包扎的伤口。在向司法当局投诉6个月之后，他仍未被要求提出陈述。

34. Carlos Alberto Franco 和 Roberto Ramón Franco 于1993年2月3日在雷西斯滕西亚的500Viviendas区被捕，带至第三分区的警察分局后据称遭到严厉拷打。一位体检医生随后发现在 Roberto Ramón Franco 的臂部、背部和腿部有多处损伤。该案件已向该省下议院的人权委员会及司法当局均作了汇报。

35. Antonio Miguel Fernández, 13岁，于1992年8月15日在雷西斯滕西亚的Barranqueras区被警察逮捕。据称他被橡皮子弹在近距离内射中，给胸部造成严重损伤。随后，据称他受到毒打，在医院接受治疗后被带至 Barranqueras 区第2警察分局，在那里他再次遭到拷打，并且受到威胁：如果他报告了向他射击的那位警察则会有死亡的危险。他于8月19日被释放。

36. Sergio de La Cruz Avalos, 15岁，于1993年9月8日因偷窃和拥有武器罪而被捕，被带至查科省 Fontana 的警察分局，据称在审讯期间反复遭到拷打并受到电击。他在接到不得就其所受待遇进行控诉的警告后几小时，便被释放了。

37. Ruben Horacio Paz、Guido Anibal de La Cruz Benitez、他的妻子 Marciana Benitez 和 Hugo Fabián Crespo 于1992年7月在查科省罗克·萨恩斯·培尼亚总统城被警察逮捕，被指控犯有盗窃罪。据称他们每个人都遭到了毒打，Marciana Benitez 据说还受到了性虐待。该案件已向该省下议院人权委员会和司法当局报告。

38. Remigio Ledesma 于1992年9月3日在查科省 La Verde 因偷窃一只羊而

被捕，被带至 La Escondida 的警察分局。据称警察用鞭子打他并用香烟烧他的臂部和身体的其他部位。

39. Santiago Sánchez 和 Luis Angel Martinez 于 1992 年 4 月 11 日被传讯至查科省 Presidencia Roca 警察分局，就一项抢劫案进行讯问。据称 Santiago Sán Chez 受到拷打并遭到电击，Luis Angel Martinez 据称遭到毒打并受到威胁要实行电击。据报道，一项司法调查排除了参与这一事件的涉嫌警官。

40. 孕妇 Isabel Irala 在雷西斯滕西亚 Villa Rio Negro 的家中在与邻居发生争吵之后被捕。她被带至警察分局，据称受到了拷打并被锁在一间小房间里达两天之久，而后才被转送至 Fontana 警察分局。在那里她患了病，被送到医院，并产下了一名死婴。尽管在她身上发现了瘀伤，但据说婴儿的死因尚不清楚。

意见

41. 在没有收到该国政府的答复的情况下，特别报告员倾向于认为，总起来讲，在 1994 年所转交的指控的内容是有充分根据的。

巴 林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42. 特别报告员在 1994 年 7 月 21 日的信函中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下述各段汇总的所指控的酷刑案件。

43. 因成为一非法组织的成员而服 10 年监禁的 Mohammed Jamil Al-Jamri 和五名其他囚犯，据称在发现其中一名囚犯拥有一架小型收音机并发现 Mohammed Jamil Al-Jamri 写给家属的一封信后，均遭到了酷刑。据称这些囚犯还被选出来参加绝食，以抗议监狱中的恶劣待遇。Mohammed Jamil Al-Jamri 的家人发现他极为虚

弱，两眼肿胀，四肢疼痛。

44. Sayed Alawi Sayed Mohsen Sayed Neamah Al-Alawi 于 1993 年 8 月 21 日因其担任 Maatem Al-Qasab 宗教中心的首领职务而被捕，该中心已被当局关闭。他被转送到 Al-Qala 情报部门拘留中心，并据称遭受了酷刑，因此又不得不将其转送至政府的一家军事医院。

45. 1994 年 10 月 17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该国宪法禁止酷刑，依据 1976 年的《刑法典》此人犯下了一件特殊罪行。所有囚犯均得到友善对待，他们的境况符合人道精神，他们均享有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的自由。囚犯一经提出要求，就会有合格的医务工作人员在连续的基础上向其提供医疗救助，监狱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职业专业人员。

46. 该国政府还指出，Mohammed Jamic Al-Jamri 没有遭受酷刑或任何形式的虐待。他的医疗记录表明，他有时因反复发作的耳痛而接受治疗，而他患有耳痛已有很长时间了。Sayed Alawi Sayed Mohsen Sayed Neamah Al-Alawi 在从被捕到释放的整个期间，一直接受警察的一般拘留。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受到了虐待或任何形式的酷刑，他没有被转送到任何医院，他也没有必要被送入医院进行治疗。应他本人的要求，医生曾对他的不良视力、失眠、皮肤过敏及消化不良作过治疗，而他声称自己视力不佳已有很长时间了。

紧急呼吁

47. 特别报告员代表下列各段提及的人士向该国政府转送了三份紧急呼吁。发出紧急呼吁的日期列在相应摘要之后的圆括号内。

48. Mohammad Hassan, 'Abd'Ali Sengais, 'Ali Said Ja'far 'Alawi Shabib, 'Abbas Hamid Mohammad'Ali, 'Isa 'Abd'Ali'Abd al-Hadi Muhsin, Faisal Shakhouri, Hassan Ahmed al-'Ikri, Ridha Jawad, Hussein Mansour, 'Abbas Ahmed

Jassim、Ra'ed al-Khawaja、Mohammad Mansour al-Mahari、Mohammad al-Sayrafi 和 Mansour al-'Lkri 是 1994 年 1 月 19 日在马纳麦被捕的什叶派社区一组成员中的几个人,当时他们在 al-Mu'min 清真寺平静地聚会,举行纪念 Ayatollah Golpayegani 去世的仪式。一些人据称在被捕时挨打,据报道,他们被单独囚禁在一个未查明的地点(1994 年 1 月 26 日)。

49. 下列囚犯被判犯有政治罪,被囚禁在 Jaw 第 1 监狱,据称又被转送至 Al-Qala 监狱,在保安和情报官员检查其牢房发现一架收音机后,他们受到了酷刑。这些人: Mohammed Jamil Al-Jamri、Abdul-Jalil Khalil Ibrahim、Seyyid Ja'afar Al-Alawi、Ali Ahmed Jassim Al-Dayri 和 Nabeel Baqir。特别报告员随后在其 1994 年 7 月 21 日的信中将有关 Mohammed Jamil Al-Jamri 待遇的具体指控转交给该国政府,正如上文所叙述的连同该国政府的答复情况一样(1994 年 4 月 20 日)。

50. 1994 年 12 月 5 日许多巴林国民签署了由 14 名知名人士发起的请愿书之后,有若干人被捕,Al-Shaikh'Ali Salman 和 Ibrahim Hassan 是其中的两个人,该请愿书要求巴林的埃米尔恢复议会。据报道他们被囚禁在 Al-Qala 监狱(1994 年 12 月 12 日)。

孟 加 拉 国

51. 特别报告员在 1994 年 7 月 11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已连续收到有关军事部队和准军事部队成员在吉大港山区的小路上对部族人员实行酷刑并进行了强奸的报告,其中包括在下列各段描述的两起案件。

52. Prem Kumar Chakma 在 Guimara 区第 8 工兵部队和 Mahalchari 第 23 分区 Sinhukchari 和 Dharmaghat 兵营的士兵对 Bara Pilak 山区的 Jhum 栽培者发起的军事行动中被捕。据称他遭到严厉拷打,被带至一个兵营并受到酷刑。据说他遭受的酷刑包括用电击他的双耳,这导致了他的耳聋。

53. Gyang Mrasa Marma, 一位来自 Ramgarh 地区的 Jumma 妇女, 于 1993 年 8 月 26 日在靠近 Jalia Para 警察营地 2 号检查站的牧地放牛时, 据称在该检查给值勤的一名警官在野地里袭击并强奸了她。

54. 特别报告员还通知该国政府, 他已收到了一些报告, 据这些报告称, 生活在达卡街头的儿童经常被警察拘捕, 在拘留期间受到拷打、虐待有时还受到性虐待。据说儿童囚犯是与成年囚犯羁押在一起的。

55. 在所报告的一起案件中, Mohammad Shawkat, 13 岁, 于 1993 年 6 月 28 日被两名警官逮捕, 据称他在附近的旷野上受到了性攻击。第二天, 人们在达卡医学院的医院证实, 他受到了性攻击, 这种攻击导致他的直肠损伤并受到感染。这两名警官已被停职, 但对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指控。Mohammad Shawkat 自医院里消失了, 可能是因为他担心如果再进一步追究这个案子, 警察会进行报复。

56. 特别报告员还通知该国政府, 他收到了一些指控, 指出生活在科克斯巴扎尔附近拘留营中来自缅甸的 Rohingya 穆斯林难民, 受到当地警察和准军事 Ansar 部队的虐待, 以便强迫这些难民通过参加自愿遣返方案而返回缅甸。虐待形式包括打脚板, 在头上放置湿袋子以模拟窒息状态, 强迫在一个地点坐或站立数小时之久, 并且至少在一起案件中出现了强奸。

57.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该国政府, 1993 年内转交的一些案件还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比 利 时

转交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58. 1994 年 3 月 18 日, 特别报告员就两位在比利时接受药物和精神治疗并已接到或就要接到指令离开该国的扎伊尔国民, 向该国政府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An-

nette Eyambo 夫人据报于1992年4月16日在参加了金沙萨的一次女工游行之后被捕。她据称受到毒打，而后被关入监牢，遭到严重酷刑并被强奸。两星期之后，她得以逃出，几个月之后，她来到了比利时。Manni Ifeka 夫人据报于1992年2月16日在金沙萨参加一次基督教徒争取和平示威时被捕。她在拘留所里度过了8个月时间，在此期间他受到严重酷刑和强奸，为此她还怀了孕。特别报告员担心，如果这两位妇女被送回其原籍国，她们就会有被捕并遭受酷刑的危险。

59. 1994年8月9日，该国政府答复说，比利时的难民地位是给予那些符合《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2)条规定要求的寻求避难者的。一般而言，如果寻求避难者存在难处时，通常是会给予难民地位的。就 Ifeka Mesongolo Mamie 的案件而言，就其避难要求的法律依据作出决定的首席官员，基于下述若干因素发表了不同意的意见：声称被监禁7个月之久的人应能说出囚禁地点；参与政治示威的人应能提出这样做的理由；以及现有的理由使人认为 Ifeka Mamie 事实上是一位出生在比利时而不是扎伊尔的人的另一个名字。就 Eyambe Lomani 而言，首席官员基于其所述情况的不连贯性和缺乏真实性发表了不同意的意见，这种缺乏真实性包括她把示威的时间推后了两个月。

60. 该国政府还指出，它并不否认这两位妇女是性虐待的受害者，但发生这种虐待的条件并不能使她们取得避难身份。由于存在像健康状况和有必要在比利时继续接受治疗等这样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发给 Lomani 夫人让其离开该领土的命令已延期了6个月。

玻利维亚

转交给政府的材料

61.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5月3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已经收到了有关

据报在该国已发生酷刑案件的材料。这些案件在下述各段作了描述。

62. Juan Carlos Octavio Pinto Quintanilla 于 1992 年 4 月 13 日在科恰班巴以参加 Tupac Katari 游击队 (EGTK) 的罪名被保安部队成员逮捕。他被带至一间“安全藏身处”，在那里，据称他被脚朝天吊起来，他们用一根金属棒打他的脚板达半小时之久，随后他被迫逃了出来。据称，他还被人用一只塑料袋闷死过去，遭受拷打致使不能睡觉达 3 天之久，并且经受过一种称之为“钟”的酷刑方法，按照这种酷刑，一只金属罐被置于他的头顶上并被反复敲打。

63. Silvia Maria Renée De Alarcón 和他的丈夫 José Raúl García Linera 于 1992 年 3 月 9 日在拉巴斯因涉嫌参加 EGTK 而被保安执法官逮捕。在历时 17 个小时的单独拘留期间，据称他们受到了酷刑，这包括遭受拷打及强迫以一种扭曲的姿势一连站数小时。

关于以往转交案件的后续行动

64. 关于 Alvaro García Linera、Raquel Gutiérrez de García、Victor Ortiz 和 Macario Tola 1992 年 4 月所受的虐待 (E/CN.4/1994/31, 第 52-54 段)，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他最近收到的材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断言，即这些人受到了酷刑。就 Raquel Gutiérrez de García 而言，据说她曾经试图触电自杀；但其身体上的伤痕事实上是在施行酷刑时受电击造成的。

紧急呼吁

65. 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9 月 26 日代表 Marcela Alejandra Porco 向该国政府发出一项紧急呼吁，Marcela Alejandra Porco 是阿根廷国民，据报道她于 1994 年 6 月 2 日在 Viru Viru 机场因被控贩毒而被拘留。她被单独关押在圣克鲁斯的 Palmasola

女监，没有享受到必要的医疗待遇以治疗她的慢性精神病，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据说她的健康状况显著恶化。

巴 西

转交给政府的材料

66.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10月26日的信中转交给该国政府在下列各段中概述的案件。

67. Manoel Delfino Felix da Silva、Osvaldo Duarte da Silva 和 Valdemir Alves da Silva 是1994年1月23日和24日被来自拖坎廷斯州 Couto Magalhaes 的军事警察和民警拘留的5位 Lavradores 中的三个人，他们因与在一场关于土地保有权的冲突中杀死一位地方警官有关而被拘留。他们被带至 Couto Magalhaes 警察分局，在那里据称他们遭到殴打并受了严重瘀伤。据说 Valdemir Alves da Silva 还被带至附近的一条小河，在那里他们把他的头浸入水中直至他几乎被淹死。Manoel Delfino Felix da Silva 被送至医院，在那里，据说一位医生断定他的瘀伤与严重殴打他的上身有关。

68. Josemar Cantuario de Oliveira 于1994年1月26日在帕拉州 Coneicao do Araguaia 被民警成员以同上述人员相同的理由拘留。据说他在托坎廷斯州的瓜赖警察分局遭受了严重殴打和其他形式的酷刑。据说警察还拒不允许对其腿部的弹伤进行适当的医疗。

69. 据报道，Antônio Ferreira Brage 于1993年4月12日在塞阿拉州福塔莱萨的警察分局受到了酷刑。据说由于他被人用汽车轮胎的橡胶内胎套住面部而部分窒息，他还被人用短木棍殴打，为防止出现外部瘀伤，木棍还裹上了一圈地毯。当地律师协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据说已发现了酷刑，并在访问该警察分局时偶然发现了一

套备用的酷刑用具。

70. 特别报告员还通知该国政府，他还收到了一些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圣保罗的街头儿童和从事街头儿童救助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已成为街头暴力行为的对象。1993年12月12日，教育工作者 Jonathan Luke Hannay 和 Jonas Beltrão de Oliveira 正试图在一场儿童与军事警察的对抗中进行调解。一位警官据说用枪击打16岁女孩 Rosângela 的头部，另一位警官据说用一块木头打中 Jonathan Hannay 的腹部。该地区的一些街头商人随后据说开始用木头毒打 Jonas Beltrão 的颈部。当他向警察求助时，据说指挥官答复说他“无能为力”，并命令他的人离开广场。在警察最终要求人群散开之前，这两位教育工作者受到了人群中某些人的推搡、脚踢和殴打。Jonas Beltrão 据说已处于半昏迷状态，耳朵里流出了鲜血，后颈上有一处很大的伤口。他因脑震荡和耳鼓穿孔而接受了紧急治疗。

紧急呼吁

71. 1994年3月29日，特别报告员代表于1994年3月29日 Eldorado do Carajás 农业工人的领袖 Francisco de Asis Pinto do Nascimento、Salvador Murao de Souza、Estevão Alberto Rocha da Silva、Manoel Privado、Francisco Sousa Lacerdo、Alziro José Ferreira、Raimundo Francisco do Nascimento、Raimundo Pereira da Silva、Lindomar Gomes 和 Francisco dos Reis dos Santos Chaves 向该国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这些农业工人及三名未成年人是1994年3月21日在帕拉州 Agua-Fria 和 Pedra Furada、Eldorado do Carajás 的大约50名军事警察进行的一次行动中被捕。他们被带至位于马拉巴的地区警察分局，在那里，Francisco de Apsis Pinto do Nascimento、Salvador Murao de Souza 和 Estevão Alberto Rocha da Silva 据称遭到了毒打。人们担心所有的被拘留者都有可能遭受酷刑和虐待。

72. 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12月2日代表 Carlos Eduardo Rodrigues da Silva、

Ismael Soares Rodrigues 和 Wanderlei Batista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他们在里约热内卢的 tivila Borel 被拘留，被带至该区教堂并据说受到了包括电击在内的酷刑。这种虐待行为据说发生在 1994 年 11 月 25 日和 28 日之间，当时作为一项反毒品行动的一部分，据称有 1000 多名士兵和警察占领了这个区域。人们担心在这次行动中其他人或许也会被拘留并受到同样的虐待。

意见

73. 特别报告员承认，巴西政府做出反应的时间有限。

保加利亚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74. 特别报告员在 1994 年 4 月 20 日的信函中通知该国政府，他已收到关于 Slavi Atanasov Minchev、Denko Angelov Atanasov 和 Milko Raikov Lolev 的材料，他们是 1993 年 6 月 23 日在旧扎戈拉城外的一个果园中摘樱桃时被武装警卫和警察逮捕的九名吉卜赛男子中的三人。据指称，他们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棍棒殴打和拳打脚踢，尔后被带到旧扎戈拉农业合作社，又遭到毒打。

75. 1994 年 11 月 10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这三名男子未经允许摘樱桃。在农业合作社办公室，他们被控犯有行政过错并被释放。内政部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他们既未遭到农业合作社武装警卫的殴打，也未遭到警察巡逻队的殴打。根据 Slavi Atanasov Minchev 提出的控告，旧扎戈拉地区警察局和普罗夫迪夫市地区军事检察官已经开始调查。

政府就以往报告中的案件转交的材料

76. 1993年12月22日和1994年2月16日,该国政府就特别报告员1993年8月26日转交的案件递交了答复。以下几段概述了那些答复。

77. 关于1992年6月28日在帕扎尔吉克警察对吉卜赛人使用过多武力的指控,该国政府答复说,在一持刀者企图袭击一名警卫人员之后,警察巡逻队来逮捕嫌疑犯。一大群人聚在那里,他们开始向警察扔东西。上士Nedelcho Naidenov认为他自己和一名同事的生命有危险,于是便向Nedelcho Anguelov Lanev开了枪。在地区军事检察官办公室已登记了对这名上士的起诉。消息来源后来通知特别报告员,不清楚是否已对关于在这次事件期间胡乱打人的指控进行调查。消息来源还报告说,该国政府代表不承认帕扎尔吉克的警察虐待吉卜赛人,即使关于那次事件的初步情报是由为共和国总统工作的少数民族专家收集的。

78. 关于所指称的在新帕扎尔滥用警察部队的问题,该国政府答复说,1993年4月5日,警察执行一项任务,去抓在被传唤之后一直躲藏或不到检察官那里去的一大批人。在这次行动中拘留的任何人均未报告挨打了,也未发现任何暴力的迹象。

79. 关于所指称的虐待14岁的Anton Stefanov Assenov的问题,该国政府答复说,那些指控已证明没有根据。一名执勤警察在公共汽车站看到他赌博之后逮捕了他并将他带到交通管理局,于是Anton Assenov的父亲进了房间就动手打儿子。那名上士警告那位父亲别打了,但是那位父亲不听警告,上士只得将父子俩带到警察局。在瓦尔纳地区军事检察官办公室,Anton Assenov的父母控告警察人员殴打他们的儿子,但是地区副检查官已签发一项裁决,据此,它拒绝开始法律诉讼程序。消息来源后来向特别报告员报告,不起诉的决定只是基于据说参与殴打的警察人员的证词,并且在没有审查包括受害者证词在内的所有证据的情况下就驳回了向军事检察长提出的上诉。

80. 关于所指称的虐待 Hristo Nedialkov Hristov 导致其一个肾脏和一个肺被摘除的问题, 该国政府答复说, 他是在从警察局逃跑后被拘留的。在他无视口头警告和鸣枪示警之后, 以及在他持刀拒捕之后, 警察用武力制服了他。在地区医院检查时, Hristov 当着进行检查的医生的面承认, 他身上的创伤是在旧扎戈拉“Lozenets”区的“他自己的人”打的。因此, 确定他身体上的伤是不明人员造成的。提出指控的方面后来通知特别报告员, 他们感到不安的是, 调查此案的警察没有会见在 Hristov 被带到警察局之前看见他的证人, 也没有提取在到医院看望 Hristov 之后声称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受到当地警察恐吓的那些当地人权活动家的证词。

布 隆 迪

紧急呼吁

81. 1994年5月9日, 特别报告员就 Emile Bucumi、Sadiki Likango、Joseph Nyandwi、Sadiki Ndikumana、Théogène Uwlmana、Pontien Ndayegamiye、Pierre Nzisabira、Jean-Marie Nibirantije 和 Alexandre Manirakiza, 向该国政府发出一项紧急呼吁。这些人是据报告 1994年4月29日在保安部队为解除布琼布拉省 Kamenge 区平民的武装而进行的一次行动中逮捕的大约 27 人中的一部分。他们被带到国家警察学院, 尔后又被带到特别搜查队, 据称他们在那里遭到毒打和其他形式的酷刑。

喀 麦 隆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82. 特别报告员在 1994年4月20日的信函中通知该国政府, 他已收到关于以下几段所述酷刑案的材料。

83. Peter Ndoh 于 1993 年 8 月 1 日在他在巴门达的家中被逮捕并被指控非法持有火器。在杜阿拉隔离拘留期间, 据称他被绑在一个吊起的轮胎上拷打, 导致一侧肩胛骨骨折和其他一些创伤, 其中包括左手手指受伤。最初拒绝给予他治疗, 1993 年 8 月底才允许他去医院。

84. Nkwen 天主教区的 Calasanz 人民文化和精神指导中心的一名秘书 Cyprian Ndifor Tanwie 和他的朋友 Peter Achu 于 1993 年 12 月 15 日被宪兵逮捕并被带到巴门达宪兵司令部。据说, Cyprian Ndifo Tanwi 在被逮捕的那里夜里, 由于毒打致伤而死。据说, Peter Achu 的脚底被用橡胶棍打了 13 次。

85. 在同一封信中, 特别报告员提醒该国政府他 1993 年转交的但未收到有关答复的一些案件。

意见

86. 特别报告员于 1993 年谋求获得邀请访问喀麦隆, 后来又与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多次会晤, 这些会晤似乎带来了访问的可能性。但与常驻代表团的进一步接触未导致提出邀请。在得不到该国政府答复的情况下, 特别报告员倾向于认为, 1993 年和 1994 年转交的那些指控的基本内容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智 利

87. 今年年底, 人权事务中心收到大量文件, 其中载有说明智利有许多酷刑案件的材料。在本报告最后定稿之前, 已不可能处理完这些信息将其转交该国政府。不过, 它们与以往报告概述的材料一致。明年, 将转交该国政府一份指控摘要。

意见

88. 鉴于上述，特别报告员仅仅提请人们注意禁止酷刑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在审查智利的第二个定期报告时，对于有相当多关于各种保安部队，特别是边防警察和侦查警察施酷刑和施虐的指控所表示的关注。

中 国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89. 在1994年7月15日的信函中，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他已收到一些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尽管中国法律禁止酷刑以及残忍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但是还在不断对关押在中国各地的拘留所、监狱或劳改营中的犯人施以酷刑及其他形式的残忍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据说，这种做法被当作提取口供或者恐吓或惩罚犯人的一种手段。

90. 要登记对在隔离关押期间所受酷刑的控告，必须与警察和监狱官员商量，据说这一要求使大部分被拘留者和犯人不肯提出这种控告。虽然检察院负责调查关于酷刑的控告，但是据说检察员往往无视这种控告，因为调查可能造成与检察员在刑事案件中作为国家公诉人的角色的利益冲突。在这方面，据说检察员与警察密切合作的必要是调查有关酷刑控告的一个限制因素。因此，据说几乎没有对酷刑控告进行过调查或提起过诉讼。

91. 所报告的最常见的酷刑方法有抽打，用赶牛刺棒电击，戴手铐脚镣，往往戴得很紧并使受害者的身体处于一种痛苦的姿式。在那些也作为劳改营的监狱中，据报告工作条件让人根本难以忍受，有时给犯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威胁。据报告，因政治原因被关押的犯人受到特别野蛮的待遇。

92. 据说湖北省的汉阳监狱在恶劣条件下关押着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许多人。据说犯人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和保健，须从事繁重的强迫劳动并受到各种形式的身心虐待。据称，经常违反监狱条例施以重罚，例如把犯人的双手铐在背后。据报告，许多犯人患病或营养不良。

93. 据报告，汉阳监狱的劳动条件也是极其恶劣的。据说新来的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人因工作中的小差错遭到监工的踢打。在犯人生产聚乙烯产品的第八大队，据说犯人被迫站在毒气烟尘之中，双手只戴着橡胶手套，把塑料产品翻到 180 度的火上。据报告，那些犯人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而且常常是在夜里气温极高的时候，据说很多人手上布满水疱。

94.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以下几段概述的各个案件。1994 年 11 月 4 日，该国政府就其中一些案件作出答复。

95. 据指称，在被监禁之前就患重病的石汉林 (Shi Hanlin) 被迫在汉阳监狱的工厂里长时间工作并遭到殴打。据说他得了水肿病，倒在工作台上，但是却被拒绝给予治疗。据报告，监狱当局声称他是在装病逃避劳动。

96. 该国政府答复说，石汉林已刑满获释，他在监狱里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

97. 据报告，1991 年 8 月，孙三宝 (Sun Sanbao)、蒋品超 (Jiang Pinchao)、林志勇 (Lin Zhiyong)、方海光 (Fang Haiguang) 和鲁向文 (Lu Xiangwen) 由于进行抗议汉阳监狱的工作条件和犯人待遇的活动，而受到虐待。8 月 20 日，孙三宝尽管身患重病，仍被迫工作当机器操作员，据称这是对抗议虐待犯人鲁向文的报复。第二天，据报告孙三宝因“抵制劳动改造”而被单独监禁。据称，拒绝工作以抗议虐待孙三宝的蒋品超和林志勇，其背部和腿部遭到警察鞭打和电警棍击打达四小时，尔后他们被迫举着手靠墙站三小时。在精疲力竭倒下后，据称他们被抓住手在地上拖，致使蒋品超的趾甲被掀起，他们被戴上手铐，单独监禁在一个牢房里。8 月 22 日，方海光在抗议看守监视他工作之后，据称遭到八小时的殴打，致使他的双腿肿起来，无法

行走或坐直。他此后被单独监禁并又遭到鞭打和电警棍击打，造成 30 多处创伤。在这些事件之后，据报告这五名犯人被锁在冰冷的“处罚室”内达三个月之久，他们长期营养不良，定期遭受酷刑并被命令干重活，其中包括每天搬运至少 1 万块砖。

98. 该国政府答复说，蒋品超、林志勇和方海光已刑满获释，他们在监狱里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至于孙三宝，他在服刑期间得了湿疹，被送到医院治疗，现已痊愈。他对在患病期间狱方尽职尽责、迅速提供医疗和给予他人道待遇，表示满意和感谢。

99.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关于因政治原因被关在一所精神病医院的人员的报告，据说没有正当的健康理由把他们关在那里。以下几段概述的案件涉及被关在北京公安局安康医院的人员。

100. 王安新 (Wang Anxing) 1992 年 6 月 3 日在试图展示一个纪念 1989 年 6 月天安门广场示威的横幅时被逮捕。他于 1992 年 7 月被转到安康医院。据称，在那里让他服用了使其困倦和虚弱的药物。尽管据说他没有精神疾病，但是他的妻子在被逼迫在证明他确有精神病的文件签字并得到保证这将使她的丈夫早日获释之后，签署了上述文件。

101. 该国政府答复说，上文提到的那个人的姓名的正确拼法是 Wang Wanxing (王万新)。安康医院的心理评估部确定，他患有妄想狂病，他的一些行动被痴心妄想支配，他已丧失认人的正常能力并且不负责任。他正在这所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102. 据报告，王苗根 (Wang Miaogen) 1993 年 4 月在上海被警察逮捕，他遭到屡次殴打，并因不明健康原因被送交安康医院，在那里不允许任何人探视他。据说，他是因在 1989 年的政治运动期间作为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领导人的活动被逮捕的，这也是为了防止他在 1993 年东亚运动会开会时示威。

103. 据该国政府说，王苗根在 1992 年 12 月 27 日不停地乱喊乱叫，扰得邻里不得安宁。在当地警察局，他继续说胡话，并用刀子自伤了四根手指，因而不得不将

其送到医院治疗。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继续每天夜里捣乱。由于他在上海没有亲属，邻居们于1993年4月写信给上海公安局，请求帮助与他交涉。当地警察局与居民委员会合作，将他送入黄埔区精神病医院，该医院认为他显示出精神错乱的症状。进一步的检验显示是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狂。5月11日，他被转到安康医院，他正在那里继续接受治疗。

104. 邢建东 (Xing Jiandong) 1993年9月7日因在澳大利亚领事馆门外和平示威而被警察逮捕并被转到安康医院。据称，没有向他的家属提供证明他有病的医学证据，但却迫使他们在同意拘禁他的文件上签字。

105. 该国政府答复说，邢建东在澳大利亚总领事馆门外造成公共秩序混乱。在多次警告之后，苏怀 (Suhui) 分局对邢处以七天行政拘留，1993年5月15日，市公安局维持了这一处罚。他在该领事馆的示威与他对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提出的起诉有关，因为在澳大利亚在他的学生签证到期并且他政治避难请求被拒绝之后而被拘留时，他遭到毒打。8月27日，他再次去澳大利亚领事馆并制造了影响公共秩序和交通的混乱。9月7日，苏怀 (音译) 分局再次命令他服七天的行政拘留。对他在澳大利亚所受殴打造成的创伤进行的检查显示，脑伤已导致脑子受损。他被转到安康医院治疗，后来他康复，离开了医院。

106.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以下几段概述的、据称关于西藏酷刑的案件。

107. Phuntsog Yangki 是据报告因参加赞成独立示威而正在 Drapchi 监狱服五年徒刑的一名女尼。据称，她因1994年2月11日与其他女尼一起唱民族主义歌曲而遭到毒打。1994年6月4日，她死于拉萨公安医院，据称是由殴打所致。已不可能进行最后确定死因的调查，因为已违背其家属的愿望，火化了她的尸体。

108. 该国政府答复说，1994年5月，监狱当局发现 Phungstog Yangki 得了结核瘤，便将她送到医院治疗。在她逝世后，监狱按西藏的习俗安排将其遗体土葬。她的家属对监狱照顾并设法挽救她的方法以及后事处理表示感谢。

109. Gendun、他的兄弟 Tobgyal、Tse Tse、Tsetob、Apho 和 Tenzin 1994 年 2 月 9 日在驱鬼节期间在察雅布贡寺被逮捕。据称，这些被拘留者被带到官员们所称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审判，在会上他们得到保证，他们如果声明“西藏不是独立的”，就不会受到惩罚。据报告，他们一拒绝这样声明，就被隔离，或被送进昌都的一所监狱，或被送到察雅的地区监狱。据称，他们在监狱里受到电赶牛刺棒的击打。据说，Tenzin 和 Tobgyal 已被释放，但据报告，其他被拘留者仍继续在监狱中受虐待。

110. 据报告，西藏自治区达孜县的僧侣 Lhadar 于 1993 年 8 月因在拉塘地区悬挂赞成独立的墙报，同另外四名僧侣一起被逮捕。据称，他在拉塘地区监狱遭到殴打并被折磨死，尽管据报告当局坚持说，他是在监禁中自杀的。

111. Sonam Tsering 是索洛戏剧舞蹈团的一名成员。他于 1993 年 7 月 17 日被正在调查散发抗议传单事件的中国官员拘留。当在警察局拒绝回答审问之后，据称他被迫赤身裸体地跪在一把椅子上，双手被铐在背后，他的脸部、颈部、双手、双腿和后背下部遭到电击，他还遭到殴打。在被拘留的 10 天中，他每天都受到三小时的审讯，其中六次遭到殴打和电击。

112. 据报告，教师 Deng Ge、西藏中级官员 Hong Ke 和 Meng Sha 以及一名身份不明的僧侣在康区昌都地区 Markham 警察局遭到毒打，打他们用的是一个带钉子的木制工具。当在 Markham 的一家电影院门外，警察对后三人拳打脚踢并用铁棍和砖头殴打时，Deng Ge 试图干预，于是他们四人均被捕。据报告，Deng Ge 昏了过去，需要送医院治疗。

113. June Lhapka 是 Nemo 村的一名小学教师。据说，她在 1993 年 6 月 21 日被逮捕期间或被逮捕后不久即遭到殴打，据说她病得很重。

114. Rigzin Choedron，又名 Kunsan Choekyi，于 1989 年 9 月 22 日在拉萨的一次政治示威游行中被逮捕，据称他在 Gutsa 拘留所遭到殴打，致使肾脏受到损伤。在 Trisam 劳动教养中心渡过三年后，她于 1992 年 9 月被释放，释放时背部有伤和

脓肿，一个肾脏被损坏。她于1992年10月10日死亡，这有可能是在被拘留期间受到的虐待所致。

115. 据报告，因政治原因被拘留在拉萨 Drapchi 监狱的下列人员由于在监狱中受到虐待或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患有重病或病情加重：

(a) 哲蚌寺的僧侣 Ngawand Kunga 据说患有肝病。据称，在1990年或1991年，他被迫背着石头跑步。据该国政府说，他已经刑满获释；

(b) Phuntsog Dorje 据说因繁重的劳动而患有肾病。据该国政府说，他的健康状况良好；

(c) 据称，70多岁的僧侣 Lobsang Tsonдру 在1991年4月的一次监狱抗议活动中遭到军队殴打，他据说患有心脏病。该国政府答复说，他的健康状况正常；

(d) 哲蚌寺的僧侣 Ngawang Samten 据说因繁重的劳动患有关节肿大病。该国政府答复说，Drapchi 监狱中没有这样一名犯人；

(e) Tsering 据说由于毒打已经失聪。据该国政府说，他的健康状况良好；

(f) Tanak Jigme Sangpo 据说患有高血压。据称在一次抗议活动之后，他在1991年和1992年一直被单独监禁在一间冰冷的牢房里。

116. 还收到关于包彤 (Bao Tong) 的境况的报告，他因1989年的政治活动正在服七年徒刑。他因肩关节炎疼痛难忍，于1994年3月被从秦城监狱转到北京复兴医院。据说，他还患有白血球减少、慢性胃炎、结肠和肠肿瘤、淋巴结肿大、需要定期打针的唾腺缩窄和关节炎，而且脾状腺上还有六个可能是癌的肿瘤。据称不让他的家属看他的病历，他们担心他没有得到适当治疗。

117. 该国政府答复说，监狱当局已经保证了包彤的各种权利，并且在他患病时给予了必要的医疗。他的医疗条件是基本稳定的，他的身体状况是正常的。

118. 在同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提醒中国政府他1993年转交的、中国政府答复说尚待官方调查的一些案件。

紧急呼吁

119. 除上文提到的案件外,特别报告员代表以下几段提到的人员,向中国政府提出五项紧急呼吁。发出呼吁的日期,在相应概要结尾处的括号中加以说明。

120. 据报告,正在拉萨 Drapchi 监狱服 12 年徒刑的佛教僧侣 Phuntsog Gyalt-sen 患重病,已无行为能力,由于在监督中经常挨打,他得了肝病和胃病。尽管他的健康状况如此之差,据称他还在被迫从事监狱里的劳动,例如挖地、掏厕所和种蔬菜。据说他需要紧急医治(1994 年 6 月 15 日)。

121. 1994 年 9 月 7 日,该国政府就这个案件答复说,没有名叫 Phuntsog Hyaltsen 的人被关押在监狱里。该国政府还说,西藏自治区的监狱没有施行酷刑,看守们尊重犯人的合法权利并一直给予他们人道主义待遇。

122. 据报告,被关押在伊克昭盟第 5 监狱里的前内蒙古大学讲师 Ulaanshuvu (Wulan Shaobu) 剩下的一个肾情况日益恶化,他还患有心脏病和脚疾与背疾。据称,不让他治病,他也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他的体重持续下降(1994 年 8 月 29 日)。

123. 10 月 8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Ulaanshuvu 得到了同其他罪犯一样的人道待遇和保健,从未受到过虐待。他的身体相当健壮,医院的检查说明他的两个肾和心脏很健康。

124. 据报告,正在湖北省武汉市河湾劳动教养营服行政刑罚的秦勇民(Qin Yongmin)于 1994 年 6 月 8 日遭到监狱看守和一名同牢犯人毒打,据称他们是在他就其被拘留对武汉警察提起法律诉讼之后,在上级官员唆使下打他的。在他的家属于 7 月中旬探视他并要求给他治伤后没几天,据称他被打昏过去,并且直到 7 月底才看了医生。医生说,他的睾丸已永久性损坏,他还有内出血。尽管据报告他遍体鳞伤,虚弱得站不起来,给却不给他的伤进行必要的治疗(1994 年 8 月 31 日)。

125. 10 月 17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在劳动教养所里,看守们没有对他进行体

罚，也没有虐待他，但是他与同牢的其他犯人发生了冲突，看守制止了他们，秦没有受伤。他遭到毒打并受重伤的指控是他的前妻提出来的，后来她已对那些不实之词表示认错。秦的健康状况良好，他与同牢其他犯人的关系已有所改善。

126. 据称，被关押在安徽省南湖劳改营中的政治活动家张林 (Zhang Lin) 1994年11月1日屡次被拳打脚踢，并受到电警棍击打。据称，之所以这样对待他，是因为他由于手脚长期疼痛不能完成工作，据报告他已因手脚疼痛10次要求治病，但均遭到拒绝 (1994年11月28日)。

127. 据报告，记者高玉 (Gao Yu) 因泄漏“国家机密”，于1994年11月11日被判处六年徒刑。据说她患有心脏病，尽管她的丈夫多次恳求北京市公安局拘留中心的领导人，但据称仍然不让她治病 (1994年11月30日)。

意见

128. 特别报告员对该国政府就其中一些案件作出答复表示感谢。他注意到对其他案件没有作出答复，并且没有关于正在进行的调整的信息。他还发现，在一些答复与指控有矛盾之处，该国政府没有说明据以得出其立场的调查性质，也没有提供支持其所作断言的实质性文件。因此，他在前一次报告中所提意见 (E/CN. 4/1994/31, 第172段) 仍然适用。

哥伦比亚

转交政府的材料

129.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3月29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以下几段所述关于所报告的酷刑案件的材料。

130. Ramón Alirio Pérez Vargas 1993年11月2日在北桑坦德库塔被 Maza

机械化部队第三分队的人员逮捕，他们指控他与游击队有联系。据称，他被折磨了好几天，这包括殴打、死亡威胁和把头浸入水中。Nelson Emilio Ortega 也被拘留，据称他以前在圣卡耶塔诺 Urimaco 警察局曾遭到拷打，其中包括烫和刺他的睾丸。据报告，Ramón Pérez Vargas 还目睹了对 Gerardo Lievano Garcia 的酷刑，后来在路上发现了后者带有烧伤的尸体。在 Ramón Pérez Vargas 报告了他所受到的折磨之后，据称军事人员袭击了他的住宅并威胁他，迫使他变换居住地。

131. 据称，José Oliver Rincón Guillén 和 Jesus Gabriel Pinzón 遭到国民军第 2 机动分队人员的拷打，那些人员于 1993 年 5 月 11 日袭击了他们在北桑坦德 Potrero Grande, San Calixto 的住宅。据称，他们遭到殴打，被吊在房梁上，几乎窒息而死，身上多处部位遭到电击。后来，据报告这同一群士兵袭击了 José Oliver 的兄弟 Eduardo Rincón Guillén 的住宅，把他的手脚捆起来，几乎使他窒息而死，并当着他妻子和两名年幼子女的面打他全身各个部位。这些案件已报告 Ocaña 地区检察官。

132. 据称，Luis Francisco Rodriguez 1993 年 8 月 4 日在梅塔波多黎各 Chispas 遭到国民军一支机动分队人员的拷打。在审问他该地区是否有游击队员期间，据称他遭到毒打，被堵住鼻子往他的嘴里灌水，几乎窒息而死，并且经受了假处决。据称，他的儿子 Alirio 被迫喝泥坑里的水，他们俩在被释放之前，都被迫在一份说他们受到善待的文件上签字。

133.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下述报告，即 1993 年 10 月 5 日，巴列里奥弗里奥王官营的士兵处决了下列人员：Miguel Ladino、Miguel Antonio Ladino、Julio César Ladino、Maria Zeneida Ladino、Carmen Emilia Ladino、Lucelly Colorado de Ladino (16 岁)、Dora Estela Gaviria Ladino (15 岁)、Mario Molina、Rita Edilia Suaza de Molina、Ricardo Molina、John Fredy Molina (16 岁)、Luz Edelsi Tusarma (16 岁) 和 Hugo Cedeño Lozano。据称，他们遭到拷打，其中五名妇女被强奸。

转交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34. 1994年5月10日，特别报告员代表博利瓦尔城人权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Luis Téllez 以及 Ayda Martínez Nieto 向该国政府发出一项紧急呼吁，他们是1994年5月1日在波哥大参加人权组织组织的一次游行时被逮捕的。据称，他们在司法和调查警察局里受到审讯和毒打。据称，有人硬往 Luis Téllez 鼻子里灌水，直到他几乎窒息而死才住手。据报告，他们在被迫在一份说他们受到善待的声明上签字之后才被释放。据称，律师协会的 Eduardo Carreño Wilches、美洲法律服务协会的 Carlos Alberto Ruiz 和人权和声援被迫流离者全国委员会负责人 Esteban Cancelado 受到怀疑属于保安部队的人员的监视。据说，审讯 Luis Téllez 和 Ayda Martínez 的司法和调查警察局的人员已查询了受到监视的那些人中的几位。人们表示担心，这些人也将被逮捕并受到酷刑。

135. 1994年11月15日，该国政府答复说，警察局进行了一次内部纪律调查，作为该调查的一个结果，据称负有责任的那些人已被证明无罪。

136. 1994年5月18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Darío de Jesús Mejía 和保卫人权区域委员会主任 Ricardo Mates 神父，转交了另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1994年4月18日，Los Comuneros 军事基地的士兵砸毁了 Mejía 先生在巴兰卡维梅哈波士顿的住宅。Mejía 先生被拘留，遭到拷打并被迫在一份指控 Mates 神父与游击队勾结的声明上签字。Mates 神父以前曾收到军方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表示担心，他可能被拘留并受到酷刑或虐待。

意见

137.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10月访问哥伦比亚期间所收到的证据补充了本报告和以往报告中的许多指控。大部分政府机构承认存在着严重的酷刑问题，但武装部

队除外，他们只能承认存在着已经确定的酷刑“案件”。与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特别报告员所进行的联合访问的结论和建议，见 E/CN. 4/1995/111 号文件。

科特迪瓦

紧急呼吁

138. 1994 年 5 月 19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象牙海岸大学和中小学学生会副秘书长 Guirao Blé 以及 Rosalie Kouamé、Dante Apolos、Naminata Ouatarra、Merite Nalansana 和 Orabera Tate，向该国政府发出一项紧急呼吁。这些人是 1994 年 5 月 15 日在参加了在阿比让科科迪大学校园举行的一次会议之后被保安部队人员逮捕的大约 30 名象牙海岸大学和中小学学生会学生成员中的一部分。据称，至少一名学生在被逮捕后遭到毒打，不得已被送进医院，据报告其他学生被隔离拘留了。

克罗地亚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139. 特别报告员在 1994 年 7 月 11 日的信函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材料说，1994 年 2 月 7 日，当克罗地亚的穆斯林平民 Džemal Muratović 及一位邻居在他的家乡斯拉沃尼亚布罗德镇拖他自己坏了的汽车时，他们因被怀疑偷车而被逮捕。据称，Džemal Muratović 在两天的审讯中遭到毒打，据说在他被拘留期间探视他的一名医生已证实，他一个耳膜破裂，两个肾脏受到损伤。尽管这名医生建议进行全面体检并立即治疗，但是据称警察继续拘留 Džemal Muratović，不给他治病。

140. 1994 年 11 月 8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Džemal Muratović 于 2 月 8 日被逮

捕并被带到 Brod-Posavina 警察局。2月11日,他被送交波热加的预审法官,并在那里被拘禁到1994年5月27日。该国政府确定,关于虐待 Džemal Murtović 的所有指控毫无根据。

古 巴

政府就以往报告中的案件转交的材料

141. 政府通过1994年1月26日的信,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关于特别报告员1993年11月3日转交的案件的材料。

142. 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Matanzas省 Agüica 监狱的一名拘留者 Julio Pérez Benítez 曾袭击一名监狱官,后者被迫进行反击。他没有受到任何可能影响他的健康或物质福利的伤害。

143. Quivicán 监狱的一名拘留者 Joel Alfonso Matas 于1992年10月23日殴打了一名监狱官,官员进行了还击。两个人都无须治疗。

144. 据政府称,被拘留在 Manacas 省 Villa Clara 监狱并在特别报告员信中提及为 José Pascual Castillo 的人的姓名叫 José Pascual Sarduy。他曾于1993年2月15日殴打2名监狱看守,未被打伤,而且他的健康状况是令人满意的。

145. 政府通告特别报告员,与断言相反,哈瓦那省 Guanajay 监狱一名拘留者 Juan Carlos Aguiar Beatón 对中尉 Oscar Rodríguez Rodrí Gues 和中士 Sergio Bannos Torres 行凶,使用尖利的器械将后者造成重伤。犯人未受到任何伤害,而且他的健康状况是令人满意的。

146. 据政府称,与向特别报告员提供的材料相反,Heriberto Arce Vázquez 和他的兄弟于1992年5月24日在一个夜总会中攻击一些人,给他们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两兄弟在殴打一名警察后试图逃跑时被拘捕。关于他们受到肉体伤害的指控是

没有根据的。

147. 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在 Boniato 监狱服刑的 Manuel Benítez Hernández 曾对中士 Osvaldo Kindelán 行凶，但后者因未千方百计做说服工作而被认为负有责任，因此对犯人和中士 Kindelán 都实施了纪律。据政府称，Manuel Benítez Hernández 公开承认他的行为是错误的，并对后果承担责任。他的健康状况是令人满意的。

148. 被拘留在 Boniato 监狱的犯人 Luis Alberto Santos 受虐待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他的身体状况和总的健康状况是令人满意的。

149. 政府通报特别报告员，特别报告员通报的 Gerardo Montes de Oca 和 René Contreras Blanch 的号码在监狱记录和在涉及当局或执法机关代表事件的档案中未出现。

塞浦路斯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有关答复

150. 特别报告员通过 1994 年 9 月 14 日的信通告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一名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 Mehmet Cambulut 的材料，据称在他从该岛北部前去报到抵达共和国以后，1992 年 4 月他的脚底遭到拳打脚踢，而且警察特警处的成员用香烟烧他的脚底。

151. 1994 年 11 月 16 日，政府答复说，Mehmet Cambulut 曾向保护土族塞浦路斯人委员会提出了受到 Limassol 警察虐待的起诉，该委员会随之通知警察局长和总检察长。警察向总检察长提交了调查结果，后者断定对指控提不出根据。在警察局内同他在一起的一名同伴书面声称，他们未受到虐待，而且 Mehmet Cambulut 提出起诉的目的是获得赔偿。

152. 特别报告员还通报政府，他收到了关于 Larnaka 的 Lycourgos Vassiliou 的材料，据称他于 1993 年 9 月 2 日遭到 4 名警察的拳打脚踢，导致他因肋骨被打断而住院治疗。尽管有录相带为殴打提供确凿证据，但据报告称，巡回法院宣判警察无罪，因为录相带构不成证据。以前曾两次指控给 Lycourgos Vassiliou 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但警察都被开释了罪责。

153. 政府答复说，巡回法院宣判被指控的警察无罪，其主要原因是起诉的证据并不反映事实真相，法院观看了录相带，但因警察和检察当局不认识拿录相片的人，因此对它未加审议。法院的裁决是最终的，但是赔偿是一个在原告提出索赔后由主管法院裁决的问题。

捷克共和国

向政府转交的材料

154. 特别报告员通过 1994 年 8 月 17 日的信通知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一个 17 岁的吉卜赛男孩 Jaroslav Jonáš 的材料，他在警察拘留期间于 1993 年 9 月 19 日死亡。1993 年 9 月 17 日，他因被怀疑夜间进入 Frydek—Mistek 的一家饭店偷盗而被捕，而且据称因遭到殴打，被迫在供状上签字。他后来被送往医院，因左胸、鼻子和颈背被打伤而接受治疗。9 月 18 日，一名地方法官命令他继续接受审前拘留，随后他的父亲得到通知，他在狱中自缢身亡。据说 Ostrava 的检察院正在对他的死前情况进行调查。

丹 麦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155. 特别报告员通过 1994 年 8 月 5 日的信通知政府，他收到了关于对拘留者使用叫做“锁腿”的痛苦的限制形式的材料。据说这种方法涉及将拘留者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双腿弯曲，将一只脚卡捆在另一条腿的膝盖处，将另一只脚反捆到手铐处。据报告，这种锁腿做法造成伤害，例如手腕擦伤和神经损伤，导致肩膀、手臂、双手或手指疼痛和长期麻木与震颤。据说，这种方法还妨碍呼吸，从而造成突然致死的风险。

156. 据报告，锁腿和其他虐待方式是警方 1992 年 9 月至 1993 年 12 月期间对哥本哈根的 Christiania 地区出售大麻麻醉剂的人采取行动时使用的。虽然对大部分虐待行为负有责任的叫做“Christiania 行刑队”的警察部队据说已于 1993 年 12 月被解散，但将锁腿用作一种限制方式的做法据说还在继续。

157. 特别报告员将他收到的关于下列各段中归纳的 5 个案件中警方滥用职权的指控通知了政府。

158. Uvdlorianguaq Geisler 于 1993 年 5 月 24 日在其 Christiania 家中的走廊里被便衣警察拘捕，警察将他捆绑成锁腿的姿态塞进一辆大篷货车。事件后 5 个月内，他继续遭受双手震颤的痛苦。在此同一事件中，据称 Brian Beyer Johnson 被警察从背后抓走，在这之后他晕了过去。他醒来时被捆绑成锁腿的姿势关押在大篷货车中，由于疼痛难受，他设法将他的脚滑过手铐。据称警察将手铐铐紧，以便它们勒进他手腕的皮肤。事件后 3 个月，据报告称，他的大拇指仍麻木，双手颤抖，手腕上仍留有伤痕。

159. Albert Hatchwell Nielsen 于 1993 年 7 月 6 日在 Christiania 被捕，并且据称以锁腿的姿势被押进大篷货车，造成他的双手麻木和震颤。事件发生后 7 个月，据

报告，他的每只手的食指仍“发麻”，感觉迟钝，据一位检查他身体的神经病学家认为，这种综合症是手腕压伤引起的。

160. 1993年9月8日，Peter Lucassen与从他在Christiania家中楼梯上下来的警察之一相撞，于是据称受到了3名警察的殴打，其中还使用了警棍。据报告，他被捆绑成锁腿姿势。翌日早晨在医院里，医生发现他的左臂、肩胛骨、膝盖和背上脊柱附近有伤痕，鼻子和前额肿起，而且两个手腕擦伤。据说，他的双手仍然麻木，1994年2月，一名神经病学家发现了他的左手神经受损害的迹象。

161. Mads Sjølund于1993年9月10日在Christiania被警察逮捕，其间，据说一名警官用膝盖将他的左手压在地上来回蹭，而另一名警官将膝盖压在他的脖子上。在这之后，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并被置于锁腿姿势。在医院里，他的左手被上了夹板，而且医生发现他的两个手腕红肿和有伤痕。事件后8个月，他手腕上的伤痕仍未消去。

162. 1994年10月17日，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在与高级警官和警察协会讨论后，已作出决定不定期地暂停“锁腿”限制手段。有人声称，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限制做法可能导致囚犯死亡。丹麦司法部要求医疗法律理事会——一个独立的医疗专家团体——对使用这类限制所涉的医疗风险进行评估。还正在对警察使用的其他自卫方法进行审查，以期明确同这些方法的使用有关的潜在风险。

163. 关于涉及警方在Christiania行动的具体案件中的指控，哥本哈根市法院正在进行审议，以期澄清对警察行为的指控。

吉 布 提

紧急呼吁

164. 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6月15日发出紧急呼吁通知政府，他已收到了关

于 6 个人的材料：他们在参加由流离失所的人们在吉布提市郊区 Ariba 举行的和平示威时于 1994 年 6 月 5 日被捕。他们被认定为：Addis Awalo Ali、Mohamed Daoud、Nour Barkat、Haidara Ashad、Dalle Ali Cheicko 和 Daoud Ali。据说快速行动部队在示威时打死 4 人，逮捕约 60 人。被捕的人大部分已获释，但是据报告称，上述 6 人仍被拘押在离吉布提市 52 公里的一个军队拘留中心。

多米尼加共和国

向政府转交的材料

165. 特别报告员通过 1994 年 6 月 30 日的信通知政府，他收到了这样的材料：Luis Lizardo Cabrera 和 Victor Manuel Penaldo Almonte 属于 La Victoria 国家监狱一群 24 个犯人中的两个，这些人因宣布于 1993 年 8 月 9 日举行绝食而遭到国家警察成员的严厉虐待。犯人们宣布举行绝食是为了抗议他们所说的对下述人员的非法拘留：他们已在监狱服满刑期，或者法院已下令释放他们。由于受到虐待，这两名囚犯因肠胃病和膝关节受伤而住院。

166. 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政府注意 1993 年转交的案件，关于这些案件，还没有收到答复。

厄瓜多尔

向政府转交的材料

167. 特别报告员通过 1994 年 6 月 7 日的信通报政府，他收到在下列各段中归纳的案件中实行酷刑的指控。

168. 据报告，Danilo Jara 于 1993 年 10 月 31 日在基多被 3 名着警服的警察逮

捕和殴打。在罪行调查局，据称他遭到一个塑料袋的窒息，有人将塑料袋放在他的头顶上，里面充了催泪气体，他的睾丸被压烂，而且被反吊着上电刑。总检察院配备的一名医生去到 Varones 2 号康复中心探视了他，该医生说，Danilo Jara 遭到了毒打。

169. Rodrigo Elicio Munōz Arcos、Luis Artemio Muñoz Arcos、Segundo Hilarión Morales Bolaños 和 José Viente Morales Rivera——均为哥伦比亚国民——于 1993 年 8 月 26 日在 Carchi 省 Tuléan 镇被警察逮捕，并被带到当地的罪行调查局。据称，他们共有 13 天被禁止与外界进行接触，受到各种形式的酷刑，其中包括殴打和将充满催泪气体的塑料袋置于其头顶上窒息他们。据报告，两名医生证实有伤痕，医生们在社会康复中心探视了拘留者，他们是于 1993 年 9 月 7 日被转移到该中心的。

170. 下列人员——大部分为哥伦比亚国民——于 1993 年 12 月 17 日至 21 日 在 Peña Colorada 和 Lorenzo 地区及 Sucumbios 省 Nueva Esperanza 和 Montepa 镇 被 56 Selva 旅的军人逮捕：Carmen Bolaños Mora、Alejandro Aguinda Lanza、Demetrio Pianda Machoa、Froilán Cuellar、José Otilio Quinayas、Harold Heberth Paz Pallaguaje、Juan Clímaco Cuellar Pallaguaje、Henry Machoa Pallaguaje、Leonel Aguinda Urapari-Josué Bastidas Hernández 和 Carlos Enrique Cuellar。这些逮捕是在对游击队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一次行动中实施的，该游击队组织曾袭击警察部队和军队的成员。这些人被押至 Puerto El Carmen 军事基地，据称遭到严刑拷打，被用绳子吊着，不让吃饭和睡觉，并且遭受电刑和假枪决。据称 Carmen Bolaños 遭到多次强奸。12 月 27 日，他们被转移到基多的 Pichincha 罪行调查局，据说在这里继续遭到拷问。以这种方式获得的口供被拍成电影并拿到电视台播放。1994 年 1 月 4 日经体检后，其中两名拘留者即 Juan Clímaco 和 José Otilio Quinayas 据报告被送进医院。据说若干非政府人权组织就这些拘留者的无辜发表了声明，并且声称他们唯一的罪行在于居住在游击队进行袭击的地区。

171. 另有 20 人，其中包括 Medardo Urapari Machoa、Reiniero Jurado Piada、José Notto 和 Amparo Jaramillo 也在上述事件中被捕，遭到拷问，并在未被起诉的情况下最终获释。

对以前转交案件的后续行动

172. William Fausto Andrade 于 1992 年 6 月 6 日在 Sucumbios 省的 El Eno 被捕，据称遭到警察的拷问。政府在 1994 年 9 月 30 日发出的信中提供了一份警方报告，表明无法认定谁实施了逮捕和在何日实施了逮捕。此外，不存在能够证实进行了拷问的医疗证明。

173. Victor Hugo Cadena 于 1992 年 7 月 25 日在基多的 Atalmalpa 区被捕，据称遭到警察的刑讯。1993 年 12 月 9 日和 1994 年 9 月 30 日，政府答复说，他因被怀疑偷窃而被捕，但从未受过拷问。

174. Johnny Julio Lara Tenán 于 1992 年 7 月 17 日在基多被捕，据称受到警察的拷问。1993 年 12 月 9 日和 1994 年 9 月 30 日，政府答复说，他因被怀疑偷窃而被捕，但从未受过拷问。

175. Felipe Moreira Chávez 于 1992 年 8 月 20 日在 Los Ríos 省的 Quevedo 被警察拘留，据称由于受到拷问而死亡。1993 年 12 月 9 日，政府指出，他因被怀疑盗窃银行而被捕。他曾企图从转移他的车上跳下来逃跑，并从山上掉了下去。

176. Luis Olmedo Aquilar López 于 1993 年 2 月 24 日在基多附近的 Pintag 被警察逮捕，随后死去。据尸体解剖报告称，他的身体受到损伤。1993 年 12 月 9 日，政府答复说，他死于自然原因。特别报告员要求政府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但迄今未提供任何信息。

177. José Ignacio Chauvin，年龄 17 岁，于 1993 年 2 月 14 日在基多被捕，据称遭到拷问。1994 年 9 月 30 日，政府答复说，由于 Chauvin 先生不进行充分的合作，

无法认定进行逮捕的警察，关于拘留地点的细节或转移他的车辆。调查正在继续。

埃 及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178.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7月4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已收到有关信息，表明在监狱、国家安全情报局有关机构、中央治安部队的拘留营及警察局内经常实施酷刑。据称，随着政治活动，特别是某些伊斯兰集团政治活动的增多，这种做法的次数也大量增加。

179. 据报告，所有拘留者都受到拷问，但对于因政治原因被拘留或关进监狱的人，这种做法最为常见和严重。据说，凡被怀疑属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纳赛尔主义或共产主义组织的个人被专门挑出来对其施加虐待。据说，被指控试图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及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特别容易受到拷打。

180. 据称，实施拷问的目的是迫使人们作出“口供”或提供信息；实施纪律或惩罚；或在某些警察局内“讨好”有影响的人士。酷刑的方法据称包括严厉殴打，例如使用棍棒或其他物件；将受害者剥光衣服用电缆抽打；采用疼痛的姿势将人长时间吊着；实施电震，特别是针对身体敏感的部位，例如生殖器、乳头、耳朵和嘴唇；用香烟烧烫；实施妨害风化罪行；用冷水浇；并将受害人在地面上拖来拖去以造成擦伤。

181. 在一些指称进行拷问的案例中，司法部法医局的医官检查了受害人的身体。据说，甚至在法医报告证实受查人员的状况与酷刑指控相一致的案件中，也很少抓进一步调查或诉讼之事。

182. 特别报告员还向政府转交了若干个别案件。1994年10月27日，政府提供了答复，其摘要遵循对应指控的摘要。

183. 在下列各段中描述的特别报告员转告的案件中，据说酷刑的指控与司法

部法医局进行的法医检查情况相一致。在提供材料人士向特别报告员提供法医报告号的案件中,提供了这种编号。据报告称,大量事件发生在这些个人被国家安全情报局关押期间。

184. Rabi' Ahmad Rikabi Ahmad 于1993年1月4日被捕,两眼被蒙着,被带到一个可能是国家安全情报局在开罗 Lazoghly 广场总部的地方,并且据称受到刑讯,他的胸部和胃部受到电震。据说,法医报告指出,他的鼻部有伤痕,是眼睛蒙得太紧造成的,但是体检时间超过了证实使用电震所必要的期限。'Abd al-Mun'im Gamal al-Din 'Abd al-Mun'im 于1993年2月21日被捕,在国家安全情报局的 Giza 分部双眼被蒙住了好几天。据说蒙眼的压力给他的鼻梁造成了损伤。来自开罗 Imbaba 的 Hussein Taha 'Omar 'Afifi 于1993年1月10日被捕,据说被拷打了两天,造成左臂伤痕累累。政府答复说,法院在第18/1993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宣布此3人无罪,理由是对他们的指控得不到证明,但是证实法院判决的理由没有提及对他们的殴打或拷问。

185. 来自开罗的 Yahya Khalfallah Mohammad 'Ali 于1993年2月18日被捕,据说遭受了酷刑,用铁条抽打他的脸和头部,并对他身体各部分进行电震。政府提出,在第18/1993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他被判处3年监禁,但是法院鉴于它怀疑被告的供词是在威胁或压力之下作出的,因此对在调查期间所作的这种供词未加理会。检察院正在调查此事。

186. Ahmad Shawqi Thabet 'Abd al-'Aal 于1993年4月10日被捕,据称在国家安全情报局总部及它在开罗 Doqqi 的 Gaber bin Hayyan 街的分部受拷问4天。拷打的方法据称包括对他身体的各部进行电震和进行殴打,导致他的手、腿、胸和背部受伤。政府答复说,在第18/1993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他被判处10年徒刑,进行重体力劳改,但是法院见到被告受伤,所以不管逮捕报告的内容并以其他证据作判决。检察院正在调查此事。

187. Khalifa 'Abd al'-Azim 'Abd al'-Aziz Khalifa 于 1993 年 2 月 20 日被捕，被押往国家安全情报局总部，据称全身各部遭到殴打和电震两天。'Abd al-Rahim 'Abd al-Ghaffar Mursi 'Abd al-Bari 于 1993 年 2 月 18 日被捕，据报告受到拳打脚踢，右眼受伤。据称，他身体的敏感部位受到电震。政府答复说，法院在第 18/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将此二人判为 15 年监禁，从事重体力劳动，但是法院鉴于怀疑供词是在威胁或压力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无视调查期间两人所作的供词。检察院正在调查此事。

188. 据报告，Hazim Mohammad Nour al-Din Hafiz Wahdan 于 1993 年 2 月 18 日被捕，每天遭受拷问两小时，连续 5 天。据称，他全身各部位遭受电震，其中包括阴茎和直肠。政府答复说，法院宣布免除对他的指控，而且检察院让人对他进行两次体检。第一次体检表明多处挫伤，其发生时间与指称事件的时间相一致，但这些不可能如被告所称的那样是电震造成的。不可能断定其他擦伤的日期。第二次体检报告表明，第一次报告中提到的伤势已经消失，使得无法断定其起因，因而使投诉人的指控得不到证明。

189. Muhsin 'Ali Mursi Shahhata 于 1993 年 1 月 28 日被捕，据称受到拷打，全身各部位受到电震。政府答复说，他在第 18/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被判处服 15 年重劳役，而且根据医疗报告，他小臂的损伤是因一件或多件表面粗糙的钝器摩擦所致，不可能是电震造成的。右耳后面的损伤是病理性损伤。

190. Mohamed Ali Mohamed El-Sayed Hegazi 据称从 1993 年 2 月 8 日至 1993 年 2 月 25 日期间受酷刑，其头部受硬器打击，其腿脚受鞭子那样的器械抽打。据说他的头部、腿部和双肩留有长期的伤痕（第 807/1993 号法医报告）。政府答复说，法医局的报告指出，他的挫伤可能是由被告指称的方式所致。在第 24/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法院研究了医疗报告的内容，并因缺乏可接受的指控证据开释了被告。

191. Ihad Abdel-Maqsoud 据称在狱中其左臂遭到皮革器械的抽打，遭到电震，

使他的颈部受伤，向他投掷催泪弹，并用笞杖抽打他（第 220/1993 号法医报告）。政府答复说，医疗报告表明，被告小臂上的擦伤是由某种硬质钝器摩擦所致，这种钝器可能是被告陈词中指称的皮带，而且，擦伤可能发生在指称的日期。法院在第 24/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研究了此报告并决定判处他 3 年徒刑。

192. Islam Ragab Abdel-Hadi 据称受到酷刑，将其双手悬吊起来（第 220/1993 号法医报告）。政府答复说，法院在第 24/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宣布他无罪，法院在证明理由中列入了这样的怀疑：他可能受到了威胁或压力。检察院正在调查指控。

193. Youssef Sadiq Youssef 据称于 1993 年 1 月 21 日遭到国家安全情报局的一名官员的拷打，将他的双眼蒙住，并使用鞭子抽打他（第 122/1993 号法医报告）。政府答复说，在第 23/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他被判处 10 年重体力劳动监禁，而且医疗报告表明，对他进行的表面性体检证明不了存有有可能说明他受到暴力或殴打的伤痕。他鼻子上的痕迹可能双眼的蒙布造成的。

194. Hilal Osman Mursi Hilal 据称于 1993 年 5 月 21 日遭到 Mary 监狱官员的殴打。据说他被铁夹子困住，靠墙悬着，用军靴和电线揍他背部，而且后脑部被击中（第 833/1993 号法医报告）。政府答复说，在第 24/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被判处 7 年徒刑，而且判决的证明理由未提起殴打或拷问之事。

195. Tarek Mansour Ali 据称在蒙着双眼和剥光衣服的情况下受到拳打脚踢，而且胸部受到电震（第 245/1993 号法医报告）。政府答复说，医疗报告表明，不可能断定他左额部正在痊愈中的表伤的原因，也不可能断定受伤的方式。该伤可能发生在指称的日期。在审查所有的证据，包括报告的内容后，法院决定在第 24/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宣布他无罪。

196. Gamal Mohamed Abu Zaid 据称受到国家安全情报局官员的殴打，使他前额、双腿和双脚受伤（第 270/1993 号法医报告）。政府答复说，医疗报告表明，他身

体上的伤痕可能是最近的表面挫伤和擦伤,没有特殊或重要的意义,而且并不证明他关于指称事件对检察局的陈述。

197. Khalifa Abu Zaid Shabib 据称受到酷刑,他的双腕被困吊在一扇门上,用各种器械敲打他(第 261/1993 号法医报告)。政府答复说,法院在第 24/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宣布他无罪,它在证明理由中列入了这样的怀疑:被告受到了威胁或压力。检察局正在调查指控。

198. Amr Ali Mohammed El-Iraqi 据称在于 1993 年 12 月 12 日被捕后受到殴打。据说用一根棍子打他的脚和头,并撞击他的脸部(第 221/1993 号法医报告)。政府答复说,医疗报告表明,他脚底的伤痕是挫伤,可能是指称的那天发生的,而且可能是用棍子打他的脚所造成的。第 24/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的军事法院审查了所有的证据,包括医疗报告的内容,并决定开释他。

199. Hasan Mekkawi Hasan Mekkawi 于 1992 年 6 月 10 日被捕,1992 年 12 月 14 日受审。据称他受到了拷打,并受了重伤,右耳鼓膜穿孔。此案在第 600/1992 号法医报告中作了鉴定。政府答复说,审理第 6/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的法院在审查了案件的所有事实,包括医疗报告后宣布他无罪。

200. Hamidh Qasim El-Abed 于 1992 年 8 月 16 日被捕,并被押往国家安全情报局在 Bandar Qena 的分部。据称他的双眼被蒙住,遭到殴打和电击,导致他股部、腿部和左肩受伤(第 600/1992 号法医报告)。政府答复说,医疗报告表明,他右脚的伤痕已消失,没有留下任何可作为证据的明显痕迹,X 线透视表示未发生骨折,而且根据他对其伤势的描述,它们似乎仅仅是碰伤或擦伤。审理第 6/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的法院审查了所有的证据,将他判为 15 年重体力劳改,它在判决中未提及任何对他所犯的罪行。

201. Mahmoud Hussein Mohammed Ahmed El-Minya 于 1992 年 4 月在 Alexandria 港根据《怀疑法》被捕。据称他遭到殴打,其下颌破裂,造成昏迷,并于

1993年5月3日死亡。政府答复说,El-Minya 检察院的调查排除了警方犯有严重罪行的怀疑,因此此案已经了结。该裁决是根据 Asyut 大学医院的报告作出的,该报告证实,他的死因是肾衰竭。一则法医报告也表明,他的死是疾病造成的,不能归因于其下颌破裂的事实。不过,总检察长撤销了结案的裁决,并下令继续进行调查,此事现由检察院负责。

202. Matouq Yusuf Hasan 于1993年1月26日被捕,据说被以痛苦的方式悬吊着,造成他右臂和两腿运动不便(第203/1993号法医报告)。政府答复说,他在第13/1993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被判定对他的有些指控成立,其他的指控不成立,并被判处5年监禁,进行重体力劳改。法院研究了医疗报告,在其判决中未提对他犯有任何罪行。

203. 据说下列各段中的案件在检察院调查的记录中是有文件作证明的。反映酷刑断言的材料据说是以受害人向检察院所作的证词和检察院对受害人的肉眼检查为根据的。

204. Tareq Abdel-Raziq Hussein 于1993年4月26日到检察院接受询问,在此期间,检察院经检查后证实他的身体受到伤害。据称他遭到殴打和悬吊。政府答复说,他因在第11/1993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企图暗杀新闻部长被判处死刑,随后被执行枪决。法院在其审讯时审查了所有的断言和抗辩。

205. Ashraf Il-Sayed Ibrahim Saleh 于1993年4月26日到检察院出庭受审,在此期间,据说检察院发现他的小腿有伤。据称他遭到各种手段的拷问,而且由于他的颌和颜挨打而无法吞咽食物。政府答复说,在第230/1992号国家安全案件和第11/1993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宣判死刑后他已被处决。法院在其审讯时审查了所有的断言和抗辩。

206. Shalia Mohammed Ali 于1993年4月3日到检察院出庭受审,在此期间进行的肉眼检查表明他的双腿和双膝擦伤和碰伤。据称他于1993年3月31日遭到

国家安全情报局的拷问，包括在对他股部进行电震时脸部挨揍和被倒吊。政府答复说，他的真实姓名是 Shafi'i Magd Ali Magd，在第 13/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被判定有些指控成立，另一些不成立。判决书未提被告所作的遭到殴打的任何断言。

207. Ahmed El Sayed Moustafa 于 1993 年 1 月 26 日到检察院出庭受审，在此期间，据说检察院将其左胸和背部的伤害记录在案。据称他受到了殴打和拷问。政府答复说，在第 23/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他被判处 5 年重体力劳改监禁，法院未提他受到殴打或酷刑之事。

208. 特别报告员还向政府转交了下列各段中描述的酷刑案件。

209. 据报告，Abd al-Harris Mohammed Madani 于 1994 年 4 月 26 日在他开罗的律师事务所被捕，并据称因受到国家安全情报局 Giza 分部的严刑拷打而于 1994 年 5 月 6 日死亡。据说他或者在警察拘留期间，或者在 Qasr al-Aini 医院——他被警方送往该院——死去。政府对此案件答复的内容实质上同下文归纳的对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5 月 5 日转交的紧急呼吁（见第 222 段）所作的答复无异。

210. Mohammad Hussam Ahmad al-Sharif 于 1993 年 1 月 18 日被捕，据称通过对其全身各部位施以电震和将他悬吊起来，对他进行了长达数周的拷问。直到 1993 年 3 月 21 日才对他进行法医检查，当时未将伤痕记录下来。政府答复说，按照审理第 18/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法院宣布的刑罚，他于 1993 年 12 月 20 日被处决。2 月 8 日发表的医疗报告表明，他眼中的血管毛病是病理性的，1993 年 4 月 27 日的医疗报告没有披露任何伤害。

211. 据报告，'Ali Hashem Mohammad 'Amara 于 1993 年 1 月被捕，并被送往国家安全情报局总部，据称他在那里受到电震和殴打的酷刑。直到 1993 年 3 月 30 日才对他进行法医检查，当时未将伤痕记录下来。政府答复说，在第 18/1993 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他被判处 15 年重体力劳改。他未提出任何有关遭殴打的抗辩。

212. Siwa 绿洲的 Mohamed Abu Bakr Omar 据称在 Siwa 警察局遭受了酷刑。

并于1993年8月26日送到Siwa中心医院。据报告称，医疗检查表明，他的头皮划了一道口子，下嘴唇挫伤，颈、背和肩部多处挫伤和碰破，而且上胸部、双臂、一个指头和双脚也被挫伤。政府答复说，检察院已作出裁决，鉴于他对其伤势负有同等的责任，没有理由提出有关此事件的起诉。

213. Munbeih Nagih Ali 据报告遭到 Qalyb 警察科一名调查员长达 8 小时的酷刑，该调查员强行闯入她的住所，用鞋子揍她，并将其出生才 15 天的孙女扔在地上。据称这名警官接着将她带到警察局，并当着几个旁观者的面抽打她，脱掉她的衣服，捆住她的双手，并扬言要强奸她。据说，检察院证实，她多次受伤，并下令在 Qalyp 医院作出医疗报告。政府答复说，检察院已完成了调查，并指控该警官犯有使用残酷行为的罪行，但在其自行保释的条件下释放了他。此案件仍在等待最后裁决。

214. Ahmed Farouq Ahmed Ali 因同暗害内政部长的阴谋有牵连而于 1993 年 9 月 2 日被捕，据称由于遭受酷刑，他于翌日身亡。他的父亲和全家 13 口被捕，并被带到 Dokki 的国家安全情报局办事处，在这里，据称他们遭到殴打和侮辱，而且有人威胁要强奸妇女。1993 年 9 月 4 日，Ahmed Farouq Ahmed Ali 的父亲被告知，他死于心脏病。死亡证明指出，对尸体的检查表明存在着伤害，死因正在调查。政府答复说，法医报告表明，死亡是血压突然下降造成的，这种突然下降影响了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尸体解剖表明主动脉粥样化，有一个阴暗的肿瘤，肾充血，肺血吸虫病和肝硬化。他的疾病是慢性的，即使没有任何其他外部因素，其本身也可能证明是致命的。检察院决定中止进一步的调查。

215. 特别报告员还向政府转交了他收到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酷刑的实施在埃及监狱内很普遍。据报告称，经常实施集体的大规模惩罚，特别是在伊斯兰政治集团的成员在被集体拘留时。据称对囚犯使用催泪瓦斯、警棍、皮鞭和狗，而且据说根据旨在保护监狱安全、卫生和健康的法律和条例实施报复。

216. 据报告称，1993 年 9 月 5 日，一支由士兵、警察和特种部队组成的联合部

队在 Qalyubiy 省的 Abu Za'bal El-Sna'i 监狱实施了大规模惩罚。据称, 这些部队将两个囚房区的所有囚犯赶出来, 殴打他们, 在地上拖着他们走, 并让狗扑上去咬他们。当另两个囚房区的狱友拒绝走出囚房时, 据称向他们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据说, Ahmed Mourad、Mohamed Ibrahim、Ali Hafez、Moustafa Bakri、Ahmed Hashish 和 Ali Hassan Ali 等人在此事件中受重伤。在一些囚犯举行绝食抗议后, 据称他们被带往监狱中国家安全情报局官员的房间遭受酷刑和鞭笞。据报告, 1993 年 10 月 24 日又组织了另一次惩戒运动, 导致 16 名狱友严重受伤, 其中包括头部和脸部受伤, 背部擦伤, 以及橡皮子弹造成的伤害。据报告称, 有 4 名囚犯——Hassanein Moustafa、Youssri Abdel-Mesih、Alef Aboul-Futouh Ahmed 和 El-Mohamadei Mohamed Mursi——在此事件中丧生。据报告称, Mohamed Ahmed El-Sadeq 的右股被真子弹打伤。

217. 政府答复说, 1993 年 9 月 5 日, 而不是 1993 年 8 月 27 日, Abu Zaabal 监狱的囚犯发生暴动, 其中 3 人死亡, 另外 85 人受轻伤。在 10 月 24 日的事件中, 负责维持法治的部队在进行例行的搜查作业时遭到一些囚犯的攻击, 导致 25 名部队成员和 52 名囚犯受伤, 另一名囚犯死亡。受伤人员受到了治疗, 而且检察院下令进行体检以断定死亡囚犯的死因。

218. 据报告, 1993 年 9 月 13 日和 1993 年 9 月 22 日, 在 Marg 监狱发动了一次类似的运动。在第一次事件中, 据称 Hatem Mussad El-Qanaoui 和 Ashraf Abdel-Sitar Ahmad 由于遭受棍棒和电线的抽打而身受重伤。在第二次事件中, 据称因遭殴打致伤的人有 Ahmed Farghali、Abdul-Haggag Gohar、Abdel Menem Abdel-Hafez、Mohamed Hussein、Mohamed Hussein El-Shaarawi、Mohamed Abdel-Maged、Ramadan Gomaa 和 Sami Ahmed。

219. 政府答复说, 1993 年 5 月 13 日, 而不是 9 月 13 日, Al-Marg 监狱的一些囚犯发动暴乱, 采取暴力行为, 迫使监狱当局进行干预, 驱散暴乱分子和逮捕挑

唆者。16名囚犯被指控对政府官员使用武力和故意造成损害,其中11人被 Benha 的刑事法院判定有罪。

220. 政府于1994年11月17日进一步通知特别报告员,在第18和24/1993号军事重罪犯案件中被定罪的下列人员被检察院从其拘留点传唤去作供述: Muhammad Samir Ebeid al-Sayyid、Khalid Abdul Fattah Hassan Mustafa、Muhammad Ali Muhammad Mutawalli、Khalifa Abdul Azim Abdul Aziz Khalifa、Yahya Khalafallah Muhammad Ali、Rabi Ahmad Rikabi Ahmad、Ra'id Abdul Sami 'Ali Amara、Ahmad Shawqi Thabit Abdul Al、Abdul Rahim Abdul Ghaffar Marsi Abdul Bari 和 Muhammad Gallal Ahmad (第18号军事重罪犯案件); Samir al-Sayyid Mahmoud Raihan、Yassen Abdul Sattar Yassen、Gamal Muhammad Abu Zeid Sulaiman、Amra Ali Muhammad al-Iraqi、Islam Ragab Abdul Hadi、Khalifa Abu Zeid Shabib Hillal、Tariq Mutawali Ahmad al-Tukhi 和 Yasir Haggag Muhammad Haggag (第24号军事重罪犯案件)。声称受到殴打或拷问的那些被送去进行医疗检查。这些人员在其供述中没有一个人认定对指称的殴打负责的人。

紧急呼吁

221. 1994年3月7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Kamel Soliman——一个基督教徒——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此人于1993年7月31日在开罗被治安部队的成员逮捕,其原因是散发一本由一个皈依基督教的前穆斯林撰写的书。据称他在国家安全大楼受到酷刑,其中包括将他捆住手腕长时间悬吊,将双眼蒙住并进行殴打。由于受到这种虐待,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而且据称未对他治疗。他现被关押在开罗附近的 Torah 教养所,而且特别报告员表示担心说,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治疗,他可能死去。

222. 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5月5日代表 'Abd al-Haris Mohammad Madani 发出了另一份紧急呼吁,此人为律师,据报告称于1994年4月26日在开罗他的律师事

务所内被捕。据称，他在国家安全情报局的 Giza 分部遭到严刑拷打，因此不得不被送去 Qasr al-Aini 医院。紧急呼吁表示担心说，如果将他送回国家安全情报局拘留所，他可能再次受到酷刑。

223. 1994 年 6 月 22 日，政府答复说，对 Abd al-Haris Mohammad Madani 的逮捕是依照高级国家安全检察官的授权进行的，而且在逮捕小组将他带回在 Giza 的 Warraq al-Arab 区的家中搜查时，他的呼吸开始遇到困难。他被带往 Qasr al-Aini 医院进行治疗，当天晚上，医院通知高级国家安全检察院，他已死亡。一名法医于 4 月 28 日进行了验尸，而且首席法官和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进行调查。最后的验尸报告还未提出来，检察院正在继续调查。

政府就以往报告中的材料转交的材料

224. 政府通过 1993 年 12 月 13 日的信对特别报告员 1993 年 8 月 26 日转交的一般断言及若干各个案件作了答复。政府在其 1993 年 10 月 27 日的信中也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其中有些案件的进一步的材料。

225. 政府指出，它认为酷刑是一种非人道的做法，并且收进了反对这种做法的刑罚条款，甚至在紧急状态期间，这些条款也适用。已建立了一个调查刑讯案件的办公室。自从 1992 年初以来，已对 15 名被判定殴打公民的警察和警官处以监禁，而且另有 39 人因同样的指控到纪律法庭出庭受审。在后面的案件中，有 8 起案件被总检察院转交刑事法院，而且在发现采取拷问行为的案件中判定给予赔偿。

226. 由于司法机构行使其监督和检查监狱的权利，这些监狱的安全形势稳定，而且某些非政府组织被允许视察国家治安警察总部和大量的监狱，因此能够驳斥有关监狱中拷问政治拘留者的断言。拷问能够成为一种惯例，这是不可想象的和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即使其中有些指控是真实的，它们也只是例外的情况，是受法律谴责和惩罚的。埃及的刑事机构人满为患，但这并不阻碍悉心照管囚犯的社会、卫生和文化

福利及尊重他们的权利。与断言相反，未将中央治安营用作拘留中心。

227. 在 Saber Hamza Mubarak 的案件中，据称他在 Alexandria 的国家安全情报局办事处、Al-Labban 警察局和中央治安部队 Qena 营地受到了拷问。政府就此答复说，法医检查断定，他的伤发生在他所声称受到拷问的时间之前。

228. El-Shazli Ebeid El-Saghir 或 Shazli El-Saghir Ebeid Ale，据称于 1991 年 9 月在 Hurghada 的中央治安部队营地遭受拷问，法医局对他进行了体检，结果未发现伤痕，因此不能弄清他是否受过拷打。

229. Mahmoud Geheimi al-Saadawi 据称在国家安全情报局总部遭受拷打 6 天后死去。对他进行的法医检查表明，死因可能是尸体解剖未揭示的一种潜伏疾病的急性发作，后来与体检人员的讨论证实，心脏病发作是这种病理情况的根源。

230. 据称，Kassab Muhammad Abbas Gad 在 1988 年 5 月被捕后不久并在 Abuza'abal 监狱与 Tora 监狱受到拷问和虐待。据政府称，监狱管理当局说，他采取提出拷打指控的做法是因为他相信，这样做可能使他获释。

231. 据称 Khalid Muhammad Ahmad Kumar 于 1991 年 10 月在国家安全情报局总部遭受拷问，副检察长就此同他进行了会面，他否认受到拷打，而且在他身上也未发现伤痕。

232. 据称，Muhammad Badri al-Shaikh 于 1990 年在 Abnoub 的中央治安警察营地遭到拷问。政府指出，他曾在一个案件中作为原告证人前往检察院作证，但他本人从未被捕过。

233. 据称，Osama Bahi ed-Mahmoud al Qadhi 于 1991 年在 Abnoub 的中央治安部队营地受到拷打。据政府称，未发现有任何有关他受拷问指控的记录，当他接受审查地方法官的审讯时未发现他身体上有任何损伤，而且在 Abu Tig 的检察院后来也未收到他受殴打的指控。

234. 据称，Muhammad Said Muhammad Abdu 于 1992 年 8 月在 Alexandria 被

捕后受到拷打，关于此案件，未发现任何针对他采取的安全措施的记录。

235. 据称，Muhammad Ali Muhammad Ali 在开罗的 Agonza 警察局受到拷打，其中包括将水和粪混合在一起注入他的大腿。据政府称，1993年2月14日就一起刑事案件受到检察院审讯时，他自己将一针脏水注入脚内。

236. 据称，Fathiya Said Muhammad al-Kurd 1992年2月在国家安全情报局总部受到拷打。政府指出，她没有提出任何控告，或提供任何证据以证实这些断言。

237. 据报告称，Muhammad Mahmoud Shaikh——索马里公民，在 Qanatir 监狱服无期徒刑——因企图逃跑受到严厉殴打后死去。政府答复说，医疗报告将脾扩张——他以前就患过的病——和血压的剧降列为死因。

238. 据称，Talib Bakir Qaldash——在 Qanatir 监狱服刑的土耳其国民——在牢房中遭狱卒殴打后死去。据政府称，他于1991年7月29日上吊自杀，医疗报告指出，窒息造成了他的死亡。没有证据表明他受到过任何监狱工作人员的殴打或虐待。

239. 政府提供了下列各个案件的材料，但未论述拷问的断言：Gamil Hassan Metwalli Sayyid、Mustafa、Sadiq Ibrahim Musa、Ashraf Abul-Hassan Ibrahim Qasim、Muhammad Alawi Ali Abdul Muheimin、Attiyya Ahmad Muhammad al-Sayyida Ahmad Hilal-Muhammad Khlaf Youssuf Abdul Rahman Zayid、Ahmad Thabit Faraq Muhammad、Atef Gamil Mahmoud (Atef Gamil Mahmoud Umran)、Hani Abdul-Magd Sabir Sayim (Abdul-Magd Hani Sabir Siyam)、Khalid Said Mahmoud。在下列各个案件中，谈到了拷问的断言，但只是指出点名的个人没有提出拷问的起诉：Mu'tazz Ali Abdul Karim Abdul Ghani、Hanna Ali Farrag Abdul Karim、Talaat Fuad Muhammad Qasim 和 Ahmad Hafiz al-Dhayit。在下列各个案件中，审判法院对被告的拷问诉讼作出了响应，没有理会通过拷问取得的证据：Sharif Hassan Ahmad Muhammad Hassan、Qasim Ibrahim Qasin Qutaish、Ahmad Ibrahim Abdul Galil Mustafa、Ala ed-Din Ismail Abbas Ramadhan。

240. 关于上述案件，除了 Hanna Ali Farrag Abdul Karim 和 Ahmad Ibrahim Abdul Galil Mustafa 之案件外，政府后来通知特别报告员，检察院已要求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以便它能完成其调查工作。

241. 在下列各个案件中，据说政府的调查正在进行：Muhammad al-Sayyid Ahmad Said、Amir Hamdi Salim、Hisham Mubarak Hassan、Ahmad Ismail Mahmoud Salama、Adel Sayyid Qasim Shaaban、Amer Abdul Moneim Muhammad Ali、Muhammad Reshad Abdul Rahim al-Imam、Muhammad al-Sayyid al-Sayyid Hegazi、Muhammad Afifi Matar。政府后来通知特别报告员，检察院已听取这些个人的供词，并将他们送往法医局进行体检，并正在继续调查。

意见

242. 特别报告员赞赏他就一些案件收到的详细答复。不过他与反酷刑委员会一样担心，“酷刑在埃及显然仍很普遍”（A/49/44，第 86 段；也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类似评论，A/48/40，第 707 段）。甚至法院认为由于威胁其证据不能接受的案件数也令人震惊，就如不对搞强迫威胁的人进行检控、定罪和适当判刑一样。很显然，讯问者摆布拘留者的时间太长，这种情况以及极少进行检控和定罪的情况一定使他们具有不受刑罚之感。在各个案件中的酷刑极难证明之时，政府往往分别地处理每起案件，对于一种显然普遍存在的做法来说，作出这种反应是不够的。需要采取认真、彻底和全面的措施以使这种情况符合埃及法律和国际法。尽管这种残暴的恐怖主义给政府造成严酷的挑衅，特别报告员还是与反酷刑委员会一起提醒政府，决不可能证明酷刑是应当采取的。

萨尔瓦多

向政府转交的材料

243. 特别报告员通过 1994 年 6 月 30 日的信通知政府，他已收到了关于下列各段中归纳的指称酷刑案件的材料。

244. Yolanda del Carmen Espinosa Henríquez 是企业 LIDO 工会的会员，她于 1993 年 2 月 3 日被一群武装人员劫持，这些武装人员驾驶着一辆窗户严密遮蔽的小吨位货车。她被带到圣萨尔瓦多的中央国家警察局，据报告称，她被关进一间单人牢房并遭到殴打。据称，她然后被迫在冷水淋浴喷头下呆了好几个小时，她遭到其中两个劫持者的强奸，他们还扬言要处死她。

245. 一个 18 岁的哥斯达黎加人 Wilber Alexander Morales Gómez 于 1993 年 7 月 22 日被圣萨尔瓦多市警察的成员被捕，原因是忘带身分证。据称在转往警察总部的途中，他一再遭到殴打，而且在警察总部继续遭此待遇。翌日，一名法医见到了他的伤势。据报告称，7 月 24 日他被送到 Rosales 医院，被诊断为得了外伤后胰腺炎。据说对 4 名国家警官造成身体伤害的诉讼尚待进行。

246. Rufino Flores Sánchez 于 1993 年 7 月 14 日在 Soyapango 被约 6 名国家警官逮捕，他们谴责他未持有有效的驾驶证。据报告称，在 Flores 先生提出抗议时，他遭到严刑拷打。两天后，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发现头的后部、胸部、左臂和双脚有瘀伤，从嘴到耳朵，以及颈部、大拇指、肘部和背部有擦伤。Flores 先生向 Soyapango 的地方法院提出了控告，法院向当地国家警察局长发去公函，要求提供关于警官们的材料。但是，Soyapango 的国家警察否认有关部队的成员曾在说明的地方和日期进行巡逻。

247. Edwin Antonio Cebillas、Luis Abisaí Rivas González、Ronald Romeo Mediano 和 Guillermo Rivas Soriano 于 1993 年 10 月 23 日在 Apopa 的 Popotlán 区被

国家警察的成员逮捕。据称, Edwin Antonio Cebillas 在抵达警察总部前受到严厉拷打。据说在总部的其他拘留者, 受到警官的驱使, 殴打了新来的人, 并溶化的塑料烫他们。

248. 一个 18 岁的学生 Roberto Carlos Velázquez Flores, 于 1993 年 10 月 27 日在圣萨尔瓦多 Apopa 的 San Emigdio Uno 区被国家警察的成员逮捕, 警察指控他偷东西。他告被押往 Apopa 警察总部, 后来转到当地的市长办公室, 据报告称, 他在这里受到殴打, 颈部被烧。一份医疗报告指出, 存在着许多由钝器造成的瘀伤、抓伤和瘀血。

249. 基督教社会人民运动 Tonacatepeque 分部秘书长 Gregorio Menjia Espinosa, 于 1993 年 5 月 23 日在圣萨尔瓦多的街上被怀疑同政府军有联系的人员逮捕。他被带往一个无法辨认的拘留中心, 因为一路上他的双眼都被蒙着。据称, 这些人打他, 用烧烫的金属物体烫他, 造成他胸部多处受伤。据称有人还扬言要杀死他, 并且对着他开了枪。

赤道几内亚

向政府转交的材料

250. 特别报告员通过 1994 年 10 月 21 日的信通知政府, 他已收到有关材料, 表明当局拘留的人员经常遭受酷刑。据说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个人特别易受酷刑和虐待。

251. 特别报告员通知政府, 他已收到了关于下列各段中归纳的案件的材料。

252. 社会民主党领袖 Benjamín Balinga 同其他几名反对党领袖于 1993 年 1 月在 Ebebiyín 被一起逮捕, 据称, 他双脚脚底遭到警棍的猛揍。据说由于受到的虐待他好几个星期走不了路。

253. Nsok - Nsomo 区 Andóm Onvang 村民众联盟党党员 Gaspar Mba Oyono、Jesus Abeso Nguema、Efrén Osa Ovono、Elancio Esayong Andeme 和 Francisco Andeme Nguema，因同抗议在一个当地足球场设置一个卫生所之事有牵连，于 1993 年 6 月末被捕。据说，这次逮捕是由中央政府驻当地的代表、警察负责人、执政的赤道几内亚民主党地区协调员和 10 名士兵一起执行的。在前往 Nsok - Nsomo 监狱的途中，据报告称，这些拘留者被拉出车外，绑在树上痛打。据说他们受了重伤，其中包括腿臂骨折。据报告称，Gaspar Mba Oyono 病情十分严重，因此将他放回家中让人照顾，家人将他送往 Ebebiyín 医院治疗，由于伤势严重，他于 7 月间死去。据报告称，其他 4 名拘留者被关在 Nsok - Nsomo 长达两周，不准他们与外界联系，然后被送往在 Bata 的医院，据称他们在那里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他们在医院里一直呆到 9 月，然后转到 Bata 监狱。10 月 12 日，他们根据一项赦免获释，未被指控犯有罪行。

254. Laurentino Jesús Nsué 和 Federico Nsong Eyenga 是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业工程师，据报告称，他们于 1993 年 7 月初被捕，被指控在总统即将发表演说之前切断 Malabo 地区的电力供应。他们被拘留了一周多，据说遭到了毒打。据说 Laurentino Jesús Nsué 鼻子被打破，多处瘀伤。据称 Federico Nsomo Eyenga 头部挨揍，造成他发生惊厥，并在医院住了好几天。

以前转交案件的后续行动

255. 特别报告员通过同一封信通知政府，他已收到了关于以前向政府转交的断言的新材料。

256. 特别报告员在 1993 年 9 月 3 日的紧急呼吁中，向政府转达了关于 Francisco Engono Micué 和 José Ramón Obamo 两人情况的担心，他们于 1993 年 8 月 31 日在 Bata 被捕。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进一步的材料称，1993 年 9 月 20 日获释前，这两个拘留者在押期间受到了虐待。据称，Francisco Engono Miché 受到严厉拷打，

双臂、双脚、背部和一只眼睛严重受伤。据说，他被捕前3个月，Bata的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向他发出威胁说，如果他的儿子——José Leis Engono神父，一名罗马天主教牧师——不停止批评政府，他可能发生“某种事情”。

257.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9月14日的紧急呼吁中，向政府转达了有关断言，据这些断言称，Tobías Obiang Nguema正在Malabo的警察总部受酷刑。根据后来收到的材料称，Tobías Obiang Nguema和5名共同被告，即中士Jacinto Nculu、Dámaso Ondó和Miguel Ndjeng，下士Bonifacio Nsogo和列兵Lorenzo Nsué Ndong，在兵营里受到一个军事法庭的审讯，从1993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呆在Malabo期间，他们就被关押在兵营里。根据目击者说，受审期间，所有6名被告都显示出受过酷刑的迹象。据称，Jacinto Nculu的头部到处是瘀伤，手腕骨折，身体站不起来，耳朵难以听清东西，而且言语不连贯。Tobias Obiang Nguema被宣布无罪，而其他5名被告被定罪为搞同谋、煽动叛乱和诽谤与侮辱国家元首，并被判处有期徒刑。

转交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258. 1994年3月15日，特别报告员为Norberto Mba Nze向政府发出一份呼吁，该人是Akonibe的促进社会民主聚会的代表，于1994年2月28日被省长的一名代表逮捕。他被拘留在警察局，不准与外界取得联系，据说他在这里遭受酷刑，其中包括用枪托揍他，迫使他躺在烈日下晒几个小时。据称，不准他接受必要的医疗帮助。1994年5月27日，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Norberto Mba Nze在押期间从未受过拷打或虐待。

259. 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10月10日为Indalecio Abuy、Indalecio Eko和Tomás Nzo转交了另一份紧急呼吁，这3人是促进社会民主聚会的成员。据报告称，他们于1994年10月6日在Río Muni的Niefang附近被省长代表、警察局长和数名

士兵与警官逮捕。他们当时在执行一项使命，收集有关该地区人权情况的资料。

260. 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11月28日为 Jorge Ondó Esono 和 Antonio Abogo 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这两人是促进社会民主聚会的成员，于1994年11月19日在 Rio Muni 的 Akonibe 被捕，当时他们正要前往 Bata 出席一次党的会议。据称，每天早上和晚上，有人用一米长的橡皮棍子将他们各痛打50下。此外，从西班牙前来参加会议的 Marcos Manuel Ngongo，据报告称于11月23日在 Bata 被捕，人们担心，他的健康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已经患有轻度心脏病。

埃塞俄比亚

紧急呼吁

261. 特别报告员为下列各段中提到的人员发出了6份紧急呼吁。发出呼吁的日期列在相应摘要末尾的括号内。

262. Elfinesh Kano 是一名专业歌手，她于1993年12月31日同另30多人一起被拘留，他们主要属于 Oromo 民族集团，之前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法院门口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她与其他示威者一起被带到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 Sendafa 警察学院，据报他们在这里受到了虐待和殴打。她现被关押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中央监狱。据报告称，由于挨打和不予治疗，她病情严重，十分疼痛，行走困难（1994年4月28日）。

263. 1994年6月6日，政府答复说，Elfinesh Kano 是奉法院命令被捕的，当时她被判定妨碍法院行使正常的职能。法院判定，她所录的一首歌违反《埃塞俄比亚刑法典》，她被命令继续受拘留，但在她上诉后于1994年4月27日获得保释。在她受拘留期间，她的全部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尊重，她的生理和心理完整性权利从未受过任何侵犯。

264. 下列人员与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的其他 8 个成员一起被 Godey 的政府军逮捕: Hassan Jirreh Kalinle, 第五区(欧加登区)区议会前议长和阵线成员; Ahmed Ali Dahir, 区议会前副议长兼阵线代表; Shukri Yasin, Godey 市市长; Abdillahi Kalaas; 以及 Hassan Mohmed Fara。据报告称, Hassan Jirreh Kalinle 和 Ahmed Ali Dahir 已转到亚的斯亚贝巴, 不准他们与外界联系(1994 年 5 月 20 日)。

265. Omar Mohamed Soyaan、Hassan Mohamed Issaq、Abdi Skeikh Omar、Bedel Abdi、Abdifatar Sheikh Mohamoud、Osman Abdi Hassan 和 Gabon Kenadid——据报告称为阵线成员——于 1994 年 5 月被士兵逮捕并被拘留在 Kebri Dahir。Godey 市市长 Mirad Leli Sigale 与他们一起被捕, 据称被捕后不到几天就在拘留所被害。人们对仍被拘留着的那些人的安全表示担心(1994 年 8 月 26 日)。

266. 1994 年 9 月 20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中央高等法院前面举行示威时, 有数百人被捕, 下列人员是其中的一些: Yodit (Judith) Imru, 前大使和前总理 Ras Michael Imru 的妹妹; Hirut (Ruth) Imru 和 Mammie Imru, Ras Michael Imru 的妹妹; Amarech Mengistu, 联合国雇员(非洲经济委员会); Almas Haile - Mariam, 全阿姆哈拉人民组织官员; Beletshachew Girma, 前全阿姆哈拉人民组织(AAPO)官员的妻子; Telela Kebede, 通俗女歌手; Fitwari Mammo Beshie; Fitwari Gebre - Hiwot Wolde - Hawariat, 前犯人, 年龄 70 岁; Abate Agide, 前大使; 以及 Firesew Feleke, 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官员和前犯人。据说, 举行示威游行是为了支持 Asrat Woldeyes 教授, 他是 AAPO 主席, 现正在服刑和因另一指控而受审。据报告称, 拘留者现被关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 Sendafa 警察学院, 不准与外界进行联系, 并且在 48 小时的法定期限内未将他们送交法院(1994 年 9 月 26 日)。

267. 1994 年 12 月 12 日, 政府答复说, 上述点名人员在因参与非法示威被短暂拘留后已获保释。

268. 锡达马解放运动代理副主席 Lemma Sidamo 于 1994 年 9 月 22 日在他亚

的斯亚贝巴家中被士兵逮捕,而且未在规定的48小时时限内将他送交法院。据报告,他可能已被送往锡达马地区首府 Awassa (1994年10月4日)。

269. 反对党奥莫人民民主联盟(OPDU)主席 Merid Abebe 于1994年10月18日在亚的斯亚贝巴被捕,并被押往奥莫地区首府 Jinka 拘留。据报告称,他被当局指控从事反对过渡宪章的活动,但是逮捕的具体原因不得而知。Merid Abebe; Girma Bekelle, OPDU 副主席和一名农业官员; Dagne Belachaw; 以及 Wessenu Gebeyehu, 埃塞俄比亚红十字会的一名雇员,均属于最近4周在 Jinka 被捕并未经指控或审讯而被拘留的17名 OPDU 成员之列。有些人据称受到了酷刑和虐待(1994年10月21日)。

法 国

向政府转交的材料

270. 特别报告员通过1994年8月23日的信通知政府,他已收到了关于一个阿尔及利亚祖籍的法国公民 Rachid Harfouche 的材料。1993年10月10日,警察在 Noisy-le-Sec 他的单元门口挡住他,要求检查其身分证。据称他的双手在反铐在背后,受到警棍的敲打,并被拖下楼梯。他胸部挨了一棍,造成他呕吐。在全家人和邻居试图进行干预之后,警察使用催泪瓦斯把过道里的人驱散。到了外面,由于他面朝下躺在地上,警察就对他拳打脚踢。翌日,一名医生对他作了检查,并在医院治疗后签发了医疗证明,据报告称,该证明写道,他鼻子骨折,喉、胸、背、臀部和手腕到处是伤。

271. 特别报告员后来于1994年11月11日又转交一封信通知政府,他已收到有关材料,表明警察拷打或虐待了1993年4月在巴黎街头示威游行期间拘留的人,发动这次示威游行是为了抗议 Makomé M'Bouole 在被警察拘留期间死亡之事。特

别报告员还转告下列各段中归纳的各个案件。

272. 1993年4月7日,在第18区举行的一次示威游行期间,Philippe Gibes 和 Salim Hadjadj 被逮捕,据报告称,两人只是围观,并没有参加进去。据称,Philippe Gibes 遭到四五名便衣警察的拳打脚踢,其中一人还用警棍揍他。据称,Salim Hadjadj 反复挨揍直至他失去知觉,而且还受到了种族侮辱。他们被带到 Goutte d'Or 警察局,据说在那里继续受虐待。一名值班医生下令将 Salim Hadjadj 送往急救服务处。

273. Yves Zaparucha 参加了4月7日的示威,他刚回到家,就被着警服的警官拘留,据称他们对他拳打脚踢,并用警棍揍他。他在 Grandes - Carrières 警察局尿血后,被送往医院治疗,他在那里一直呆到4月13日。

274. Philippe Lescaffette 参加了4月7日的示威,据称,在此期间手持棍子的警官将他推倒在地上打他。因此,由于脸部受伤,他被缝了24针。

275. Thomas Darnal 于1993年4月8日被捕,据称警察将他推倒在地踢他,并一再用警棍揍他,在这之后,他被带到 Mont - Cenis 警察局,再次挨揍,并受到种族主义语言的侮辱。他后来被转到 Goutte d'Or 警察局,在这里,据称一名便衣警官撞击他的睾丸。他后来被送进医院,医院的医疗证明记录,他的眼皮缝了4针,左手受了重伤。

276.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1994年3月17日在 Bordeaux 举行的示威中警察虐待人们的报告,此次示威是抗议一项关于年青专业人员最低工资标准的法令。Jean Fuchs 遭到两名便衣警察的逮捕,据称他的嘴巴遭到拳打脚踢,造成鼻子受伤,牙齿被打裂。据报告称,Didier Loroche 被两名便衣警官挡住去路,他们把他交给“干预队”看管,据称干预队对他拳打脚踢,并用警棍揍他。医疗证明指出,他的鼻子被打破,眼、胸、膝和股部多处受伤。

277. 特别报告员还通知政府,他已收到了有关报告,据这些报告称,为了确定移民地位而接受身分检查的人有时受到虐待。

278. Tameem Taqi——一名法国公民，前巴林外交官之子——1993年6月29日在一家饭店里把他的身分证交给警察检查，在这之前警察已被叫来处理涉及帐单的争端。争端解决了，但是在离开饭店后，这些警官挡住他的去路，据称踢他，撞他，并用警棍揍他。他被送往医院，翌日检察官看望了他，据报告称检察官延长了他的在押期，而且未采取任何行动调查他的伤势。他对这些警官的酷刑和检察官的非法逮捕提出了民事控告。据说4名警官受到起诉，1名中士因殴打而被押候。

279. 1993年7月15日，祖籍突尼斯的法国公民 Moufida Ksouri 在 Menton - Ventimiglia 过境时接受身分检查，据报告称，当时两名意大利警官强奸了她。这些警官然后将她带往法国边境哨所，在这里，据称一名法国警察下士殴打她，并强迫她在哨所的厕所里同他发生性关系。据说哨所的另一名值班警官没有参与殴打她。后来，一名法国地方法官控告这两名法国警官行为不规。一名警官被拘留押候，另一名警官在司法管制下获释。两名意大利警官受到 San Remo 的一家法院的起诉和定罪。据报告称，法国的调查仍在进行。

280. 据报告称，1994年2月15日，在巴黎的 Gare du Nord，两名铁路官员挡住一名中非共和国医生 Pierre Kongo，要求查看他的车票。他告诉他们，他没有票，因为他正在等一位朋友，然后一名警官要看他的身分证，他出示了他的中非共和国护照。据称，于是他被拖下通往铁路办公室的楼梯，铐住他的双手并且打他。他被送进了医院，据说医疗证明将他右眼窝的破裂记录在案。

281.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下列各段中归纳的案件。

282. 1993年2月10日，因被怀疑卷入了一个毒品集团，David Creygolles 在 Carcassonne 被捕。他被司法警察拘留，在此期间，他被剥掉衣服，受到性威胁，耳边挨揍，胃部遭撞击，有的警察还用吸毒用管子的木柄打击他的生殖器。据说医疗检查证实，伤势与他的指控相符。1994年2月10日，据报 Montpellier 的《Chambre d'accusation》下令，讯问 David Creygolle 的法警的两名警官暂时停职。

283. 1993年6月22日, José Etienne 喝醉酒漫不经心地试图穿过一条主路, 据报道, 坐在车中的着警服的警官挡住了他, 其中一名警官口出种族主义的语言, José Etienne 对此很反感。因此, 警察逮捕了他, 将他推入警车, 据称, 侮辱他的那名警官揪他的头发和打他耳光。他被送往医院验血, 在返回警察局的途中, 据称这同一名警官撞击他, 把枪管顶着他的太阳穴, 而且使用辱骂和种族主义的语言威胁他。翌日, 一份医疗检查报告透露他的双臂、肘部、左肩胛骨和右手腕多处挫伤。6月25日, 他提出了正式起诉, 而且开始了调查。

284. Benoit Fustier——一名18岁的科西嘉人, 民族主义青年组织《A Concul-ta Ghjuventù》的成员——于1994年1月20日夜间在 Bastia 被捕, 并被带往警察局, 他被指控侮辱安全共和协会 (CRS) 的一名官员。据称, 他遭到抽打, 其中包括肝区。吐血后, 他被送到医院。他胃部剧痛, 恶心, 头晕, 头痛, 牙齿被打裂, 而且便血。他在医院呆了3天, 1月31日提出了指控殴打的司法起诉。据说, Bastia 法院下属的检察官已开始调查。

285. 1994年5月16日, 祖籍阿尔及利亚的18岁法国公民 Abdelkader Slimani 在 Torcy 他的家附近骑着低座小摩托车, 当时骑在摩托车上的两名警官挡住了他。他身上未带保险单, 因此被命令跟着警官去警察局。他企图坐在低座小摩托车上逃跑, 但是他翻车了, 于是靠腿逃路。警察追上了他, 据称将他推倒在地, 狠狠揍他, 只是围上了一群人以后才罢手。他被送往医院, 据报告, 5月17日, 他小肠破裂后, 腹膜接受了一次手术。据说, 他父母亲已向法院提出了正式的殴打起诉。

格 鲁 吉 亚

向政府转交的材料

286. 特别报告员通过9月15日的信通知政府, 他收到有关报告, 涉及被废黜

的前总统 Zviad Gamsakhurdia 的 19 名指称的支持者，他们的案件已合并为一起刑事案件。据材料称，这些人从 1992 年 5 月至 10 月被以各种指控逮捕，据称被捕后和在讯问期间多数受到酷刑。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下列各个情况的材料：

287. Eurab Bardzimashvili 被拘留前患有癫痫，右臂和右腿上有支架，据报告称，当官员们于 1992 年 10 月 5 日包围他在第比利斯的住宅逮捕他时，他用刀子刺自己的胸部企图自杀。被捕后第 3 天，警察来到他动手术的医院，据称踢了他胸部受伤部位。在他随后的拘留期间，据称他受了酷刑：将针刺进他的腿，胃部被踢。据说他的颈部和两条小腿有伤痕。1994 年 8 月 6 日审问期间，他开始不进干粮的绝食。8 月中旬察看他的一名医生报告，他已站不起来，体重减轻，呼吸不规则，心律又弱又不齐，而且四肢震颤。虽然 8 月中他被送进医院，据说 8 月晚些时候又被送回牢房，尽管病情仍很严重。据报告，他的不进干粮的绝食还在继续。

288. Tamara Bardzimashvili 是 Zurab Bardzimashvili 的女儿，本人不是本案的被告，1992 年 10 月 7 日被新闻情报局的官员逮捕。据称，官员们要求她到电视台谴责她的父亲和前总统 Gamsakhurdia 的其他指称的支持者。在她拒绝后，据称官员们揍她，三次击中她的胸部和胃部，并且造成她出血。翌日晨获释，并被警告说，如果她将受虐待的事张扬出去，将免不了受体罚。

289. 据报告称，1992 年 4 月 6 日，Victor Domukhovskii 和 Petre Gelbakhiani 在阿塞拜疆的 Baky 被劫持，两眼被蒙住，装上飞机运往第比利斯。在运输途中，据称他们挨了痛打。据说 Victor Domukhovskii 的牙齿和鼻子被打破，而 Petre Gelbakhiani 的脸部擦伤并有伤痕。据说在 1994 年 8 月初审讯期间，Victor Domukhovskii 再次遭到痛打，因为他拒绝将所作的审讯笔记交给警官，由于遭此酷刑，下次出庭时难以站立。据称，8 月 13 日他再次遭到特警部队的殴打。据报告称，一名独立医生所作的心电图于 9 月 6 日披露，他患有心脏营养不良。

290. Irakli Dokvadze 于 1992 年 9 月 4 日在 Khvareli 被捕，而且在一个警察拘

留所中，据称用橡皮棍打他，打他的脚底，将他的鼻子打破，并使他失去了知觉。据报告，他后来被迫录像以在电视台播放，为此化了装以掩盖他破了的鼻子。据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不断挨揍。据报告称，他的子女被带到拘留中心，据称检查员当时说：“如果你想要他们活，就（在供词上）签字。”还扬言要向他的住宅内扔手榴弹。

291. Zaza Tsiklauri 于 1992 年 8 月 7 日在第比利斯被捕，据称，在克格勃大楼里，他被拳打脚踢棍揍，让他腹朝下躺着，打他的脚底和头部，使他失去了知觉。在随后的讯问中，据说将滚烫的开水从他的右颈部和背部往下倒，以迫使他在供词上签字。据报告称，他然后被迫穿上衬衣和厚夹克衫贴着烫伤的皮肤，并被关在单人牢房达一个月。据说由于肺结核，他发着高烧。曾立案对酷刑指控进行了刑事调查，但在他由于担心家庭的安全拒绝作证后停止了。据说，酷刑的指控曾促使新闻情报局局长宣布打算辞职；但是辞职之事没有发生。

292. 据报告称，一名 60 多岁的医生 Gedevan Gelbakhiani 于 1992 年 10 月在第比利斯被捕，并被送交内务部副部长，据称，叫做“Mkhedrioni”的准军事集团的成员打了他，敲掉了两颗门牙。在 1992 年 10 月至 1993 年 2 月的拘留期间，夜间一再把他叫起来揍他。2 月 4 日至 6 日揍得特别狠，在这之后，据称他的右耳永远失去了听力，右眼的视力也有所丧失。1994 年，他被拘留在从属于第比利斯审判前拘留所的小医院，据说医生们赞成举行审讯，尽管他身体状况很差。

293. 据报告称，第比利斯 Gldan 区的民兵以私藏武器的指控拘留了 Zurab Gogichashvili。在他否认指控后，据称对他进行酷刑和殴打，使他的健康出现问题，包括双肺受损害，听力减退。

294. Givi Kalmakhelidze 被捕并被押往第比利斯市内务部的市警察局，后被带到 1 号调查室，据称，他在这里受到了殴打。

295. Teimuraz Kapanadze 在第比利斯被捕，据称，1992 年 10 月 5 日至 16 日关在市民兵拘留所期间，不断受到殴打。

296. 特别报告员通过1994年9月30日的信通知政府, 他已收到有关材料, 表明一位年过70的报纸编辑 Irakli Gotsiridze 已于1993年10月3日被捕, 之前他曾前往第比利斯的一个警察局抗议拘留两位同事。据称, 他遭到准军事部队或武装部队成员的殴打, 肋骨被打断。他被拘留了36天, 在此期间, 据说不给他适当的治疗。

297.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 Tamaz Kaladze 的案件, 他于1993年10月13日被准军事部队或武装部队的成员逮捕, 在这之前, 他曾组织过一次请愿运动, 要求格鲁吉亚议会的议长辞职。据称他挨了揍, 包括头部四周和双脚的脚趾, 受了电震, 并在他头部上方放了一个塑料袋。据说38天后他被释放。

紧急呼吁

298. 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7月20日为 Zaza Tsiklauri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 他的案件已归纳在上文中。在30天绝食后接受医院治疗期间, 据称将他送回监狱, 作为对他未经批准在医院会见人权活动分子一事的惩罚。呼吁书表示担心, 转移之事是在他的健康状况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发生的。

299. 另一项紧急呼吁于1994年8月19日为 Viktor Domukhovskii、Mamuka Danelia 和 Zurab Bardzimashvili 转交, 他们遇到受虐待或得不到适当医疗的风险。Viktor Domukhovskii 由于在牢房受到警察的殴打而站立不起来。Zurab Bardzimashvili 自8月6日以来坚持着不进干粮的绝食, 但未从监狱转到医院。Mamuka Danelia 由于头部受伤, 先前的健康状况在恶化。

意见

300. 指控有充分的文件为依据, 而且合在一起, 令人有理由感到十分关心, 但特别报告员意识到, 上述案件属首次向政府转交, 政府还只有有限的时间进行有关的

调查。因此，他在本次报告中将不发表结论性意见。

德 国

向政府转交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301. 特别报告员通过1994年4月20日的信将他收到的关于Abdulkerim Balikci的断言通知了政府，此人是一个土耳其公民，已在德国居住了3年。他于1993年8月3日在柏林的Charlottenburg区被警察逮捕，他们要求检查他的身份证件。他告诉警察，他身上未带证件，于是据称警察将他推到墙上，并将双手铐了起来。他企业挣脱，但是据称将他推倒在地上，勒住他，并踢他脑袋的两侧。然后一路上，去Bismarckstrasse警察局的途中在车中揍他的头部和右肩。在警察局，他的鼻子开始大量出血，有人问他需不需要医生，虽然他回答说需要，但也无医生到来。数小时后获释，他去看自己的医生，据报告称，医生鉴定了下述伤势：脸部、左肘、双腕、右膝、胸部和下背部多处青肿；右颊和眼皮及右膝多处擦伤；而且由于勒扼造成了青肿。

302. 1994年8月30日，政府答复说，有一名旁观者认为Balikci先生令人可疑，因此叫来了警察，在这之后，两名便衣警官要求验明其身分。他试图逃跑，但被警官们阻止住了，在随后的扭斗中，他们跌倒在地上。他继续想挣脱逃跑，另外赶到的警察将Balikci先生推进警车中。柏林地区法院检察院进行的调查没有证实Balikci先生对警官的指控，因此按照《刑事诉讼法》，调查就此中止。

危地马拉

紧急呼吁

303. 特别报告员将下列各段中描述的紧急呼吁转交给了政府。呼吁转交的日

期列在对应摘要之后的括号内。

304. 1994年4月5日前后，Alta Verapaz省的San Cristobal Verapaz城发生了一次逮捕浪潮，在此期间，据报告军队逮捕了一名工会主义者Gilberto Moral Caal。他被带到21区军事哨所。据报告称，数天前在类似情况下被拘留的一个人——Jorge Alberto Caal——受到了严刑拷打（1994年4月15日）。

305. 农民团结委员会成员Arturo Federico Méndez Ortiz和Alfonso Morales Jiménez于1994年4月22日在Huehuetenango市被国家警察的成员逮捕。据报告称，他们被指控谋杀平民自卫巡逻队的一名地方领导人，尽管在这方面提不出确凿的证据。据称，Morales Jiménez先生被捆绑在一根柱子上，并在逮捕时殴打了他（1994年5月5日）。

306. 据称，武装部队在危地马拉省San Juan Sacatépequez城强征Victor Chavac Puluc、José Rosa Morales Secaida、Luis Estuardo García、Luis Alfredo Véliz Vázquez、Fredy Armando Herrera Castillo、Mario Elmer Sosa、Edin Pedroza Gatica、William René Bor Tacatic和Rigoberto Yoc等人。在家庭成员举行了一次人身保护权请愿后，他们于1994年6月18日在Cuartel General General Mariscal Zabala市来到一名市法官的家门前。他们被拘留，据称浸在水里达数小时，并被迫做使人精疲力尽的体操，迫使他们宣称是志愿参军的（1994年6月24日）。

海 地

紧急呼吁

307. 特别报告员为下列各段中提到的人员向事实上的政府发出了6项紧急呼吁。转交呼吁的日期列在相应摘要末尾的括号内。

308. 据报告称，治安部队成员和使馆专员在戈纳伊夫省Raboteau寻找某个

Amio Metayer 时，搜查了几座住宅并毒打了下列人员，其中包括数名儿童：Elysia Pierre、Innocent Jeanty、Tamar Jeanty、Anize Jeanty (10岁)、Aniéze Jeanty (10岁)、Mirléne Jeanty (8岁)、Michile Jeanty、Anne - Rose Jeanty (8岁)、Talicienne Dazme、Wiefram Jeanty (6岁)、Lumèle Dazme、Lucienne Dazme (14岁)、Charlisma Dazme、Dary Calixte (12岁)、Jocelyne Jeanty (4岁)、Gracita Canel (8岁)、Thérèse Jeanty (15岁)、Kesny Sylvestre (5岁)、Junior Menard (2岁)、Lizina Laudius (11岁)、Almerida Chery、Evens Joseph (12岁)、Raymonde Metayer、Francklin Joseph (10岁)、Fritz Joseph、Frislène Joseph、Linda Joseph、Eèallivre Bornelus、Raymonde Joseph (怀孕)、Louisinia Jean、Amio Metayer 和 Ketteline Cezalien。据报告称，最近几个月还发生了其他的事件，武装部队没有逮捕状就在 Raboteau 区抓人，而且虐待拘留者。在这种情况下，紧急呼吁对本区居民可能遭受酷刑或虐待之事表示担心 (1994年1月27日)。

309. 据报告称，共有 141 人试图从 Port - de - paix 乘船去美国，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海上拦截了他们，其中有下列人员：Selm Dieucet、Enalio Laurelus、Philocles Frederick、Odonel Pierre、Presandor Pierre、Georges François、Selon Laurent、Mïcilien Petit 和 Smith St. Fort。1994年2月26日，他们被遣返回太子港，到港时，据称武装部队成员逮捕了他们 (1994年3月11日)。

310. 据报告称，民主运动大会全国委员会成员 Jean François Molière 于 1994年3月24日在拉蒂博尼特省 St. Marc 被军人逮捕，并被指控拥有属于一名武官的一件轻武器。不过，据报告称，这件武器已由该组织成员交给太子港的当局。Molière 先生现被拘留在 St. Marc 的兵营里，据称受到了酷刑，并拒绝给他以一切治疗 (1994年4月8日)。

311. 据报告称，改革和民主全国阵线成员、地方法官 Belizaire Tils - Aimé 于 1994年4月10日在北方省 Le Borgne 的家中被武装部队成员逮捕，一起被捕的有他

的妻子 Janide François、他的岳父 Talleyrand François 先生、他的岳母 Talleyrand François 夫人、他的姑姑 Florvil Saintvil 和其他 5 个人。Belizaire Fils - Aimé 先生被带往 Limbé 兵营，据称受到了毒打，因此需要紧急治疗。其他的人被拘留在 Le Borgne 兵营，紧急呼吁表示担心说，他们也可能遭受酷刑或虐待（1994 年 4 月 19 日）。

312. 据报告称，17 岁的 Balaguer Metayer 于 1993 年 11 月 20 日在 Raboteau 被捕，并被关在戈纳伊夫的监狱中。据称，不准他同家人和律师接触，受到了毒打，而且其伤势得不到治疗（1994 年 4 月 26 日）。

313. 据报告称，保卫尼普人利益组织成员 Gardy Le Blanc 于 1994 年 8 月 17 日在 Grande - Anse 省 Miragoane 他的家中被士兵逮捕。据说，他被押到兵营，在拘留期间被殴打（1994 年 8 月 23 日）。

意见

314. 特别报告员希望，随着事实上政府回国执政，海地迄今为止长期存在的酷刑问题将成为历史。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是确保对酷刑的做法进行充分的调查，查清负有责任的人并对其绳之以法，并对酷刑的受害者进行补偿，这涉及公正和充分的赔偿问题，其中包括提供使其尽可能得到康复的手段。

匈 牙 利

向政府转交的材料

315. 特别报告员通过 1994 年 4 月 20 日的信通知政府，他已收到了有关材料，据这些材料称，数十名罗姆人 1993 年 5 月 21 日在 Örkény 受到虐待，当时在附近的汽车旅馆里有一德国人被盗，因此一群警官挨家挨户地搜查。据说警察不分青红皂白

地使用武力，随意打人并用催泪瓦斯喷洒罗姆人聚居区。在事件中受伤的人有：

316. 据称，警察殴打 lakatos lászlóné 并用催泪瓦斯喷她的脸部，因此她晕了过去并被送往医院。

317. 据称，已有 5 个月身孕的 Fenér Péterné 遭到殴打和催泪瓦斯的喷洒。由于受到虐待，她后来需要治伤，而且她流产失去了孩子。

318. 据报告称，13 岁的 Radics Krisztián 被带到 Dabas 的警察局，从下午 9 点起至次日清晨 1 点半，一直被关在牢中，他母亲发现他失去了知觉，据称是警察殴打所致。事件后发布的医疗证明中描述了他身体上的青肿。

319. 特别报告员还将他在 Mohammed Radwan 案件中收到的指控通知了政府，此人是约旦国民，1993 年 10 月 14 日因非法财产指控在布达佩斯被捕。据称，警察拉他的兜帽，把他顶在警车上，进行拳打脚踢。第二天傍晚他被送去医院，不得不进行手术以摘除他破裂的右睾丸。

320. 特别报告员还发去了有关材料，指称外国公民在布达佩斯附近的 Kerepestarcsa 拘留营中经常受到虐待，在等待引渡或处理其避难申请期间，外国人被关押在这里。1992 年 4 月 17 日，一名尼日利亚人 Kennedy Martins Anukam 被布达佩斯警察带到了拘留营，尽管他持有有效的匈牙利工作许可证。据称第二天他被两名警官从宿舍带到一个房间，警察用警棍和木板打他，并用脚踢他，直至他失去知觉。

321. 最后，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下列外裔个人在布达佩斯第 5 区警察局所受指称的虐待的案件：

(a) Masri Ali Maher 于 1992 年 12 月 30 日在 Vaciutca 被捕，据称，警察局的好几名警官毒打他。然后把他带到另一房间，这里拘留着其他的人，警察要他们脱去他的衣服。他遭到嘲笑，并被勒令蹲下，然后警察反复踢他，促使他背躺在地上。由于殴打，据称他右手掌骨骨折，胸背部青肿；

(b) Ussama Khaled Awad 于 1992 年 12 月 31 日在 Vaci utca 被捕。据称，在警

察局他遭到手枪的威胁,4名警察将他毒打了一小时,然后放走了他。据说他因胸部、右股和右小臂挫伤而在医院里接受了治疗。

印 度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有关答复

322. 特别报告员通过1994年6月28日的信件通知政府,他已收到报告称,在印度的许多地区警察在看管中实施酷刑。这些报告表明,酷刑主要用来逼嫌疑犯招供或交待其他材料。在某些案件中,据说警官实施酷刑,作为一种法律管辖之外的处罚办法。据说大量的酷刑事件导致受害者死亡。

323. 这些报告还表明,警官使用各种酷刑技术,包括经常用笞杖和皮鞭长时间和反复抽打;电击受害者的生殖器、头、耳和腿;不给食物和水;把受害者的双手扭在背后,把受害者的双腿吊在天花板上使其悬空;扭伤四肢,包括将受害者的双腿分得很开,致使骨盆受伤;使受害者赤身裸体遭受特热或特冷的折磨。

324. 下面几段中概述的案件转交给了政府。1994年11月23日,政府对其中的一些案例作了答复,在相应的控诉后这些答复概述如下。

325. 北方邦阿里格尔 Akrabad 县 Rohina Singhpur 村的居民 Sherpal、他的妻子 Kamlesh 和他的 80 岁的父亲 Ram Chander 于 1994 年 2 月 4 日被警察逮捕并受到拷打。Kamlesh 于同一天被释放,而据说 Ram Chander 受到了三周的审问,其间一再受到拷打。当 Kamlesh 于 3 月 1 日回到警察局获得 Sherpal 的释放时,她看到他的头部严重受伤。她被告知,他将出庭,但后来 Avagarh 的警察告诉 Kamlesh,她丈夫逃跑了,虽然鉴于他受伤的程度这种逃跑似乎是不大可能的。据说,他已“失踪”。

326. 1994 年 11 月 23 日,政府答复说,在 Ram Chander 向最高法院提出人身

保护权请求，声称他自己和 Sherpal 受到酷刑以及 Sherpal 可能被杀害后，最高法院下令 Sherpal 应当出庭。Sherpal 于 1994 年 5 月 18 日出庭，根据印度刑法典第 344 条和第 300 条，发现有关警察分局官员明显犯有违法行为，因此下令对他们进行起诉和部门诉讼。副警察长被发现犯有缺乏监督罪，因而受到指责。

327. 喀拉拉邦 Palakkad 县 Kalladikode 村的 Udayan 于 1994 年 1 月 19 日被捕，并被送到了 Mannarghat 警察局。据报道，他对第二天上午来看望他的兄弟们说，他受到了严厉的拷打。当他的兄弟们三小时后回到警察局时，他们被告知，他用他的腰布上吊死了。调查此事件的喀拉拉邦公民自由组织确定，在这种情况下 Udayan 不可能吊死自己。

328. 安得拉邦 Mehangar 村的一名部落女孩 Pochamma 据说于 1993 年 9 月 13 日被警察打了耳光，并被拘留在 Nalgonda 县的 Pochampally。她于 1993 年 9 月 17 日死在医院里，据说是在拘留中被警察拷打致死的。政府通知特别报告，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

329. 1993 年 9 月 17 日，Khader Baba 死于安得拉邦 Khaman 县的警察拘留中。据说，他身上伤痕累累，表明严重受伤，他的两条肋骨断了。政府指出，正在对此进行司法调查，在得出结论前，有关的副警督员和警员已停职。

330. 特别报告员还将收到的如下报告通知了政府，这些报告表明，被警察或保安部队拘留的那些人遭受酷刑的危险对因政治原因而拘留的人来说似乎特别严重。据说，尤其在旁遮普邦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地区，当局使用酷刑技术来逼供或促进反暴乱活动。这类技术的另一个所谓目的是劝阻人们不支持政治反对派。

331. 锡克分离分子组织 AKAL 的一位领导人 Kanwar Singh Dhami 于 1994 年 3 月 29 日在警察局长为了让他公开投降而安排的旁遮普邦 Chandigarh 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声称他、他的怀孕的妻子和他们的 6 岁儿子被非法和未被承认拘留了 10 个月，并当着相互的面受酷刑。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一瘸一拐地行走，据说他声称

当局曾威胁说要杀害他全家，他表示担心他们将会这样做。

332. Kupwara 的 Jumagandh 村的 Noodin Chaudry 于 1993 年 2 月 6 日在家里被马德拉斯 25 团的士兵逮捕。他被拘留了 6 天，期间据说他遭受了严厉的拷打，并不给他食物吃。

333. Kupwara 的 Jumagandh 村的 Mohamed Hanif 于 1993 年 2 月 18 日在家里被马德拉斯 25 团的士兵逮捕。据说连续 4 天他受到拷打，被吊在天花板上，并让他躺在冰块上。

334. 特别报告员进一步转交了材料，根据这一材料，警察和保安部队成员在看管进行强奸的行为经常发生。在内部冲突和动乱的地区，尤其在查谟和克什米尔，这种行为是有计划的。从这一角度看，看管中强奸的刺激似乎来源于政治和战略考虑，根据这种考虑，通过恫吓工作对象并使之堕落来谋求绥靖。还据说强奸被用来作为一种集体惩罚办法，因为当某一社团的男人被大批拘留前在挨家挨户搜查期间对他们的配偶进行多次强奸。虽然印度已将禁止强奸编入了它的刑法，包括将禁止看管中强奸编入了 1983 年刑法（修改）法令，但是据报道对警察或保安部队成员实施强奸的指控很少导致被起诉或定罪。

335. 特别报告员通知政府，他收到了下述几段中叙述的案件中对强奸的指控。

336. 泰米尔纳德邦 South Arcot 县 Athiur 村的 17 岁的 Vijaya 于 1993 年 7 月 29 日被带到 Pondicherry 警察局，接受有关对她兄弟的指控的审讯，于是据说她在一个牛棚里被 5 名警员强奸。据说，当地 Ananthapuram 警察局的副督察员拒绝将强奸控告记录在案。在这一被指控的事件发生 15 天后她的控告被记录在案，以答复持续的上诉。直到该事件上 17 天后还没有作任何医疗检查，那时对是否发生了强奸作出明确的医疗断定已为时太晚。

337. 据报道，Mohammad Rajab Ganai 的妻子 Sara 于 1993 年 11 月 22 日在查谟和克什米尔 Sopre 的 Warapora 被保安部队成员强奸和杀害。目击者报告说，在

Sara 的丈夫不在家时，她被 5 名士兵纠缠，这些士兵当天晚些时候又回到了她家里。居民后来发现她身上的衣服被剥光，许多痕迹表明受到暴力强奸。据说，验尸报告表明阴道撕裂，并断定是被闷住窒息致死的。据政府说，在警察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有关 Sara 死亡原因的任何线索，因而此案就了结了。

338. Sabita 是据说于 1993 年 10 月 27 日在奥里萨邦 Jagasinghpur 的一个贱民村庄里被警察用枪逼着当着孩子和亲属的面遭群奸的 9 至 12 名妇女之一。这些妇女前一天在警察旨在进行与土地争端有关的逮捕而采取的行动过程中发生争吵后躲进了屋子里。据报道，全国妇女委员会进行了调查，并断定警察进行了强奸，据报道奥里萨邦首席部长于 1993 年 11 月 12 日下令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

339. 特别报告员于 1994 年 10 月 10 日又发出了一封信，通知政府他继续收到信息说，警察、准军事部队和军队实施酷刑的情况在印度 25 个邦中的每一个邦普遍存在。据说，大批被拘留人死于警察的酷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嫌疑犯，对他们实施酷刑是为了逼他们招供或供出其他材料。还据说用酷刑来执行“即时惩罚”，作为司法上强加惩罚的一种替代，许多警官通常认为司法上强加的惩罚既不方便又不起作用。实施酷刑的所谓进一步的动机是索取贿赂。这一材料表明有关涉及资深警察、邦官员、地方行政官和医务人员的酷刑案件的掩盖情况的发生率很高。

340. 据报道，酷刑受害者及其家属要求的补偿是很难得到的，因为在大多数案件中，当局将不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来进行调查或把行凶者缉拿归案。在许多情况下，被指控的行凶者被停职或调离，但很少警官被控告，甚至更少的警官因在警察拘留期内对被拘留者实施酷刑而被判罪。在所有拘留中死亡案件中，地方行政官的调查在法律上是必须履行的，但据说这种调查经常不进行，当进行这些调查时，据说他们的报告常常是没有结论的，并且很少公布。据说地方行政官进行调查的权力有限，因而被迫依靠警察提供的证据。

341. 据报道，根据 1993 年 9 月总统令建立的全国人权委员会缺乏独立调查机

制，因而必须依靠政府提供的调查人员，这些调查人员在警察局长的监督下开展工作。据说，该委员会已采取了一些建设性措施，诸如下令县行政官和警察长在所有涉及警察拘留中死亡和强奸案件发生后 24 小时内向该委员会报告这些案件，或向该委员会报告他们知道的案件。然而，据报道该委员会的授权仅限于要求政府对被指控的侵犯人权状况提出报告，而政府没有义务履行或公布该委员会的任何建议。据说政府在考虑采用法律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对所有拘留中死亡的案件进行司法调查。

342. 收到了有关孟买的警察程序的特别控告。据说，大批人员被拘留在孟买警察局，而警察不对他们的拘留作任何记录。据说不作记录的警察拘留这种做法有助于实施酷刑和虐待。据报道，许多被拘留者的拘留期大大超过了 24 小时，其间有关人必须被带去见地方行政官，而许多人根本就从来没有被带去见地方行政官。尽管法律保障审讯期间与律师磋商的权利，但据说律师通常被拒绝与被警察拘留的人见面。还据报道，被拘留者的亲属也被拒绝与被拘留者见面。据说这种不与外界接触的拘留有助于实施酷刑。此外，据报道地方行政官可以把一个人由警察押候长达 15 天，然后司法押候长达 60 天或 90 天，视罪过而定。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据说为防止在审判权限内的犯法行为的发生，警察进行的无端逮捕可以将人员拘留 30 天，根据恐怖和破坏活动（预防）法的规定，押候 60 天是允许的。正是在这些初步拘留和押候期内，据说这些人容易遭受酷刑。

343. 政府于 1994 年 11 月 23 日转交了对这些一般指控的答复，指出现有宪法和法律条款提供了详细的保障框架。全国人权委员会拥有广泛的权力，包括在调查中要求任何人提供材料的权力、进入建筑物和没收文件的权力以及与最高法院或高等法院联系征求指示的权力。此外，内政部和邦政府建立了人权机构，它们的职责是监督拘留中犯罪。

344. 政府最近还对刑事诉讼程序法典提出了修正案，并于 1994 年 5 月在议会中介绍了这些修正案。这些修正案包括：除了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禁止在日落之后

或日出之前逮捕妇女；要求捕人警官向可由被捕人员指定的人提供逮捕情况和拘留地点；要求向被捕人员或向被捕人员所指定的人提供医疗检查报告的副本；要求司法治安法官对拘留中的死亡、失踪或强奸案件进行调查；以及要求在拘留中死亡后 24 小时内进行验尸。

345. 政府还通知特别报告员，最高法院于 1994 年 6 月 1 日发布了如下指示：拘留中的被捕者有权向他知道的人如实告诉逮捕情况和拘留地点；当被捕者被带到警察局时，警官应将这一权利通知他；至于逮捕情况通知了谁，应记入警察日记。政府还在招聘和“在职”培训计划中努力使警官对科学的调查方法有所察觉；确保按正当的法律程序对待被拘留人员的指示得到了重新强调；审讯室正在作重新安置，以便使审讯室可以看得见并更加靠近报告室，从而使违法行为减到最小限度。

346. 至于有关孟买的警察程序的控告，不作记录的或非法的拘留这种做法总是被资深警官所劝阻。已向监督官员下达了指示，要他们对警察局进行突如其来的视察，检查拘留所，查看逮捕登记簿，以确保没有非法的拘留。为了弄清拘留所的人是否受到人道待遇以及有关审讯的程序是否得到适当和及时的遵守，也进行这类视察。至于律师会见，孟买警察手册规定，这种会见只有当律师坚持在“适合他的任何时间”走访时才能被拒绝，如果警察有理由认为律师滥用了他的会见权或当有理由认为公正的结果可能被这类会见所破坏或损害之时。虽然拒绝亲属会见的情况也许发生过，但说这种拒绝是例行的或标准的，那是不正确的。

347. 马哈拉施特拉邦中被批准的逮捕仍然要求将被逮人员在 24 小时带去见地方行政官，15 天后再次带他去见地方行政官。根据有待议会两年一次审查的临时立法，即恐怖和破坏活动（预防）法，被拘留的人也必须在逮捕后 24 小时内被带去见地方行政官，最长押候期已从一年减到了 180 天，在这之后保释是一项法令权利。保释在收到申请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80% 的被拘留者已得到了保释。恐怖和破坏活动（预防）法正在中央一级各委员会和实行该法的邦中得到研究，该法规定的案件

和起诉的登记需要最高一级的特别批准。

348.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以下几段中概述的被指控的由酷刑造成的拘留中死亡的案件。政府提供了答复，这些答复也概述如下。

349. 德里西部 Pandav Nagar 的 Madan Lal 于 1993 年 11 月 29 日被捕，据说在警察局受到拷打，并宣布抵达 2 小时后死于 Deen Dayal Upadhaya 医院。验尸没有发现外伤，但他的兄弟看到了他背上的伤痕。据报道，逮捕他的三名警员和 Patel Nagar 警察局的助理警察长被停职。1994 年 6 月，全国人权委员会建议给予 Madam Lal 的家属以临时补偿，并应由另外一名治安法庭法官和中央调查局进行调查。进行调查的这另外一名治安法庭法官断定，Madan Lal 是在警察拘留期间受伤致死的。中央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还不得而知。

350. Jind 县 Narwana 的 Karamgarh 村的 Gyani Ram 因被怀疑出售毒品而被 Narwana 市警察局的警察逮捕。虽然没有发现他拥有毒品，但他还是被带到了警察局。他于 1993 年 11 月 9 日死于 Narwana 政府医院，死前他发表声明，断言他遭受了警察局的一名警员和一名厨师的拷打。据说，警察坚持说 Gyani Ram 服用了药片，这些药片把他毒死了。据说，市警察局的警察分局官员进行了调查，该警员和厨师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被控告的警员和厨师已被保释，正面临着县和治安法庭法官的审判。

351. 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的 Babu (别名叫 Igbal) 于 1993 年 7 月被警察逮捕，并被带到班加罗尔市的一个拘留所。他被宣布于 1993 年 7 月 11 日死于班加罗尔市医院，据说是受酷刑而致死的。据说，警察给了他妻子一笔钱，叫她对死亡保持沉默，而官方把死因归于羊癫疯。据说，市警察局长已逮捕了与这一事件有牵连的一名警察长，但第二天他就被保释了。政府答复说，该案件仍在调查中，但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却阻挠侦察团进行调查，因此该事件尚未得到裁决。

352. Dilbagh 和他的兄弟 Kashmir Singh 于 1993 年 7 月 3 日在他们的孟买办

事处被旁遮普警察逮捕。第二天，一个锡克组织的代表团看望了拘留中的这两个人，发现 Dilbagh Singh 似乎头昏眼花，身上有遭严重殴打的伤痕。据说，Dilbagh 于 7 月 6 日在 Ratlam 被抛下行驶中的列车而死亡，Kashmir Singh 在 Kota 警察局获释。据说，这两人在孟买被警察拘留期间遭受了严重的虐待。Kashmir Singh 向孟买警察局提出了控告，警察局登记了针对旁遮普一些警察的第一个情况报告。调查结果还不知道。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Dilbagh Singh 是从铁路列车车箱隔间意外地掉下去的，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

353. Raju Bhujel 于 1993 年 7 月 30 日死于梅加拉亚邦的 Tura 的警察拘留中，据说是受酷刑致死的。有些人看到一名警察司机踩尸体。据报道，一名警官声称，Raju Bhujel 喝醉了，是从树上掉下来的，而另一名警官则坚持说，他喝醉后从警察局的二楼跳下去的。梅加拉亚邦内政部长给了 Raju Bhujel 的家属 1 万卢比的补偿，并下令对死因进行官方调查，一名警察司机被停职。调查结果还不知道。

354. 泰米尔纳德邦 Royapettah 的 Wilson 于 1993 年 6 月 22 日被警察逮捕，据说他受到了虐待，第二天死于医院，他身上有很深的伤痕。他的家属请求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警察局长和泰米尔纳德邦首席秘书进行调查，但不知道实际上是否进行了调查。据政府的答复说，调查披露，E. 2 Royapattah 警察用棍棒和铁条无端拷打了 Wilson，因而初步看来犯了谋杀罪。已要求马德拉斯的税务官兼地方行政长官对有关警察进行起诉，并指示警察局长逮捕有关人员，并勒令他们停职。

355. 据说，北方邦 Malihabad 的 Avamau 村的 Ram Singh 于 1993 年 7 月被一名副督察员和两名警员当着几个村民的面打得不省人事，在 Krishna Nagar 警察局被进一步拷打后死于拘留之中。1993 年 7 月 27 日，在 Sai 河中发现了他的尸体。据说，官员们对他母亲说，他在去警察局的途中逃跑了。不知道是否进行了调查。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初步调查披露，实际上 Ram Singh 当着许多村民的面受到了拷打和虐待。副警察长的调查导致两名副督察员被停职，四名警员被调离。对这些警察的

刑事案件已记录在案，并已委托北方邦刑事调查部罪行局进行调查。此案仍在调查中。

356. Ganesh Bauri 于 1993 年 7 月 5 日在西孟加拉邦被捕，第二天上午因身上多处受伤生命危急而被送进医院。同一天，又把他弄回到监狱，进监狱后不久他就死了。地方行政官下令进行的验尸表明，他是因赫尼亚而过度紧张死亡的。据说，他的兄弟看到了他身上留有酷刑伤痕，并否认他患有赫尼亚病。

357. Bhagwan Das 于 1993 年 8 月 14 日死于德里 Tihar 监狱，据说他是受酷刑致死的。据说，他的家属在 Tis Hazari 停尸室里看到了他的尸体，下半身浸透了血液，脖子上系了一条带子，胸上布满伤痕。监狱长坚持说，Bhagwan Das 是自杀的。进行了验尸，其结果不得而知。一名大区行政官调查了这起死因，但调查结果也不得而知。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Dass Bhagwan 是用床单自杀的。

358. 比哈尔邦的 Deepak Ram 于 1993 年 5 月 19 日被捕，据说在德里 20 分区警察局被打死。验尸报告表明，一次公路事故使他死亡。首席司法治安法官发现一名司机犯有致 Deepak Ram 死亡的罪行，但指出一旦部门调查的结果知道后，三名副督察员可能因谋杀罪而被捕。8 月，刑事调查部接到指示对这起死因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不得而知。

359. Jehangirpuri 的 Ashok 连同他的六名亲属于 1993 年 2 月 9 日被当地警察拘留，据说他受到了拷打，并且两天不给他水喝，不给他食物吃，不让他睡觉。2 月 23 日被释放的一名亲属声称，Ashok 在那一天生命危急，不能坐，也不能吃非流质食物。他被警察送进一家当地医院，3 月 10 日被送进 Rohtak 医院，3 月 20 日死在那里。

360. 德里的 Jharoda Kalan 村的 Satyavan 因与一次被禁止的政治集会有牵连于 1993 年 2 月 24 日被逮捕，但在付给警察 12,500 卢比后被释放了，据说警察为他的获释向他要了这笔钱。他和两名朋友于 3 月 2 日被 Najafgarh 警察局的首席警员

和警察分局官员再次逮捕。据说那天晚些时候他在 Najafgarh 警察局受酷刑致死，让他的朋友将他的尸体抬回村里。几百人对他的死亡提出抗议后，警察分局官员和首席警员被停职。据报道，进行调查的大区行政官发现 Satyavan 是被“执法人员虐待”致死的，并建议至少对两名官员进行起诉。1993年12月，前警察分局官员和两名被控告的警察被 Hazari 法院的治安法庭法官保释，虽然警察分局官员两天后再次被逮捕，但据说没有对他提出谋杀的刑事控告。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此案仍在法院审理中。

361. 哈里亚纳邦 Faridabad 的 Tigaon 的 Vikal Kumar Adhana——财政部的一名助理——于1993年2月23日被中央调查局逮捕，并被带到 Lodhi Colony 警察局。据说，警察没有把这次逮捕记入日记簿。据报道，第二天上午发现他死在拘留所里，据说是受酷刑致死的。一份警察报告确定，他是用从地毯上取下的线做成的细带子吊死的。验尸团的记录指出了他的上吊，并列举了他身上表明受过酷刑的几处伤痕。据说，德里高等法院已下令对是自杀身亡还是受酷刑致死进行调查。据政府说，司法调查正在进行之中。分区行政官的报告发现两名首席警员玩忽职守，这些官员已被停职，并已下令进行部门调查。

362. 古吉拉特邦 Medana Muvada 的 Bhura 于1993年1月被两名森林看守员拘留，他们认为他是 Zer 林区的一名盗贼，于是他被带到 Khanpur，在那里看守任务交给了森林看守官。据说目击者看到森林看守官用铁管把 Bhura 打得不省人事。他在昏迷状态下被带到森林看守官的办公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这名森林看守官搞了非法禁闭一案已由当地警察记录在案。据报道，那些被控告的人得到了预期的保释，两名森林官员被调离。

363. Arunachalam 在骑摩托车时撞倒一名行人后于1993年8月在 Karnataka 被警察拘留。被拘留后30分钟，他被送进了医院，他被宣布一到医院就死了。他身上的伤，包括下巴和面颊上很深的伤口，表明他遭到了警察的拷打，但警察报告说，

他死于羊癫疯。已要求一名地方执行官对死因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还不知道。政府答复说，Arunachalam 既没有被警察逮捕也没有被警察折磨，而是他主动到警察局报告所发生的事故的。最后报告送给了法院，把这起死亡当作意外死亡处理。

364. Nanjunda 被带到卡纳塔克邦的 Mahalakshmi Layout 警察局拘留起来，据说他于 1993 年 3 月 23 日因受酷刑致死。据说，首席部长已宣布由刑事调查部对他的死亡进行调查，并告诉邦议会，他将亲自调查这一事件。政府答复说，在拘留期间 Nanjunda 企图用一片床单布上吊自杀，警察阻止了他，并把他送进医院，他死在了医院。已向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提出了书面请求，法院阻挠进一步的诉讼，使此案尚未裁决。

365. 喀拉拉邦 Alappuza 县 Haripad 区 Karthikapally 的 Vidyadharan——国大党一个“改革”派的主席——因与他家属的一起死亡有牵连而于 1993 年 2 月 18 日被警察逮捕。据说他在警察拘留期间受到虐待，被匆忙送进 Haripad 政府医院，他被宣布一到医院就死了。据报道，对他的逮捕负责的警官被停职。政府答复说，Vidyadharan 实际上是 2 月 17 日被捕的，被拘留在 Haripad 警察局期间，他不断哆嗦着，企图用头撞拘留室的格栅。初步调查披露，他的伤是自伤，但是一起刑事案件已转交给了罪行局，一个官员小组在副警察局长的监督下正在进行调查。最初关押 Vidyadharan 的 Thrikkunnappuzha 警察局的副督察员和 Haripad 警察局的巡回督察员因玩忽职守而被停职，他们的玩忽职守导致囚犯给自己以致命的伤害。

366. Bhopal 的 Kishanlal 于 1993 年 12 月 15 日被警察逮捕，后来就死了，据说是在 Piplani 警察局被拷打后死的。据说，邦议会的反对派议员退席，对他的死亡表示抗议。三名警官被停职，警察局长表明，在医疗——法律报告的结果知道后将对这三人起诉。已下令地方行政官进行调查，并下令刑事调查机构进行调查，这些调查的结果还不知道。

367. Chandrasekhar 于 1993 年 12 月 29 日被带到 Pondicherry 的 Odianchalai

警察局，他后来死在那里，据说是受酷刑致死的。警察报告说，他们在路旁逮捕他时他喝醉了。据说，全国人权委员会已下令对这起死因进行司法调查。政府答复说，大区行政官进行的调查和第二份验尸报告披露，死者曾受到袭击。四名警官已被停职，在检察官仔细阅读案卷后将向法院起诉。

368. Tiruvanamalai — Sambuvarayar 的 Sandavasal 的一名森林看守人 Venkatesan 于 1993 年 2 月 25 日被森林助理管理员逮捕，并被拘留在 Sandavasal 森林看守官办公室。他在去 Vellore General 医院的途中死了，据说是受酷刑致死的。由 Sandavasal 森林看守官在 Sandavasal 警察局记录在案的第一份情况报告指出，他可能是中毒身亡，但验尸排除了中毒，并指出他是在被“严重鞭打”后死的。据说三名森林看守人员已被停职。政府答复说，被停职的森林官员已针对停职令向泰米尔纳德邦行政法庭提出了请求，行政法庭下令在调查结束前这些官员在别的地方复职。高等法院给了这些官员预期中的保释。罪行局和刑事调查部的调查正在取得进展。

369. 泰米尔纳德邦 Saroorpur 村的村民 Ishtiyak 于 1993 年 4 月 9 日夜间被 Saroorpur 警察局的警察逮捕，拘留两天后被送进了 Meerut 县医院，两天后他死在那里。据报道，当地村民断言，他是警察实施酷刑致死的。

370. Raj Kishore 于 1993 年 7 月 23 日被 Modinagar 的警察逮捕，据说在拘留期间他受到了虐待。他在说胸部严重疼痛后于那天晚些时候被送进了一家私人诊所，医生宣布他一送到医院就死了。据报道，Modinagar 警察局的警察分局官员和一名副督察员已被停职。验尸结果还不知道。

371. 据说，西孟加拉邦 Digberia 的一名家庭工人 Sobejan Bibi 于 1993 年 9 月 4 日被据说喝醉酒的两名边境保安部队士兵强奸和杀害。她在准军事部队 65 营居住的边境保安部队营区附近被发现，身上有多处刺伤的伤口。据报道，她的家属提出了控告，进行了验尸，其结果还不知道。

以往转交的案件的后继情况

372.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收到了有关 Savinder Singh 的指控,据这些指控说,他在1992年2月28日在德里南部 Loknayak Bhavan 的财政部执行局的审讯中受到虐待,被迫从窗户跳出去。1992年12月24日,政府答复说,调查披露了有关官员的严重疏忽,已建议对执行局的两名官员采取行动。政府还通知说,最高法院已下令另一名县和治安法庭法官进行调查,并直接向最高法院递交报告。政府的通知反映在以往报告(E/CN. 4/1994/31, 第302段)中。

373.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6月28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收到了新材料,根据这一新材料,治安法庭法官1993年6月呈送给最高法院的报告将导致刑事调查局就非法监禁、虐待和可能逼死 Savinder Singh 的指控对四名官员提出起诉。该报告排除了自杀是死亡的原因。据报道,已下令刑事调查局着手进行详细调查,并对这四名官员提出警察案件。据说,检察总长已通知最高法院,政府不能接受该报告的结论,它保留今后对调查结果提出质疑的权利。在有关的事态发展中,据报道 Patiala 高等法院下令执行局向 Savinder Singh 的寡妇支付20万卢比(大约445美元)补偿费。

发出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374. 在以下几段叙述的案件中,特别报告员发出了三项紧急呼吁。呼吁转交的日期在相应的摘要末尾的括号内。

375. 据报道,旁遮普日报 Aj Di Awaz (今日之声) 的下述工作人员在警察突然搜查了该报的房屋后于1994年1月11日被逮捕: Gurdeep Singh、Malkir Singh、Jasbir Singh Khalsa、Jasbir Singh Manowan、Debvinder Singh、Amrik Singh、Ajab Singh 和 Kuldeep Singh。据报道,警察后来否认他们拘留着 Gurdeep Singh 和 Malkir Singh,他们在哪里不得而知。鉴于收到了有关对根据恐怖和破坏活动(预防)法在

旁遮普被捕的人实施酷刑和虐待的大量指控，已表示担心这些人可能受到类似的待遇（1994年1月24日）。

376. 据报道，阿萨姆周刊《Saadin》编辑、人权斗争委员会的一名协调人和阿萨姆工作者联合会的一名创始人 Ajit Kumar Bhuyan 于1994年7月5日在阿萨姆邦 Guwahati 他的家里被逮捕，并被送进了 Chandmari 警察局。关押几个小时后，据说他被转送到一个秘而不宣的地方接受审讯（1994年7月7日）。

377. 1994年8月19日，政府答复说，因与一次绑架阴谋有关的指控而被逮捕的 Ajit Kumar Bhuyan 根据地方行政官的命令在他被捕的当天算起被警察押候了26天。他没有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已经作出保证，在他被拘留期间，他将受到恰当的对待。

378. 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斯利那加的一名记者 Mohammad Shafi 被边境保安部队关押在 Papa I 审讯中心。他是1994年12月7日与联合王国独立报纸的记者 Mukhtar Ahmed 一道被捕的。据说被释放前，Mukhtar Ahmed 受到边境保安部队士兵的拳打、脚踢和威胁（1994年12月9日）。

意见

379. 特别报告员感谢政府的定期答复；不过，这些答复没有涉及转交给他们的所有案件。他还知道，印度拥有高度发达的法律制度，以其充满活力的独立性而闻名。这肯定有助于这样的事实，即本报告和以往的报告中提到的许多案件已导致用正式调查和纪律措施的办法采取某些行动。同时，显而易见，在可靠地被称之为广泛的，如果不是地方性的现象中，很少事件受到起诉，甚至更少的事件导致对犯罪者定罪。还应指出，特别报告员注意到的许多案件是导致死亡的案件，换句话说可能是可能实施了酷刑造成极为严重后果的案件。这很可能是该国酷刑案件中的少数。

380. 在为期两年的授权期内，特别报告员通过该国驻日内瓦常驻使团一直同

政府保持联系,以便得到访问该国的邀请。这些联系最初似乎是很有希望的,但特别报告员最后被告知,访问将是不合适的。特别报告员继续认为,局势将证明他进行访问是有正当理由的。

印度尼西亚

转交政府的材料

381.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7月4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继续收到报告,表明在印度尼西亚对因政治原因而被拘留的人和被指控犯了刑事罪的人实施酷刑和虐待是常事。据说,酷刑办法包括拷打、蒙住眼睛、实施电击、用铁条抽打、脚踩身体、强奸和其他方式的性虐待、用香烟烧身体的某些部位。

382. 还收到一些报告,表明亚齐 Lammeulo 的 Kopassus 监狱中的被拘留者受到了特别残酷的待遇。据说,被扣留者被关押许多个月,有时被关押好几年,而没有任何司法程序或与外界的接触。据说,犯人得不到医疗,据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受酷刑致死。

383. 一些报告进一步表明,在印度尼西亚军队和警察干预劳资纠纷的广泛模式持续存在,经常导致拘留、拷问和虐待工人和劳工活跃分子。在这一方面,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以下几段中概述的各个案件。

384. 印度尼西亚富裕工人联合会棉兰分会书记 Riswan Lubis 是据报道因与1994年棉兰劳工动乱有牵连而被捕的100多名工人和劳工活跃分子之中的一个。据说,他是1994年4月15日凌晨2时在他家里被警察逮捕的,他被送到 Poltabes Medan, 并受到了拷打。

385. Sukiman (别名是 Yusuf) 是在棉兰 PT Industri Karet Deli 的一次罢工期间于1994年3月11日被捕的29名工人和活跃分子中的一个。据说,他是被便衣警

察逮捕的，被投进了一辆公司的车辆，在一个仓库里受了酷刑。尔后，他被拘留在 Poltabes Medan，去那里看望他的亲属看到他脸上和腿上有外露的伤口和严重的青肿。

386. 据说，一名工厂工人 Marsinah 在 1993 年 5 月初被杀害前曾受过酷刑和被人强奸，据报道这是因为她作为一名劳工活跃分子发挥了作用。在她死亡之前的几天里，据说她积极参与了她所在的钟表厂的一次罢工。据说，Marsinah 很可能是 1993 年 5 月 5 日在当地军事司令部被强奸和杀害的，她曾去那里找被干预这一纠纷的地区和分区军事司令部当局拘留的同事们。据报道，她的尸体是 5 月 8 日在离她在东爪哇 Porong 的家大约 200 公里的场地上的一间小棚屋里发现的，她身上血迹斑斑，有严重的窒息伤痕。据说尸体解剖披露，袭击她的人把一把钝器插进了她的阴道，致使严重流血。参与劳资纠纷的九名公司雇员和一名分区军事指挥官被指控与这一事件有牵连，四名侍从于 1994 年 4 月被判罪。据说，所有平民胁从在强迫和酷刑下招了供，后来在审判时又翻供。据说对他们起诉是为了掩盖军方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据说有牵连的军事指挥官在军事诉讼中只是被指控违反了纪律，未能报告罪行。

387.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他收的材料，这些材料声称，在东帝汶被捕的许多人，包括妇女，处于不被承认的和经常是不与外界接触的拘留中，期限从几小时到几个月不等。绝大多数这些人被关押着，不让会见律师和亲属，并且据报道他们在未被指控释放前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虐待。以下各个案件已经转交了。

388. 据报道，帝力畜牧学院的一名学生 Salvador Sarmiento 于 1994 年 1 月 4 日被军队士兵逮捕，送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他在那里被拷打、脚踢和虐待得几乎死去。据说，当局后来迫使他的父母宣称，他们看到他们的儿子参加颠覆性集会。

389. 据报道，东帝汶的一名学生 Benevides Correia Barros 和 Francisco Almeida Godinho 在被发现在一块场地照相后于 1993 年 9 月 13 日在 Maliana 被两名士兵逮捕。据说，他们受到了酷刑，以处决相威胁，然后被送进—间棚屋，他们在那里被剥光衣服，头部、胸部、生殖器、肾脏、大腿和膝盖被打。据报道，然后士兵们用车

把他们送到马利亚纳的 Kodim，在那里他们被指控拍一些用作政治目的的照片，不给他们食物吃，不给他们水喝，并且三天不准他们小便。据说，他们的双手被拴住，从而使手铐嵌进他们的肌肉，他们被士兵用长统靴踢，把他们的头往墙上撞。据说，Benevides Barros 三次被汽车送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叫他下跪和祈祷，因为他快要被处决了。9月26日，这两个人被转送到特种情报部队司令部，接受进一步的审讯，在签署一则声明答应不再搞他们的活动后被释放了。

390. Adelino Gomes Fonseca 是据说在 Baucau 地区一次军行动中于 1992 年 12 月 24 日被逮捕的 20 名学生中的一个。据说在审讯期间他受到了严重拷打，致使胸部疼痛厉害，呼吸困难，双眼充血、肿得睁不开。他在被捕后的上午死亡，据说是拷打致死的。

391. Fernando Boavida 也是于 1992 年 12 月 24 日在 Baucau 被捕的那些学生中的一个。据报道，他受酷刑致死。在对他审讯期间，据说他被迫躺在一块布满尖钉的木板上。当他未能提供审讯者认为满意的回答时，据说他们把另一块木板压在他身上，在这块木板上又加了一个轮胎。据说，他失去了知觉，于 1992 年 12 月 27 日死亡。

392.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政府注意 1993 年转交的尚未得到答复的许多案件。

转交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393. 特别报告员代表下面叙述的案件中的人转交了两份紧急呼吁。

394. 据报道，东爪哇 Malang 一所神学院的一名学生 Jose Antonio Neves 于 1994 年 5 月 19 日被军事情报当局逮捕，并被送到军事情报单位的一间安全房。还据报道，他很可能被转送到巴厘省 Denpasar 第 9 军分区司令部。据说，在 Jose Neves 被捕前的几个星期里至少有 10 名其他青年被拘留在 Dili，其中有来自 Bermori 的

Nuno de Andrade Sarmiento Corvelho、Rui Fernandes, 来自 Kuluhum 的 Pedro Fatima Tilman, 来自 Bairro - Pite 的 Lucas Tilman dos Santos。据说, 他们都被送到 Dili 的军事情报司令部, 审讯了他们的政治活动 (1994 年 5 月 24 日)。

395. 1994 年 10 月 27 日, 政府答复说, Jose Antonio Neves 是被警察而不是被军事情报部门逮捕的, 他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1994 年 6 月 23 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看望了他, 他正在等待审判。Nuno de Andrade Sarmiento Carvalho 是 1994 年 4 月 18 日被捕的, 4 月 22 日被释放了, 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Lucas Tilman dos Santos 是 1994 年 4 月 22 日被捕的, 被关押了一天, 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Pedro Fatimal Tilman 是 1994 年 4 月 26 日被捕的, 正在等待审判。在审讯和拘留期间, 他的身心健全受到了保护。在印度尼西亚被拘留的人员名单中没有发现名叫 “Rui Fernandes” 的人。

396. 据报道, 总部设在棉兰的劳工权利组织 Kelompok Pelita Sejahtera 的一名官员 Jannes Hutahaen 和非政府组织 Pondakan 的一名官员 Parlin Manihuruk 于 1994 年 6 月 13 日在雅加达被棉兰的警官逮捕。据说他们最近被指控犯了与 1994 年 4 月棉兰发生的劳工动乱有牵连的 “煽动” 罪。不知道他们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1994 年 6 月 24 日)。

397. 1994 年 11 月 2 日, 政府答复说, Jannes Hutahaen 和 Parlin Manihuruk 是 1994 年 6 月 14 日在雅加达被捕的, 7 月 15 日至 8 月 13 日被关押在棉兰警察拘留中心。拘留期间他们受到了符合国家法律和国际标准的人道待遇。1994 年 9 月 4 日, 印度尼西亚法律后援协会会长到 Tanjung Gusta 教养所看望了他们, 并说他对他们的状况很满意。

398. 下述 81 名东帝汶学生因与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发生的事件有牵连而于 1994 年 11 月 12 日被逮捕: Quintilano M. Neto、Eustaquio Sacramento P. Guterres、Evaristo dos Santos、Mario Sousa Gama、Francisco Honorio F. S.、

Aurelio Aries Tilman, Hortencio, Samuel Doutel do Rosario, Nazario da Silva, Miguel dos Santos, Marino Sousa, Fransisco Bonaparte, Aderito dos Reis, Domingos Batista, Joao dos Santos, Gaspar Francisco Guleres, Rino Belmiro F. Freitas, Benigno S. Soares, Aldin Vaz de Carvalho Soares, Delio Nunes, Nuno Pinto, Edgar Fernando, Zito, Algeu, Hernanio Viterbo da Costa Soares, Zito Antonio de Jesus Soares, Fernando Lourenco, Luis Nascimento, Luis Fonseca, Jose das Dores, Januario Eidoterio, Atanasio Harreto, Helder Barreto Goncalves, Andre Paulo Faria, Helio Alin, Amecleto Bonto Ferreria Moniz, Antonio Viegas, Faugio Lemos, Joao Miguel B. Ximenes, Julino Ximenes, Augusto da Conceicao, Manuel Luis Ribeiro, Gaspar Fransisco, Hugo Jose Concalves de Jesús, Mateus dos Santos, Jose Fransico dos Santos, Luis da Costa Conceicao, Antonio Martinho da Costa Lopes, Luis Neto Fraga, Cornelio da Costa Martins, Mariano Sabino, Adelino Eco Soares, Alfredo de Meneses dos Santos, Francisco Rolando, Fransico Borja C. Soares, Julio Amilcar Caitano, Jose Carlos Smith, Jose Angelo da Cruz Soares, Longuinhos Maia dos Santos, Jose M. Soares Costa, Frederico Cabral, Aderito dos Santos, Oscar da Silva, Saturnino Lopez Sarmento, Abrao Marino, Joaquim Sarmento, Domingos Tilman, Jose Jaime da Silva, Arlindo Diaz, Jose Fernando, Antonio Menezes, Carlos da Silva Lopez, Victor Lavarez, Domingos Sarmento, Jorge Joao Lay, Julio de C. Ribeiro, Arsenio, Mario Soriano, Antonio Ramos, Helder Pirez, Arlindo Fernandes。据报道，他们被关押在爪哇各城市里（1994年11月28日）。

399. 1994年12月1日，政府答复说，提到的81人没有一人是被印度尼西亚政府执法当局拘留的。11月12日至24日，提到的人中的22人仍在美国大使馆大院里，后来他们离开印度尼西亚到葡萄牙去了。其余的名字或者是根本不存在的的人的名字，或者是那些曾参加在美国大使馆门前的示威但未被拘留的人的名字。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以往报告中的案件的材料

400. 1994年2月2日,政府向特别报告员转交了 Rui “Los Palos”案件的材料,特别报告员曾代表他于1993年5月27日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根据该材料, Rui “Los Palos” (他的真名叫 Rui Antonio da Cruz) 是因为被怀疑参与了一次秘密活动而于1993年5月14日在东帝汶 Mahena 他父母家里被捕的。他没有被当作一名被拘留者,受审讯过程中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保护。1993年7月31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看望了他,他正在 Dili 参加一项恢复计划。

意见

401. 特别报告员感谢从政府收到的对他的紧急呼吁的答复,但指出缺少对过去两年中转交政府的材料的答复。此外,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和1994年曾争取收到邀请,对该国进行一次访问,作为他的前任1991年对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的访问的后续行动。他还谋求得到关于所采取的与以往报告(E/CN.4/1994/31,第342段)中的建议有联系的措施的材料。关于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他没有收到任何答复。鉴于收到的指控和没有得到政府的答复,特别报告员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即提请委员会注意1991年访问报告中的声明,即“特别报告员不可避免断定,在印度尼西亚,尤其在被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中,酷刑是存在的”(E/CN.4/1994/17/Add.1,第73段)。

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

转交政府的材料

402. 1994年11月9日,特别报告员致函伊朗政府,通知该政府,他收到几份

报告,说那里仍在用断肢和鞭笞作为惩罚手段。据报告称, Mohammad Hossein Honar Bakhshi 和 Karim Gol - Mohammadi 在被认定犯有偷盗罪后于 1994 年 3 月左右当着其他犯人的面被砍掉了 4 个右手指头。

403. 另一个遭到鞭笞的案子是 Mary Johes 案。她是一位美裔伊朗籍翻译。据报告称,她在北德黑兰的 Shemiran 被判处 80 鞭,其罪名是从一家天主教堂取酒喝,而且与一位男子有非法关系。在审判中,她坚持说,她与那位男子有过短暂婚史,因此她已取得伊朗公民资格。据报告说,对她的判决是在 1994 年 4 月当众执行的。

404.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 Feizollah Mekhoubab 一案。此人现年 77 岁,1992 年 5 月被指控里通以色列,1993 年 5 月被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死刑,1994 年 2 月 25 日执行。据说此人热中慈善事业,并未参与政治活动。据说,对他起诉的依据是推测他与生活在欧洲、美国和以色列的许多家庭成员有来往。据说,在被处决之前,在被监禁的那段时间里曾动过三次手术,其原因不得而知。据报告称,在整个监禁期间,他长时间带着镣铐,被单独囚禁,而且隔几个月才允许被探视一次,每次最多为 20 分钟。据称,在他被监禁的最后 6 个月中曾遭受过毒打,背部、四肢和脸部遭到鞭笞。据报告称,在被处决之前其双眼已被挖掉。据说,他家人把他的尸体挖掘出来准备按犹太礼仪重新安葬时发现其身体有遭严重毁损的痕迹,牙齿脱落,跌了两个手指,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发出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05. 特别报告员代下列各段中提到的人员发出过三次紧急呼吁。呼吁转交日期见相应摘要最后的括号内。

406. Hengameh Amini, 著名歌唱家 Marzieh 之女, 1994 年 10 月中被捕, 据称是因为她母亲决定加入全国抵抗委员会。据报告称, 她被单独囚禁在 Evin 监狱(1994 年 11 月 3 日)。

407. 伊朗政府于1994年12月9日复称,在调查后已宣布撤诉并予以释放。

408. Mohammad Khandjari, 据报告称,他是在1994年11月12日在其南德黑兰的寓所被捕的,革命卫队成员当着其妻子的面打了他。据说,他被捕是因为他所谓参加了1994年8月3日 Qazvin 的骚乱。据报告称,他被关押在 Rasht 监狱(1994年11月21日)。

409. 退休将军 Azizollah Amir Rahimi, 73岁,前宪兵司令。据报告说,他于1994年10月31日被捕,翌日获释,1994年11月3日再度被捕。据说他曾遭到秘密警察的殴打。据报告说,现被关押在 Evin 监狱的医院里。据说他被捕是因为公开批评政府。据报告说,他的儿子 Mehrdad Amir Rahimi 因抗议逮捕他父亲也于1994年11月8日被逮捕,下落不明(1994年11月22日)。

政府就以往报告中的案件提供的材料

410. 1993年12月21日,伊朗政府转给特别报告员一份材料,对报告员1992年10月27日就 Khalil Akhlaghi、Houshan Sabetzadeh 和 Ali Ghaffari Hussaini 案件提出的指控作出答复。据该材料称, Khalil Akhlaghi 是在德黑兰第一军事法庭审判的,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根据军法被判处15年徒刑,后因国庆大赦而被减刑。对于该案中有关遭受酷刑的指控只字未提。对 Houshan Sabetzadeh 和 Ali Ghaffari Hussaini, 已宣布撤诉并予以释放,否认曾对两人施过酷刑。

411. 1994年12月6日,伊朗政府转交了一份材料,对曾在法国政治避难的 Ali Akbar Ghorbani 一案作出答复。据说此人是在1992年6月在土耳其被伊朗政府的特工人员劫持的,并且遭到了严刑拷打,后被杀害。伊朗政府说,鉴于劫持和酷刑不是发生在伊朗领土上,故无法掌握有关此案的可靠情况。

伊 拉 克

紧急呼吁

412. 1994年9月1日,特别报告员代 Sham'un Bulos 和 Isma'il Ahmad Sa'id 向伊拉克政府转达紧急呼吁。上述二人被定为犯有盗窃罪。据报告称,两人被判砍去右手,并在前额刺了两道纹。据说,砍手的惩罚是根据1994年6月4日的第59号判决执行的。据报告称,革命指挥委员会于1994年8月18日规定,凡是因犯罪而被砍手的人在前额上至少要刺一厘米长一毫米宽的纹。

以 色 列

转交政府的材料

413. 1994年6月29日,特别报告员致函以色列政府,通知该政府他不断收到一些材料,说因政治原因被羁押在被占领土上的人员通常要遭到种种酷刑和非人道的污辱人格的虐待。据称,发生在审讯过程中的这类虐待是以色列国防军、安全总局或警察部门的官员所为。据报告称,某些虐待形式是安全总局的审讯指导原则所认可的。据报告称,滥用刑罚的方式包括长时间用湿漉漉的脏布袋蒙住受害人的头,使人辨不清方向,透不过气来;长时间用绳子把受害人拴起来,使他十分难受,例如让受害人把手背在后面然后与脚拴在一起(称之为“香蕉”);强迫受害人长时间罚站;不让睡觉;毒打,包括狠揍头部,把头使劲往墙上撞;不给必要的治疗;关进冰冷的狭子牢房等等。

414. 另据报告称,对那些在被占领土上被捕的人来说,单独囚禁纯属家常便饭。据说,根据适用于约旦河西岸的军法,对被怀疑犯有危害安全罪的人可以无证逮捕和羁押4天。此后,如果被捕人员需送交法庭,警官还可再将羁押时间延长两周。

据报告称,据1992年修改的军法规定,对16岁以下的被拘押者和所有涉嫌犯有某种罪行但非重罪者羁押期最多不得超过8天,超过8天必须交司法审查;对16岁以上因政治原因被拘押者或被指控犯有重罪的人羁押期一般可为18天,18天后必须交法庭审理,甚至可在更长的时间里不准其与亲属会面。可以以安全为由不让被拘押者与律师会面,但时间最长为90天,其中30天可由审讯官决定,另外两个30天则由军事法庭的法官决定。

415. 据说,从被长时间单独囚禁的被拘押者身上取得的供词和其他情况,在军事法庭上经常被当作判决他或她的主要证据。按照有关法律,被拘押者可以在法庭上撤回这类供词并要求对所指控的酷刑进行调查,然而据说检察官和法官常常对被告施加压力,要其接受认罪辩诉协议,而不要求进行调查。

416. 下列各段中所述的各个案件已转交以色列政府。

417. Bassem Mohammed Abdul-Rahman Altamini,约旦河西岸Ramallah区Al Nabi人,1993年11月9日被来自陆军、安全总局和便衣队的一帮人逮捕。据称,他们打他,把他的头蒙住,用东西敲他的脑袋,还抓住他的头往墙上撞。11月18日,他由Hadassah医院转到Ramallah监狱医院。6天后,一位亲戚来探视他时发现他的头部因受伤而发肿,走路、睡觉、进食和饮水都非常困难。据称,在Ramallah医院没有给他治疗,试图逼他招供。

418. Sami Ismail Issa Fawaghreh,约旦河西岸Al-Khader村人,该村靠近伯利恒。此人在一次车祸中头部受过重伤,颅内留有一金属片。1990年10月,正当他要再次动手术时却遭到了逮捕。据称,在审讯时,有人用金属棒猛击他的头部,把金属片都打裂了,致使他昏迷了3天。据说,此后他的癫痫病屡屡发作。据说,他的健康状况在不断恶化。如果不动手术把碎裂的金属片取出来,其生命会有严重危险。据称,监狱当局就是不给他动手术。

419. Makdam Makdad在1987年被判处8年徒刑,尽管医生诊断他患有精神

分裂症，但仍一直把他单独监禁。据说，监狱当局对此辩解说，这是因为他拒绝去精神病治疗中心接受治疗。据说，加沙监狱没有治疗精神病的设施。据说，长期单独囚禁可能会导致他的精神病进一步恶化。

420.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一份材料。据材料称，特工部门或军方在审讯被拘押者之前，总是先派一名医生检查被拘押者的身体，以确定他或她在审讯过程中是否能承受得住蒙眼和长时间站立。据称，医生以回答调查表问题的形式进行评价，要求医生在体检后对所列问题一一作答。据报告称，负责医务管理的以色列医学会禁止医生回答这类调查表，理由是它们违背了医学伦理准则和规定。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21. 1994年3月21日，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一份关于Sha'wan Rateb Jabarin的紧急呼吁。此人是Al-Haq人权组织成员，于1994年3月10日在其Sa'ir Hebron区的寓所被捕。据报告称，自1987年以来他曾多次被逮捕，行政拘留时间累计达19个月之久，据称，其间曾遭受过非人的虐待。据说，他有心脏病，必须定期用药治疗。

422. 1994年8月15日，特别报告员又转交了一份关于Hani Saleh' Abdullah Muzher的紧急呼吁。此人是1994年7月13日被捕的，后被带往Ramallah监狱审讯。直到8月11日才让他同律师会面。当时他告诉律师，他被镣铐铐了很长时间，而且非常痛苦，另外至少有一个星期不让他睡觉，他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重威胁。7月20日，他还自己割腕，以便能送去治疗从而中断审讯。据报告称，一位大夫建议不要把他单独留在牢房内，应该让他休息一夜。据说，国家检察官办公室曾发表了一项声明，称他象其他被拘押者一样可以睡觉，同时暗示状况的改变得视审讯进展情况而定。从这一声明和对虐待的指控来看，情况很令人担心，他有可能会进一步遭受酷刑或虐待。

423. 1994年10月18日，以色列政府复称，在审讯初期禁止在Ramallah监狱

接受审问的 Hani Saleh Abdullah Mazher 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与其代理人会面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根据他的代理人与安全部门达成的协议，已决定自 8 月 11 日起 he 可以与代理人自由会面，不受限制。他曾于 7 月 14 日和 30 日两次试图割左腕自伤，现已得到适当治疗，护理员每天都要对他进行检查，必要时还由大夫检查。已指示审讯员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自伤事件再次发生。安全部门还与他的代理人达成了协议，不剥夺他的睡觉时间。

424. 1994 年 11 月 17 日，特别报告员代 Ahmad Ibrahim Sa'id 转交了紧急呼吁。据报告称，此人是 1994 年 6 月 29 日被捕的。随后被指控为哈马斯组织开展活动。据称，被捕之后曾一度遭蒙头、拷打，长时间带着镣铐，不能睡觉。据说，1994 年 9 月 20 日在 Ashkelon 监狱重新开始对他审讯。据称，在审讯时他的头被蒙了起来，每天被迫站立 18 至 20 小时，审讯者还强迫他反梆着手坐在椅子上，还推他，试图把他推倒在地。另外，还据说在审讯后他很可能会瘫痪，不能生孩子。

意见

425.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反对酷刑委员会在其第 12 次会议上审视了以色列的初步报告，对有确凿材料可资证明的羁押中的大量虐待案深表关注 (A/49/44, 169 段)，这与他去年的意见 (E/CN. 4/1995/31, 158 段) 是一致的。

意大利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426. 1994 年 8 月 19 日，特别报告员致函意大利政府，向其转达了据称是发生在该国的三件酷刑案。1994 年 11 月 14 日，意大利政府对上述指控一一作了答复。指控情况及其答复摘录如下：

427. Arsenie Reutu, 罗马尼亚国民, 1993年5月27日在米兰被捕。据报告称, 他在5月29日接受预审时曾告诉法庭, 警察打了他并朝他头上撒尿。据说, 法庭已注意到他身上确有青肿块, 另外胸部、腹部和背部均有伤痕。

428. 政府复称, 此人的确切名字是 Creaute Arsenie, 1993年7月22日, 他曾向米兰检察院提出过控诉, 后者正在对所说的伤情进行调查。

429. Antonio Morabito, 据报告称, 他是被都灵警察局羁押时在1993年12月18日死亡的。目击者证实警官曾对他拳打脚踢, 用枪托揍他, 还紧贴着他的头部开了一枪。据说, 尸体剖检和法医报告认定他的腹膜受到严重损伤, 从而引起肠出血, 最后导致死亡。据报告称, 1994年5月4日检察院要求将本案中的两名警官以杀人罪交法庭审判。

430. 意大利政府复称, Antonio Morabito 当时被怀疑有抢劫行为, 在逃避警察追捕时曾越过好几个篱笆墙, 至少有一次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被带到警署后一个小时, 发现他躺在卫生间的地板上, 随即就用救护车将其转送医院, 结果在途中死亡。法官下令作法医检查。其结论是内出血导致死亡, 造成内出血的原因有这样几点: 他曾摔倒在地; 其胸部曾被他的汽车方向盘撞伤过; 另外他体质很弱。对被指控犯有杀人罪的两名警官的审判定于1994年10月25日在都灵刑事法庭开审, 后面的审讯安排在11月17日和18日。

431. Filippo Campanella, 据报告称, 在他要求获准在 Palermo 一条街上将车停靠在另一辆停在人行道边上的车辆旁时遭到了 Palermo 地方警察的拳打脚踢并被打得失去了知觉。据称因此导致他右腿部分瘫痪。据说, 与该事件有关的15名警官正在接受调查, 司法调查已于1993年4月开始。

432. 意大利政府复称: 有4名地方警察因唆使他人致人受伤、打人、滥用权力及渎职而被逮捕, Palermo 刑事法庭将于1996年4月12日开庭审理此案。

433. 在同一信函中, 意大利政府就1993年转交的案子以及特别报告员在其信

中提请意大利政府注意的事项作了答复。

434. 关于Ciro Esposito一案,据称1992年6月25日他在那不勒斯曾遭到6名持卡宾枪军官的毒打。那不勒斯预审法官认为,所谓的事实无一能构成可由公诉人提起公诉的罪行。当事人也没有对有关人员提出指控,因此法官决定将此案存档。

435. Carmelo La Rosa,据称在Gazzi监狱遭到监狱看守的毒打,6月24日夜里发现他吊死在牢房里。墨西拿预审法官决定将此案存档,其理由是,在La Rosa自杀时牢房里还有另外一名犯人在,他没有理由要杀害La Rosa;监狱当即召来了医务官,他立即进行了处理,因此可排除对监狱人员杀害La Rosa的怀疑;法医检查结果表明,La Rosa纯系自杀,其尸体掉在地板上为上吊用的腰带断裂所致。

436. 关于Mazzara Biagio一案,据报告称,1992年10月,帕多瓦监狱的看守不仅打他而且用烟头烫他,当他被送往监狱诊所时他给了看守脸上一拳,于是与看守们厮打起来。他用自己手中的剃须刀片划伤了自己,随后自己又吞下两片类似的刀片。在按公诉人提出的要求进行司法调查后,帕多瓦预审法官断定没有犯任何罪。

437. 意大利政府还就对某些国家监狱中犯人待遇的指控作了答复。一些下院议员和下院司法委员会代表于1992年9月至10月间视察了撒丁的Asidinia监狱,得出的结论是犯人未遭到任何虐待。监狱署的撒丁地区监察员奉司法部1992年12月的命令对位于撒丁区Cagliari的Buon Camino监狱的犯人的投诉进行了调查,结论是,投诉的原因是在监狱居住标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都是一些一般性问题,如过于拥挤,房屋破旧等。

438. 对Due Palazzi监狱(在威尼托的帕多瓦)的犯人抱怨受到虐待和卫生条件差一事,监狱署威尼托地区监察员未能证实。不过,这些指控正由当地检察院进行调查。已授予他们进行司法调查的必要权力。调查还在继续进行。

439. 1992年9月负责监督Pianosa监狱的地方法官怀疑该监狱发生过某些虐待犯人的事件并断定,Agrippa分所缺乏维护和过于拥挤不可能保证犯人良好的居

住标准。Livorno 检察院正在作进一步调查，以确定谁应对伤害犯人事件负责。

440. 下院司法委员的监狱问题委员会两次视察了那不勒斯的 Secondigliano 监狱，对这里犯人的普遍状况和遭到的虐待表示严重关注。检察院在调查后支持将该监狱的监察官和其他一些监狱警官收监候审，因为他们犯有种种罪行，包括虐待犯人。经司法调查，预审法官已下令将 6 名被告收监候审。此项工作开始于 1993 年 10 月 30 日，目前尚在进行中。1994 年 4 月 6 日，其典狱长被勒令停职并由那不勒斯预审法官下令逮捕。

日 本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有关答复

441. 1994 年 6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致函日本政府，通知该政府他收到一份材料，称被警察拘押的嫌疑犯在被正式起诉前一直关押在称之为“代监狱”的临时拘留所内。尽管原则上要求警察局应在嫌疑犯被拘押后 48 小时内将其提交检察官，但只要要有法官的命令或经申请后由检察官批准，可以将羁押期延长至 20 天。在此期限后，要么将嫌疑犯释放，要么对其正式起诉并送往监狱或正规的拘留所。据说，在起诉之前在“代监狱”羁押 22 天为施行酷刑或加以虐待创造了条件，因为嫌疑犯长时间处于警察控制之中。

442. 据说，在这类情况下，警察局的审讯员对嫌疑犯的审讯每天都在 10 个小时以上，根本没有有效的监督，因为有关审讯日期和时间的记录是不向被拘押者、律师或法庭公开的。在审讯期间由嫌疑犯签字画押的供词据说是审讯者事先准备好的，没有问答记录。这样一来，除了供词上所签的日期外，律师或法庭根本不可能了解供词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据报告称，在审讯嫌疑犯时是不准律师到场旁听的。关在“代监狱”的嫌疑犯也得不到政府资助的法律后援，因为只有受到正式起诉的被告才

有资格享受这类法律后援。

443. 报告还指出,关押在“代监狱”的被拘押者不能享受独立医护。要求治疗的人可以找当地警察局委派的医生。然而,看病的详细情况和医生的诊断均记录在由负责拘押的当局保管的本子上,被拘押者、律师和法庭均无权查阅。如果法庭要求了解医疗诊断的详细情况,警察局实际上也只是向他们提供记录的摘要。

444. 1994年11月18日,日本政府就总体情况作出答复。据称,为防止逼供并保障被拘嫌疑犯的权利,已制定了许多制度,采取了许多措施,并已付诸实施。它们包括:把警察局中的调查部门与拘押管理部门彻底分开;建立与嫌疑犯拘押条例相一致的待遇和人权投诉制度;制定针对法官拘押制的上诉制度;建立人身保护令补救制度;保障与辩护律师的联系权以及辩护律师探视权;法官和检察官可巡视监狱和临时拘留场所,包括“代监狱”;检察官可监督警官的审讯;可以通过向公民自由委员提出申请要求予以民事补救;可以合法地要求从证据中撤消逼供得来的供词,法庭有责任审查所提供的供词是否出于自愿;确立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补救制度。

445. 日本政府声称,可能会出现一些例外,为了充分听取嫌疑犯的解释而把审讯时间延长几个小时,但是检察官经过适当考虑可在任何时候出面主持审讯,以便不给嫌疑犯造成过度的负担。尽管嫌疑犯的交待是按问答方式进行的,但应事先告诉他们,可以拒绝作违背自己意愿的交待;在供词宣读后及签字之前,还可以对其进行修改或加以更正。虽然也不允许辩护律师查阅记录或在审讯时到场旁听,但他可以通过与被拘押者单独会面“了解审讯情况”。

446. 至于医疗问题,大夫每月两次去警察局拘留所,所有犯人都定期接受医疗检查。虽然为了保护犯人的隐私医疗记录不予公开,但是如果必要的话可应法官的要求将其作为证据提交法庭。

447.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旅日华侨 Huan Yuwei 一案的材料。此人是1993年6月8日在东京中心的 Kabukicho 区被逮捕的。当时警察令其出示身份证,但由于他把

身份证留在了家中未能出示证件,于是被带到了警署。据称他在那里遭到了两名警官的毒打,后来获释。据报告称,3个小时后他又遭逮捕,并又被带到上述警署。在那里他的手脚被捆了起来并遭到了毒打,导致他无法走路。据负责检查的医生断定,他的伤势需要两周才能痊愈。

448. 日本政府复称,在 Huang Yuwei 1994 年 6 月 8 日投诉后,已责成东京区检察院对此案进行调查。3 月 1 日, Huan 还向东京都提起民事诉讼。据东京都称,警察第一次遇到他时并未将他带往警署,但警告他不要把广告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因为这是非法的,另外如果再不带外国人居留证就要将其逮捕。4 小时后发现他仍没有带身份证,于是警察要他去警亭,他竭力想逃跑。在警亭,他很不安分,动手动脚。由于那样可能伤及他人和他本人,警察就制止了他并把他带到了警署。没有发生过报告中所说的施暴事件。

449.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一份材料。据材料称,许多被判死刑的犯人被无限期单独囚禁,对他们的治病要求毫不理睬,或者只是敷衍一下了事。Nagata Hiroko 一案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于 1982 年被判处死刑,最高法院于 1993 年 2 月予以核准。1984 年她动过脑肿瘤手术,但仍经常犯病,发起病来疼痛难熬,还经常昏倒。据报告称,到 1993 年 5 月,她的身体已变得十分衰弱,以致没人扶着几乎寸步难行,还一连好几天呕吐不止,尽管如此仍不让她换衣服。她需要持续治疗,也曾要求住院,但是她的要求遭到了拒绝。

450. 日本政府说, Nagata Hiroko 手术后一直由脑外科医生定期给她作检查。她的健康状况大体上是稳定的。尽管她在 1993 年曾诉说她呕吐不止,但呕吐量实际上仅为 5cc,没有胃中物。没有证据能证明她当时曾要求过换衣服。

451. 特别报告员还于 1994 年 10 月 10 日另就 Yoichi Isoe 一案致函日本政府。此人现年 50 岁,据报告称自 1982 年 9 月以来一直被单独囚禁在北海道的 Asahikawa 监狱。下令将他单独囚禁并不是因为违反了狱规。不过,他曾对以前呆过的拘留中心

提出过3次控诉。把他单独囚禁可能是一种报复行为。他唯一能与之说话的人是他的律师，但一年仅三四次，谈话时始终有看守在场监视，谈话内容仅与他的控诉有关。据说，在单独囚禁时禁止说话或其他如唱歌等由嗓子里发出声音的行为，以致他在与其律师会面时连说话都非常困难。虽说允许其家人每月去探视一次，时间为30分钟，但他唯一活着的亲人只有年迈的母亲，对她来说去一趟监狱很不容易。监狱在一个岛上，离她居住的地方很远很远。据报告称，在他关押期间，她母亲只去过两次。

452. 日本政府复称，为了保护有关人员的权利、名誉和隐私，它不能透露有关服刑场所中犯人具体待遇的事实。一般说来，单独囚禁只是为了保护那些同其他犯人有纠纷或因身体伤残而无法过集体生活的犯人。政府已改进了对犯人的教养方式并且为保护犯人和狱中官员做了大量工作。

约旦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453. 1994年8月5日，特别报告员致函约旦政府，通知该政府他收到了一份材料。据称总情报部拘押的人员几乎统统被单独囚禁，有时长达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据说，在审讯结束之前和招供（如果要求这样做的话）之前禁止他们与律师或法官会面。据报告称，根据刑事诉讼法，检察官可以无限期地延长嫌疑犯的羁押时间，每次可长达15天，可以反复禁止与被拘押者进行任何接触，每次可长达10天。据报告称，在单独囚禁期间，被拘押者遭到酷刑或虐待的事件不时发生。据说，殴打，包括falaga（即打脚底板）是在安曼总情报部称之为Saha的地下走廊内进行的。

454. 被公安局拘押的属于非政治案件的人员通常都会遭受酷刑或虐待，但是对此类事件一般不会进行恰如其分的调查。据报告称，曾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据称1993年2月Ahmad Mustafa在马安被公安局羁押时遭到了殴打。据报告称，他遭打

后被送进了医院，他的律师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并给予补偿，据说当局未予答复。

455. 1994年11月21日，约旦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在总情报部监狱里未发生过任何违反国际或国内的法律义务的事件。法律规定，在检察长询问被拘押者时后者有权要求请辩护律师到场。律师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均可在场。不过，如果检察长认为必须加快调查进程以防证人失踪或有人通风报信致使嫌疑犯的同伙逃匿，在调查过程中他可以让律师不在场。约旦政府还说，有关酷刑发生地点以及所谓的施暴手段或工具的指控完全没有根据。

肯 尼 亚

转交政府的材料

456. 1994年7月21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肯尼亚政府，通知该政府他收到了对个别案件中存在酷刑或虐待现象的控诉，案件情况如下列各段所述。

457. David Njenga Ngugi，他是与其他5人一起被捕的，罪名是抢劫。据称他遭到了酷刑，生殖器和脚被打伤，但没有给予治疗。据说，内罗毕首席法官已下令让6名被告自己的大夫给予治疗，尽管他们属于在押候审。但是不知道这6人是否得到了这种待遇。

458. Thomas Njoroge 和 Stephen Maina，两人是1993年11月初在靠近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边境的Namanga被逮捕的。据称，他们在刑事调查部被拘押了一周，其间遭受了酷刑，后被转到内罗毕Kamiti监狱，在那里没有得到治疗。

459. Ephran Muchiri Muhoro，Jimmy James Waigwa 和 Samuel Mwangi Kariuki，他们是1993年11月在Nakuru逮捕的一群人中的三个，随后以武装抢劫罪受审。据说他们在被警察局羁押期间遭受了酷刑，曾要求给予治疗。据他们指控，Ephran Muchiri Muhoro 的膀胱破裂，腿部骨折；Jimmy James Waigwa 耳鼓破裂，听力失聪；

Samuel Mwangi Kariuri 臀部受伤。在对他们的起诉撤消后，纳库鲁地方法官于 1994 年 1 月 28 日下令将他们释放。

紧急呼吁

460. 1994 年 7 月 18 日，特别报告员代 Geoffrey Kuria Kariuki, Anthony Njuguna Njui (Ford - Asili 党地方官员、前莫洛评议员)，John Kinyanjui (争取释放政治犯组织成员) 和 Jimmy James Waigwa 向肯尼亚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据报告称，上述人员是 1994 年 7 月 9 日和 10 日被逮捕的，后被羁押在纳库鲁警署。据称，Geoffrey Kuria Kariuki 遭到了严刑拷打，据报告称，他的律师因担心他的生命向高等法院提出了人身保护令申请。现担心其他人也有遭受酷刑的危险。

461. 1994 年 8 月 15 日，特别报告员又就上述案件向肯尼亚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据进一步收到的材料称，Anthony Njuguna 于 1994 年 7 月 30 日再次被捕，而且当局不准其家属和律师前去探视；他还没有被移交法庭，也没有对他正式起诉。Geoffrey Kuria Kariuki 和 George Muragu Ichangai 是 1994 年 7 月 19 日被指控使用暴力和私带武器的 6 名被告中的两个。他们声称，在羁押中遭受了酷刑。主管此案的法官已下令先让他俩接受治疗以后再听他们的申辩。据说，Geoffrey Kuria Kariuki 一直头痛眼花，脑袋成天发晕。负责检查的大夫建议对他作脑扫描。据说 George Muragu Ichangai 排尿时疼痛难熬。据称，大夫建议对他作膀胱检查。据说当局并没有按大夫的建议给他们作检查。

462. 1994 年 12 月 2 日，特别报告员通知肯尼亚政府，他收到一份材料。据称关押在纳库鲁监狱的 Geoffrey Kuria Kariuki 已于 10 月 14 日做了脑扫描，扫描结果表明颅内硬膜下出血，据说这种情况需要立即动手术。后来负责照看他的外科医生要求对扫描作二次鉴定，但什么也没有接到，Geoffrey Kuria Kariuka 也没有得到任何治疗。令人担心的是，如果不做新的扫描，并在必要时进行手术，那么他的健康状况

有可能会严重恶化。

吉尔吉斯斯坦

转交政府的材料

463. 1994年8月17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告称他收到一份有关三名未成年人的材料,他们是 Valery Fyodorov, Vitaly Rakitin 和 Dmitry Frolovo。据报告称,他们是在1994年3月被 Bishkek 警察局逮捕的,原因是怀疑他们威胁一位警官的生命。据说三人被屈打成招。据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区警署受审的两天里, Vitaly Rakitin 和 Dmitry Frolov 头部挨打,胸部和腰部遭到拳击,还被抓住往墙上撞。另据说还给 Vitaly Rakitin 戴上防毒面具,然后把气源切断,使他无法自由呼吸。后来 Vitaly Rakitin 和 Dmitry Frolov 撤回了他们的供词并获保释候审。但是在4月底 Valery Fyodorov 再次被羁押。据报告称,内政部正在对指控的虐待事件进行调查。

黎巴嫩

紧急呼吁

464. 特别报告员代下列各段中提到的人员向黎巴嫩政府发出了4次紧急呼吁。呼吁转交日期见相应摘要后面的括号内。

465. 据报告称,1993年12月23日,Georges Habib Haddad 在贝鲁特住房部其工作场所被武装便衣人员逮捕,他们未出示逮捕证。据称,他被关押37天,大部分时间是单独监禁,曾遭受酷刑,致使手臂骨折,多处受伤。据报告称,未给他治疗(1994年3月8日)。

466. Fouad Malek, 退休官员、黎巴嫩力量党领导人, 据报告称, 他是 1994 年 3 月 23 日在贝鲁特被捕的, 罪名是资助和组织了 1994 年 2 月 20 日对 Youk Mikhael 圣母院教堂的炸弹袭击。他被单独囚禁在贝鲁特国防部内。据他的律师称, 他遭受了酷刑或虐待 (1994 年 4 月 7 日)。

467. 据报告称, 被政府取缔的黎巴嫩力量党大约有 20 来名成员遭到逮捕, 被关押在 Yarzeh 的国防部内等待审讯, 其中某些人与上面提到的教堂炸弹爆炸事件有牵连。4 月 7 日的呼吁中提到的 Fouad Malek, 据称被关在十分狭小的牢房内, 在里面只能站着, 无法躺下睡觉。黎巴嫩力量党的领导人 Samir Geagea 博士也被拘留。据报告称, Fawzi al-Rasi 于 4 月 22 日在羁押中死亡, Hanna'Atiq 在国防部遭受两周审讯后现在医院接受重病护理。现担心他们和其他被拘押者确实遭受了酷刑, 在今后还会继续遭到酷刑 (1994 年 4 月 28 日)。

468. Samir Geagea 博士, 在 4 月 28 日的呼吁中已经提到过, 他是 1994 年 4 月 20 日左右被捕的, 后被送到贝鲁特国防部审讯。据报告称, 在 4 月 24 日和 29 日见法官时他显得十分疲惫, 有点站立不稳。大夫没有给他检查 (1994 年 5 月 13 日)。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紧急呼吁

469. 1994 年 3 月 22 日, 特别报告员就下列人员问题向利比亚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据报告称, 他们是在军队叛乱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被拘留的。他们是 Mahammad Abdul'Ali al-Buma 上校, Miftah Qarrum al-Wirfalli 上校 (他患有白血病), Sa'ad Misbah al-A'Rusi 上校, Daw al-Salihin 中校 (据报告称, 由于在遭受酷刑中腿部受伤严重, 最后被锯掉了一条腿。), Ahmad al-Du'ayki 中校, Muhammad Bashir 中校, Abdul Salam al-Waa'ir 少校, Abdallah al-Waa'ir 中尉, Ramadan al-'Ayhuri 少

校, Muhammad al - Ghul 少校, Saad Al - Wirfalli, Khalil Salam al - Jidiq 少校, Sa'd Musbah Sa'd al - Zubaydi, Musa al - Keilani 博士, Ali Fajaj Zai'd 和 Fathi Hamid。据报告称,他们每个人都是被单独囚禁在不知名的地方,据说其中 3 人曾在电视上露过面,供认他们是受利比亚救国阵线(流亡在国外的反政府组织)成员招募充当美国情报员的。

毛里塔尼亚

紧急呼吁

470. 1994 年 10 月 3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1994 年 9 月 25 日前后在努瓦克肖特和其它地区被捕并被指控为秘密组织成员的 34 人中的 9 人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他们是: Mohammed Cheick Ould Sidi Yahya, Sebkhah 清真寺的伊玛姆和非正式伊斯兰政党“Umma”的主席; Aboubekrin Ould Ahmed, 前文化和伊斯兰方向部部长; Hassan Ould Moulay Ely, 市议员和民主力量联盟(UFD)成员; Abdallah Ould Reggad, 上诉法院法官; El Hadj Abdelazziz Sy, El Mina 清真寺的伊玛姆和“Umma”的副主席; Mohamed Moctar Ould Gaguih, 前文化和伊斯兰方向部伊斯兰方向司司长; Jemil Ould Mansour, 记者; Mohamed Ould Ragel, 市议员和民主力量联盟成员; 以及 Vall Ould Wreg。据称这些人中有些在逮捕时挨了打,有些据报道被单独监禁在努瓦克肖特的国家警察局。

墨西哥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有关答复

471. 1994 年 3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写信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与 1994 年 1

月发生在恰帕斯州的政治事件有关的实施酷刑的案例的材料。这种酷刑,报报道是由军人为了从据称与萨巴塔民族解放军(EZLN)有联系的人员那里获取口供而使用的,据说主要有蒙住被拘人的眼睛,反绑他们的手,打他们,把他们的头浸入水中,威胁要饿死他们。下列各节中提到的各个事件或案例有细节报道。

472. 1月17日,约800名士兵冲进Altamirano市的Morelia社区,强迫大多数居民离开他们的家在一个运动场上集合。28人被带到Comitán兵营而且据称在审讯萨巴塔民族解放军成员时被打和身体的不同部位被烧。

473. 1994年1月8日,Noé Hernandez Caballero和Gomez Martinez在Motozintla外的一个哨所被捕。关于这两个人,政府说全国人权委员会已经收到投诉,但由于据称的受害者不合作而无法进行调查。

474. 1994年1月5日,Juan Diego Hernández被军人逮捕,而且据称在Altamirano和Comitán之间的许多地点遭受酷刑。

475. 1993年6月6日,公安部队,州司法警察和骑兵在恰帕斯州的Chalam del Carmen, Río Florido, Nuevo Sacrificio, Eden del Carmen和El Carrizal各市镇联合行动逮捕了Eliseo López Gómez, Jorge Santiz López, Sebastián López Gómez(80岁), Domingo López Gómez, Moisés Gómez Santiz, Victor López Gómez, Juan Santiz Gómez, Agustín López Gómez, Daniel Santiz López, Felipe López Santiz, Mariano López Santiz, Domingo López Gómez(102岁), Hector Santiz López, Antonio López Santiz, Diego López Santiz(15岁), Gustavo Santiz Gómez, Eпитacio López Gómez(90岁), Manuel Santiz Gómez, Mauricio López Santiz, Alonso López Santiz, Mauricio López Santiz, Jorge López Santiz(14岁), Sebastian Santiz Rodriguez。据报道,他们被带往设在Tuxtla Gutiérrez的Cerro Hueco监狱,据称在他们被拘留的三天中被打、上电刑和往鼻子里灌酒精。据说他们被强迫签署用西班牙文写的“口供”,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懂这种语言。

476.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提供了下列于1994年1月在恰帕斯州遭受酷刑的人员名单：Alejandro Muñoz Ruíz, Alfredo García López, Anselmo Pérez López, Anselmo Velázquez Gómez, Antonio Méndez López, Antonio Santiz López, Armado López Santiz, Armando Méndez Santiz, Artemio Morales López, Carmelino Santiz Luna, Celestino López Pérez, Celestino Rodríguez Gómez, Domingo Santiz Gómez Efraín López Santiz, Florindo López Sánchez, Francisco Gómez Santiz, Francisco Sánchez Gómez, Gilberto Méndez Santiz, Guadalupe Santiz Gómez, Guillermo Badillo Braña, Guillermo Sánchez López, Ignacio López Gópez, Ignacio López Santiz, Jacinto Santiz Encin, Javier Gómez López, Jesús Mendoza López, Joaquín López Sánchez, Jorge García Santiz, Juan Diego Hernández Gómez, Manuel López Santiz, Manuel Martínez Huet, Manuel Moshan Culej, Manuel Santiz Pérez, Marcos Hernández Jiménez, Marcos Santiz López, Mario Santiz Encin, Martín Pérez Gómez, Martín Santiz Hernández, Miguel Martínez Huet, Pedro Hernández Jiménez, 和 Pedro López Santiz。

477. 关于恰帕斯事件，政府寄来了全国人权委员会1994年2月22日报告的副本，该报告总结了该委员会关于侵犯人权的事实。到那一天为止全国人权委员会已经收到了80起酷刑投诉。该报告称，无疑许多人在恰帕斯犯下了侵犯人权罪，但他们都受到了无偏见和深入的调查。1994年10月24日，全国人权委员会给特别报告员寄来了另一份报告，解释了上面提到的人员被捕的情况。报告说，关于其中的某些人，已经进行过体格检查，有关人员有些轻伤；没有发现任何案例说明这些人受过酷刑。

478.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政府转交了来自 Independencia Jiutepec, Morelos 的 Valentín Mejía Domínguez 的案例，他于1993年1月29日被州司法警察逮捕，而且据称受到酷刑。

对已经转交该国政府的案例的后续行动

479. 特别报告员还将他已经收到的与下列各节中提到的前几年转交的案例有关的新材料告知了该政府。

480. 1992年8月22日，特别报告员向该政府提交了他收到的关于 David Cabañas Barrientos, Ana Maria Vera Smith 和 Blanca Lirio Muro Gamboa 的投诉摘要，他们是在1990年6月12和13日被捕的，据称遭受酷刑，他们在墨西哥城的 North Remand 监狱服刑。1992年11月16日该政府报告了全国人权委员会就这些案例所采取的行动并通知称，提出要求者的代表没有提交该委员会所要求的文件。特别报告员所收到的新材料重申上述人员，即人民联盟秘密工人革命党 (PROCUP) 和贫困人民党 (PDLP) 的积极分子，以及 Felipe Edgardo Canseco Ruiz 是被联邦地区司法警察拘留的并遭受电击，在他们鼻孔里灌注强喷射水以及在他们头上放置塑料袋而导致几乎窒息等。据称实施这些酷刑是为了迫使他们透露有关他们的政治活动的情况，以及在酷刑下获取的口供在随后的司法诉讼中被用作指控他们有罪的证据。附于案例记录的法医报告中载有伤害的细节。在他们提交给全国人权委员会的酷刑投诉中，据报道他们及时提交了超期限拘留的证据和他们遭受的伤害的证明。该委员会还从自1991年2月以来一直审理该刑事案件的法官那里收到了该案记录的副本。尽管他们提交了各种证据，该委员会仍未就该案表明意见。

481.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通知该政府他已经收到关于 Pablo Torres Hernández, Enrique Itehua Salas, Juan González Hernández 和 Hermenegildo Torres Cruz 的案件报告，他们都是在1991年8月被捕。后来又收到的材料表明，这些人民联盟秘密工人革命党和贫困人民党的积极分子，他们被关押在墨西哥城的 North Remand 监狱，是被联邦地区司法警察逮捕并遭受酷刑的。在 Cabeza de Juárez 司法警署，Pablo Torres Hernández 在数天期间遭受了各种形式的酷刑，包括用塑料袋迫近

窒息；击打腹部、睾丸和背部以及两肺附近；对他脸部的一击造成他失去知觉；行刑队的嘲弄；用两掌同时击打他的两耳；用香烟烫；以及使用电击。Hermenegildo Torres Cruz 在被捕时多处受枪伤并据报道遭受诸如在他受伤的情况下用火器打他，死亡威胁，行刑队的嘲弄以及用两掌同时击打他的两耳等酷刑。以他们被迫签署的口供为基础，这些积极分子被审判并处以多年的监禁。这些案件已报告全国人权委员会，但它至今未表明意见。

482. 1992年8月21日，特别报告员向该政府转交了 Italo Ricardo Diaz, Delfino de Jesús Aguilar Hernández, Rey Venegas Castro 和 Rubén Díaz Díaz 的案件，他们于1991年6月被墨西哥城的司法警察逮捕并据称遭受酷刑。政府后来答复说，全国人权委员会尚未能收集到案件的全部文件，因为投诉人的代表还未提供所要求的全部文件。关于这些被拘留的人的新增加的材料（他们在墨西哥城的 North Remand 监狱服刑）包括医疗证明和证人的陈述，并重申他们遭受酷刑，例如打他们的全身，往他们鼻孔里灌冰水和矿泉水，电击，死亡和失踪威胁，以及在他们的头上套塑料造成几乎窒息。他们还被迫签署后来在司法诉讼中用来指控他们的口供。1994年10月24日政府答复说，已经开始调查以确定司法警察和公安部人员在对上述人员的超期拘留和酷刑方面的责任。

483. 1993年8月26日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墨西哥城 North Remand 监狱的一名服刑犯人, Manuel Manríquez San Agustín 的案件，他被判处多年监禁，据称是以酷刑下的招供为基础的。全国人权委员会发现了酷刑的证据并建议总检察署进行调查。1994年8月25日特别报告员再次写给该国政府要求有关为执行上述建议而采取的措施的情况。接着，该政府发来一份照会归纳了由检察总署和联邦地区政府检察官对假定有某种责任的人采取的措施。关于其中的某些官员，据确定他们没有犯法行为；关于其他人，调查尚未完成。根据 Manríquez 先生提出的“承认无罪”，联邦地区高等法院决定宣布，由于该案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14条所表明的任何假设，

该案是不能允许的。

紧急呼吁

484. 1994年1月31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Severiano Santiz Gómez, Sebasatián Santiz Lòpez 和 Hermelindo Santiz Gómez, 恰帕斯州 Altamirano, Morelia 的策尔塔尔人土著社团成员, 1994年1月7日被军队逮捕并据称遭受恶劣待遇, 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在同一事件中还逮捕了另外31人并进行拷打和火烫。特别报告员在其3月29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说, 他已收到新的材料表明上述人员的尸体已于1994年2月11日被发现, 在他们被逮捕的时候, 当着证人的面对他们残忍地实施酷刑。

485. 1994年7月5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Maria Teresa Méndez Sántiz, Cristina Méndez Sántiz (18岁) 和 Maria Méndez Sántiz, 恰帕斯州 Altamirano 的策尔塔尔人土著社团成员, 向该政府转交了另一份紧急呼吁, 据报道他们是在1994年6月4日被军人在 Santa Rosita Sibaquil 和 Altamirano 之间的几个地点逮捕的。据称他们遭受约30名士兵酷刑和强暴, 这些士兵试图迫使他们招认参加了萨巴塔民族解放军。随之而来的体检证实了强暴的说法。

意见

486. 特别报告员对继续发生“大量的各种酷刑行为”表示关切(反对酷刑委员会, A/48/44, 第228段; 另见人权委员会的评论, A/49/40, 第172段)。他还对最近建立的全国人权委员会的有限成绩表示失望。关于它已作出明确裁决的少数几个事例之一, 负责的法律机构已经设法不给 Manuel Manriquez San Agustín 以补偿, 他的案件在上面(第483段)和以往报告中(E/CN.4/1994/31, 第385段)已经描述过了。

莫桑比克

转交政府的材料

487. 1994年8月5日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的材料表明各警察分局关押的嫌疑犯经常遭受脚踢，严重的殴打，或用一种叫做Chamboco的鞭子抽打。虽然法律要求将嫌疑犯立即交莫桑比克共和国警署（PRM）进行刑事调查并在48小时之内交法院审理，但这些程序常常被置之脑后。

488. 下列各节归纳的案件也转交给了该政府。

489. 1993年11月25日在索法拉省被拘留的Calisto Person直到1993年12月6日才提交给Beira的刑事调查部门。据称他在那里遭受拷打和酷刑，导致他的右臂功能部分丧失。据报道该事件正由停火委员会进行调查，该委员会的建立是为了监督政府和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RENAMO）于1992年达成的停火协议。

490. 据报道，楠普拉省的Jose Antonio Magalhães于1994年1月在同一名下岗的警察争吵之后被捕，被带往警察局，据称一再遭受拷打。

491. 还收到了这样的报告：为在重要的公众活动中执行保护和控制人群任务以及应付危机而建立的快速干预部队（FIR）对平民进行屠杀。据说这支快速干预部队在执行通常的警务工作方面缺乏足够的训练。据报道，有一次，该快速干预部队于1993年12月5日因一群青年人打群架而被派往马普托的一个郊区。据称快速干预部队的成员闯进Virginia Lopes的家，打她并折断了她的手臂。据说她的儿子参与了那场打架。

緬 甸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92. 特别报告员代表下列各节中提到的人员三次发出紧急呼吁。每次紧急呼吁的日期列在相应段落最后的括号中。

493. 下列 Taw Kyauk 村的克伦族妇女于 1992 年 3 月 13 日被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的官员逮捕，指控他们支持克伦族妇女组织：Naw Hey Say, Naw San Win, Naw Dah Dah, Naw Nay Blut, Naw Wah, Naw Kyu Kyu, Naw Hla Ngwe, Naw Tin Kyi (15 岁)，和 Naw San Myint Htay (17 岁)。在逮捕过程中据称每个人都被野蛮殴打，其中两人被强暴，一人双腿被刺刀刺伤。之后，她们被捆绑押往 Toungoo 监狱。她们仍然在押，人们担心她们可能仍在遭受酷刑和恶劣的待遇 (1993 年 12 月 21 日)。

494. Khin Zaw Win 于 1994 年 7 月 4 日在仰光机场被第三军分区的成员逮捕，当时他要登机去新加坡，他在那里上学。现不知道他被关在何处 (1994 年 7 月 14 日)。

495. 1994 年 8 月该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称，针对 KHIN ZAW WIN 的行动是根据 1923 年联邦政府官员保密法采取的。

496. Khin Maung Swe, 民选议员和反对党民主全国联盟 (NLD)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Daw San San Nwe, 作家；U Sein Hla Oo, 记者；以及 Daw San San Nwe 的女儿据报道于 8 月 4 日或 5 日在仰光被捕。他们的关押地不明 (1994 年 8 月 11 日)。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以往报告所载案件的材料

497. 1993年11月3日特别报告员将对 U Aye Lwin, Nai Sein Aung Kyi, Maung Nyan Pwa 和 U Aung Thein 案件的看法转交给该国政府。1994年1月24日该国政府答复称,这些人在缅甸没有遭受酷刑和恶劣待遇。政府还提交了与这些案件有关的材料,这些材料归纳在下列各节中。

498.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材料表明, Aye Luwin 1992年12月死于被 Insein 监狱狱吏严刑拷打后蒙受的內伤。1992年11月他病倒并吐血,于11月27日被送往监狱医院,但他死于他的疾病。警方外科医生在仰光总医院进行的验尸表明尸体没有外伤,无颅骨、椎骨或肋骨骨折。他的心脏和瓣膜肿胀,比正常的大,他的肝脏显示慢性心脏病的迹象。他的死因被证明为心肌感染和心脏停跳。

499. 根据转交给政府的材料, Nai Sein Aung Kyi 已被捕并遭严刑拷打,而且他的妻子, Mi Thaw, 被 Slorc 第31步兵营的军人强暴。根据政府的说法, Nai Sein Aung Kyi 独自在 THabyuzayt 游荡时被第62营碰上,他要求为军事行动作向导。他被带到第31步兵营,在那里休息3、4天后又恢复其向导的工作。他的手折断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他的妻子实际上是一个叫 Daw Leik 的人。在 Thanbyuzayat 没有叫“Mi Thaw”的人。Daw Leik 和叫“Mi Thaw”的人都没有来找过他。

500.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材料, Maung Nyan Pwa 及其父亲 U Aung Thein 在他们同 Jine 河中的 Zabu Aye 号船上的100人一起被捕后遭受第97步兵营军人的酷刑。据称 Maung Nyan Pwa 的右眼球和眼睑被打破,他的父亲被用枪托打死。据政府的说法,1993年1月10日第97步兵营围捕约100人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没有发现 Zabu Aye 号船在 Jaing 河中航行。档案中没有叫 Maung Nyan Pwa 和 U Aung Thein 的人名。

尼 泊 尔

转交政府的材料

501. 1994年8月5日特别报告员写信通知政府称,他收到的报告表明,察方拘留中的酷刑继续被用作获取情报或口供的一种手段并用来惩罚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人。虽然尼泊尔的法律要求在拘捕后24小时内将被拘留者送交法院审理,据说受害人常常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被捕并超期关押,有时候是单独监禁,有时超过20天。

502. 根据报告,在Sindhuli, Gorkha, Kaski, Katmandu, Lalitpur, Bhaktapur, Ilam, Morang, Rolpa, Lamjung 和 Rukum 等地区存在着酷刑。据说所用的酷刑形式包括用棍子打;打脚底;用一种叫Sisnu的植物(能引起皮肤的肿痛)抽打;拳打、脚踢,用针从指甲下插入并以强暴相威胁。

503. 在下列各节中归纳的各个案件也送交给了政府。

504. Teelu Ghale 于1993年9月22日在加德满都被捕,据称Hanuman Dhoka警所的警官打了她,对她的手腕施用电流,企图强暴她并向她勒索钱财。9月26日她的母亲向最高法院请求人身保护,据说警方的反应是否认他们逮捕她。然后她被转移到Bhaktapur警所,据称她在那里遭受进一步的凌辱并有两天不给她吃饭。在法院下令要她出场后,她于10月5日在最高法院露面,而警方仍然说她只是在前一天被捕的。据说最高法院的调查结论是,她事实上是在9月22日被捕的,对警方藐视法庭的诉讼已经开始。但是,据说还没有采取行动对酷刑的说法进行调查。

505. 议会议员Jagrit Bhetwal和Amik Sherchan据报道是在支持全国性运输罢工示威中于1993年7月20日被警察殴打和逮捕的。据称Amik Sherchan的一只手折断,因而住进了医院。也是在这次示威中,Harihendra Raya于7月19日在南部地区的Janakpur被捕,据称在警方拘留中遭受酷刑。

506. Bijaya Lama 是Bhaktapur区Suryavinayak的一名18岁的工人,他于1994

年7月5日在 Bhaktapur 的一次示威中被捕。据称他同其他许多被拘留者一起被带到区警察局局长那里并遭严刑拷打直至昏迷。第二天早上他被送往 Bhaktapur 医院并被诊断为头部受伤。然后他被转移到 Bir 医院，他在那里死去。

507. Kiran Shrestha、Shankar Rokka 和 Lochan Nepal 都是 14 至 16 岁的学生，据称他们于 1993 年 8 月 23 日在 Barahathawa 警所被警方拘留期间遭严刑拷打。据报道他们抓住了一名他们认为应对分发水灾救济物资中的腐败行径负责的商人，他们把他押送到警所。据称 Kiran Shrestha 在这一事件中被打得失去知觉并被送往 Janakopur 医院急救。据报道，Malangwa 警察局副局长要求 Barahathawa 警所的警监对这次打人事件道歉，而该警监答复说，他将这样做，只要不对他采取正式行动。

尼 日 尔

紧急呼吁

508. 1994 年 6 月 9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Aghali Awaiss, Moussa Oubba, 和 Halid Daoul (都是图阿雷格人) 向该政府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据报道，他们是于 1994 年 5 月 17 或 18 日在 Agadez 北部地区被捕的。据称他们已遭受酷刑并担心他们在拘留期间会继续遭受酷刑。收到的报告还表明，和他们同时被捕的另外两个人已因酷刑而死，而且自这些逮捕以来，图阿雷格人社团的其他成员已遭逮捕并可能遭受酷刑。

尼 日 利 亚

紧急呼吁

509. 1994 年 5 月 30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作家和奥戈尼人生存运动 (MOSOP) 领导人 Ken Saro-Wiwa 向政府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他是在 1994 年 5 月 22 日对他在

尼日利亚东南部河流州哈科特港的住宅进行突然搜查后被捕。他被带到哈科特港的 Bori 军营，据报道他在那里被单独拘禁并不让他取得因心脏病而定时需要的药物。据说他还被戴上了脚镣和手铐。

510. 特别报告员在其 1994 年 8 月 10 日转交的一份后续紧急呼吁中通知该政府，他已收到新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在前几天里 Ken Saro - Wiwa 一直戴着手铐和脚镣，并遭受残酷的拷打。

511. 1994 年 8 月 15 日政府答复称，Ken Saro - Wiwa 身心健全的权利正如许多国际文件和尼日利亚宪法所规定的得到完全的保护。他遭受残酷拷打和戴手铐脚镣的说法是不真实的。1994 年 11 月 10 日政府进一步答复称，已经给予 Ken Saro - Wiwa 必要的医治，其家人和律师可自由与他接触。

挪 威

紧急呼吁

512. 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8 月 24 日转交一份关于伊朗国民 BAHUL KARBALY KHALIL MOGHADAMI、MANSOUR MOHAMMADI INJEH 和 FARHAD MOHAMMADI INJEH 的紧急呼吁，他们于 1993 年 9 月 15 日在俄罗斯领空劫持了一架 AEROFLOT 飞机并在奥斯陆降落。俄罗斯联邦根据 1970 年关于非法劫持航空器的海牙公约要求引渡他们。特别报告员得知，挪威司法部已于 1994 年 8 月 23 日决定按俄罗斯的要求引渡这些人。

513.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保证，他不想妨碍将那些被指控犯有像绑架那样严重罪行的人绳之以法，但他呼吁该国政府不要引渡上面提到的那几个人，尤其是除非它能确信并采取措施保证那几个人不会遭遇俄罗斯联邦某些审判前拘留中心存在的酷刑性条件。特别报告员最近曾去俄罗斯联邦检查过拘留条件，因此他的结论是，

某些审判前拘留中心的条件，例如 BUTYRSKAYA 和莫斯科的 MATROSSKAYA TISHINA 1 号，由于过分拥挤以至有损健康，对于某些类型的犯人来说是太差了（见 E/CN.4/1995/34/Add.1）。那些拘留中心事实上已经被负责的俄罗斯当局说成是不人道的。此外，其中一名犯人由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遭受的监禁和酷刑而患有严重的外伤后压抑综合症并曾在挪威的一个监狱企图自杀。鉴于这一所称的酷刑以及多次提出的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酷刑的指控，特别报告员要求该国政府确保在向俄罗斯联邦的引渡以后，不会再引渡或驱逐到伊朗。

514. 1994 年 10 月 6 日，该国政府答复称，司法部作出引渡决定后，EIDSVOLL 即决裁判法院作出裁决：根据挪威的引渡法，已经符合引渡标准业。该裁决规定，除特殊情况外，这些人不得再引渡至第三国。这一裁决上诉至 EIDSIVATING 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上诉委员会，已被驳回。挪威司法部和警方已经仔细考虑了劫机者提出的反对意见和政府的国际义务，并认为该项引渡不会违反国际义务。司法部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劫持飞机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它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并将旅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挪威当局将要求俄罗斯当局允许在引渡后去访问他们，以便在他们被拘禁后随时了解他们在俄罗斯的情况。该部的决定是可以上诉的而且已经提出上诉。

巴基斯坦

转交政府的材料

515. 特别报告员于 1994 年 7 月 21 日写信通知该国政府，他连续收到的报告表明在警察、准军事部队和武装部队的拘留中酷刑是特有的、广泛和有系统采用的。酷刑被警方用来收集情报、获取口供，恐吓或处罚被拘留者，并常常导致死亡。据报道实施酷刑的对象是：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人，刑事嫌疑犯，以及警方设法从他们

身上勒索钱财的人。

516. 据报道，实施酷刑的方法有：长期蒙住眼睛；长时间罚站；用棍棒和皮革警棍（chittar）打；将双腿打开使产生痛感（cheera）；用滚柱滚压或打生殖器；用香烟烧；施用电击，常施用于太阳穴、膝盖和生殖器；用电钻钻入骨头；长时间将人体倒挂；用车辆将人在街上拖着走；不给吃、不让睡；进行嘲弄；以及强奸。

517. 在从警察拘留所去行政长官处的路上，被拘留者据说常常被以进一步的酷刑相威胁，使他们不敢向行政长官揭露他们遭受的酷刑。据说警方很少调查酷刑投诉，即使法院下令调查也是这样。审判被控实施酷刑的官员更是少见。如果是信德省的武装部队成员犯了酷刑罪，据说起诉就更难，因为有一项总统法令，该法令给予军队人员免于因在该省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军事行动中“真诚地”采取的行动而被刑事起诉的豁免权。医务官员常被迫签发假的医疗报告，以掩盖酷刑在被拘留人的伤害或死亡中的作用。

518. 下列各节中描述的案件也送交了该国政府。

519. 据报道，GHULAM MUSTAFA SOOMRO 于 1992 年 12 月 7 日在其信德省 SITA 路的家中被一个叫 KURRAM MILITIA 的准军事别动队的 10 至 12 名队员逮捕并遭拷打。然后他被蒙住眼睛带到 KHARIPUR NATANSHAH 别动队营地进行审问，据称在该营地，指挥官和其他别动队员用棍棒和皮鞭打他直至他昏厥过去。据称，后来又用绳子将他脚踝和手腕反绑起来吊在天花板上，同时打他的腿和脚底直至他呕吐。据报道一名医务官给他打了一针，打的什么不得而知。经过几天的连续审问和拷打之后，他与其他 4 名犯人一起于 12 月 16 日被带到 SITA 路市场，剥光衣服，还将他的胡须和头发刮光。这 5 个人的手被用绳子捆绑拴在一辆军队的临时搬运车上，他们被拖着穿过 SITA 路地区的主要街道。据称他们为了避免摔倒和被拖着走被迫跑步，同时另一辆卡车跟着他们，只要他们跟不上卡车的速度就推他们。这一羞辱行为延续了约两个小时，在这期间还迫使小孩上来打他们。此后，GULAM

MUSTAFA SOOMRO 被带回营地,不给他治疗。12月23日他在半昏迷中在他的家门口被释放。据称军方的这一行动是按与一家邻居有土地争端的一方的指示进行的, GHALAM SOOMRO 曾支持过这一家邻居。

520. INDERJIT LOHANA 及其两个兄弟于1992年9月16日在 HYDER-ABAD 的 CITIZENS COLONY 被穿制服的军人和 BHITAI NAGAR 警所的房产官逮捕。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据称他在第55旅司令部的一个军营里对他的膝盖和太阳穴施用电击,有6天或者7天不让他睡觉,用皮鞭或皮带抽他,以及让他连续重复躺下和立起的动作。在他在审讯他时告诉高等法院法官他在军营被拘留时受过酷刑之后,该法官下令在三天之内释放他。据称,不是释放而是于12月6日将他转移到军队拘留,直到1993年3月22日宣布大赦时才将他释放。

521. BEBAL KHATOON SHIRAZI, 65岁,据报道,她在 CHHATO CHAND 村的住宅于1992年12月18日遭到一群来自信德省 THATTA 警所的警官和一个陆军小分队的突然搜查。当局在找一个当时不在场的亲戚。由于当时家里没有男人在场,该妇女和小孩抵制搜查。据称警察打了该妇女和小孩。BEBAL KHATOON SHIRAZI 的头部和身上被枪托击中,几小时后因伤而死。据报道于12月23日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确定死因,但调查结果不得而知。

522. NAZIR MASIH 于1993年5月21日被来自旁遮普省 FAISALABAD, BATALA COLONY 警所的两名警察逮捕,据报道他在头天晚上拒绝向他们提供酒。据说他的家人从警所的墙上方看到 NAZIR MASIH 被严刑拷打,痛得直叫。他于当天死亡。医务主管签发的验尸报告说,身上有10处钝器伤,大多数在头部和肩部。据说 FAISALABAD 的行政长官主持了一次死因初步调查,但是调查结果不得而知。

523. NIAZ HUSSAIN PATHAN 在1992年9月11日在信德省乘一辆公共汽车旅行时在 KHAIRPUR 区 KOTDIJI 附近被一群武装警察逮捕。据称第二天上午警

察要他的一名亲属付钱才释放他。有人看到 NIAZ PATHAN 的手腕和脚踝铐着铁链。他在牢房里喊叫，说他遭受严刑拷打并被夺走了财物。9月14日当他的亲属和朋友再次来到警所以求使他获释时，据说他们被警所的房产官告知 NIAZ 根本就不在警方拘留所。据报道，警方于9月20日告诉他的母亲，他在那天上午警官与土匪的遭遇战中被打死。据称，NIAZ 实际上是被酷刑折磨死的。1992年12月，他的家人在 KOTDIJI 向区高级行政长官提出起诉，控告三个警察局谋杀了他。此案是否在调查，不得而知。

524. MUJIB AIJAZ JATOI 是一位杰出的 SINDHI 农民领导人的孙子，他在1993年8月3日乘公共汽车从他在 LARKANA 的家去卡拉奇的时候被 HALA 警所的房产官逮捕。据称他遭受酷刑并于第二天死于拘留所。据说他的尸体有100多处酷刑痕迹，包括电击痕迹，头部、两腿、胸部和睾丸受伤，他的手指甲被拔出。据报道，警方争辩说他是在拘留所自杀的。据称，海德拉巴的高级警长和 HALA 警所拒绝他的家人的投诉。接着海德拉巴的信德省高等法院下令调查，但结果不得而知。

525. SYED ALI HAIDER SHAH，信德省人，于1992年6月8日被捕。据报道两天或三天后在拘留所死于军方所说的心脏病。据报道他尸体上可以看到许多酷刑痕迹。据说由 DADU 的分部行政长官领导的一个司法调查组已经于1992年12月成立以调查此案，但是调查结果不得而知。

526. ASHGAR NAREJO，信德省靠近 LARKANA 的 KETIBHUTTO 人，于1992年6月13日与17名亲属一起在 KHAIRPUR 附近被军方和警方逮捕。据称他被吊在树上用棍棒和钢条严刑拷打。他死于6月18日前后，据说官员们宣布他的死因是心脏病发作。

527. KHAN MOHAMMAD KORAI，信德省 MORO 人，于1992年8月2日被来自 MORO 的第47边防团逮捕，他们是在搜查不到他兄弟之后，逮捕他的。第二天他的尸体被交还他的家人，据称尸体上有多种伤痕，包括电击以及颈部和两腿骨

折。据说将尸体交还其家人的一名军官承认受害人死于酷刑之后。信德省高等法院于1993年3月审理了由其家人提出的请求，该法院要求军事调查法庭作出结论。不知道是否就此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

528. QALANDER BUKHSH BROHI, 信德省 DADU 区 BADAH 的一名记者, 于1992年8月26日被 KHWAJA AJMER NAGRI 警所的警官逮捕。据称, 在他要求说明逮捕他的理由之后, 他们用枪托打他并将他倒吊起来。据报道他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对尸体进行了解剖, 但结果不得而知。

529. AHMAD KHAN, 信德省 GUMBAT KHAIRPUR 附近 PIR MOHAMMAD NAREJO 村人, 和 ALLAH RAKHIYO, 于1992年9月24日在一次警察和军队的搜查中与其他两人一起被捕。据称他们被带到 PIRI 军营, 遭受酷刑直至失去知觉。据报道, AHMAD KHAN 死于由救护车送往卡拉奇的路上。

530. MOHAMMAD RAZZAQ, 旁遮普省 GUJRANWALA 区的 KAMOKE 人, 于1992年10月22日被捕。据称, 他和他的父亲, MOHAMMAD ANWAR, 在拘留所遭严刑拷打, MOHAMMAD RAZZAQ 死于当天。据报道, 拉合尔高等法院下令 GUJRANWALA 的高级警官调查此案, 但是调查结果不得而知。

531. AURANGZEB, 信德省 SUKKUR 人, 于1992年9月被捕, 1992年11月在拘留期间死于 SUKKUR 监狱。据称, 他死于酷刑。据说, 虽然 SUKKUR 平民医院的验尸报告说, 他是自然死亡, 但是他的父母还是将他的尸体从 QAYYUMBAD 墓地掘出。据报道一个医学委员会发现, 事实上根本没有验尸。解剖的进一步结果不得而知。

532. 旁遮普省 SHEIKHUPURA 人 MOHAMMAD LIAQAT (别名 BOOTA) 及其妻子 HAMIDA BEGUM 和他们的三个女儿于1992年10月12日被 SHEIKHUPURA 的 BIKHI 警所的警察逮捕。据称 BOOTA 及其妻子遭受酷刑, BOOTA 于1992年11月或12月死于拘留所。据报道拉合尔高等法院下令调查, 但

调查结果不得而知。

533. SUKKUR 区 DOST ALI JAUTOI 人 BHURAL JAUTOI 同他的六个其他村民一起被 SUKKUR 区 DUBBAR 警所的警官逮捕。据称他被倒挂 24 个小时，用刮胡刀片割并踢他的胸部。据报道他于 1993 年 12 月 22 日死于他所受的伤害。

534. MOHAMMAD ARIF KHATIAN, 信德省海德拉巴区的巴基斯坦人民党积极分子, 于 1993 年 6 月 4 日在海德拉巴区的 ARIF KHATIAN 被捕, 并被带到 TANDO JAM 警所, 据称他在那里遭受三名警官的酷刑。6 月 7 日, 据说对他的伤口进行了急救并释放了他, 但是后来不得不把他送往 RAJPUTANA 医院, 他死在该医院。在医院里人们发现他肝和肾受损, 还尿血。1993 年 7 月 22 日, 在 TANDO JAM 警所拒绝受理投诉之后, 信德高等法院下令受理对三名警官的投诉。不知道调查是否已经开始。

535. MAKHNO KHAN JAGIRANI, 信德省 KHAIRPURMIRS 区 AHMEDPUR 附近的 SABUL JAGIRANI 人, 于 1993 年 7 月 5 日在一次突然搜捕中与其他 14 人一起被 AHMEDPUR 警所的警察逮捕。其他 14 人据报道在支付贿金后被释放, 但是 MAKHNO KHAN JAGIRANI 据称在拒付贿金后遭受酷刑, 据说他是个瘸腿还患有肾病。据报道他后来死于警方拘留所。据说 KHAIRPUR 的地方副长官对为他的死而抗议的人以“可怕的后果”相威胁, 如果他们不放弃抗议的话。

536. IJAZ KHAN, 莫赫曼德特区 LAKRAI 村的一名部落人, 于 1993 年 7 月 5 日被伊斯兰堡 KOHSAR 警所的警官逮捕, 据称因酷刑至死, 虽然据报道警方坚持他是自杀。据说一个医学委员会已经在他的尸体上发现酷刑痕迹, 但在实验室报告出来以前不作裁决。伊斯兰堡区行政长官和警察部门已下令单独调查, 调查结果不得而知。

537. MOHAMMAD SARWAR, 信德省 THATTA 区的一名工会积极分子, 于 1993 年 7 月 26 日与其他 26 名工会积极分子一起在 DEWAN 糖厂聚居区他们的

住处被 MIRPURBATHORO 警所的警官逮捕。据报道糖厂管理当局对这些积极分子提出投诉。据称他们在拘留所遭受酷刑，企图迫使他们辞去他们的职务。据说 MOHAMMAD SARWAR 在警方拘留中脊骨受伤并因此而死亡。THATTA 区行政长官下令调查，调查结果不得而知。

538. NAZIR AHMED, 信德省 KARCHE 人, 于 1993 年 7 月 19 日被 KHARADAR 警所的官员逮捕。当他于 7 月 31 日被带到行政长官处时, 据报道他被送进 LANDHI 监狱, 因为他在拘留所蒙受了严重的伤害。据称在 LANDHI 监狱没有对他进行医治。8 月 3 日他被转往卡拉奇的平民医院, 他死在该医院。据说他的尸体有广泛的割痕, 他的生殖器受伤。据报道该医院的医生说他死于严重的酷刑。

539. NOOR MUHAMMAD QURESHI 于 1992 年 12 月 23 日在 PHULELI 被海德拉巴区 PINYARI 警所的 4 名警官逮捕。据说他的家人看见警察用棍棒和拳头打他。据说他流着血被一辆车带走, 两小时以后在附近的一条运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手臂折断, 多处有伤痕。据报道, 尽管 PINYARI 警方拒绝审理由其家人提交的投诉, 信德高等法院于 1993 年 4 月受理了他们的请求。诉讼的结果不得而知。

540. GULLOO MACHHI, 信德省 TANDO JAM 附近 KOT NIZAMANI 村人, 于 1993 年 4 月 25 日在一次对他的村庄的突然搜查中被 CHAMBAR 警所的警官逮捕。据报道, 第二天警方将他的尸体交给他的家人, 告诉他们他割喉自杀。据称事实上是因为他未付贿金而受酷刑至死, 而且在警方的压力下验尸伪证死亡原因为自杀。据报道, 5 月 29 日他的家人掘出尸体, 据说第二次解剖已经对第一次验尸的结果提出疑问。

541. 1992 年 8 月 12 日, GHOTKI 警所的约 30 名警察和军队突然搜查信德省 SUKKUR 区的 DEH ISSA WALI 村, 拘留 10 人。据称, SATTAR BUX, ALI MOHAMMAD QAMRUDDIN INDHA, KHADIM INDHAR 和 SUBHOI INDHUR 在 GHOTKI 警所遭受酷刑。另一村民, JAFFAR, 据报道于 9 月 19 日被捕, 随后遭受

酷刑。据说 MOHAMMAD QAMRUDDIN, KHADIM INDHAR 和 SUBHOI INDHUR 已因他们在拘留期间受到的待遇而死亡。

542. FAROOQ AHMED, 70 岁, MOHAJIR QAUMI 运动 (MQM) 总书记 IMRAM FAROOQ 的父亲, MUSHTAQ SAIGOL, MQM 的成员, 前信德省首席部长的顾问, 以及他的两个儿子 NORMAN 和 AMIR SAIGOL, 于 1992 年 10 月 31 日在卡拉奇被警察、军队和别动队逮捕。据称, 在捕人中 MUSHTAQ SAIGOL 的妻子 SHANAZ SAIGOL 被枪托击中并威胁她说, 如果不说出 IMRAN FAROOQ 的去向就杀死她的两个儿子。据称 4 个被捕的人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被蒙住眼睛达两天之久, 而且不给吃不给喝。据说在审问中 NORMAN AMIR SAIGOL 的两腿被朝不同的方向拉开。

543. MOHAMMAD TARIQ 于 1992 年 6 月 30 日被捕, 被警察带到 NORTH NAZIMABAD 警所。他被审问有关他兄弟的情况, 当他不能提供什么情况时, 据称他被又打又踢直至失去知觉。据报道他于 7 月 27 日被转到 TAIMURIA 警所, 遭到酷刑。在其家人向官员支付了一大笔钱后才被释放。

544. 特别报告员还通知政府, 他收到的材料表明被警方拘留的大多数妇女遭受某种形式的性凌辱, 包括强暴。据说受理强暴投诉是很难的, 因为 1979 年的伊斯兰 ZINA 法令使一个妇女很难达到立案的证据要求。据报道如果不能立案, 投诉人可能被指控为通奸, 根据这一法令通奸罪是要用石头砸死的。还有报道说, 如果据称的强奸犯是警察, 军人, 或其他政府官员, 警方常常拒绝受理投诉或迫使或贿赂受害者放弃指控。

545. 据报道 1992 年 10 月政府批准了刑事诉讼法的一项修正案, 根据这项修正案妇女不得在警所拘留过夜而且只能在其丈夫或亲密的男性亲属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审问。根据这项修正案妇女必须关在法院拘留所, 只有在法院的命令下才能移交警方拘留审问。据说此项修改还未经议会批准。

546. 下列各节归纳的各个案件也送交了政府。

547. LAU, 一名 14 岁的女孩, 据称于 1992 年 10 月 17 日在海德拉巴区的 TANDO GHULAM HAIDER 警所被三名警官, 包括一名警长强奸。据报道她是参加节日活动后乘车返回 8 名比尔人部落成员中的一个, 他们在信德省的 MATLI 附近被警察截住, 据称这 8 名旅行者被逮捕并遭殴打。三名警官受到审判并定为轮奸罪, 但这一定罪以程序原因为推翻了。

548. SHAMIN, 一名有两个孩子的 21 岁的母亲, 据报道在卡拉奇的 NORTH NAZIMABAD 被三个男人绑架和强奸。在其母亲向 PIRABAD 警所投诉后, 该警所逮捕了 SHAMIN, 而不是调查所说的强奸案。据称他们威胁要指控她通奸并要她给钱后释放她。当她的母亲只能筹集到所要数额的一部分时, 他们就按 ZINA 法令指控她并在警所拘留了她 6 天, 在这 6 天中据称两名警官和第三个不知名的人一再强奸她。信德省高等法院于 1992 年 8 月下令起诉那两名警官。不知道调查是否已经进行。

549. 还送交了其它材料, 根据这些材料一些青年男孩在警方拘留中遭受强暴。据报道, RASHID MALLAH, 14 岁, 被信德省 SANGHAR 区 SHADADPUR 附近的 MELDSI 警所的一名警察殴打并遭鸡奸。警察受理了对这名警察的投诉, 但不知道调查是否已经开始。

550. 最后, 特别报告员通知政府, 他已经收到一些报告, 根据这些报告, 一些地主或者叫“WADERAS”, 尤其是在信德省, 在经营私人监狱, 在这些私人监狱里监禁着农村的契约工人, 他们经受着严重的恶劣待遇。据说在这些私人监狱里发生的拘押和酷刑, 警方和其它国家机关常常是知情、默许或直接参与的。信德省的好几个私人监狱是由民选的国民议会议员开设的, 他们分别来自伊斯兰民主联盟和巴基斯坦人民党。有一个于 1993 年年中发现的拘禁着 130 名农村工人的乡村监狱据说是属于国民议会议员 SALIM AKBAR BUGTI 的。

政府就以往报告中的案件转交的材料

551. 1993年4月28日,特别报告员代表被关押在卡拉奇监狱中的一位美国公民 Lisa Evelyn Encore 发出紧急呼吁,她已怀孕五个月,且患有痢疾,肺炎,可能还患有肝炎。据报告,她得到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治疗,食物的量也不足。1994年7月1日,该国政府答复说,她已于1994年8月在医院分娩,已允许美国副领事及要求探视的所有亲属去探望她,为她及其婴儿提供了有牛奶和肉的特别饮食,为其婴儿接种了应接种的疫苗,并为她及其婴儿提供了种种医疗设施。

意见

552. 特别报告员在其任期的过去两年里,曾与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进行了讨论,以便获准邀请他访问该国。开始时前景似乎有望,然而该国政府最后通知特别报告员说,今年不宜访问,不过它希望欢迎特别报告员明年来访。如果这一希望得以实现,特别报告员将很高兴,因为他收到的控诉有理由使他深表忧虑。

秘 鲁

紧急呼吁

553. 1994年6月8日,特别报告员代表于1994年4月30日被阿亚库乔省 Huanta 镇一支军事巡逻队拘押的记者 César Flores González 转交了紧急呼吁。他被带到 Castropampa 军事基地,并声称在5月6日获释前遭到殴打。他感到害怕的是一旦返回 Huanta 镇,他将再次被捕,再次受到虐待。

554. 1994年9月14日,该国政府答复说,Flores 先生是在军队为招募人服兵

役而举行的一次活动中被捕的。他被带到 Castropampa 基地，但从未受到过虐待。

555. 特别报告员于 1994 年 9 月 26 日代表分别任环境保护组织自然协会主任和管理人的 Maria Elena Foronda 和 Oscar Diaz Barboza 转交了另一份紧急呼吁。他们是于 1994 年 9 月 13 日在安卡什地区 Santa 省 Chimbote 镇根据反恐怖主义法被反恐怖主义警察成员拘留的。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以往报告中的案件的材料

556. 特别报告员于 1993 年 8 月 16 日代表于 1993 年 7 月 10 日在利马被国家反恐怖主义总部成员逮捕的出租汽车司机 Juan Abelardo Mallea Tomaila 发出紧急呼吁。该国政府在 1993 年 12 月 7 日的一封信中提及此案，在信中说，该人系秘鲁共产党 (Sendero Luminoso) 成员，有证据证明，他是一张地图上出现的手写字体的作者。这张地图标明利马郊区四个未做记号的墓地地点，墓中埋有在 1992 年 7 月由 La Cantuta 大学被诱拐的教授和九名学生的遗骨。但是提供材料的有关人士通知特别报告员说，他们曾请教一位美国笔迹专家，他认为 Tomaila 先生的笔迹与地图上发现的笔迹不一致。该国政府在复信中还说，一名医生对他进行了体检，证明他身心健康。但是信中未说体检是何时进行的。

557. 该国政府在 1994 年 1 月 24 日的另一封信提及同一案件，信中说，负责调查工作的地方检察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指控 Tomaila 先生犯有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在 1994 年 5 月 5 日的第三封信中，该国政府说，利马高级法院已于 1994 年 4 月 28 日下令释放他。

558. 据报告，Rafael Leandro Rodríguez Eduarolo 于 1991 年 6 月在胡宁 El Tambo 警察局局内受到了虐待。1994 年 9 月 14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他因盗窃被捕，但从未受到虐待。

559. 该国政府于 1994 年 10 月 20 日就下面段落中提及的案件作出了答复。

560. 据说, Juan Arnaldo Salomé Aduato 于 1991 年 4 月 24 日在 Huancayo 被捕后遭到了警察的拷打。该国政府称他从未被胡宁警方逮捕过。

561. 据说, Antártico Daniel Salas Córdova 在遭受利马圣马丁逮捕他的警察成员的拷打后, 于 1992 年 4 月 27 日死去。该国政府答复说国家警察局正在进行调查。

562. 律师 Martha Huatay Ruiz 于 1992 年 10 月 17 日在利马被捕, 并声称在国家反恐怖主义总部内被拷打。该国政府说, 1993 年 5 月 8 日, 一名医生对她进行了体检, 他未找到遭受拷打的证据。

563. Wigberto Vásquez、Plácido Alvarado、Victor Morales、Crisanto Velásquez、Guillermo Granda、Guillermo Oyola、Javier Garcia Huamán、Benjamín Garcia Huamán、Daniel Cruz 和 Samuel Huamán 于 1992 年 6 月 27 日在 San Ignacio 省 Cajamarca 被捕, 并声称受到警方拷打。该国政府答复说, 这些人被捕是合法的, 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虐待。

564. Pilar Coqchi Calle 因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于 1990 年 1 月 23 日在 Huamanga 被捕, 他声称受到了警方的拷打。该国政府说, 她因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被判监禁。复信中未提及遭受酷刑的指控。

565. Maria Elena Loayza Tamayo 于 1993 年 2 月 6 日在利马被捕, 声称受到国家反恐怖主义总部成员的拷打。该国政府答复说, 在 1993 年 2 月 15 日, 在她的律师在场的情况下, 对她进行了审问, 她从未控诉受到过拷打。依据法律, 经公共事务部和法官批准, 她被单独监禁 10 天。1993 年 2 月 15 日之前进行的医疗检查没有表明曾对她施以酷刑。

566. 据报告, Maria de la Cruz Pari 在被国家反恐怖主义总部成员拘留时被强奸。该国政府报告说, 她在接受红十字会和公共事务部代表调查时并没有提出任何控诉。1993 年 1 月 11 日进行的医疗检查也没有表明她曾被强奸过。

567. Higinio Quispe Pérez 和 Eleuterio Inga 于 1991 年 4 月 12 日被捕, 指控受

到 Huancayo 的 Chaquicocha 军事基地士兵的拷打。该国政府说，他们曾发表过声明，说他们被没有说明本人身分的两个人扣留过几个小时，因此，他们无法肯定这两个人是不是军人。没有对军事基地成员提出控诉。

568. Senobio Enriquez Vargas 于 1992 年 1 月 24 日在万卡维利卡的曼塔被捕，声称受到了军队成员的拷打。该国政府答复说，已下令对此事进行调查。

569. Juan Arnaldo Salomé Aduato 于 1991 年 4 月 24 日在胡宁的 Huancayo 被捕，据说受到警方的拷打。该国政府答复说，已进行了纪律检查。结果证明指控是捏造的。

570. José Natividad Flores Rojas 于 1992 年 7 月 22 日在亚马孙的 Bagua 被捕，声称受到了军队成员的拷打。该国政府答复说，由司令部和公共事务部进行的下列调查证明了指控纯属捏造。

571. 据报告，Rosenda Yauri Ramos 和 Alberto Calipuy Valverde 由于受到拉利伯塔德 Santiago de Chuco, Angamarca 军队成员施用的酷刑于 1993 年 3 月死亡。该国政府答复说，继进行纪律检查后，认定军队的四名成员对该人死亡负有责任。刑事调查尚未完结。

572. Marcos González Tuanama 于 1992 年 4 月 29 日被捕，声称在圣马丁的 Mariscal Cáceres 军事基地遭受酷刑。该国政府说，由于声称的受害者缺乏合作，公共事务部尚无法完成调查工作。

573. 军队成员 Marco Zarate Rotta, Enrique Aguilar del Alcázar 和 César Cáceres Haro 在试图发动政变后于 1992 年 11 月被捕，声称遭到拷打。该国政府答复说，进行的医疗检查表明不存在虐待。

意见

574. 特别报告员不能将他得到的可靠材料送交有关当局表明，反对酷刑委员

会有充分的理由对于在调查恐怖主义罪行过程中广泛采用酷刑的做法，以及凶手不受到惩罚表示并切（CAT/C/SR.194/Add.1, 1994年11月22日）。该国政府对先前案件的答复似乎表明它主要关心的是指出各个案件中所报道的证据不足，而不是积极地着手努力解决广泛采用的酷刑做法。

菲 律 宾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575.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8月5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说，他收到的报告表明，在拘留中心和军营里有时施以酷刑。据说使用的方法包括拷打，使人窒息，不准睡觉，将人的眼睛蒙住，将人的头浸入马桶，注射“能使人吐露真言的药物”，以及强迫人挖被告之是他自己的坟墓。

576. 向政府转交了关于 Zaldy Acono 和 Orsenio Mendez 案件的材料，据报告说，因被怀疑为新人民军成员，他们于1993年7月25日被奎松省的菲律宾军队第76步兵营逮捕。他们无法或不愿意回答士兵提出的关于所说的他们的同伙的去向的问题，据报道，他们被人抽耳光，用脚踢，用枪托击他们的腹部，以及在头上套塑料袋使他们窒息。尔后据说他们被捆绑在森林中达两天之久。

577. 1994年11月10日，该国政府答复说，由设在圣费尔南多 Pampanga 的菲律宾人权委员会地区办事处进行的调查证实，第76步兵营从未在奎松省驻扎过。由菲律宾人权委员会圣巴勃罗市第四区办事处进行的调查同样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菲律宾人权委员会仍在寻找解决此案的其他途径。

578.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通知该国政府说他收到了材料，据这份材料说，为了与武装叛乱运动而战而于1987年成立的准军事部队——公民武装部队地区部队的成员参与了对其拘留的人施以酷刑和虐待。据说负责监督公民武装部队地区部

队的军方，经常容忍甚至怂恿此种虐待行径。

579.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转交了13岁的Emily Absalon的案件，据报道，她于1993年7月4日遭公民武装部队地区部队第268快速部队两名成员强奸。这两个人去了受害者在西民都洛黎刹Malawaan Mindiguin巴兰盖的家，寻找她的父亲，他们声称他是新人民军的成员。据说他们洗劫了住所，将受害者，她的两个姐妹和一个兄弟带往Maqsikap巴兰盖，据受害者说，途中将她与其兄弟姊妹分开，她被这两个人强奸。然后孩子们被带回家中，他们被警告说，如果他们将发生的事件告诉任何人就杀死他们。他们的母亲随后向圣何塞地区法院起诉。据报告说已将这两名公民武装部队地区部队的成员逮捕，并将他们并押在西民都落的圣何塞省监狱内，但不知道对他们提起诉讼的结果。

580. 该国政府答复说，已对犯下强奸和抢劫罪的这三起刑事案件的被告提出起诉，他们被关押在西民都洛省监狱，审判工作正在圣何塞区法院的第46法庭进行。在圣何塞Laquna的菲律宾人权委员会地区外地办事处，与国家检察官办公室一道，担任此案的特别检察官。

581. 最后，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说，他收到了Eduardo Haz及两个堂兄弟，Geby Domigina和Armando Domigina，于1992年10月4日在周围的驻索索贡Gubat Bentuco第49营30名士兵的协助下，被公民武装部队地区部队的两名成员毒打的材料。据报道，Eduardo Haz的怀孕的妻子在其母亲在索索贡巴塞罗那Sta. Lourdes的住所，被公民武装部队地区部队的一名成员击毙，声称她是新人民军的成员。据报告说，当天晚些时候，她的丈夫及两个堂兄弟被扣押，被带往教堂，并被捆绑起来。然后士兵命令住在附近房屋内的6户人家出来，看这3个人遭毒打。尔后士兵将他们逮捕候审。Geby Armando Domingina已被释放，但是据报告说，Eduardo Haz被杀，尸体已被发现。

葡 萄 牙

转交政府的材料

582.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8月17日的信中向该国政府转交了据称在该国发生的下列酷刑案件。

583. Carlos Robelo 于1993年3月3日被法警逮捕,据称在里斯本警察局内遭到了法警成员的严酷拷打。在他出庭后,法官令将他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而他却被带回警察局,值班医生只注意到轻伤。在候审被关押在狱中之后,监狱工作人员送他去看一个私人医生,拍了X光照片,发现5根肋骨骨折。据报告说,他向阿尔马达法院正式起诉,法院将材料送交里斯本的另一个办事处以进行调查,但是未进行任何调查。据说已开始了新的调查工作。

584. 据报告说,有智力缺陷的 José Pedro Tavares Teles Rocha 被两名公安警察成员截住,他们要求他说明他本人的身份。在据目击者说他作了滑稽可笑的答案后,据报道说两名警官动手打他,在他躺倒在地上时踢他。在通宵被扣留后,他于次日出庭,据报告说,他脸面青紫肿胀,脖子上有伤。在进行检查前法官中止了听审。

政府就以往报告中的案件转交的材料

585.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11月3日向该国政府转交了关于 Francisco Carretas 案件的材料,据报道,他于1992年2月6日在 Charneca da Caparicia 遭到阿尔马达宪兵队特工人员的严厉拷打。在同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还转达了 Orlando Correia 案件的材料,据说他于1992年9月9日在瓜尔达监狱遭到了法警的殴打。该国政府于1994年6月20日答复说,正在对 Francisco Carretas 案件进行法律诉讼,尚未作出判决。该国政府于1994年8月10日就 Orlando Correia 案件答复说,由法警

和公共事务部进行的调查已得出结论，不存在确认指控的充分证据。

卡 塔 尔

紧急呼吁

586. 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4月28日代表英国国民Gavin Sherrard-Smith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据说因出售含酒精饮料被判六个月监禁，鞭挞50。据报告说，上诉法院已批准了判决，该人担心鞭挞可能即将执行。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说，他赞同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的看法，即肉刑的做法与各项国际文书载明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规定是不符的。

大 韩 民 国

转交政府的材料

587.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3月29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说，他已收到了材料，据说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捕的人常常受到若干种形式的虐待，其中包括不准睡觉，以便作出“坦白交待”。根据现行有效的程序，警方或保安人员往往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可认为嫌疑犯“自愿服从警方拘留”，但必须在继续拘留的48小时内获得法院拘票。据报道说，警方和其他保安机构常常滥用这条规定，以武力拘留嫌疑犯，并在不通知其亲友他们已被捕的情况下，单独监禁他们48小时进行审讯。据说被拘留者在审讯的前几个小时里受到了极其严重的虐待，由此得到的供词往往作为申请拿到逮捕证的依据。

588. 据报告说，将囚犯立即提交法官审理不存在任何法定条件。根据国家安全法在对被拘留的嫌疑犯提出指控前，可被审讯长达50天之久，其中包括由逮捕机关

审讯 20 天，公诉机关再审讯 30 天。据称在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囚犯有时受到长时间令人疲惫不堪的审讯，并拒绝让他们立即或定期会见其律师或亲属。

589. 据说声称遭受酷刑或虐待的囚犯很少提出正式控诉，仅对为数不多的案件成功地进行了刑事起诉。在审讯期间受到虐待的犯人，由于害怕与法庭对抗，由此招致更重的监禁判决，所以有时害怕在法院作大意如此的陈述。此外，据说犯人极其难以证明受到过虐待，特别是不准睡觉这种形式的虐待，它在人身体上不留下任何可以看得见的痕迹。最后，据说没有任何单独的机构，对侵犯人权行为的控诉进行调查。检察院有权决定是否进行刑事起诉，似乎往往不对控诉采取行动，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就拒绝受理，其理由是它们已调查过了，证明控诉是没有根据的。

590.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下面段落中叙述的各个案件。

591. 加入了民主党的工人 Lee Kun-hee 于 1992 年 9 月 26 日被国家安全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在未出示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他被带到国家安全规划局的审讯机构接受审问，据报道说，开始几天里不准他睡觉，并反复殴打他。他的妻子也于 10 月 14 日被捕，被扣留 48 小时，据说在此期间她挨了打，并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准她看她的婴儿来威胁她。1993 年 1 月 15 日，根据国家安全法和军事秘密保护法，Lee Kun-hee 被判三年监禁。

592. 为 Mal 杂志工作的记者 Choi Chin-sop 于 1992 年 9 月 14 日被国家安全规划局的官员逮捕，并被带到国家安全规划局审讯机构，据称他在那里几天不准睡觉。据说他遭到了殴打，把全身的衣服脱光，强迫他用同样的姿势长时间站立，并强迫他把手放在背后，头着地，在地上爬行。1993 年 2 月 24 日，根据国家安全法，他被判三年监禁。

593. 前政治家 Son Pyong-son 于 1992 年 9 月 26 日被国家安全规划局官员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据报告说，在国家安全规划局审讯机构，在几天的时间里，他遭到了一伙审讯官的殴打，被迫反复作费力的运动，譬如，双臂伸直蹲踞，用头和

手作倒立。据说每天仅允许他睡很少的几个小时，在10月5日前不允许他会见他的律师，在10月17日他被转移到一所监狱前拒不让他见他的亲属。1993年2月，他因被指控加入一个“反国家”组织，以及将国家秘密泄露给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而被判终身监禁，现被囚禁在全州监狱。

594. Park Seok-jin 因开小差于1993年7月被捕，在发表了表明他作为一名防暴警察反对完成强制性服兵役的“觉醒声明”后，被判处一年半监禁。据报道，他在1994年1月遭到殴打，用绳子捆住，上了脚镣，在永登浦监狱的小“惩戒”室里被关了48个小时。尽管随后去掉了绳子和脚镣，但是在1994年1月19日，当监狱长进入他的牢房时，由于他未能立正，他受到了一个月的重监禁。

已转交政府的案件的后续行动

595.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通知该国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以往转交该国政府的若干案件的补充材料，在某些方面与该国政府提供的答复不符。

596. 1993年7月22日，特别报告员代表于1993年7月15日被捕的 Noh Tae-hun 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1993年8月5日，该国政府作出答复，说明逮捕和随后拘留 Noh Tae-hun 的情况，讲到没有限制他会见其律师或亲属的事实。从材料来源收到的另外的材料提到在冗长的审讯过程中不准 Noh Tae-hun 睡觉的事实。据说在他被拘留开始的48个小时里，只准他睡了不足两个小时的觉。

597. 还转交了关于 Kim Sam-sok 和 Kim Un-ju 案件的补充材料，已就他们于1993年9月24日向该国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该国政府在1993年10月22日的答复中说，在审讯期间他们受到了人道的待遇，他们的家属或律师也没有就他们在拘留期间的待遇提起任何控诉。根据收到的补充材料，Kim Sam-sok 在1993年10月7日对其律师说，他曾几次被剥光衣服，遭到国家安全规划局的性攻击，以迫使他认罪。9月20日，他用头撞墙企图自杀。9月21日，准许他的妻子看视他，据报告说，

他的脖子用颈套撑着，他的头肿了，脸上伤得很厉害，由于背部受伤，他无法坐下。至于 Kim Un-ju，据报告说，她通知她的律师说，在被捕后，几天不准她睡觉，打她耳光，摇醒她，并强迫她反复运动。据报告，她还说，审问者曾威胁剥光她的衣服，对她进行性凌辱，她作出了后来被她否认的供词。

598. 1992年12月12日，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他收到的关于据说于1992年8月被捕并被带往国家安全规划局的 Kim Nak-jung 和 Noh Jong-sun 遭受酷刑的材料。1993年7月15日，该国政府答复说，在他们被捕后，曾准许他们与他们的律师见面，关于遭到殴打和不准睡觉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收到的补充材料表明，有13天不准 Kim Nak-jung 见他的律师，在此期间，他实际上被单独监禁了。他于9月15日被转送到汉城拘留中心，他在那里对探视者说，不准他睡觉，国家安全规划局的一群人用棍棒抽打他全身，探视者可以看到他头上的一块伤痕以及胳膊上的瘀伤。至于 Noh Jong-sun，据报告，他说在1993年初对他进行审讯期间，对他采用了羞辱的方式并使用了野蛮的暴力，他被迫向国家安全规划局和检察官作出了供述。

紧急呼吁

599. 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3月28日代表 Heemangsae 演唱团成员和支持者 Hwang Seung-hyun, Lee Yoon-jung, Lee Sang-yeop, Jang Gee-bum, Kim Mee-Kyung, Lee Kwon-seop 转交了紧急呼吁，他们是在3月24日被没有出示任何逮捕证的大约15名便衣警察逮捕的。他们被带往汉城警察总署的安全科。据报告，逮捕是在演唱团成员参加和平集会，要求释放于2月21日和22日被拘留的其他5名 Hee mangsae 成员后发生的，警方显然怀疑他们策划被当局视为颂扬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一本书举办一场音乐会。

600. 该国政府于1994年5月20日答复说，逮捕6名演唱团成员的逮捕证是于

1994年3月24日签发的，在逮捕他们的当日就准许他们与他们的律师见面。3月25日，在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了 Lee Yoon-jung 和 Lee Sang Yeop，但是其他的被拘留者获释。Lee Yoon-jung 的母亲和 Kim Mee-kyung 的父亲于3月26日以非法逮捕和拘留为由，对参与逮捕的警察提出控告，现正对这些控告的依据进行调查。

601. 特别报告员还于1994年6月21日代表下列人员转交了紧急呼吁：他们是 Ahn Jae-ku, 61岁；Ahn Young-min; Ryu Nak-jin, 66岁，韩国青年组织理事会在浦项市的成员 Kim Sung-hwan; Kim jin-bae; Jong Hwa-ryo; Jong Chang-soo; Hong Jong-hee 和 Park Rae-koon。这些人是一个团体的成员，至少有25人在6月14日被国家安全规划局逮捕，警方怀疑该团体支持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据国家安全规划局说，包括 Ahn Jab-ku 在内的一些犯人，被指控组织朝鲜工人党地下支部，据说，已于1993年1月成立了称为拯救祖国民族阵线的团体。其他一些犯人被指控组织了称为朝鲜民主民族主义阵线的团体。据说这些团体支持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据报告，根据国家安全法将这些犯人拘押候审。

602. 该国政府于1994年7月1日答复说，上述人员是依据韩国国家安全法，完全符合韩国的法律程序及韩国法律规定的他们的权利而被捕的。

罗马尼亚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603.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4月28日的信中，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他收到的下面段落中叙述的案件的资料。该国政府于1994年8月4日就案件报道送交了答复，答复的概述紧接在相对应的案件报道的后面。

604. 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Andrei Tanase Zanopol 于1993年6月27日，在加拉茨 Mazepa 他家附近，被两名警察逮捕。据报道说他被用铁丝绑在一座建筑物入

口处的铁栏杆上的，当众被两名警察严厉殴打。然后他被带到警察局，据报告说他在哪里继续遭到殴打。7月1日，他的律师报告说，Zanopol先生的睾丸肿胀，一支胳膊看来打了石膏，全身上下和脸上有瘀伤。还据报告说，Zanopol先生接受了一位医生的治疗，医生拒绝给他开出说明伤势的证明。

605. 该国政府答复说，Camelia Zanopol于1993年向雅西军事检察官办公室提出控诉，该办公室认为Zanopol没有遭到警方的殴打，下令不对两名警察提出任何刑事诉讼，然而总检察官办公室的军事检察科于1994年4月14日审查了该案件，裁定先前的判决是非法的，是没有依据的，下令对两名警察提起刑事诉讼，并验证所有有关的证据。

606. 多罗霍伊的Costel Covalciuc于1993年6月29日在家中被两名警察逮捕。次日，在法院进行简易的审判后，他被判过三个月监禁。1993年7月4日，他的家属被告知他于当日上午死亡。据报告说，他的几位家人去了停尸房，看到死者双手沾有血污，身上、咽喉和鬓角有多处瘀伤。进行了尸体解剖，给了Covalciuc的父亲一张由验尸官填写的表格，说明系非“暴力”死亡，是由于急性心血管供血不足致死的。调查死因的雅西的军事检察官得出结论，认为死者在拘留期间没有受到虐待，“压抑”可能造成体表的损害。

607. 该国政府答复说，7月4日，Costel Covalciuc曾诉说胸部剧烈疼痛。多罗霍伊医院的医生和同狱犯人曾努力做心脏按摩。医生命令将他送往医院，但是一到医院即告他已死亡。因为死因断定系非暴力，所以雅西军事检察官办公室下令不对此案提起刑事诉讼。然而在审查了证据后，总检察长办公室军事检察科于1994年4月14日下令对中央法医协会高级法医委员会提供的法医报告进行调查和重新审查。待得到重新审查的结果后，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608. Viorel Baciu于1988年10月24日被捕，随后被判处几年监禁，据说依据的是对他提出的捏造的指控，理由是他的父亲作为耶和華证人会成员所从事的活动。

考虑到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实质上是非法的，总检察长于1月8日提出特别上诉，暂停继续执行监禁判决，但是上诉被驳回，Viorel Baciu于1993年2月8日重又入狱。在被捕后，他被带到苏恰瓦警察局，据称他受到了严刑拷打，以迫使他承认指控他所犯下的罪行。在受刑的过程中，把他的双腿吊起来，打他的脚板。据报告说，由于咳嗽，吐血和在审查过程中受的伤，1988年12月6日至12日，他不得不在吉拉瓦医院接受治疗。当着预审检察官的面，以及在审讯的过程中，他撤消了供词，然而最高法院还是考虑了他的供词。

609. 该国政府答复说，Viorel Baciu对一名中校和其他两名警察提出控诉，但是雅西军事检察官办公室下令不提出任何刑事控告。1994年4月28日，总检察长办公室军事检察科取消了这一决定，认为它是非法的，是没有根据的，下令提出控告，提出证据。此案未决。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以往报告中的案件的材料

610. 1994年8月9日，该国政府就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中转交四个案件送交了答复。下面段落概述了这些答复。

611. 就据称于1992年8月25日在克卢日县Gherlu遭到警察用警棍和拳头殴打的少数民族匈牙利人Stefan Tasnadi的案件而言，克卢日军事检察官办公室开始对两名警察的胡作非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所作的证明和法医检查的结果得不出Stefan Tasnadi曾遭受殴打的结论。在1993年6月21日之前，Tasnadi先生没有向军事检察官办公室报告发生的事件，因此，他撤消了控告。

612. 就据称在帕什卡尼警察局遭受五天殴打的Mihai Poteras案件而言，巴克乌军事检察官办公室根据罗马尼亚刑法典，下令对滥施质讯的指控进行审判。确认在1993年2月5日和6日两天里，这两名警察严厉殴打了Posterias Mihai，目的在于迫使他承认犯了抢劫罪，由此造成他的身体受伤，要求得到16天的医疗补助。

613. 根据特别报告员转交的指控材料, Doru Marian Beldie 曾在布加勒斯特第 17 区警察局被人用警棍打手掌和脚板达几个小时。该国政府答复说, 布加勒斯特军事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结论是没有对 Doru Marian Beldie 施加任何暴力。他承认犯有具有严重情节的、对未成年人犯下罪行的“在同一性别的人之间发生性关系”, 因此被判处四年半监禁。

614. 最后, 关于据说遭到 Teduci 警方严厉殴打的 Marcel Brosca 的案件, 雅西军事检察官办公室得出的结论说, 没有对他施加任何暴力。他承认犯有抢劫罪及从事同性恋活动, 因此被判处五年监禁。

沙特阿拉伯

转交政府的材料

615. 特别报告员在 1994 年 6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说, 他收到了有关据说自 1991 年被扣留在已于 1992 年 12 月关闭的阿塔维亚营地和 Rafha 的伊拉克难民遭受酷刑和虐待的材料。据这些报告说, 难民因各种各样被发觉的不当行为, 其中包括批评营地的管理当局, 抗议生活条件和“不服从”而遭受酷刑或虐待。据报道说, 酷刑的形式包括故意殴打全身, 强迫长时间地站立, 用电击以及在赤身裸体时往身上泼冷水。据报道说, 一些人还被捆住手腕吊在天花板或高的窗户上, 打脚板, 以及长时间不准睡觉。据报道说, 还对难民, 特别是对生活条件和营地当局待遇提出抗议的难民采取各种集体惩罚形式, 诸如不给饭吃和不给水喝。

616. 据报告说, 一批批难民于 1991 年 8 月和 1992 年 7 月在阿塔维亚营地绝食, 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将他们再安置到第三国。据说, 许多参加这些抗议活动的人后来遭受了酷刑或虐待, 下面各段即概述了这样的案件。

617. 阿塔维亚营地第三村第 11 区的代表 Ya'rub Hassan Suri al - Khaffaji 与

其他四名难民一道，在参加了于1991年8月举行的第一次绝食后，于1991年9月13日被捕。根据煽动叛乱和煽动难民绝食的指控，他们被带到“紧急部队”。据报告说，士兵强迫他脱去衣服，躺在一辆汽车的前盖上，汽车的发动机已发动了一段时间。然后据说士兵把他在前盖上滚来滚去，把他捆在汽车的一侧，用棍棒和皮条抽打他。在医生诊断他的伤势太严重，营地诊所无法治疗后，他被送往 Hafr al - Baten 军队医院，后来被送到利雅得军队医院。他的双肾永久损坏了。据报道说，在军事当局进行调查后，在1992年1月给予 Ya'rub al - Khaffaji 经济补偿。但是，没有对案件进行任何独立的司法调查，据说无一罪犯归案受审。

618. As'ad'Ali Hussein 被捕并被送到“紧急部队”，他在那里衣服被脱去，只剩下内裤，并被带上手铐。据报道说，然后用电缆线抽打他的双手约半小时，直至他的双手皮肤开始脱落，并用铁条打他的背，踢他。其后他赤裸着身体被捆在一辆卡车后面，被拖着向前行进了三到五分钟，致使左胳膊脱臼。

619. Zahir Rizqi Saber 由于参与了1991年的绝食也受到了惩罚。据报道，他被脱去衣服，只剩下内裤，被捆在铁丝网上一至两个小时，其间他遭到了殴打。然后士兵剪断他的头发，用沙土和着水和头发，强迫他吃下去。

620. Muhammad Khudhayr Mubarak Tu'ma 被指控在上述绝食活动后煽动叛乱。据说他被带到“紧急部队”驻地外面，被脱光衣服，遭到毒打，把双手捆绑在背后，强迫他爬行，同时用缆线抽打他两个多小时。据报道说其结果是他再也无法动了，由卫兵拖回到一个帐篷里。几个小时以后，他死了。

621. Bassam Yusuf Ibrahim al - Shamiri 参加了于1992年7月在阿塔维亚进行的第二次绝食活动。在开始绝食几天后，他病倒了，被送往诊所。据报告说，在他仍未痊愈时，一名警官进入他的房间，指控他有煽动性行为，反复用棍棒击他的脑后。

622.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下面各段叙述的案件的材料。

623. 'Ali Muhsin Abu - Zahra 因被指控写作并上演了抨击营地管理的一部戏

剧而于 1992 年 3 月在其在阿塔维亚营地第三村第 6 区的住处被捕。据称他被带到“紧急部队”，在那里被脱光了衣服，以强奸罪来威胁他，他受到毒打和电棒的猛击。在被单独监禁一个月后，他于 1992 年 4 月被释放。

624. 据报告说，Dhia' Shabeeb 因不服从营地管理当局发布的一项命令，在阿塔维亚营地被捕。据称他被带到室外，被绑在一根柱子上，柱子顶上挂着一盏明亮的灯，招引来大批蚊子和在夜间出没的其他沙漠昆虫。次日他回到他所在区时，身体被擦伤，肿得很厉害。

625. Hussein al - Jizani 住在 Rafha 营地第 5 村，据报告说，1993 年 4 月 18 日夜间，他生病了，外出寻求医助。一支军队巡逻兵看见了他，因违反夜间宵禁拦住他，士兵们当着 15 个证人的面一再毒打他，致使他于当夜死亡。还据报告说，证人们受到了虐待，并被强迫在一份报告书上签名，其大意是说 Hussein al - Jizani 死于心脏病发作。

626. 特别报告员还通知该国政府说，他收到报告，报告表明在营地广泛采取鞭打的惩罚形式，以及 Shari'a 的一名法官所强加的一系列罪行，其中包括未婚异性男女之间的性行为 and 消费含酒精的饮料。据说人们在没有被告律师的情况下接受这位法官的审理，往往仅凭被胁迫签名的“口供”定罪。就这样来自阿塔维亚的四名难民因被指控犯有同消费含酒精饮料有关的罪行，于 1992 年 7 月 23 日在 Rafha 被捕。'Abbas 'Ali Mahawi 因与饮用含酒精的饮料的人在一起而受到指控并被定罪，被判处 73 天监禁及鞭挞 80 下。'Ali Sabah Ward 因酿造含酒精的饮料受到指控并定罪，他被判处两年监禁和鞭挞 400 下。Muhammad Masayri' Hassan 被指控消费含酒精的饮料并被定罪，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和鞭挞 300 下。Hadi Nasser Hussein 被指控饮用和出售含酒精的饮料并被定罪，被判处鞭挞 300 下。据说，他们都按所判决的鞭挞数目一下不少地遭受了鞭挞。

紧急呼吁

627. 1994年10月11日,特别报告员就被关押在El Qasim El Brida监狱的一名埃及医生Mohamed Kamel Mohamed Khalifa博士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据报告说,在被判犯有说谎罪后,他被判处挨鞭挞。据说他之所以受到这样的指控是因为他对El Qasim El Bakeereya的Saoud El Kabir学校校长提出控诉,指控他性凌辱他的儿子。据报告说,在学生将放学时,在学校前面,判处Khalifa博士受到鞭挞80下,另外的120下鞭挞分两次,每次60下,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在星期五的祈祷后在El Bakeereya施行。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说,他赞同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的看法,即体罚是与多项国际文书载明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规定不一致的。

意见

628. 在没有收到该国政府提供的材料的情况下,特别报告员倾向于认为上述对伊拉克难民施以酷刑和残忍、不人道待遇和处罚的报道可能具有充分的依据。

塞内加尔

发出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629. 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3月3日代表Lamine Samb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该人系一名教师,在参加一次示威活动后的次日,于1994年2月17日在家中被捕。他被带到达喀尔刑事调查局,他在被捕时身体健康,但是两天后他在昏迷状态中被送进达喀尔的大医院,不久在医院里死去。人们就他可能遭受酷刑或虐待,由此可能造成死亡表示忧虑。据收到的材料,继那次示威活动后,另有大约其他的40人

也被捕了，人们对他们在拘留期间可能遭受的待遇同样表示忧虑。

630. 该国政府于1994年7月8日答复说，Lamine Samb由于呕吐和感觉眩晕于2月19日由狱中送往达喀尔的大医院。验尸结果表明心脏病发作是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他和其他被逮捕的示威者在拘禁期间均未受到虐待。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以往报告中的案件的材料

631.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8月26日转交了关于议员Mody Sy案件的材料，据报告说，他于1993年5月在达喀尔被拘留并遭受了酷刑，其中包括用电击他的手指和生殖器，强迫他供认谋杀了制宪会议副主席。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同Sy先生案件一样要进行同样调查的、于1993年7月14日被捕的Ra-mata Guèye案件，据称他在捷斯警察局遭受了酷刑。

632. 该国政府在1994年1月20日的信中答复说，根据Mody Sy提出的请求，在被警方拘留即将结束时，一名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医生的正式报告根本未提及虐待。在他于1993年5月27日第一次出庭接受预审法官审讯之后，应他的律师的请求，重又对他进行了检查，在指定医生的正式报告中，他说Sy先生的身体状况总的说来是健康的，但是他注意到“在前臂和双腿的前侧有擦伤的疤痕”，并提到腹部疼痛伴之以打嗝，自Sy先生开始被拘留以来，为此他已对他进行了两次检查。在1993年6月1日腹部征候再次出现时，给Mody Sy开了药方，在1993年6月21日作了纤维检查，并于7月14日用X光检查了他的腰以下部位，检查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在1993年7月22日一位预审法官命令对Sy先生进行全面检查后，医生报告法官说，Sy先生拒绝进行全面检查。在Ramata Gueye小姐的案件中，尚未向任何当局提出证实其指控的证明。上诉法院总检察官直到1993年7月30日才收到Mody Sy先生的律师提出的控诉。控诉引起了即时调查，国家宪兵队副总司令，军事法院副院长于1993年8月4日提交的报告反映了调查的结论。对参加暗杀调查工作的所有警

官进行了讯问，警官中包括 Sy 先生和 Gueye 小姐提出指控的那些人，在达喀尔宪兵队西部军团不为人知的某个上士不在其内。除了一些人提出指控，其他人否认指控外，调查没有任何结果，已证明对 Thiong 宪兵队整个驻地的搜查是毫无结果的。

南 非

紧急呼吁

633. 特别报告员为下面列举的人向该国政府发出了五份紧急呼吁，呼吁发送的日期在有关提要之后的括号内。

634. 1994 年 1 月 12 日，当警察驱散由当地非洲国民大会（非国大）青年联盟所组织的约有 100 人参加的选民教育集会后，马弗京附近 Mogogoe 村一名非国大委员会成员 Johannes Setlae 被拘留。当地青年联盟主席 Ofentse Kogotsitse、Johannes Setlae 和此次集会的其他两名组织者在集会地点附近 Ofentse 家里被命令“解散”，但 Ofentse 争辩说，他事实上是躺在自己家里。然后警察据报企图袭击这 4 人。当 Ofentse 的母亲试图干预时，据称一名警察殴打了她，她跌倒在地，于是促使 Johannes Setlae 对警察投掷了一个空瓶，击中了其中一名警官。据报警察乃以拳头、手掌、穿靴的脚和鞭子袭击了 Johannes Setlae，并且逮捕了他。据信他被拘留在 Mmabatho 警察所，不能与外界接触，有人表示担心他会得不到适当的医疗来治伤，并且会进一步遭到虐待。

635. 还收到有关被拘捕的下列数人的材料：西角地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阿扎尼亚泛非大会）主席 Theo Mabusela；西角地区阿扎尼亚泛非大会组织者 Michael Siyolo；Mncebesi Leonard Naso；Zola Prince Mabala；西角地区阿扎尼亚泛非大会执行委员 Richard Dala；Konzaphi 和 Rhanuguo 根据报告，Michael Siyolo 和 Theo Mabusela 于 1994 年 1 月 3 日在开普敦被捕，涉及警方对 1993 年 12 月 30 日枪

手袭击一家小酒店造成4人死亡、7名其他人受伤这一谋杀事件的调查。其他受拘留者是在1月4日和7日之间被捕的，其中包括警方在东角靠近特兰斯凯边境的地方逮捕的Mncebisi Leonard Naso和Zola Prince Mabala。据报所有受拘留者被扣押，不能与外界接触。显然是扣押在开普敦地区不同的警察所，所依据的是《国内安全法》第29条，按该条规定警方可为了讯问的目的而以不能与外界接触方式拘留人，为期10日，经最高法院法官同意可予延长（1994年1月20日）。

636. 在过渡行政会议宣布不允许某些类别的犯人投票之后，1994年3月18日在Pollsmoor监狱发生骚动。据报某些犯人把自己关在他们的牢房里并焚烧寝具，而监狱人员向被锁住的牢房发射催泪弹，并且用警棍袭击犯人。犯人受的伤害据说包括外伤和肋骨折断，为Ebrahim Octocheber据称就遭到袭击，头部受伤。犯人们不允许得到不受政府控制的医疗，亲属们担心受伤者得不到适当的医疗。在德兰士瓦省南部高地东部的Boksburg监狱，据报道3月18日在南非警方的国内保安部队（ISU）军官帮助监狱人员来释放被犯人扣为人质的两名看守之后，60多名犯人受伤。在看守未受伤害地被释放之后，据报国内安定部队队员将犯人列队，用警棍殴打他们（1994年3月25日）。

637. Michael Mathe在德兰士瓦省南部高地东部的Katlehong镇被国内保安部队军官逮捕，这是在访问Katlehong的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高级官员和新闻记者遭到枪手从附近一座移民工人宿舍开枪射击之后进行的。在这次袭击之后，国内保安部队的军官开枪打死了一名非国大成员，并且打伤了另一名同Michael Mathe一起被他们逮捕的青年，Mathe是当地自卫队的成员。1月9日夜，当警察同Machael Mathe一起返回来搜查他家时，据报一名目击者看到Mathe因面部已被严重打伤以至难于辨认。1月9日和11日之间，他被送往南非警察政治和暴力犯罪队的总部Nyoni农场警察基地，据称在那里警官进行讯问时他不断遭到袭击，这些警官还威胁用警犬来咬他。他后来告诉他的律师说，在这种胁迫之下他在由他的审讯者不断改写过

的声明上签了字。根据收到的材料，他看来已严重受到这种酷刑的影响，看望他的人已对他的精神状态的恶化表示忧虑（1994年3月29日）。

638. 来自 Echowe 附近农村地区的下列数人据报于 1994 年 4 月 9 日被警察逮捕并按 1994 年 3 月 31 日在纳塔尔省施行的紧急状态条例扣押：Ollie Shange, Khumbuza Shange, Goodwill Shange, Bhekinkosi Shange, Mpusophe Shange, Bazakuyena Shange, Phendu Shange 和 Bhekuvviye Thene。他们据说被扣押在 Eshowe 监狱。下面列举的人据报被扣押在 Eshowe 监狱的集体牢房：Sibusiso Cele, Thokozani Ndlovu, William Sithole, Siyabonge Nthuli, Zwelakhe Mntambo, Efraim Mntambo, Patrick Cele, Torch Gumede, Desmond Mkhize, Sabelo Cele, Bhekuwakhe Vilakazi, Mbuso Bulunga, Thulani Mkhize, Thembinkosi Ngema, Dumisani Msibi, Xolani Thembe, Panama Ngema, Khulekani Zulu, Khumbulani Ngema。来自 Empangeni 地区 Dlangezwa 的 Sibusiso Cele 和 Thokozani Ndlova 于 4 月 1 日在他们的家中被国内保安部队警官逮捕，据称遭袭击。4 月 10 日在 Empangeni 地区家中被捕的 William Sithole，在警察向警察所报告他被捕一事之前，被扣押在国内保安部队的警车内约达 24 小时之久。在车内据称他受到酷刑，被一条橡胶管紧紧拉在他的脸部，像要使他窒息，还被掐住脖子，而且在讯问武器的下落时对他进行电击。其他 16 名年龄在 16 岁到 20 岁之间的来自 Matubatuba 地区的中学生，据称在逮捕时被粗暴对待。Andiras Gcaba 于 4 月 19 日在 Shepstone 港警察截住他搭乘的前往德班的出租车时被逮捕（1994 年 4 月 28 日）。

639. 1 月 20 日紧急呼吁的对象 Zola Mkululi Prince Mabala 以及 Brian Vuyisile Madasi 于 1 月 4 日在东角地区的埃利奥特被捕，按《国内安全法》第 29 条被扣押，不能与外界接触，直到 2 月 3 日。Brian Madasi 在 2 月 3 日出庭时指称，在他被捕之后，警察在北阿利瓦尔警察所曾袭击他，用长针扎他的阴茎，在开普敦的南贝尔维尔警察所，他的手指受到电击，在洛普街的刑事情报处的办公室，他还遭到枪托的

袭击。Zola Mabala 指称他在埃利奥特警察所遭到了警棍的殴打，并在南贝尔维尔警察所受到电击（1994年5月25日）。

西 班 牙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640. 1994年7月4日，特别报告员致函通知该国政府，他已收到在以下各段概述的有关酷刑案件的材料。该国政府于1994年10月27日作出了答复。

641. 1993年9月24日，Maite Elizegi Mitxelena 在位于吉普斯夸省的 Oyaitzún 她家中被公民警卫队员逮捕。在马德里的 Tres Cantos 指挥所讯问期间，她据称被迫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一种固定姿态并用一个塑料袋扣在她的面部。她于1993年9月26日未受指控而被释放。

642. 1993年9月23日，Axier Goñi Arsuaga 在位于吉普斯夸省的 Urnieta 他家中被公民警卫队员逮捕，公民警卫队员最初把他带往 Donostia 的 Antiguu 营房，随后带往马德里的 Tres Cantos 指挥所和公民警卫队总部。在拘留期间，据称他头部、胃部、背部和睾丸受到毒打。他还被迫做俯卧撑，直到精疲力竭，并用一个塑料袋扣在他的面部。1993年9月25日，他未受指控而被释放。

643. 1993年9月24日，Mikel Iturbe Iturzaeta 在吉普斯夸省 Hernani 的一家酒吧间被公民警卫队员逮捕。据报他首先被带往 Antiguu 营房，随后转送到 Tres Cantos 指挥所。在他被拘留期间，据称他头部和肋骨受到很多次沉重的击打，而且用一个塑料袋扣在他的面部。他于1993年9月26日未受指控而被释放，随后他向法院提出指称受到酷刑的申诉。

644. 1993年9月24日，Manuel Arozena 在 Hernani 他家中被公民警卫队员逮捕，他们首先把他带往 Antiguu 营房，随后转送 Tres Cantos 指挥所。在他被拘留期

间,据指称他头部受到许多次殴打,被迫保持一种不自然的固定姿态并做俯卧撑,还有一个塑料袋扣在他的面部。他于1993年9月26日被释放,未受指控,随后他提出一项指称受到酷刑的司法申诉。

645. 1993年6月15日,Gorka López Canseco在吉普斯夸省 Toloso 他家中被逮捕。在他被转送位于 Antiguu 的公民警卫队营房之后,据报他不断受到对他和他的家庭的威胁,头部被打,背部被烧灼,也许是用香烟烧的。他还被迫保持脚站在地上、双手按在床上的姿态,达一小时之久,同时一名公民警卫队员骑在他身上,另一人殴打他。数小时后,他被释放,未受指控,随后他提出一项司法申诉。

646. 1993年10月27日, José Lasarte Garmendia 在 Hernani 他家中被公民警卫队员逮捕。他首先被带往 Antiguu 营房,随后被转送马德里的公民警卫队总部。在他被拘留期间,据报他遭到电击,而且用一个塑料袋扣在他的面部。由于他心前区剧痛,不得不把他送往 Gómez Ulla 军事医院。他在1993年10月30日被释放,未受指控,随后他申请获得司法补偿。

647. 1993年10月28日, José Luis Zabala Amondarain 在吉普斯夸省 Ibarra 他家中被公民警卫队员逮捕。最初他被带往 Antiguu 营房,随后被转送到公民警卫队总部。在讯问期间,据报他头部受到殴打,并用一个塑料袋扣在他的面部,而且他被迫持久地保持一种固定姿态。他于1993年10月30日被释放,未受指控。

648. 1993年10月28日, Bittor Etxeberra 在 Ibarra 他家中被公民警卫队员逮捕,最初被带往 Antiguu 营房,随后被转送公民警卫队总部。在被拘留时,他据称被打,而且用一个塑料袋扣在他的面部。1993年10月30日,他被释放,未受指控。

649. 1993年10月28日, Ibán Ortiz Digón 在吉普斯夸省 Tolosa 的他家中被公民警卫队员逮捕。他首先被带往 Antiguu 营房,随后被转送到公民警卫队总部。在被拘留时,据称他头部和后颈部受到殴打,是用一把尺子和一本电话号码本打的,而且还用一个塑料袋扣住他的面部。他在1993年10月30日被释放,未受指控。

650. 1993年10月28日, Aitor Mendizabal 在 Ibarra 他家中被公民警卫队员逮捕, 最初被带往 Antiguu 营房, 随后被转送公民警卫队总部。在被拘留时, 据报他的头部、颈部和胃部遭到殴打, 是由报纸和空手打的。他用一个塑料袋扣住他的面部, 并被迫持续地站立着, 还经受一次假处决。他于1993年10月30日被释放, 未受指控。

651. 1993年10月28日, Oscar Otxoa Ansorena 在 Toloso 他家中被公民警卫队员逮捕, 他们最初把他带往 Antiguu 营房, 随后送往公民警卫队总部。在被拘留时, 据称他头部受到殴打, 而且还用一个塑料袋扣在他的面部。他在1993年10月30日被释放, 未受指控。

652. 1993年10月28日, Jon Aguirre Garate 在 Ibarra 他家中被公民警卫队员逮捕。他最初被带往 Antiguu 营房, 随后被转送公民警卫队总部。在被拘留期间, 据称他头部受到殴打, 而且用一个塑料袋扣在他的面部。他在作出了一项据称是由警官向他口授的陈述之后, 于1993年10月30日被释放, 未受指控。

653. 1993年10月28日, Iñaki Agirrezabala Aristi 于 Ibarra 他家中被公民警卫队员逮捕。他首先被带往 Antiguu 营房, 随后被转送公民警卫队总部。在被拘留时, 据报他后颈部和胃部受到殴打, 而且用一个塑料袋扣在他的面部。据称他还被迫做了大约600次俯卧撑, 头上罩着一个塑料袋。他在1993年10月31日被释放, 未受指控, 随后他提出一项司法申诉。

654. 1993年9月20日, Maria Josefa Lizaribar Urrillum 在吉普斯夸省 Orereta 她家中被公民警卫队员逮捕。最初她被带往 Antiguu 营房, 随后被转送马德里的 Tres Cantos 指挥所。据指称除了被一个塑料袋扣在面部、受到性骚扰和威胁之外, 她还曾挨打并在颈部受到电击。国家高等法院法官命令把她送往医院治疗, 她对法官作出了一项陈述。

655. 1993年9月21日, José Jalián Irastorza Goitia 于 Uruieta (吉普斯夸省)

他家中被捕。他首先被带往 Antiguo 营房，随后被转送 Tres Cantos 指挥所。据报他在 1993 年 9 月 24 日被释放，未受指控。1993 年 9 月 29 日，他向法院提出申诉，称他后颈部和前额被击，曾被迫持续地保持同一姿态，而且还受到威胁。他还声称，曾用一个塑料袋扣在他的面部。

656. 关于这 15 起案件，该国政府答复说，受虐待的指控是虚假的。所有这些逮捕都曾向司法当局传达，而且受拘留者曾受到向国家检审法院指派的医生检查，他们未发现受虐待的证据。除了 José Lasarte Garmendia 一案外，没有发生向司法当局提出申诉的情况，而上述案件正在由圣塞瓦斯蒂安第五号法官进行调查。

657. 1993 年 4 月 26 日，Juan Carlos Ruiz de Viñaspre 于 Gasteiz 他家中被捕。在 Gasteiz 国家警察所进行审讯的 31 小时期间，据报他头部、胃部、睾丸、耳朵和颈部被猛击和殴打。据称他还被迫做俯卧撑，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而且还受到了恐吓，包括用枪顶住他的咽喉和头部。在他未受指控而被释放之后，他提出一项司法申诉。该国政府答复说，Ruiz 先生是在 1993 年 4 月 26 日零时 5 分被捕的。在 21 时 15 分曾被法医和法官探望过。在 4 月 27 日 4 时 10 分，他首次在一位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接受讯问，到 5 时他被释放。他从未受到任何虐待。

658. 1993 年 5 月 16 日，Francisco Barandalla Iriarte 在位于 Navarra 的 Etxarri-Aranatz 被逮捕。在 Altsasu 公民警卫队营房，据称他背部受到硬物击打，结果他不得不在一个医疗中心进行治疗。有关的医检报告指出“背部有大面积的淤伤”。他在 5 月 18 日被释放，未受指控，1993 年 5 月 25 日，他提出一项司法申诉。

659. 关于此案，该国政府答复说，虐待的指控是虚假的，而且 Barandalla 先生并未向司法当局提出任何申诉。在进行这一逮捕时他曾予以抗拒，公民警卫队员不得使用武力。在另一方面，他未受指控而被释放是不真实的，事实上他随后被判处 12 个月的监禁。

660. 1993 年 9 月 23 日，Eukén Gamendia Martínez 于 Urnieta 他家中被公民

警卫队员逮捕，据报他们首先将他带往 Antiguu 营房，随后送往 Tres Cantos 指挥所。据称他的睾丸、头部、颈部和背部受到击打，曾被迫做俯卧撑，而且用一个塑料袋扣在他的头部。他在 1993 年 9 月 26 日未受指控而被释放，随后他向法院提出一次指称受到酷刑的申诉。

661. 1993 年 7 月 17 日，Pablo Aperribay Badiaga 在于比斯开省 Basauri 被巴斯克自治警察的警员逮捕。据报他在 Galdakano 警察所挨了打，结果不得不将他转送医院，在医院他被套上外科护颈。翌日他未受指控而被释放，他随后提出了一项指称受到酷刑的司法申诉。

662. 关于这一案件，政府发出了一些涉及 Aperribay 先生被捕时情况的文件。根据这些文件，他曾抗拒并使一些警察受到伤害。因此有必要使用武力，结果他两臂和左腿受伤，随后他被送往一个诊所。

663. 1993 年 9 月 4 日，Ismael Berasategui 在 Alto de Arlabán 公民警卫队设立的路障旁被逮捕，随后被转送 Sasomendi 营房。根据他头上曾被罩上一块头巾，他被迫做俯卧撑达 11 个小时之久，同时遭到徒手和一捆纸击打。据称他还曾受到处死的威胁。翌日他未受指控而被释放，他于 1993 年 9 月 8 日提出一项司法申诉。

664. 关于这一案件，政府通知说，Berasategui 先生在下午 8 时 30 分和次日上午 6 时 20 分之间受拘留，从 4 时 30 分起他在他的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接受讯问。因此，他受到 11 个小时的虐待的指控是虚假的。此外，他从未向司法当局提出过申诉。

665. 1993 年 8 月 19 日，Juan Calvo Azabal 在阿拉瓦省 Nanclares de Oca 被巴斯克警察的警员逮捕，警察指控他在阿拉瓦省的 Arkante 基地盗窃了一辆车。根据法医的报告，他的死亡是由警察使用的自卫喷雾器引起的窒息所致。此外，在他的尸体上据报还发现了很多伤口。

666. 关于这一案件，政府送发了涉及公共行政管理部和法官对 Calvo 的死亡所进行的调查的文件的副本。根据这些文件，警察在受到企图逃脱的该受拘留者攻击

时,不得不使用上述喷雾器。同时他曾被毒打。已对8名被控对此次死亡负有责任的警察起诉。

对以往报告中的案件的后续行动

667. 特别报告员在他1994年7月4日的函件中提醒注意在1993年转交的一些案件,关于这些案件调查还在进行中。该国政府在其1994年10月27日的函件中谈到这些案件。关于Eduardo Basabe Larrinaga和German Cristobal Aznar,政府表示这些案件因缺乏证据,暂时存档。关于Arnaldo Otegui Mondragon的案件,政府称那些被告已宣告无罪。关于Kepa Urrea Goridi和Koldo Arrese Garate的案件,政府复称审判尚未了结。

斯里兰卡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668. 特别报告员1994年8月5日致函通知该国政府称,他已收到一些报告,指称来自陆军或其他武装力量的武装人员穿着军服或便服,已有很多次逮捕了泰米尔族人,并且把他们扣押在秘密的拘留地点达一周或更长时间。此类地点之一据称是位于科伦坡Kollupitiya的加勒路侧、在印度高级专员公署和美国新闻中心后面的一个军营。对受拘留的人据说经常是在酷刑下进行讯问的,而酷刑的目的是使他们承认参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活动。类似的逮捕据说是由军事情报处处长领导的一个特别行动队进行的,它向陆军指挥官报告并与国家情报局有联系。据报这一特别行动队目前正在使用科伦坡北面的拉加马附近Vanawasala的铁道线近旁的一所私人房屋。

669. 进行这种秘密拘留据说是违反《紧急状态条例》19(8)条的,该条规定

在一个未经特许的拘留地点拘留人属刑事犯罪。国防部秘书最近已在第 343 号公报上颁布了特许拘留地点。此外，根据《紧急状态条例》18 (1) 条，要求陆军在逮捕的 24 小时内把该国南部的嫌疑分子交送最近的警察所。《紧急状态条例》18 条还要求当局“立即”向人权特别工作组报告逮捕情况，该机构是受委托监测受拘留者的基本权利的。

670. 1994 年 11 月 2 日，政府作出答复，否认存在着由军事情报处或国家情报局扣押受拘留者的秘密地点。

671.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送了关于 Arulappu Jude Arulajah 的案件，此人据报是于 1993 年 10 月 20 日在 Bambalapitiya 被穿便服的武装人员逮捕的，他被蒙上眼睛，套上手铐，并被驱车送往加勒路一侧的上述军营。在该军营，据称他遭到拳打脚踢以及被木棍和建筑工地上使用的管子殴打。据称他被剥光衣服，同时他的双手被铁链绑在他的双腿上，一根木杆被悬在两张桌子之间，而他的双膝的后部被吊在木杆上。在他这种姿态下他的睾丸被割，可能是用手锯割的。在他被拘留在这个地点期间，据称他一直在一个暗室被蒙住眼睛，双手和双脚被铁链锁住，通常是一丝不挂。12 月 10 日他被转送 Panagodo 军营，而据报这个军营并未出现于 1993 年 6 月公报所颁布的特许拘留地点的清单之中。1993 年 12 月 15 日，他转送科伦坡警察总部的刑事侦察部。在提出一项人身保护申请书后，据称上诉法院已下令进行体格检查，结果尚不知晓。

672. 该国政府答复说，按照上诉法院的命令，一名医生已对 Arulappu Jude Arulajah 进行了检查，而医检报告并未显示在他的睾丸部位有老伤和新伤。人身保护申请于 1994 年 3 月 16 日撤销，因为在那时以前他已被释放了。Panagoda 军营事实上是一个根据《紧急状态条例》特许的拘留地点，因已于 1993 年 10 月 1 日发出这样的命令，并在 1994 年 2 月 15 日的特别公报第 806/6 号中颁布。

673. 特别报告员还通知该国政府说，他已收到一些报告，表明曾在警察所对泰

米尔族被扣留者给予虐待所施加酷刑，以使这些人承认参与了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的活动。报告还描述了在警察所羁押犯牢房殴打他们的事件，这种殴打是因所指称的轻微犯规而随意施加于他们的。

674. 在一起案件中，Somasunderam Sivaganesh 于 10 月 5 日被捕，随后被还押科伦坡押候监狱。1994 年 1 月 5 日，在提出一项人身保护申请后，据报他被带往刑事侦察局总部。一名助理警官与一名泰米尔译员一起起草了一项包含承认参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内容的声明，并告诉 Sivaganesh，他为在此项声明上签字就可予以释放。在他拒绝签字之后，他被带往另一房间，在那里据称他的耳朵、背部和手臂受到猛击，并遭到一根木棍击打。据报在遭到这种摧残之后，他在此项声明上签了字。据说这次挨打使得他受到听力问题和腹痛之苦。他现在被扣押在科伦坡押候监狱。上诉法院已令检察长就此案件于 1994 年 3 月 8 日以前提出报告。

675. 据该国政府称，Somasunderam Sivaganesh 在 1994 年 1 月 7 日被带到科伦坡治安法庭时，未向治安法官提出遭袭击的申诉，他也未向高等法院的法庭就他表示服罪一事提出申诉。

政府提供的有关以往报告中的指控的材料

676. 1993 年 12 月 23 日，该国政府转送了关于该国酷刑的一般性质的材料。政府说，在它抑制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努力中，出现了安全部队方面的过分行为导致侵犯人权的指控。这种过分行为并非政府有意采取的政策，而是某些个人所作的孤立的行为。当提出这类指控时，就进行了调查，而且对违犯者采取了纪律行动。这种侵犯行为的受害者可通过最高法院寻求补救，因为酷刑或残酷的、非人道的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按照斯里兰卡宪法是受到禁止的。通过这种途径，受害者可以寻求补偿。与特别报告员 1993 年 11 月 3 日函件所载指控相反，事实上有一些事例，最高当局已对武装力量和警察中的个别成员侵犯基本权利的指控进行过调查，并对受害者已给予以补

偿。

677. 该国政府还通知特别报告员说，所有受拘留者都可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人权特别工作组接触，后者是政府为照顾受拘留者的福利而设立的独立机构。政府还通知特别报告员说，在1993年12月，斯里兰卡已成为《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成员。

678. 1994年11月1日，该国政府就1993年11月3日转送的两个案件作出答复。关于据称曾在海军和陆军以及在Kalutara监狱拘禁时遭到虐待的Sinnathurai Mohan的案件，他曾因各种疾病在Kalutara的监狱医院受到过大约10次的治疗，但未向医官提出过遭袭击的申诉。关于据指称在海军拘押时和在Palay监狱遭受酷刑的Packinyanathan Anton，这些指控也是没有根据的。

苏 丹

向政府转交的材料

679. 特别报告员1994年7月11日致函通知该国政府说，他已继续收到表明警方和保安部队广泛施行酷刑的报告。由于政治原因被拘留者据称长期在被称为“鬼屋”的秘密拘留中心扣押，不能与外界接触。

680. 特别报告员还转送了在下列各段概述的案件。

681. 恩图曼 Ahlia 大学学生联合会总干事 Mustafa Siri Suliman 据报于1993年11月27日被保安部队拘留，扣押于一所“鬼屋”中，并受到酷刑。

682. Osman Omer El-Sharief，一位过去曾担任住房部长、司法部长、检察长等政府职位的议员，据报于1994年2月17日在瓦德迈达尼被逮捕，扣押了11天，然后转送喀土穆。据称他在此后被拘禁在一所“鬼屋”中，受到酷刑，得不到医疗。过去在1989年政变后，他曾被判10年徒刑，但在服刑两年后已被释放。

683. Mohammed Ahmed al-Rayah al-Faki 准将（已退休），年 52 岁，据报于 1991 年 8 月 20 日被保安官员逮捕，拘留时遭受酷刑，在 1991 年 9 月 23 日由一个秘密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被判死刑，其后减为无期徒刑。他在达尔富尔的 **Shalla** 监狱拘禁 18 个月期间，据称他曾遭受各种形式的酷刑，包括长时间被蒙住眼睛、毒打、被软管冷热水冲击、被链条拴住并吊起达两天之久，还被长时间锁在厕所内。他还遭受了某一官员的伤害，包括强奸、睾丸被压伤、生殖器被钳子拉扯、两腿之间被放上一根棍子同时把他的身体向后弯曲、胃部被毒打、还遭到电击和香烟烧伤。这种折磨据说使得他患慢性头痛，一种疾病的发作，丧失了一个睾丸，大便困难，背部椎间盘突出，左脚暂时瘫痪，牙齿脱落、唾液腺受损伤和视力恶化。1993 年 5 月，在他转送 Kober 监狱后，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但保安部队不顾医生的反对把他强行挪走，最后转送 Suakin 监狱。1993 年 10 月，Mohamed Al-Rayah 准将和其他 5 名犯人，包括前宗教事务部长 Abdel Rahman Abdallah Nugdalla、Bushra Ahmed Rahama 少将、Shakir Shams el-Din 上校、Hashim el-Kheir Hashim 准将和 Ali Dahab Hassanein，据报在监狱遭到残暴酷刑后正从 Suakin 监狱被转送苏丹港医院进行治疗。据称他们被保安部队中途拦截，被关在保安部队总部牢房，而且又遭到酷刑。据称 Mohammed al-Raya 准将身体已垮掉，健康恶化，正在苏丹港医院进行治疗。

684. Sayed Omer Awad Abu Garja，前林业管理部门的一名雇员，于 1993 年 6 月在达马津被逮捕，据称遭受酷刑。他在 1993 年 7 月 15 日被转送瓦德迈达尼镇并送往电力管理大楼对面的第 114 号“鬼屋”。以后他下落不明，尽管据报迈达尼当局曾说他被转送到喀土穆监狱。有人担心他已因受酷刑而致死。

685. Camillo Odongi Loyuk、一名任高级文官的前军人，据报于 1992 年 8 月 1 日在喀土穆被逮捕。1992 年 12 月，据称他被张开四肢绑在窗栏上，他一动绕在他睾丸四周的套索就拉紧，那时他又被殴打。据称他由于遭受酷刑而死亡。

686. Farouk Ali Zakaria 和 Abdel Hamid Ali Basheir，均为共产党员，以及

Yousif Abdalla, 一名兽医, 于 1992 年 12 月被保安部队逮捕, 据报在一间“鬼屋”被扣押, 不能与外界接触。据称他们正不断遭受酷刑。

687. 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说, 他已收到进一步的报告, 根据报告, 有时在司法过程中施行鞭刑作为刑事定罪之后的惩罚。1993 年 9 月 2 日, 在瓦德迈达尼 Kamal Mekki Medani 家中的一个社交聚会上, 有 10 人被保安官员逮捕, 除 Kamal Mekki Medani 外, 被捕者据说还包括: Mamoun Mekki Medani; Al-Haj Mekki Medani; Hisham El Kareb; Gaafar Mohamed Ahmed; Mohamad al-Amin Gaith; Amir al-Tilib; Salah Disougi; Abdin Miheisi; 和 Kamal Ahmad Saleh。此次突然袭击据称是为了政治原因而进行的, 因为聚会者中的一些人与全国民主联盟流亡的高级成员之一 Amin Mekki Medani 有亲戚关系。据报受拘留者被带往保安部队的一所房屋, Kamal Mekki Madani 随之被殴打。他们最初被控举行政治集会, 但最后又被控饮酒。1993 年 9 月 11 日, 他们在一个公开庭审上被定罪, 判处 40 鞭。在提交了表明 Hisham el Kareb 和 Abdin Miheisi 两人身体不适不能忍受鞭刑之后, 1993 年 11 月 2 日对除他们两人以外的所有人都执行了这一判决。据称尽管医生证明 Kamel Kakki Medani 他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他仍遭鞭打。

688. 特别报告员还通知该国政府, 他已收到报告说军事情报官员、士兵和人民自卫部队的成员经常对在努巴山和苏丹南部战役中逮捕的犯人施以酷刑。所报告的酷刑方式是毒打、剥夺水和食物, 强迫犯人去旁观对其他犯人的处决, 在头上捆上一包辣椒粉, 把辣椒粉揉入伤口, 把犯人的双肘与双膝绑在一起连续几天在木杆上吊起来鞭打。在朱巴, 靠近军事总部的一所被称为“白宫”的建筑, 在白色尼罗河桥附近的一所被称为机械化营的陆军营房, 以及靠近老商业中心的国内保安局总部据报都是经常施行酷刑的地方。

(a) 1992 年 5 月, Ahmed Nasser 于迪灵被逮捕, 据称在被释放前故意使他失明;

(b) Khalifa Naway, 一名矿工和 Shaib Sabreya, 一名来自 al-Maryan 的农民在

被捕获并被指控为苏丹人民解放军的成员之后，在 Tima 地区被军队施加酷刑；

(c) Ismael Sultan 和来自迪灵以南的 Katla 的首长 Sheik Ramdin 据称均于 1992 年在欧拜伊德受酷刑致死；

(d) Mohamed Hamad 和 Ramadan Jaska 都来自迪灵，据报受酷刑致死。

送交政府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689. 特别报告员为下列各段述及的人发出了 12 项紧急呼吁。这些呼吁送交的日子日期在有关提要的括号内。

690. 4 名被取缔的乌玛党的高级成员于 1994 年 2 月的第一周根据紧急状态法第二号命令在喀土穆被逮捕。他们被查明为乌玛党青年组织秘书长 El-Fadil Adam Ismail; Ansar 教会伊玛目 Abdallah Barakat; Ismail el-Haj el-Haj Baloul; 和 Dafallah Mohamed Abdallah。他们被拘禁的地点未被透露，这样来阻止家属和律师与他们接触 (1994 年 2 月 23 日)。

691. Magdi Mohamedani, 工会会员和被取缔的苏丹共产党党员，据报于 1994 年 2 月初在喀土穆被逮捕，并在一个不明的秘密拘留中心被扣押，不能与外界接触 (1994 年 3 月 3 日)。

692. ' Izzat Mirghani Taha', Ala Mirghani Taha, Ali Hassan Taha, Adil Samsa'ah, Khalifa Khader Kemair, Kamal Abu al-Gassim, Kamal Osman Badai, Kamal Badai, Bashir Badai, Hamuda al-Sheikh, Khajeli Saleh Khajeli, Kamal Mahmud Gadien 医生, Baha' Abul-Qasim, Saad Karrar, Ali jaaf'er, Ali-Sadiq Abdel-Magid, Hamaza, Rabié Ahmed al-Rayah 和 Abdel-Rahim Faisel 是在 1994 年 3 月 10 日被保安官员逮捕的 30 名左右的一批人中的一些人。据说逮捕是在喀土穆的一所房屋里进行的，当时一些亲友在聚会纪念 1990 年 4 月 24 日 28 名陆军军官被处决周年日。据报告其中有些人在被逮捕时遭到袭击。

693. 通过同一呼吁,该国政府被告知,已收到关于 Ansar 教会的一名领导成员 Abdel-Mahmud Abdo 于 1994 年 2 月 27 日被捕的材料,这是他在恩图曼的 Wad Nubawi 清真寺发表批评政府的演说的第二天。次日晨,曾去过该清真寺的下列乌玛党党员也曾被捕并被拘留了数小时:前陆军军官和前总理 al-Sadiq al-Mahdi 之子 Abdel-Rahman al-Sadiq al-Mahdi;前保安负责人 Abdel-Rahman Farah;前政府部长 Ibrahim el-Amin 医生和前检察长 Abdel-Mahmud Haj Salih。另一名乌玛党的高级成员、该党妇女委员会主席 Sarrah Nugdallah,据报也于 3 月 7 日被逮捕并短暂拘留。据报所有这 5 人都被命令每天清晨去喀土穆的保安部门总部报告,他们在那里会被扣押到深夜,然后才获准回家。还收到了一些报告,据报告称,保安官员在 1994 年 2 月 24 日突然袭击了《Al-Sudan al-Douliya》日报,并逮捕了 Mutasim Mahmoud,一名记者,据称是由于进行了反对国家的活动。据报他正被扣押一个不明的拘留地点,不能与外界接触(1994 年 3 月 15 日)。

694. Kamal Abdelwahab Nureldayem 据报于 1994 年 3 月第一周在喀土穆被逮捕并在一个不明的拘留中心扣押,不能与外界接触。据说他过去由于反对政府而被捕过数次。人们认为他患有严重肠疾,而据报当局在最近已经拒绝发给他在开罗进行医疗的出境签证(1994 年 3 月 21 日)。

695. 《al-Sudani Al-Doulias》日报的 3 名记者据报因散布“虚假消息”而于 1994 年 4 月 4 日在喀土穆被逮捕。他们被查明为: Ahmad Ali Bagadi, Mutwakil Abdel Daff'eh 和 Mabjoub Mohamed al-Hassan Erwa, Erwa 还是过渡国民议会的议员。他们的下落不明,但据信他们可能被扣押在保安部门总部(1994 年 4 月 12 日)。

696. 1994 年 4 月 14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这些记者因进行危害公共安全的活动已被拘留,并正在根据适当的法律程序对他们进行讯问。他们在拘留期间,没有遭受任何形式的酷刑。

697. Sarah Nugdallah, 大学讲师和乌玛党执行委员会及妇女委员会委员,曾是

特别报告员 3 月 15 日紧急呼吁的对象,于 1994 年 4 月 7 日又被逮捕。她最初被扣押在保安部门总部,但据信她已被转送恩图曼女犯监狱。过去她曾被捕过数次。此外,还有 Abdel Rasoul al-Nur,科尔多凡地区的前地方长官,于 1994 年 4 月 9 日被拘留。有人认为他被拘留在保安部门总部或一个秘密拘留中心。他过去也曾被捕过数次,最近的一次是从 1993 年 4 月 5 日至 9 月 25 日(1994 年 4 月 18 日)。

698. Sid Ahmad al-Hussein,民主联盟主义党的一名高级成员,据报在他接受过一些外国人来访后,于 1994 年 3 月 20 日在喀土穆他家中被捕。据指称他现仍处在不能与外界接触的拘留中(1994 年 4 月 22 日)。

699. Baha' Zaki, Ashraf Adi 和 Magdi Chelata,为喀土穆天主教会主办的教育方案工作的埃及人,据报于 1994 年 4 月 18 日被逮捕,正被扣押在一个地点不明的拘留中心,不能与外界接触(1994 年 5 月 19 日)。

700. Ali Mahmud Hassanein,一位有名的律师,据报于 1994 年 6 月 6 日在喀土穆被逮捕,并处在不能与外界接触的拘留中(1994 年 6 月 20 日)。

701. 前保安顾问 Abdel-Rahman Farah 和兽医学讲师 Hamad Omar Bagadi,据说两人健康状况均不佳,于 1994 年 5 月 20 日被逮捕。据报与推翻现政府的密谋有关。据称他们都受到酷刑并于 5 月 31 日转送奥图曼的一家军事医院。前总理 Sadiq al-Mahdi 据称于 1994 年 6 月 20 日被逮捕,牵涉到同一密谋。据称 3 人均均为乌玛党领导人,据报在 6 月 20 日的电视广播中该党被控进行策划暗杀著名苏丹政界人物之类的活动(1994 年 6 月 24 日)。

702. 1994 年 7 月 7 日,该国政府作出了答复,送交一位苏丹新闻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抄件,其中报道说前总理 Sadiq Al-Mahdi 在被释放后声称他不相信其他被捕者曾受酷刑并在胁迫之下发表声明。

703. 据报下列人员于 1994 年 6 月初被扣留,与他们的工会活动有关:中央铸造工人工会主席 Ali al-Mahi al-Sakhi; 专业人员联合会秘书长 Ali Khalifa; Siddiq

Yusuf; 雇员联合会秘书长 Mohammed Babiker Mukhtar; 工会工作者 El Hag Osman; 和 Suliman al-Khidir。此 6 人下落不明 (1994 年 7 月 5 日)。

704. Osman Idris Aba Ras, 一位著名的工会工作者, 据报于 1994 年 8 月 2 日被捕, 现被扣押在喀土穆附近的一所“鬼屋”中。Mostafa Abdel Rahmnan Mostafa 据报自 1992 年 12 月以来即被拘留, 据说在今年年初从一所“鬼屋”被转送到苏丹东部的 Saukin 监狱。Hassan Hashim 据报于 1994 年 7 月被捕和拘留。以上 3 人据称曾遭受酷刑, 而一直且不允许他们的家属去探望他们, 向其提供必要的药物 (1994 年 10 月 24 日)。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以往报告中的案件的材料

705. 1993 年 11 月 5 日, 特别报告员为 Baha'a al-Din Abdul Gassim 发生一项紧急呼吁, 此人据报已在南喀土穆被 4 名武装的便衣保安官员逮捕。1994 年 1 月 6 日, 该国政府答复说, 事实上 Baha'a Al-Din Abdul Gassim 从未被逮捕过。

706. 1993 年 9 月 15 日, 特别报告员就 Mamoun Elyes Mohammed Ahmed 的案件送交一项紧急呼吁, 此人在 1993 年 8 月下半月因涉嫌进行间谍活动而被捕, 在拘禁期间遭受酷刑。1994 年 1 月 6 日, 该国政府答复说, 对 Mamoun 发生的讯问已到达最后阶段, 对讯问的结果将予以评价以便对他提出刑事诉讼。在政府的答复中没有提到酷刑的指控。

意见

707. 特别报告员说, 他对该国政府的答复是感激的, 答复只涉及他的紧急呼吁中的少数几项, 而未涉及他转交的更有份量的材料。后一情况再次倾向于证实负责报告苏丹人权状况的特别报告员的看法, 这就是酷刑仍然在该国有计划地施行 (A/49/

539, 第 83 段)。

瑞 士

向政府转交的材料

708. 特别报告员于 1994 年 9 月 14 日致函通知该国政府称, 他已收到材料表明执法官员对一些人在即将由警察拘禁之前和在拘禁的头 24 小时中在送交法官处理之前, 有时使用故意的和无正当理由的人身暴力。据报道这种事件在日内瓦州最为频繁。被指称的虐待形式包括不断的掌击、脚踢与猛击以及重压气管造成接近窒息状态。据说受拘留者的律师经常劝告他们不要对警官们提出指称受到虐待的刑事申诉, 因为对这种申诉的司法和行政调查很少导致对官员们采取纪律性的或刑事的制裁。表示想提出申诉的受拘留者据说不时受到诽谤或抗拒官员的反指责威胁。

709.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下列各段概述的各个案件。

710. Sidat Sisay, 于 1993 年 1 月过境前往美国去接受对严重背痛和行走困难的医疗的一名冈比亚公民, 被迫脱光衣服并在背部和肋部遭 3 名日内瓦机场警察的拳打脚踢, 这些警察指控他持有假护照。在证实了他旅行证件的有效性之后, 两名便衣官员建议说可允许他于次日继续他的旅行。然而, 在第二天, 警察和航空公司通知他, 他们航班已经取消, 而据报他被安置于机场囚室两天并送上前往冈比亚的返程航班。在他回国后发表的医检证明据说证实了与他的指控相符的伤害, 包括背部下端和胸部的瘀伤以及右膝的损伤, 这使得他现在的健康情况恶化。

711. Paricia Schweitzer 在她的一个朋友被捕后, 于 1993 年 2 月 18 日午夜后前往日内瓦 Bourg-du-Four 警察所。她一到达, 两名警官据报就命令她做测醉试验并把她扔进一间囚室, 于是她的头撞上混凝土的床, 她跌倒在地。在她要求对她所受教育作出解释之后, 据称三、四名警官进入囚室, 不断用脚踏她并猛击她。据报在 2

月 20 日所作体验显示她的两眼周围、膝盖和左前臂有瘀伤，前臂可能骨折。3 月 16 日拍的 X 光片据说显示她的右手骨折和右手腕韧带破裂。

712. Michel Acquaroli 据称于 1993 年 4 月 21 日访问他在日内瓦的办事处查询未偿债务一事时，遭到两名警官袭击。这些警官据称猛烈地扭他的手臂并用膝推他的背部以使他跌倒在地。然后警察把他的手铐在背后，而且据称一名警官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使得他不得不为呼吸而搏斗。他被带往警察所，随之提出了一项对警察的正式申诉，但据报袭击他的警官威胁他说，如果他提出申诉，将遭到监禁。当天下午，法医大学的医生对他作了检查，表示他有身体受伤害的迹象。此后他即因抗拒官员的行动而被逮捕，置于一间囚室并要求他脱光衣服，因为上述原因警方担心他可能自杀。两天之后，一次身体检查显示他的颈部、左手腕、右臂和下胸有瘀伤，左臂和右手腕有一些表伤，而且在肩有一处裂伤。此次检查还记载了他表明在背部下端和右股感到疼痛并在吞咽时感到疼痛。

713. Erak Svalto，一名波斯尼亚人，于 1992 年 1 月 30 日在伯尔尼被 20 名警官逮捕。在他被捕期间，据指称一些警官用肘推、用膝顶、用脚踏和踩他，用一只手枪击打他的面部，并称他为“南斯拉夫猪猡”。据报他的肾部受到多次击打。随后在警车中据称他的颈部受到空手道式的砍劈，并用他挂在脖子上的项链掐他。据称他在警察楼内又遭到进一步的殴打，在他被捕一年多以后，据报告他还继续患后脑部分麻木和肾部几乎经常的疼痛。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送交政府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14. 1994 年 5 月 2 日，特别报告员为下面提到的人发出紧急呼吁：Fadi Munir Jadid；Usama Munir Jadid；Nidal Mahmud Jadid；Salah Mahmud Jadid；Ghassan

Fuad Jadid; Saddiq Riad Jadid, 17 岁; Yassir Riad Jadid; 'Ammar' Abbud, 'Ali 'Issa al-Hakim; 'Abd al-Razzaq al-Hallaq; 和 Na'im Khuri。这些人于 1993 年 8 月在 Salah Jadid 的葬礼后不久被逮捕, Salah Jadid 是一名以前的犯人, 在经过几乎 23 年未被控告或审判的拘留之后于 8 月 19 日死于在押中。这 11 人据称也被扣留, 不能与外界接触, 也是未被控告或审判, 这可能是由于他们与死者的联系。

715. 1994 年 5 月 23 日, 该国政府称, 没有人由于与 Salah Jadid 少将有亲属关系或友谊关系而被拘留。1994 年 7 月 21 日, 政府进一步答复说, 特别报告员在紧急呼吁中列举的人中, 无一人在拘留中, 每人都生活在各自的住所。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以往报告中的案件的材料

716. 1993 年 9 月 1 日, 特别报告员为 Hassiba 'Abd al-Rahman 发出紧急呼吁, 据报道, Hassiba 'Abd al-Rahman 因涉嫌与被取缔的共产主义行动党有联系而于 1993 年 6 月 8 日被捕, 现被单独禁闭。1994 年 2 月 11 日, 该国政府答复说, Hassiba 'Abd al-Rahman 被拘留是因为他是一恐怖集团的成员, 从未受到酷刑, 关于 1993 年 11 月 15 日获释。

多 哥

转交政府的材料

717. 在 1994 年 6 月 7 日信中, 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 他收到了有关 At-tiogbé Stéphane Koudossou 和 Gérard Akoume 的材料, 该两人是在 1993 年 7 月 26 日或该日期前后被捕的, 据称, 他们在洛美国家宪兵队扣押期遭到酷刑。据说后来他们在国家电视上承认用炸弹进行了袭击, 8 月 13 日, 现行犯罪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他们的律师试图中止诉讼, 理由是对他们起诉的唯一证据是他们自己的供认。而

且他们是拘留期间在被胁迫情况下供认的,但未获成功。律师还要求由法医对他们作检查,但法庭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审讯继续,并判他们三年监禁。

718. 特别报告员还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报告说,Simianleine René Odanou 和 Jacques Odanou 因反现政府活动而分别于1993年4月和3月被捕。他们在国家宪兵队所在地被拘禁数星期,据称,他们遭到毒打并受电击。

以前转交案件的后续行动

719.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信中还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如下文各段所述有关以前转交案件的新的材料。

720. 1993年5月6日,特别报告员代表下列人员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Latevi Prosper Lawson, Jean Lawson Laté, Jules Gagli, Rosali Gagli, Koffi Agbali, Sossouvi Afatchawo, Kossi Amedegounou, Koudjo Atsu, Kodzo Akakpo, Kossi Assignon, Alphonse Adjeovi, Agbévé Toyo, Komi Kpetigo, Sévi Sadi, Antoine Aboudou, Kossi Fiagnon, Folly Kuegan Yao Agbagnon, Tchassé Koumi Koffi Toyo, Ahamadou Boukari, Komi Hounkpati, Ekue Koulepato, Folly Anarou 和 Kokou Gakoto。根据所收到的材料,这些人在袭击纳辛贝·埃亚德马总统的官邸若干天之后于1993年3月25日在洛美被捕。他们被带至洛美宪兵队,据称,他们在那里受到酷刑。

721. 随后,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现正在进行调查,以便确定在袭击“多哥陆军混成团兵营”中上述人员的责任。Latevi Prosper Lawson, Jules Gagli, Kossi Amedegounou, Kodjo Akakpo, Kossi Assignon, Antoine Aboudou, Ekue Prosper Koulepato, Folly Ananou 和 Folly Kuegan 已释放, Rosalie Gali 被假释,以观后效。Alphonse Adjeoui, Agbévé Toyo, Kossi Fiagnon 和 Sossouvi Afatchauo 因偷窃罪被捕。Komi Kpetigo 被指控走私毒品,至于 Jean Laté, 警方和宪兵队都不知其入。

722. 该国政府的答复转交给提供消息者,后者证实,大部分被捕的公民后来被释放。但它指出,多哥当局似乎没有对被捕者遭到酷刑或虐待的指控作出任何答复,也没有对这些指控开始或进行任何调查。

723. 1993年9月3日,特别报告员为大约40名的一组人发出紧急呼吁,这些人据说因与总统选举结果公布后发生的骚动有关而于1993年8月26日在多哥中部的 Agbandi 和 Diguine 被保安部队逮捕。据称这些人在被捕时遭到拷打,然后被押送布利塔宪兵队,全部被关入一个用来关闭5名囚犯的牢房内。第二天,据报告其中有15人死亡,据说后来又有4人死亡。还据报告,约20名被拘留者被转移至多哥北部的 Char 监狱。人们担心他们可能遭到酷刑或虐待。此外,1993年10月7日,特别报告员为 Kétao 的一名教师 Kokou Okesson Mbooura 进行调解,据报告,这名教师是1993年8月27日在布里塔被捕的。当时他正寻找因8月底在 Agbandi 发生动乱受到牵连而于前一天被捕的一名家庭成员。据称他被单独禁闭在该国北部的 Kara 宪兵队,人们担心,他可能遭到酷刑或虐待。

724. 1993年10月13日,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一些人因破坏选举设备而于1993年8月26日在 Agbandi 被捕,并被带至布里塔宪兵队。Kokou Okesson Mbooura 是探视被拘留者的人之一。在8月26日同一天,其中一些被拘留者因食用了探视者带来的食品而中毒。Kokou Okesson Mbooura 因给一名拘留者的食品中带有注射器而被捕。据毒理专家的报告,注射器含有非常危险的毒品。Sokode 司法当局签发拘留他的命令,他被带至 Kara 的民事监狱。他从来没有向法官提出受到虐待的申诉,而且,他妻子定期探视他。他还可以会见其律师。但他的律师并没有请求法官允许他见其当事人。

725. 关于该国政府的答复,消息来源指出,对警方实验室的调查结果没有异议,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死者的尸体没有进行尸体剖检,既没调查酷刑指控,也没确定死因。该国政府的答复没有对拘留者死于酷刑或虐待,或因他们40人挤在一

一个小牢房窒息而死的指控作出任何解答。似乎没有对这些严重的指控进行调查。

突 尼 斯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726. 特别报告员在 1994 年 5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的材料指出，尽管宪法和法典明文禁止酷刑，经该国各地的警察局、宪兵队和国民警卫队经常施行酷刑，特别是对那些被怀疑反对政府的人，如纳赫达伊斯兰运动和突尼斯工人共产党的同情者。据报告，酷刑包括毒打，有时将受害者吊起来打、电击、将磁瓶片或其他尖利物塞入肛门。据说，这类酷刑主要是用来进行逼供，或为了惩罚或恫吓。

727. 刑法典第 13 条之二规定，警方或宪兵队对嫌疑分子的拘留不得超过四天，对任何人的拘留都必须通知共和国检察官，凭书面命令，拘留可再延长 9 天。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拘留可再延长两天，总共十天。在拘留期间或拘留结束时，被拘留者或其直系亲属可要求进行体检。拘留的开始和终止的日期和时间以及每次审讯的开始和终止的日期和时间在每个警察局都应记录备案。然而，据报告，警察局和宪兵队常常篡改记录，目的是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他们是遵守法律限定的拘留期的。

728. 据称，对于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人根据第 13 条之二提出的并有检察官办公室印章的正式体格检查请求，一贯是置之不理。据说，检察官毫无异议地愿意接受警方或其自己的官员伪造的材料，而对于非法延长拘留的确凿证据却不予理睬。检察官既没有探视也没视察据称非法关押犯人和施行酷刑的拘留中心，检察官对虐待、酷刑或可疑的死亡案件开始的为数极少的调查不是半途而废，便是无休止地进行，毫无结果。

729. 据报告，调查法官未能确保声称遭受酷刑的人即时接受体格检查，也未能

确保对于送交检察官的酷刑档案材料进行实际调查，甚至在有审判前施酷刑的确实证据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730. 1994年9月24日，该国政府转交了一份答复，声称它作出了特殊努力，以确保突尼斯已签署的保护人权文书的有关条款得到遵守，每当收到越权行动的指控时，从不犹豫地命令进行调查。在对1991年紧急状态时期内的这类行为提出指控后，总统于1991年6月20日设立了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负责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Rashid Driss先生，人权和基本自由高级委员会主席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的调查确认，的确发生了越权的行为，但这些只是孤立的事件。

731. 内政部也采取了一系列维护人权的措施。116名保安警察成员与涉及各种虐待的105个案件有牵连。委员会主席提交的报告揭示，对已确立了罪行的55名官员根据其所犯虐待罪的严重程度处以不同刑罚；对三个案件作了简要处理，在其他某些案件中仍在继续进行司法调查，所有已确认的越权的活动已完全停止。该国政府没有说明有多少这类案件涉及酷刑或虐待。

732. 该国政府还指出，有关伪造逮捕日期和延长拘留的指控是不确切的，是夸大其词的，与涉及拘留的法律和实践不符。刑法典的规定，对反对超过法律允许期限的拘留和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或酷刑提供了具体保障。

733. 特别报告员在其5月3日信中还向美国政府转告了一些个别案件，该国政府在其9月24日信中对此作了答复。下文各段将简要介绍有关的指控和答复。

734. Tawfik Rajhi，一名在法国居住了10年的学者于1993年7月22日回突尼斯拜访。据报告，7月26日他被逮捕，并被非法单独禁闭长达23天之久，在此期间，他的家人曾试图了解他的下落，但毫无结果。后来他在法庭上说，他在被单独禁闭期间受到虐待，而且警察强迫他在一份他不知其内容的声明上签字。然而，法庭没有命令对上述指控进行调查，并以加入非法组织的罪名对他判了刑。

735. 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Taofik Rajhi实际上是因加入了一个非法组织

而于1993年8月11日被捕的。他没有被单独禁闭，没有遭到虐待；没有被迫在一份他不知其内容的政治声明上签字。1993年8月31日，他被判监禁，1993年10月8日，突尼斯上诉法院将其刑期减至8个月。1994年4月11日，他获释放，最近已离开突尼斯。Rajhi先生直到审理其上诉前没有提到酷刑问题。在上诉时提出诉讼程序问题以便推翻招供，这在被告人中是一种惯常的做法。

736. 据报告，1993年1月31日，一名突尼斯 Gammarth 的居民 Jaoua Thameur 在 Taoufik 诊所被没有持逮捕令的警察逮捕。然后他被转到 Sfax 监狱，并被单独禁闭了数周。尽管他背部手术后已康复，但据称他又遭到酷刑。在2月20日他的家人被允许探视他时，他不能行动。

737. 根据该国政府的答复，Jaoua Thameur 是1993年2月14日被司法警察逮捕的，并因非法政治活动被 Sfax 初审法庭判处14个月监禁，他于1994年4月14日被释放。他在 Sfax 被拘留期间，狱医对他进行的检查表明，他的疼痛是由旧伤引起的。他住在 Sfax 监狱医疗所期间，2月23日和27日对他作了检查并给予了应有的治疗。1993年5月16日，他被转到突尼斯民事监狱，住进医疗所，得到满意的治疗，身体状况正常。说他遭到酷刑和不能行动的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从未被剥夺与其律师接触的权利，并定期接受其家人的探视。

以前转交案件的后续行动

738.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通知该国政府，关于以前转交该国政府的一个案件，他收到更多的材料。1993年9月13日，特别报告员为于1993年8月8日被捕的 Saraheddine Zikikout 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1993年10月18日，该国政府特别答复说，他被拘留在突尼斯民事监狱，根据1988年监狱条例，他的家人可以探视，他受到正常待遇。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进一步材料表明，Salaheddine Zikikont 在被捕后被单独禁闭了53天，比法律允许的最长拘留期多43天。在此期间，据说他遭

到酷刑,并在胁迫和不了解其内容的情况下在一份政治声明上签字。初审法院以他加入一个非法组织为由而判他 18 个月监禁,上诉法院 1994 年 1 月 18 日坚持原判,两者都拒绝对虐待指控进行调查。还据说他们未对下述指控进行调查,即警方记录上 9 月 19 日的逮捕日期是伪造的,目的是掩盖非法延长拘留的事实。

739. 该国政府答复说,Salaheddin Zikikout 是根据政府检察长签发的逮捕证拘留的,法院在充分尊重被告方权利的情况下和对法院诉讼程序所涉人员提供保障的框架内对他进行判决的。关于酷刑和伪造逮捕日期的指控是不真实的。突尼斯的法律规定了所有个人告发他们可能遇到的侵害和为此提出赔偿要求的途径。

转交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40. 1994 年 3 月 1 日,特别报告员为一名居住在法国的突尼斯公民 Ali Mabouj 转交一份紧急呼吁,该突尼斯公民是 1994 年 2 月 6 日在梅德宁区 Ben Guerdane 他的家中被警察逮捕的。据报告,他被捕后被单独禁闭,不能与其家人或律师接触,禁闭时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 10 天。

741. 1994 年 9 月 24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 Ali Mabouj 实际上是 1994 年 2 月 18 日被捕的,主要原因是他加入了一个非法协会。2 月 22 日,梅德宁初审法院所属公共事务部发出逮捕状,现将他拘留在梅德宁民事监狱。他未被单独禁闭,也未遭虐待,其身体状况正常,他母亲、妻子和儿子定期探视他。1994 年 9 月 30 日,该国政府进一步通知特别报告员, Ari Mabouj 因筹集非法资金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

742. 特别报告员在 3 月 1 日的同一函件中还为非法的突尼斯工人共产党的一名成员 Hamma Hammami 发出呼吁。此人在 1992 年 12 月被判犯有参加非法会议和散发传单罪。据报告,他于 1994 年 2 月 14 日在突尼斯被捕,虽在苏塞警察局总部和内政部遭到酷刑,遭酷刑后失去知觉达数小时之久。据报告,自那以后,他情况危险,但不给予他任何治疗。

743. 1994年9月24日,该国政府答复说,1994年2月14日,警察在苏塞巡逻时想检查 Hamma Hammami 的身份,当时,他行为令人生疑,但他跑走了。警察追赶并抓住了他,于是他殴打两名警察并使他们受了伤。事实上,在他律师的请求下,对他进行了体格检查。关于酷刑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744. 1994年12月13日,特别报告员就 Hamma Hammami 一案转交了又一份紧急呼吁。根据新的材料,1994年12月7日,他在监狱绝食并被转至一个保密的地点去受“惩罚”。据报告,不允许他的家人和律师与他接触。

745. 1994年12月15日,特别报告员为一名居住在巴黎的突尼斯学者 Jalel maleej 转交一份紧急呼吁。该学者是1994年12月4日在他从法国抵达突尼斯时被捕的。据报告,他被单独禁闭拘留。

土 耳 其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746.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9月15日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继续收到报告,据称,酷刑在土耳其十分普遍,尤其是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东南部地区。据说是出于下列原因采用酷刑的:逼供、诱供非法组织成员姓名、强迫村民不再反对村防卫系统、胁迫被拘留者充当警方告密者以及对支持非法组织的人进行非正规惩罚。这类酷刑的受害者往往是根据反恐怖法被拘留的人和被控犯有轻罪的人。

747. 通常报告的酷刑形式不留或很少留下证据:用冷水冲、将受害者的双臂或双腕反绑后吊起来、威胁杀害、电击、性骚扰、不给食物等。

748. 据报告,对于被控犯有反恐怖法规定的罪行的被拘留者,在实施紧急状况法的东南部10省,可单独禁闭30天,在土耳其其他地方,可单独禁闭15天。因被怀疑犯有一般罪行而被拘留的人,在被正式控告或释放前最多可拘留8天。在被警方

拘禁时,据说被拘禁者无权让自己选择的医生看病,但可让国家办的法医机构指定的医生看病。据称,这类体格检查都是很马虎的,几乎总是有警官在场。在实施紧急状况法的任何省份中对公务员提出的指控可不受负责警察部门和维持治安的地方长官办公室的司法检查。

749.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下文各段简要介绍的各项案件。

750. 据报告,Baki Erdoğan 是1993年8月10日在土耳其西部艾登的 Söke 区被拘留的,在艾登警察局总部被审讯、单独禁闭和遭酷刑达11天之久。8月21日,他被带到医院,于同一天死亡。据说尸体解剖报告载有列明身体各部分伤痕的很长的清单,并将死亡归因于“呼吸系统衰竭”。

751. 据报告,与叙利亚共和国交界处附近马尔丁省 Alagöz 村的一名亚述基督教徒 Savme Durmaz 及其15岁的儿子 Sükrü Durmaz 于1993年10月26日被来到他们村庄的宪兵队成员拘留。据说他们的拘留是未被承认的,人们担心,他们遭到酷刑。10月30日,6名村民和 Savme Durmaz 的另一儿子(年仅10岁)据报告也被拘留,当时他们去打听 Savme 和 Sükrü Durmaz 的情况。据称,他们遭到酷刑,两天后在身体状况很糟的情况下被释放。

752. 据报告,Gökhan Demirkiran 是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被捕的四人之一。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些人宣布自己是出于道德或宗教上的原因而拒绝服兵役者。据称,他被捕后遭到酷刑,随后他出庭时,可以看到他身上的伤。

753. 肯尼亚公民 Francos Marcos 拘留在与伊拉克北部交界地区附近的 Silopi 难民营。据报告,1994年1月4日,难民营管理部门让难民将其帐篷移到该难民营边缘附近堆满垃圾和排泄物的地方和政府军队和叛军每天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许多难民拒绝搬动,于是警察朝空中开枪并驾驶装甲车朝聚集在难民营广场的难民开过去。据称,一辆装甲车撞倒 Francos Marcos,致使他受重伤。在迪亚巴克尔国家医院里对他施行了紧急外科手术。1月17日,医院证明他可以出院,尽管他还带有

尿管，而尿管必须每三周换一次，两个月后才能拆除。而且医生让他卧床休息 30 天并要他接受矫正监护。据称，他是提前出院的，原因是政府拒绝支付他的医疗费用，而医院又无力或不愿承担费用。他现被暂时安排在精神病房，但人们担心他没有接受应有的治疗。

754. 1994 年 10 月 11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Francisco Marcos 是夹在人群和警车间受伤的。他正在加济安泰普的一家美国医院接受治疗，待完全康复后才出院。

755. 据报告，民主党省管理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Mehmet Sen 于 1994 年 3 月 26 日在加济安泰普 Nizip 他的咖啡馆内被 9 名警察逮捕。警察告诉他要把他带到保安部门去发表一项声明，但当他妻子向 Nizip, Antep, Birecik 和乌尔法的保安当局打听她丈夫的下落时，它们都否认拘留了她丈夫。1994 年 3 月 30 日，在 Karpuzala 村附近的山里发现了 Mehmet Sen's 的尸体，身上有严刑拷打的伤痕。有两处枪伤，但未发现血迹。这似乎表明，他是因遭酷刑而死亡的。

756. Abdulrezak Ikincisoy 及其两个儿子 Halil Ikincisoy 和 Mehmet Sah Ikincisoy 1993 年 11 月 22 日被捕并被带至 Diyarbakir 的市场警察局。据称，在去警察局的路上，他们不断遭抽打。在警察局，Halil 又遭拷打，Abdulrezak 遭铁条毒打。被拘留者然后被转到 Riot 警察局总部。据称，在那里将 Halil 的衣服剥光，用加压水朝他身上冲并抽打他。两天不给食物和水，拘留 14 天后被检察官释放。还据称，Abdulrezak 也遭毒打，两根肋骨折断。他有三天得不到食物和水，第四天被释放。据说，Halil 和 Abdulrezak 都听到 Mehmet Sah 受酷刑时的喊叫声。据报告，1993 年 12 月 6 日，国家安全法院检察官通知 Abdulrezak 说，Mehmet Sah 逃进山里，在一次冲突中被杀死，现埋葬于 Diyarbakir 的市属墓地。已拒绝了对 Abdulrezak 作尸体剖检的要求，人们担心，他的儿子在被 Riot 警方关押期间受酷刑而死。

以前转交文件的后续行动

757.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有关以前转交案件的新材料，下文各段将作简要介绍。

758. 1993年11月19日和30日代表下列10名律师转交了紧急呼吁：Tahir Elçi, Meral Daniş Beştaş, Mesut Beştaş, Baki Demirhan, Arif Altinkalem, Şinasi Tur, Hüsniye Ölmez, Sebahattin Acar, Vedat Erten 和 Niyazi Çem。据报告，另有六名律师也在同一期间被捕：Gazanfer Abbasioglu, Fuat Hayri Demir, Arzu Şahin, Nevzat Kaya, Selim Kurbanoglu 和 Imam Şahin。据报告，十六名律师都被拘留，从1993年11月中至12月7日在Diyarbakir宪兵队总部被单独禁闭时受到盘问。

759. 在1994年1月27日信中，该国政府答复说，根据土耳其民法典，已开始对涉嫌与库尔德工人党（PKK）有联系的16名律师的案件作司法调查。Sebahattin Acar, Hüsniye Ölmez, Tahir Elçi, Fuat Hayri Demir, Mesut Beştaş, Meral Beştaş, M. Arif Altinkalem, M. Selim Kurbanoglu 和 Vedat Ertem Diyarbakir 在Diyarbakir被国家安全法院押候。Arzu Şahin 和 Imam Şahin 置于监视下。法院已下令释放Şinasi Tur, Baki Demirhan, Mehmet Gazanfer Abbaşioğlu, Nevzat kaya 和 Niyazi Çem。随后在1994年2月7日信中，该国政府说，也已下令释放Tahir Elçi 和 Sebahattin Acar, 1993年12月21日，Diyarbakir 国家安全法院下令逮捕 Imam Şahin 和 Arzu Şahin。该国政府没有针对关于酷刑或虐待的担心作出答复。

760. 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有关被捕律师的新材料，据说，他们被关押在温度在零度以下的房间里，被迫睡在潮湿的水泥地上达26天之久。在关押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蒙住眼睛。据说，他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时常遭拷打和辱骂。虐待的一个目的是胁迫他们在其不能或不被允许看其内容的声明上签字。据报告，审问者就其所涉所谓“政治案件”对所有律师进行了盘问。许多这

类案件涉及人权问题，据说某些涉及律师已准备或正在准备的提交欧洲人权委员会的请愿书。

761. Tahir Elçi 向欧洲安全委员会提交了若干管制对象案件，据报告，1993年11月23日他在 Cizre 被与 Cizre 保安局有联系的警官拘留。他的眼睛被蒙住，关进保安局一间狭小的黑牢房里，后被带进一个审讯室，审讯人员威胁说，如果他调查“侵犯人权情况”，便将他处死。据称，然后掴他耳光，将他的衣服剥得精光，死命挤压他的睾丸。蒙上眼睛在 Cizre 区宪兵司令部地下室被关押两天之后，他被带至 Diyarbakir 宪兵情报中心，据称，在那里他被迫躺在水泥地上，被蒙上眼睛，遭到酷刑。在受酷刑时，审讯人员问他有关其人权活动的问题。据报告，后将他塞进一辆军车并告诉他要把他带到乡下的一座桥下执行枪决。据称，把他从车上推去，强迫他躺在地上，把他眼睛蒙上，不断用脚踏他，用粗话辱骂他。当他拒绝承认对他的指控时，据称军官们在他周围开了十几枪。一周之后，他拒绝在声明上签字，据称又将他的衣服剥得精光，用高加压水朝他身上冲，挤压他的睾丸。在被带至国家安全法院的前一天，他和另一名伊斯坦布尔律师协会的律师 Niyaze Çem 据说带到地下室的厕所里，被加压冷水冲了数小时。在开庭期，他被保释。

762. 1993年11月16日，Meral Daniş Beştaş 和她的丈夫 Mesut Beştaş 及另两名律师一起被捕，当时他们正离开国家安全法院。他们被蒙上眼睛，被带到宪兵队总部。对 Meral Danis Bestas 在人权协会的工作情况盘问了四天。审讯时，掴她耳光，踢她，侮辱她，包括性侮辱，不让她睡觉。12月9日，把她眼睛蒙上，要她在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上签字。据称，当她说不能在看不见其内容的声明上签字时，便威胁对她施以酷刑，然后便把她的衣服剥得精光，迫使她在冰冷水中泡了1个小时。据称，一小时后，对她拳打脚踢，又用冰冷的水朝她身上冲了60至90分钟。两天后，对她进行的体检报告说，她患了肺炎。尽管如此，她没得到任何治疗。

763. Şinasi Tur 于1993年1月被捕，据称，在 Diyarbakir 保安局与恐怖主义

斗争处审讯的八天中，他遭拷打、电击和被加压冷水冲，其睾丸被挤压。他在 Diyarbakir 监狱被押候三个月后被保释。在第一国家安全法院，他被判犯有帮助和支持一恐怖组织的罪行，据说当事人已提起上诉。据报告，1993年11月15日他与其他一些律师再次被捕，后在 Diyarbakir 省宪兵营营部被审讯了26天。据称，在被威胁要施以酷刑的情况下，他被迫在一份事前准备好的声明上签字。

764. 1993年11月23日，Niyazi Çem 在伊斯坦布尔国家安全法院的走廊里被捕，在伊斯坦布尔与恐怖主义斗争处关了四天。1993年11月28日，他在双眼被蒙上的情况下被带到 Diyarbakir 的宪兵营营部，被控参加了与库尔德工人党有关的活动。据称，他在否认上述指控后定时遭到拷打，直到1993年12月7日。12月8日，审讯人员试图强迫他在一份不许他了解其内容的声明上签字。12月9日，拒绝在声明上签字的律师，其中包括 Niyazi Çem，据称又遭到酷刑。据说，Niyazi Çem 听到了 Hüsniye Ölmez 和 Meral Daniş Beştaş 遭酷刑时的喊叫声。据称，有人将他的衣服剥得精光，用加压水朝他和 Tahir Elçi 身上喷。据报道，有人威胁他，如果不在声明上签字，就枪毙他。他在关押18天后被释放。

765. 1993年12月7日，Imam Şahin 被伊斯坦布尔与恐怖主义斗争处的警察拘留，当时他还出席伊斯坦布尔国家安全法院的审讯。他被带至他家中，在那里，他妻子 Arzu Şahin 也被捕。他们的眼睛被蒙上，关在保安局一间牢房里，12月11日，他们被带到 Diyarbakir 情报中心。据称，然后将 Imam Şahin 的衣服剥得精光，反复对他施以酷刑，用加压冷水朝他身上喷，积压他的性器官，用电击他。据报告，有人抓住他的手强迫他在一张他不知道内容的纸上涂上签字。

766. 在1993年10月8日特别报告员为 Nilüfer Kos 转交了紧急呼吁后，该国政府于1994年1月28日致函特别报告员，说医疗报告确认，她在被关押期间未遭到虐待或酷刑。根据收到的新材料，1993年9月29日，Nilüfer Koç —— 是一名原籍土耳其的在德国求学的学生并且是一名土耳其语翻译 —— 在 Sirnak 省的 Uludere

被拘留，她是在陪访问土耳其的德国代表团时被捕的。她被带至宪兵队总部，据称在审讯时，把她的手铐住后用吊钩将她吊了两个小时，将她的衣服剥光，用冷水朝她身上冲，打她，骂她是“婊子”，抓住她的头发将头往墙上撞。据称，对她施酷刑的人把凶器对着她的前额，问她最后还有什么“愿望”。在她被关押的三天中，据说她听到隔壁房间里的喊叫声以及搬运尸体的声音。

767. 1993年12月15日，特别报告员为1993年12月9日和10日被警察拘留的一些《自由议程》报的工作人员发出紧急呼吁，下文对此作了简要介绍。收到的进一步材料说明，被拘留者Fahri Ferda Çetin被单独禁闭在伊斯坦布尔警察局总部，据称，将他双臂绑住后把他吊起来，对他的生殖器和脚施以电击，绞他的睾丸，用冰冷的水朝他身上冲。据称，Necmiye Aslanoğlu被关押在Diyarbakir期间，将她的衣服剥光，对她拳打脚踢，抓住她头发在地上拖，将她双臂反绑后将她吊起来，同时对她肚脐和脚趾施以电击。

768. 1994年9月25日，特别报告员为据报告涉嫌参加与《苦斗》杂志有关的活动而于1994年4月17日或该日期前后在安卡拉被捕的21人发出紧急呼吁，下文对此作了简要介绍。这些人被确认为：Firdevs Kirbiyik, Fatime Akalin, Derya Tanirvermiş, Zafer Sakin, Cemile Derya Deveci, Yusuf Deveci, Nuri Akalin, Hüseyin Pur, Kiyemet Pur, Zafer Kirbiyik, Emel Vergül, Tuğba Sarihan, Hacer Tekin, Emrullah Şimeşek, Ufuk Akçapınar 和 Atilla Ateş。根据后来收到的材料，所有上述被拘留者在关押期间都遭到酷刑。据说，酷刑包括用冰冷的水冲，将双腕反绑后吊起来，施以电击和性虐待。被拘留者中有十二名被关了九天，其余的人关了十五天。Zaffer Kirbiyik 和 Nuri Akalin 都是年仅17岁的高中生，据说被控犯有加入非法组织罪，关进了监狱。

769.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该国政府他于1992年转交的若干案件，关于这些案件，还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以往报告中的案件的材料

770.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9月14日为Kelekei村的Abdullah Ay和Semsettin Ay及Kayikili村的Mehmet Tekin, Omer Ünal和Meeit Memic发出一份紧急呼吁, 据报这些人在村警卫人员和保安部队1993年7月27日进村放火焚烧房屋之后于1993年8月30日返回自己村庄时被拘留。该国政府于1993年12月21日答复称, 保安部队于1993年9月5日拘留了这些人, 司法当局经过讯问程序后释放了他们。这些人在警方拘留期间没有受到任何虐待, Omer Ünal从未遭到拘留, 这些已属确定无疑, 不能想象保安部队会为了强迫他们当村警卫而在Günesli和Kayikili到他们家破门而入并纵火烧他们的住房。

771.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9月30日为Memik Horoz、Sezemis Horoz, Ismail Yilmaz, Ulkü Dacicioglu, Ethem Cilgin, Ahmet Polat和Mehmet Polat发出一份紧急呼吁, 据报他们被伊斯坦布尔警察局的反恐怖主义支队单独禁闭。该国政府于1993年12月21日答复称, 除Mehmet Polat外, 这些人在一次对付TKP/ML-TIKKO(土耳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党/土耳其工农解放军)的行动中于1993年9月18日被逮捕, 根据1993年9月30日的裁决令他们已获释, 根据医疗报告, 这些人在警方拘留期间没有受到任何虐待。Mehmet Polat从未被警察拘留, 但曾请他到过安全委员会, 在那里他受到讯问。讯问中他不曾受到虐待, 讯问后他即离开了安全委员会大楼。

772.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10月29日为Mehmet Caki发出一份紧急呼吁, 10月20日他及妻子Saime Caki和Mehmet Delen一起被逮捕, 据指控Mehmet Caki遭到Sanliurfa反恐怖主义支队的拷打。该国政府1993年12月21日答复称, 在Sanliurfa采取的几次对付PKK的行动中曾逮捕过这些人, 经过调查已证实这些人在警方拘留期间没有受到虐待。1994年1月11日, 该国政府又交来一答复, 它说1993年

11月1日 Urfa 法院释放了 Mehmet Caki，释放前对他进行的医疗检查证明并无拷打或虐待的痕迹。此外，他自己没有就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提出任何申诉。但是，Viransehir 检察官收到人权中心的信函后开始对 Mehmet Caki 可能受到保安部队虐待的问题进行了调查。鉴于没有发现有这种可能的证据或形迹，该部队于1993年12月21日中止了调查。

773. 特别报告员1993年10月4日为 Behçet Ekinci 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据报1993年9月21日他在 Diyarbakir 遭到反恐怖主义支队的殴打和拘留。该国政府1993年12月21日答复称，此人由于从事与 PKK 有关的活动将受到审讯，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受到执法官员的虐待。

774. 特别报告员1992年9月16日转交了有关有两个月身孕的 Nazli Top 护士案件的材料，据指控1992年4月她受到伊斯坦布尔警察人员施加的严重酷刑，其中包括性凌辱。该国政府1994年1月13日告知特别报告员，已根据1992年4月27日对 Nazli Top 施加酷刑的罪名将 Baheelievler 警察区的七名警官送交伊斯坦布尔第三刑庭审讯。

775. 特别报告员1993年10月14日为 Mehmet Sirin Ögünc, Hakim Ögüne, Zeki Ögünc, Hüseyin Ugurlu, Sami Duygu 和 Hüsamettin Duygu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这些人1993年10月3日在 Altinova 被宪兵队拘留。该国政府于1994年3月17日答复称，Nizamettin Duygu, Zeki Ögünc 和 Hüseyin Uguriu 被指控协助和庇护 PKK，但在案件尚未决断之前他们是自由的，其余的人已释放。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有关人员受到酷刑或任何其他虐待。

776. 1994年10月11日，该国政府对特别报告员1993年8月26日提交的三个案件作出了答复。有关的指控和答复综述如下。

777. 据报，17岁的学生 Soner Önder 在1991年12月25日至1992年1月8日的讯问期间在伊斯坦布尔警察局反恐怖主义支队遭到严刑拷打。该国政府称他对指

控的罪行不服,声称他的陈词是在威胁之下作出的,而伊斯坦布尔的国家安全法院正在审查这桩公案。

778. Ibrahim Dilek 于 1993 年 3 月 20 日在马尔丁省的 Baristepe 村被捕,10 天后在一个水井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尸体上有受过酷刑的痕迹。该国政府答复说,Ibrahim Dilek 于 3 月 20 日被逮捕,但当晚 11:30 分即被释放。尸体解剖证明他曾受到酷刑并死于呼吸和循环系统不畅通。Gereüs 的国家检察官正在调查这一罪行。

779. 1993 年 6 月 17 日, Mehmet Kiran 在马尔丁省 Mazidagi 附近的 Atala 村被士兵们逮捕,并在 Derik 的宪兵队受到讯问。他指控说由于他在那里的遭遇,他一只胳膊骨折。据该国政府说,在拘留期间他没有受到任何虐待。

转交政府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80.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31 份紧急呼吁。有关这些呼吁的摘要转载如后。每个摘要的后面用括弧注明了发出呼吁的日期。

781. 据报, Özgür Gündem (自由纲领) 报的下列工作人员在对报纸采取的一系列全国性警察行动中被拘留: Gürbetelli Ersöz (女), Fahri Ferda Çetin, Gülten Kisanak (女), Müslüm Yücel, Mahmut Dogan, Ferhat Tugan, Yurdusev Özsökmenler, Nursel Polat (女), Dogan Güzel, Ali Riza Halis, Mehmet Balamir, Düzgün Deniz, Faysal Dagi, Mucahir Kuas, Hüseyin Solgun, Mehtap Gürbüz, Ali Seyhan, 和 Semsettin Eeevit 在伊斯坦布尔被逮捕; Hasan Ögün, M. Sirac Koc, Necmiye Aslanç (女), Mehmet Sah Yildiz, Nuray Tekdaglu (女) 和 Bitan Onen 在迪亚巴克尔被逮捕; Sezai Karakoç, Riza Zingal, Serdar Çağcıoğlu, Namik Alkan, Emin Onay, Ciller Yesil 和 Leyia Akgül (女) 在伊兹密尔被逮捕; Hacı Cetinkaya, Sükrü Kaplan, İhsan Kurt, Asian Saraç 和 Beyhan Günyeli 在阿达纳被逮捕; Cengiz Tas, Menat Aveli 和 Yalçın Sevinc 在埃拉泽被逮捕; Salih Dinç 在巴特曼被逮捕; Rezzan

Günes (女) 在马尔丁被逮捕。后来,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9月15日的信函中将他收到的有关 Fahri Ferda Çetin 和 Necmiye Aslanoglu 遭遇的指控转交给该政府,这些指控在前面已作了概述(1993年12月15日)。

782. 1993年12月26日,《Devrimci Cözüm》杂志的记者 Yusuf Yilmaz, Ahmet İçsli 和他们的朋友 Feride Karadis (女) 和 Leyla Akbaba (女) 在伊斯坦布尔被警察拘捕。据报,当晚该杂志的办公室被搜查。12月29日,杂志的老板 Ibrahim Özen 以及 Seher Tufan, Musa Uyar, Ayse Aytac, Ismet Ercan, Gülcan Güzel, Alisan Egim 和 Hacı Yalçın 据说也被拘留。据报,伊斯坦布尔警察局的反恐怖主义支队告诉被拘留人的律师说他们拘留了其中三人,警方否认拘留了 Yusuf Yilmaz 和 Ahmet İçli。据报,没有允许律师会见任何一位被拘留者(1994年1月11日)。

783. 该国政府1994年3月24日答复称1993年12月26日逮捕了 Feride Karadis 和 Leyla Akbaba。与他们同时被捕的两人不是 Yusuf Yilmaz 和 Ahmet İçli, 而是持冒用这两个名字的假身分证的两个人。这些人没提到过被捕的其他人因涉嫌进行与 TKHP-C/DEV-SOL 组织有关的活动被移交给伊斯坦布尔检察官办公室,而 Feride Karakas, Halci Yalşın 和 Seher Tufan 已于1994年1月7日释放。1994年1月7日的医疗报告证实谁也没有受到酷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虐待。

784. 1994年1月19日, Ahmet Aygün 在伊斯坦布尔被逮捕,次日早晨便衣警察将其带回家并搜查了他的房子,然后又将他带走。据他母亲说,他的健康情况很不好,而且两只胳膊象是已骨折。据说,此后他一直单独监禁,可能监禁在伊斯坦布尔警察局的反恐怖主义支队(1994年1月26日)。

785. 该国政府1994年5月26日答复称, Ahmet Aygün 因涉嫌是 KAWA 组织的成员而被捕,在审讯结束之前他被拘留在伊斯坦布尔监狱。伊斯坦布尔法医所的医学报告证实他在拘留期间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

786. 1994年2月12至13日晚警察在迪亚巴克尔搜查了下述人员的家并根据

紧急立法拘捕了他们：民主党在迪亚巴尔克的候选人 Metin Toprak，民主党 Yenisehir 区的候选人 Musa Özsat；民主党党员、“Egit-Sen”教师工会迪亚巴克尔支部主席 Nebahat Akkoç（女），（1994 年 2 月 23 日）。

787. 该国政府 1994 年 5 月 2 日答复称，被拘留的三人都是因为与 PKK 有联系而根据刑法典逮捕的，1994 年 2 月 21 日已将他们释放。法院于 1994 年 2 月 23 日确认曾逮捕 Musa Özsat，但他已出逃。医疗报告表明在拘留期间这些人没有受到虐待。暗杀 Zübeyir Akkoc 事件正在调查中。

788. 据报，在 1994 年 3 月 20 日前后，Masallah Duygu 和 Metin Elçi 在 Mersin 面包厂工作时被捕。工厂的工人们目睹在带走他们之前他们在厂房外面遭到毒打（1994 年 3 月 23 日）。

789. 该警察局的反恐怖主义支队官员 1994 年 4 月 17 日在安卡拉搜查《Alin-teri》（劳动）杂志社办公室时逮捕了下列人员，其中后 12 名不满 18 周岁：同时也是保健工作者工会成员的 Firdevs Kirbiyik（女）和 Fatime AKalin（女）；Derya Tanrivermie（女）；Zafer Sakin；Cermile Derya Deveci（女）；Yusuf Deveci；Nuri Akalin；Hüseyin Pur；Klymer Put（女）；Zafer Kirbiyik；Emel Vergül（女）；Tügba Sarihan；Hacer Tekin（女）；Emru Ilah Simşek；Ufuk Akçapinar 和 Atilla Ates。后来，特别报告员在 1994 年 9 月 15 日的信函中转达了有关对待这些人的指控，这些指控在前面已作了综述（1994 年 4 月 25 日）。

790. 1994 年 4 月 19 日，伊斯坦布尔的一名律师 Hasan Demir 被逮捕并带到 Gayrettepe 警察局。据报，几天后从该警察局获释的其他犯人告诉其家属说他受到虐待（1994 年 5 月 2 日）。

791. 该国政府 1994 年 6 月 18 日答复称，此人因涉嫌计划盗窃一家银行而被拘留。后来，1994 年 5 月 3 日根据审判他的司法程序发出的命令逮捕了他，医疗报告证明在拘留期间他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

792. Yavuz Yilmaz 律师 1994 年 4 月 29 日在他的办公室被逮捕并带到伊斯坦布尔警察局,显然过了一或两天才将他转交东土耳其的埃拉泽警察局进行讯问(1994 年 5 月 13 日)。

793. Sedat Asiantaş 是一名律师也是土耳其人权协会 (THRA) 的副秘书长, 1994 年 5 月 12 日他被四名便衣警察逮捕并带到安卡拉警察局的反恐怖主义支队(1994 年 5 月 16 日)。

794. 该国政府 1994 年 6 月 30 日答复称, Sedat Aslantaş 是因不理睬迪亚巴克尔检察官办公室的传讯而根据迪亚巴克尔国家法院 1993 年 9 月 17 日发出的逮捕令进行逮捕的。正在就他是非法组织的成员一事进行审讯,没有迹象表明在拘留期间他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

795. 据报, 迪亚巴克尔 Dicle 大学法律系的学生、迪亚巴克尔人权协会前主席 Fevzi Veznedaroglu 的妻子 Sevtap Yokuş Veznedaroğlu 于 1994 年 7 月 4 日被迪亚巴克尔警察反恐怖主义支队的人员逮捕, 据说这位女士在警察局受到讯问(1994 年 7 月 6 日)。

796. 该国政府 1994 年 10 月 18 日答复称, Sevtap Yokuş Veznedaroğlu 经迪亚巴克尔国家安全法院讯问后于 1994 年 7 月 15 日被捕, 第 4 国家安全法院正在公开审讯他的案子。在拘留期间他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

797. Recep Maraşlı, Nuran Balci(女), Nuran Çamli(女), Murat Satik, Bahriye Satik(女), Orhan Ateş 和 Evgül Kiyak 是 7 月 8 日在伊斯坦布尔进行的一次警察行动中拘留的 11 人中的几人, 他们被单独拘留, 可能拘留在伊斯坦布尔警察局反恐怖主义支队。7 月 10 日, Nuran Balci 被送到 Sisli Etfal 医院, 据指控是由于酷刑致使膝盖骨和下部脊椎骨骨折。对于 Komal 出版社的出版主任 Recep Maraşlı 的境况尤其表示了关注, 他的视力和平衡有障碍而健康状况很差, 需要经常医疗和特定饮食(1994 年 7 月 12 日)。

798. 特别报告员关于收到有关 Recep Maraşlı 在伊斯坦布尔警察局反恐怖主义支队受到严刑拷打而于 1994 年 7 月 20 日转交了另一份紧急呼吁。据指控他被蒙上双眼，上了电刑和 *falaqa* (抽打脚心)，并在拘留的头两天不断被殴打。此外还指控称他在拘留期间没有对他所患平衡和协调障碍进行治疗。

799. 该国政府 1994 年 11 月 16 日答复称，有关法院 1994 年 7 月 21 日命令逮捕 Recep Maraşlı 和 Evgöl Kiyak 和释放 Nurcan Balci, Nuran Çamlı, Murak Satık, Bahriye Satık 和 Orhan Ates。1994 年 7 月 21 日的医疗报告证明这些嫌疑犯在拘留期间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

800. 据报阿达纳 Seyhan 区的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前成员 Mehmet Fida Alin 1994 年 7 月 11 日在邻近阿达纳的 Denizli 被警员们拘留。他们将他装进一辆无标记的汽车带走，现在他下落不明 (1994 年 7 月 14 日)。

801. 据报，民主党的代表和党员 Selim Sadak 和 Sedat Yurtaş 拘留在安卡拉安全委员会。据称此二人受到严重虐待，他们正在绝食 (1994 年 7 月 18 日)。

802. 该国政府 1994 年 11 月 15 日答复称，Selim Sadak 和 Sedat Yertas 在拘留期间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讯问和拘留他们时遵循了法律程序。

803. 据报，Mehmet Tabak, 他的女儿 Nebile Tabak, Hatun Temiz (女), Esmer Çirak (女), 和 Gulistan Büyükdere (女) 于 1994 年 7 月 12 日在 Iğdir 省的 Hüseyinkent 被宪兵拘捕。据指控带走他们之前曾将他们在村民面前游行示众，殴打并恶言辱骂他们。他们被单独关押在 Iğdir 宪兵队 (1994 年 7 月 20 日)。

804. 该国政府 1994 年 11 月 1 日答复称，事实上这些人是在 1994 年 7 月 13 日逮捕的，在 Iğdir 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受的讯问，7 月 18 日移交国家检察官办公室，随后释放。医疗报告及嫌疑犯本人的陈述都表明在逮捕他们时，拘留期间及送交国家检察官办公室时他们都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

805. 据报，1994 年 7 月初在哈卡里省 Beytuşşebab 附近各村作军事撤离时

Cemil Timur, Zeydin Timur, Şevket Timur, Hasan Aykut, Fehim Yalçın, Saadi Özlü 和 Osman Özlü 等人被拘捕。据说，保安部队将他们拘留在 Evrek (1994 年 7 月 25 日)。

806. 据报，1994 年 7 月 16 日 Fahrettin 在迪亚巴克尔的 Ofis 区被警察追捕时从一建筑的五层楼跳下。据说警方将他送到迪亚巴克尔医院。跳楼使他双膝、双腿及身体其他部位骨折，脊椎也损坏。据指控他入院当天在未得到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警方即将他带走 (1994 年 7 月 25 日)。

807. 据报，反恐怖主义支队的便衣警察人员 1994 年 8 月 10 日在《Özgür Ülke》报的 Ağrı 办公室拘捕了 Berivan Kutluay (女)，Safyetin Tepe, Nevzat Bulut 和 Mustafa Aladağ 等记者 (1994 年 8 月 15 日)。

808. 据报，Ali Candan 在 1994 年 8 月 8 日保安部队搜查他婶母在 Izmir 的家时于当晚半夜被拘捕。据说后来他被移交迪亚巴克尔 (1994 年 8 月 23 日)。

809. 该国政府 1994 年 11 月 23 日答复称，Ali Candan 于 1994 年 7 月 11 日在 Izmir 被捕并送往迪亚巴克尔，迪亚巴克尔安全法院确认他已被捕。他被关押在迪亚巴克尔监狱。1994 年 7 月 16 日的医疗报告及被告本人的陈述都证实他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

810. 据报，警察在搜查伊斯坦布尔的 TIYAD (政治犯家属协会) 会址之后于 1994 年 9 月 7 日拘捕了六人，其中 Nadire Şelik, Şenay Hanoglu, Medine Göyük 和 Ayla Özcan 为女性。据说他们被单独监禁在伊斯坦布尔警察局反恐怖主义支队 (1994 年 9 月 13 日)。

811. 该国政府 1994 年 11 月 21 日答复称，四名妇女在讯问之后于 1994 年 9 月 8 日奉命释放。已证实在拘留期间他们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

812. 据报，Tüm-Maliye-Sen 公务员工会的干部 Musa Ulusoylu 于 1994 年 9 月 11 日在安卡拉被拘捕。次日，下述人员也被逮捕：Özer Akdemir, Mehmet Ali

Güral, Ayşenur İlkiz (女), Devrin Osman Çelebioğlu, Müjdat Yılmaz 和 Emine Oğün Yılmaz (女)。据说被拘留者关押在安卡拉警察局反恐怖主义支队，因指控他们是非法组织 TDKP (土耳其革命共产党) 党员而受到讯问 (1994 年 9 月 14 日)。

813. 据报，下述人员于 1994 年 9 月 27 日在 Halkin Hukuk Burosü (人民法律所) 法律公司的安卡拉分公司被拘捕：安卡拉律师协会成员 Murat Demir；伊斯坦布尔律师协会成员 Ahmet Düzgün Yüksek；Fatma Yaman (女) 和 Gülcan Yağiz (女)。人们认为他们被关押在安卡拉警察局反恐怖主义支队 (1994 年 9 月 30 日)。

814. 该国政府 1994 年 11 月 24 日答复称上述人员被关押在安全委员会，逮捕这些人是根据国家安全法院 1994 年 10 月 10 日的命令进行的。已证实被告提出有关受到酷刑和虐待的指控是不真实的，他们并没有受到酷刑和虐待。

815. 据报，Tunceli 人权协会的公务员 Ali Ekber Kaya 1994 年 9 月 22 日晚在家里被拘捕，他被单独关押在 Tunceli 警察局 (1994 年 9 月 30 日)。

816. 据报涉嫌支持 Partiya Rizgariya Kurdistan 非法政党的下列人员在 1994 年 9 月 27 日开始的一次警察行动中被逮捕，他们被拘留在 Izmir：Kaya Mustakkaya, Metin Yavuz, Nevzat Sağniç, Gurbet Adibelli (女), Neslihan Göktepe (女), Songül Diribaş (女), Naciye Koç (女), İzzettin Koç, Zahide Kişanan (女), Mehmet Kişanan, Murat Satik, Siddik Satik, Kadir Satik, Ridvan Karatay, Ali Kemal Yıldız, Adil Asian, Veysi Özbaltacı, Yaşar Yağci, Ahmet Öncü 和 Riza Dinç。还收到有关 Bahri Menteş 的材料，据报他在 1994 年 9 月 23 日离开伊斯坦布尔的 Fatih 市场对面的清真寺时被两名穿警服和一名便衣警察拘捕。虽然反恐怖主义支队告诉其家属已将 Bahri Menteş 转送伊斯坦布尔宪兵队，但宪兵队否认此人在他们关押之下。又有一些报导称他可能监禁在土耳其东南卫 Bingöl 区宪兵队 (1994 年 10 月 5 日)。

817. 1994 年 10 月 4 日, Abdulkerim Bağdur 驱车从 Şakirpaşa 区开往安达纳市中心时被警察拘捕。在半夜时分，他被带到他父母家，据说其亲人看到他衣服已撕破，

面部和喉部在流血，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不能站立。警察搜查了他的家以后，在看守所离开了 Abdulkerim Bağdur (1994 年 10 月 7 日)。

818. 据报《Özgür Ülke》报的记者 Gürsel Şahin, Nezahat Özen (女), Metin Dağ 和 Vehbiye Tüzün (女) 被单独关押在迪亚巴克尔的宪兵团总部。据说, Gürsel Şahin, Nezahat Özen 和 Metin Dağ 是在 1994 年 9 月 20 日警察搜查迪亚巴克尔《Özgür Ülke》报馆后被拘捕的。Vehbiye Tüzün 是《Özgür Ülke》报的 Urfa 记者, 他是在迪亚巴克尔公共汽车终点站被警察拘捕的, 据指控由于他抗拒逮捕, 他被拳头猛击而且被拽着头发拉走 (1994 年 10 月 10 日)。

819. Emran Emekci 是一名律师, 也是土耳其人权协会 Izmir 分会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据报他在 1994 年 10 月 7 日出席安卡拉国家安全法院审讯中途休息时被保安部队的人员逮捕的 (1994 年 10 月 13 日)。

820. 该国政府 1994 年 12 月 14 日答复称, Emran Emekci 是根据司法当局 1994 年 10 月 27 日的命令逮捕的, 他关押在 Bingol 监狱里。医疗报告证实他在拘留期间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

821. 据报, 下列人员是在 1994 年 10 月 13 日被便衣警察逮捕的: Eğir-Sen 教师工会会员 Emrullah Cin, Mustafa Asiğ 和 Suzan İşbilen (女), 学生教员 Pervin İşbilen (女)。据说, 他们被秘密并单独关押在迪亚巴克尔警察局 (1994 年 10 月 18 日)。

822. 据报, 在指控说 1994 年 9 月 13 日 30 名被告在法院等候室和走廊遭到毒打之后, 迪亚巴克尔监狱的一些犯人进行绝食并拒绝出席法院的审判会。据报, 1994 年 10 月 4 日监狱看守试图强行带走一名犯人让警察讯问, 因为他同狱的犯人担心他受酷刑而不让将他带走。据指控, 27 号牢房的犯人用床垫、毯子和衣服堵住铁门不让大批警察、士兵和看守入内, 后者即在屋顶和墙上炸开几个大洞并向牢房投入催泪弹, 致使床垫、毯子和衣服着火, 据说犯人 Ramazan Özüak 被烧伤致死。其他犯人

被迫破坏通向第 18 号牢房的铁门，据报这时保安部队袭击了他们并押走了所有犯人，其中很多人因烟熏而昏厥或几乎失去知觉。据指控 300 余名犯人在两边站立保安人员的过道上拖过去，据称这些保安人员用警棍、铁棍、铁链和棍棒殴打他们。有些重伤犯人送入了医院，据说多数犯人双手绑在身后在过道和监狱院子里等候，这时也遭到殴打。据报，次日一大早他们被装进大篷车送往 Gaziantep，旅途六、七个小时中途不停，不给水喝而且不断遭到殴打。他们被关押在 Gaziantep 监狱，据指控在此拘留的头两天遭到殴打。探监的家属报告说许多人受了各种伤，如臂膀骨折，炸弹和子弹弹片致伤，有些人还病了。据指控受伤的犯人没有医生为他们看病也没有给予任何治疗（1994 年 10 月 24 日）。

823. 该国政府 1994 年 11 月 24 日答复称，有关当局力图按迪亚巴克安全法院首席检察官发出的将犯人带到他办公室的命令行事。与指控的相反，牢房起火是犯人在监狱里院焚烧床垫、毯子和衣服造成的，他们的抵抗变成了针对监狱管理当局的反叛。监狱官员也遭到犯人自制武器的武装攻击。尚在对这一事件进行司法和行政调查。

824. 据报，安卡拉安全局反恐怖主义支队的警察 1994 年 11 月 21 日在安卡拉搜查 Tüm Sağlık Sen（保健工作者工会）代表 Aheste Akbilek 的家时拘捕了他（1994 年 11 月 24 日）。

825. 据报，伊斯坦布尔警察局反恐怖主义支队的人员 1994 年 11 月 24 日搜查四个杂志的办公室时逮捕了 30 人，其中有：《Mücadele》杂志的 Ilker Alcan, Bülent Bağcı, Ufuk Doğbay, Savaş Karakurum, Tarik Tolunay, Selda Özcan（女），Hatice Akdoğan（女）和 Murat Kuyumcu；《Yoskul Halkın Gücü》杂志的 Mehmet Akdemir, Kudret Sangül（女）和 Veli Canik；《İsci Hareketi》杂志的 Yamliha Kaya 和 Metin Yıldız；《Devrimci Gençlik》杂志的 Sabahat Varol（女），Serap Topçu（女），Filiz Kaplansüren（女），Erdal Kaplansüren, Havva Suiçmez（女），Bülent Karataş, Hayat

Fayli。据说他们被单独关押在伊斯坦布尔警察局（1994年11月28日）。

意见

826. 特别报告员对不顾一再建议废除但仍然继续实施延长单独监禁时间，特别是在紧急区延长单独监禁时间的规定一事表示关切。他认为这些规定为拷打被拘留的人提供了有利根据。这种做法继续在有组织地进行而行凶人可以完全不受惩罚。他对收到该国政府的答复表示感谢，但他同时发现其中多数为毫无根据的断然否认，这表明它愿意接受有些显然是信誉扫地的当局或某些医务人员对事实的说法。不幸的是，酷刑的责任者有可能将多数这类答复当作政府愿意保护他们并要他们继续这种行径的信息。

土库曼斯坦

政府转交的材料

827.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7月21日的信函中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下述各段综述的一些案件。

828. Karadzha Karadzhayev 是一名反对派活动分子，1992年10月29日他在 Ashgabat 被捕并带到警察局，他在那里遭到毒打。次日上午在对他没有提出任何指控的情况下释放了他。1993年8月12日他再次据指控出于明显的政治原因被捕，据说他被关押在 Ashgabat 第一调查监狱，被单独监禁。

829. Mukhammedmurad Salamatov 是一名反对派活动分子。据报，1992年10月3日他被为内务部或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两名政府特工人员袭击，这两个人毒打了他。据报，他就这一事件向警方申诉，但警方并没有就此进行调查。

830. 1993年3月15日 Rufina Arabova 求见内务部副部长对民兵人员提出申

诉。据指控该副部长对她说她神经不正常，并唤民兵到其办公室将她带到民兵队。据指控她在民兵队被一名民兵殴打，结果造成双腿多处青肿，身体一侧划破，嘴唇破裂。

乌兹别克斯坦

紧急呼吁

831. 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5 月 2 日为反对派 Birlik (团结) 运动的副主席 Pulat Akhunov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此人因捏造的刑事罪而正在服刑。1993 年 9 月他被送到纳沃伊的 Kyzyltepinsky 区的一所劳动教养院，据指控他在那里经常被殴打。据说由于不断遭到殴打他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据报，因为控告他打人在 1994 年二或三月间他被囚禁在处罚牢房 10 天，随后，他的家属得到通知说已将他从处罚牢房转到单独牢房监禁两个月。

委内瑞拉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832. 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3 月 29 日致函该国政府说他收到的材料表明尽管该国有防止和惩罚施加酷刑的规定但仍经常推行这种做法。据说施以酷刑是为了恐吓被拘留人令其坦白交待。据报最常用的办法是殴打，包括用手掌或警察和监狱看守用的称作“peinillas”的木棒抽打双耳；头上套塑料袋，有时袋里装有阿摩尼亚、杀出剂或清洁剂令其几乎窒息；将头部浸没在大都是脏水里；施以电刑以及将手腕拴住长时间悬吊。

833. 据说市警察局 (PM)，国家警察局及情报和预防工作委员会 (DTSIP) 还

有刑事调查警察局(PTJ)都使用酷刑,在诉讼的审前阶段这些单位都起着重要作用。国家卫队(GN)是军队的一部分,它有权在某些领域进行调查,据指控它也使用酷刑。据指控,军事情报委员会(DIM)和军队情报委员会(DIE)是对1992年2月和11月军事暴动被捕人员施加酷刑的责任者。

834. 在将被拘留者送交法官之前,警方可以对其拘留一周,在此期间他们可搜集包括被拘留人自己交待在内的证据,在法院这些证据有很大份量。据说这种情况对实施酷刑是有利的。据说有些被告仅仅根据这种供词被判刑,即使他们提出申诉说供词是在酷刑下供认的。同样,据说宪法有关禁止单独监禁的训令也常常被违反。包括青少年在内的许多被拘留者关押了几天也不让与其家属见面或与负责保障公民权利的总检察长办公室(Fiscal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的代表见面。

835. 根据收到的材料,法院不很好地对酷刑申诉进行调查,只有极少数申诉最后对行凶者给予了惩罚,有数的几起量刑也极轻。据报,适用于保安人员违反人权的案件的司法程序不起作用,部分原因是 *información de nudo hecho* 程序普遍被延误。按照这一程序,对于指控警方人员或武装部队人员违反人权的案件,通常在检察官的要求下,由一名法官和刑事调查警察局进行调查。事实上,这个程序被视作一种免除责任的机制,它有计划地延缓而且常常是阻碍刑事调查。法医学所是刑事调查警察局的一部分。一些酷刑报告一再提到这个所的人员,据说这个所的专家有时对出现的伤势及可能显示警方有罪的其他现象不加证实。此外,据报,该国并没有独立的法医能对这个所的正式报告提出质疑,或能对违反人权的案件进行公正的审查。最后,据说,军事当局不许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代表会见被拘留者的做法妨碍这些人对属于军事管辖的有关酷刑或其他违反人权的案件提出呼吁。

836. 据说,警察根据《惩治流氓盗贼法》常常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对一些城市中犯罪率高的贫困地区进行突然搜查并在大街上逮捕年轻人。这是行政性拘留,因此司法机关无法管制。虽然实际上通常只拘留一天或不是一天,但据说这种时候即

大为进行人身虐待，如殴打、上电刑和进行死亡威胁。

837. 据报各监狱的条件极差，部分原因是拥挤、利用单独监禁牢房，食物质量低，卫生设备不良并缺乏医疗看护。对这种状况犯人们提出了抗议，据指控保安人员对他们反应强烈。据说，看守们常常因犯人稍稍违反监狱纪律而毒打他们。

838.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下述各段综述的一些案件。

839. 加勒加斯国防部的官员 Miguel Angel Delgado Méndez 1992 年 4 月 15 日被市警察局人员逮捕，他们指控他叛逆。据说在将他送往国家警卫队的途中他不断被殴打，在该警卫队时据说他身上喷洒了腐蚀性物质，造成其身体一些部位，包括右眼烧伤。几个小时后在没有提出任何指控的情况下释放了他。他提出了申诉，但未对责任者提起诉讼。

840. Ivo Rodríguez Escudero 1992 年 11 月 26 日在巴伦西亚被卡拉沃沃州的警察人员逮捕，他被指控参加了一次游行示威。在情报和预防工作委员会的三天拘留期间，据指控他被殴打、长时间捆住手腕悬吊、上电刑和死亡威胁、不给食物和不给治疗。11 月 30 日他被带到加拉加斯情报和预防工作委员会，在他签署了一份证明他完全健康的文件的条件下，他于 1 月 13 日获释。据说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威胁说如果他继续对受到的酷刑提出申诉将致他于死地。

841. 关于本案，该国政府 1994 年 10 月 3 日报告称在公共部代表的请求下对此人进行了医疗检查，结果证明 Rodríguez 先生是轻伤。1993 年 12 月 10 日他就在巴伦西亚拘留期间受到的酷刑向公共部提出了申诉。

842. Juventud Venezolana de Acción Sana 慈善组织的成员 Miguel Antonio Bervis 1992 年 11 月 28 日在玻利瓦尔城的家里被军事情报委员会的成员逮捕。他在第五军区的营房里单独监禁了五天，其间他遭到毒打，几乎窒息而死并以拘留和拷打其妻儿相威胁。后来在没有提出任何指控的情况下释放了他。医疗检查证明他六条肋骨骨折，几处青肿，四肢活动困难。他 1993 年 1 月 15 日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申诉，

但行凶人没有受到指控。

843. Fernando Benítez 1993年5月29日在加勒加斯被两名自称保安部队的人员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逮捕。他被装进一辆汽车,据指控被打得失去知觉,苏醒后又遭毒打。他们将他的头浸入排泄物,不供食物并以死亡相威胁。被捕两天后据说他们威胁不许他报告这一事件然后释放了他。据说,由于他受到的待遇他多处青肿,左眼有伤,下巴骨折。六月初他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申诉,但没有对肇事者提出指控。

844. 加勒加拉的拉拉古纳区的一名社区活动分子 Freddy Miguel Franquis Aguilar 1992年2月25日被市警察局人员逮捕,据说是因为他看到警察殴打该区的两名居民。一周后,他的家属在医院停尸房发现了他的尸体。医疗报告称他曾被香烟烧灼并遭毒打而后近距离开枪打死。据报在调查此事件时三名市警察局成员被停职。

845. 该国政府1994年10月3日通知特别报告员已开除造成 Franquis 先生死亡的责任警察并正在进行刑事调查。

846. 1993年1月19日, Elio Pereira Flores 及其三岁的儿子在加勒加拉被刑事调查警察局的人员逮捕。不久他的儿子在被殴打后释放,但 Elio Pereira 受到讯问,据指控他受到殴打和电刑的虐待。同日在对他没有提出任何指控的情况下释放了他,释放前曾威胁他如果他报告这一事件将致他于死地。尽管受到威胁,他仍向检察官办公室提出了控诉。

847. 该国政府1994年10月3日告知特别报告员称经公共部的请求已进行医疗检查,它证明 Pereira 先生及其儿子受了轻伤。已对刑事调查局的七名成员进行刑事调查。

848. 安索阿特吉州的市警察局前成员 Juan Rodriguer Navarrete, Oswaldo Alvarado 和 Mario Guarimata, Rodriguez 1993年2月4日在巴塞罗那市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被国家警卫队的成员逮捕。他们在国家警卫队接受讯问时被毒打并受到

死讯威胁。后来在没有提出任何指控的情况下释放了他们。

849. 苏利亚警察局前成员 Maximo Puerta Ollarves 1993 年 5 月 1 日被情报和预防工作委员会的成员逮捕,他被指控盗窃,据说他在马拉开波情报和预防工作委员会的会址被拷打。几天后在没有提出指控的情况下释放了他,他因受伤在医院住了几天。国家检察官 1993 年 7 月 14 日开始对其案件进行初步调查。

850. 该国政府 1994 年 10 月 3 日告知特别报告员公共部已下令对其进行医疗检查,检查证明他有重伤。已对情报和预防工作委员会的两名成员进行刑事调查。

851. 市警察局人员根据《惩治流氓盗贼法》1993 年 1 月 22 日在阿拉瓜州马拉凯市逮捕了 John Antonio Paez。据报过去他曾几次被捕,每次都对他施以酷刑,如电刑、殴打和进行死亡威胁。

852. 根据《惩治流氓盗贼法》,马拉凯的 Edgar Rafael Suarez Hermoso 于 1992 年 12 月 9 日被捕并解送到 El Alayón 监狱。他曾几次被关押在 El Dorado 监狱,据指控他曾受到各种酷刑,诸如几乎窒息致死,用棍棒、棍子和枪托殴打。据报,1992 年 1 月一名看守踢瞎了他一只眼睛。

紧急呼吁

853. 特别报告员于 1994 年 8 月 24 日为教师、社区组织工作者 José Manuel Flores 及 José Gregorio Guédez, Rubén Sánchez 和 José Luis Sánchez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报,这些人是 1994 年 8 月 17 日被卡拉沃若的 Guacara 州警察局的人员拘捕的,罪名是他们是武装反对组织《Bandera Roia》的成员并和这个组织运送武器。他们被转到加勒加斯,单独关押在军事情报委员会。

854. 该国政府 1994 年 11 月 11 日告知特别报告员公共部的代表于 1994 年 8 月 24 日会见了这些被拘留者,他们称没有受到虐待。

855. 特别报告员为 La Chivera 农民联盟的领袖 Gabriel Rivas Granadillo 发出

了另一份呼吁，他是1994年7月2日被卡拉沃沃的 Valencia 警察局的人员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拘捕的。根据《惩治流氓盗贼法》他被判处一年行政拘留，并关押在 Valencia 警察局附属建筑物里，据说拘留者在那里经常受到虐待或酷刑。

以往转交案件的后续情况

856. 该国政府1994年10月3日就下列各段提到的案件作了答复，这些案件是特别报告员1992年8月份转交该国政府的。

857. Daniel Alvarado Alarcón, Julio Enrique Andrade, Enrique Barroso Hernández, Luis Alberto Caballero, Héctor Chacón Duque, José Gregorio Escalona Delgado, Lisandro Pérez Hernández, Orlando Ramírez Paez, José Angel Rodríguez, Julio Rojas Avila Jhonattan Toro Marval, Carlos Alejandro Valeiro 和 Mark Zuchelli, 他们全是学生，1992年1月23日在加勒加斯被捕，据指控他们受到酷刑。该国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称对他们进行了医疗检查发现有轻伤。为此，公共部开始进行初步调查并对几名警察正式提出控告。

858. Pablo José Rondón Hernández 和 Brezne Manzano Rodríguez 1991年10月21日在加勒加斯被捕，据指控市警察局对他们施行了酷刑。该国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称正在对尚不能确定的市警察局人员进行初步调查。

859. Carlos Bernardino Carballo 及其他人1991年10月18日在加勒加斯的拉贝加被捕，据指控他们受到国家警卫队人员的酷刑。该国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称，公共部已于1991年10月31日开始进行初步调查，调查仍在进行之中。

860. Igor Luengo 于1991年10月21日在加勒加斯被市警察局逮捕，据指控受到酷刑。该国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称为了进行调查，公共部要求作一项医疗检查，但 Luengo 先生一直没有去法医学所。因此本案无法进行下去。

861. José Blondell 1992年3月9日被捕并指控在佩雷勒 El Lianito 警察局受到酷

刑。该国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称公共部曾采取步骤寻找此人但未获成功，因此不能开始调查。

862. 据指控 José Fermín Díaz Macarri 1992年1月25日在佩雷勒 El Lianito 和 El Cochecito 两个警察局受到酷刑。该国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此人未到法医学所接受检查，因此公共部不能开始调查。

863. 据指控 Rommer Figueroa Lizardi 在玻利瓦尔受到圭亚那城的国家警卫队成员毒打后于1992年5月29日死亡。该国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在 Figueroa 先生死亡后公共部立即进行调查直至1993年4月13日。这一天最高法院决定本案应由马图林的军事法庭审理。根据军事审判法第329条已于1994年7月15日开始调查。

864. 据指控 Antonio Castillo Gómez 1992年1月在加勒加斯被警察人员施以酷刑。该国政府1994年12月9日告知特别报告员称 Castillo 先生已致函公共部决定撤销申诉。

意见

865. 特别报告员对前述指控的性质和不断出现以及进行的任何调查实际上都渺无终日的情况深为关切，因此他请求并已得到访问该国的邀请。行期计划在1995年初。

越 南

发出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866. 特别报告员为下述各段提到的人员作了三次紧急呼吁。在相应摘要的结尾用括弧注明了转交呼吁的日期。

867. 统一佛教会的高僧 Thich Tri Tuu, Thich Hai Tang, Thich Hai Thinh 和

Thich Hai Chanh 被拘留在越南北部 Nam Ha 省 Phy Ly 区 Nam Ha 再教育营（亦称 Ba Sao）。据指控这些高僧都受到严重虐待。Hai Tang 高僧患慢性周期性偏头痛，据说未对他进行任何治疗。据说1994年4月以来他们一直在绝食（1994年5月18日）。

868. 该国政府1994年11月15日答复称，这些人一直受到人道待遇，他们的健康状况正常，没有人进行过绝食。

869. Doan Viet Hoat 因秘密出版杂志正在服15年徒刑，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已确定此属乱捕（第15/1993决定），据报二月份他已从 Phu Yen 省的一所监狱转押到 Nam Ha 省的 Ba Sao 监狱。4月25日他又被转至离他家所在的胡志明市1000公里的清化北面的 Thanh Cam 监狱。据报，Doan Viet Hoat 患有严重肾病，他的家属很难给他送药。据说，他因健康状况拒绝从事重体力劳动而受到惩罚（1994年5月26日）。

870. 该国政府1994年8月30日答复称，Doan Viet Hoat 自1990年11月入狱以来一直受到人道待遇，从未让他从事任何形式的重体力劳动。1994年5月2日他的妻子和孩子送给他一个包裹，他也给家里写了信。他的健康状况正常，他曾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将被拘留者从一个营地转到另一营地是正常的，而且完全符合法律。

871. 特别报告员就 Doan Viet Hoat 的问题告知该国政府作答的情况提供者，该提供者表示人们仍然感到关切，因为他所在的监狱离家很远，而那里的食物营养很差，医疗情况不好。由于路途遥远，每月只许探监一次，他的家属向他提供必要药品的能力有限。

872. Thich Hanh Duc 高僧在 Ba Ria 和 Phuoc Co 监狱服刑，据报告，他从1994年7月7日开始绝食以抗议取消对他的案件进行复审。据说他决定绝食至死。据指控他带着脚镣手铐，被单独监禁着，人们担心他的生命处于垂危之中（1994年7月15日）。

873. 该国政府11月15日答复称 Thich Hanh Duc 一直受到人道待遇，他的健康状况正常，他从未进行绝食。

也 门

紧急呼吁

874. 1994年7月22日，特别报告员代表以下人向该国政府发出一项紧急呼吁：Muhammad al-Mikhlafi 博士，也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Nu'man Qa'id Sayf，《al-Tajamu'报》的记者；'Izzadin Sa'eed Ahmad，记者兼 Taiz 作家联合会副主席；'Abdullah Sa'd，《al-Shura 报》的记者；'Abdul-Rahmam Sayf Ismail，记者兼地方政府雇员。这些人是在参加《也门时报》组织的关于“也门今后的政治远景”的研讨会后，于1994年7月17日和18日被 al-Amn al-Siyassi（政治安全机构）逮捕的。据说，他们被单独监禁在 Sana'a 的 al-Safia 区 al-Amin al-Siyassi 拘留中心。与他们一起被逮捕的另外一些人据说受了酷刑。

南 斯 拉 夫

转达给政府的材料

875. 特别报告员通过署期为1994年7月21日的信件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的报告说，生活在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经常遭受警察和国家安全局（SDB）的殴打和酷刑。据说受到虐待的人常常是政治活动家、以前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监禁的人以及中小学和大学的工作人员。据说，那些被定为目标的大家庭的成员也有受虐待的危险。

876. 据称，被拘留者的拘留期间常常超出法定的3天期间，然后才被带去见预审法官，据说正是在这一段期间发生了最严重的虐待事件。据称，为了逼取拘留者自认其罪的招供还使用了酷刑，据说许多刑事报告都是仅因调查程序期间所作的供词而被定罪的。据称，被拘留者常常受到如果在带去见预审法官时企图改变在酷刑之下逼

取的供词就会受到进一步虐待的威胁。

877. 据说,监狱的医疗记录和 Priština 大学医学院法医学研究所对某些病例进行的检查证实,受伤情况与有关虐待的指控是一致的。但据称,要求作医学法医检查的请求常常不予理睬或被拖延,直至伤口大部分痊愈为止。

878.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达了以下段落所概述的案件情况。

879. Behajdin Hallaqi、Hysen Gegaj、Binak Berisha (科索沃民主同盟的成员)以及 Shefki Mucaj 和 Ilijaz Kadolli,据说于1993年8月初被逮捕,并被指控参加了分离主义的科索沃民族运动。据说他们在拘留期间受到了虐待,构成起诉书根据的供词据称是通过暴力手段从 Binak Berisha 口中逼取的。据说,在 Behajdin Hallaqi、Ilijaz Kadolli 和 Hysen Gegaj 被捕3天后由监狱医生对他们进行的检查表明有伤。在 Binak Berish 和 Shefki Mucaj 被捕后第9和第11天分别对他们进行的检查则没能检查出有伤。据说,1993年11月11日对这5个人的定罪几乎仅仅在拘留期间所作的供述为根据,他们随后被判处2至3年半的监禁。

880. Ukë Bytyci——科索沃民主同盟 Suva Reka 分支机构的主席,据说于1993年10月7日被逮捕,并被指控参与了准军事的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据称,他被毒打了两天,在这两天期间,他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据称有一次,在他被讯问期间,他被绑在一个暖气装置上,双手被铐在背后,而10个督察则轮流打他的脚、手和双腿。据说审讯官员还威胁要带他越过阿尔巴尼亚边境并开枪打死他。据说这种虐待使得他不得不在认罪书上签字。据称,这些逼取的口供几乎成了 Prizren 地区法院1993年12月10日对他定罪的唯一根据,他被据此判处5年监禁。

881. Fisnik Cukaj——Priština 大学独立学生联合会前任主席, Sadri Shala, 64岁,以及他的儿子 Ymer Shala 由于被指控参加了科索沃共和国民族运动而于1993年9月初被逮捕。Ali Lajci——原来的囚犯以及非正式的科索沃共和国议会代表,据说也因被指控未报告一项罪行而于1993年9月初被逮捕。据称,这4个人在被逮捕后受了

酷刑，结果都在胁迫的口供上签了字。据说与这几个人有关的、监狱的医疗记录证实了有关酷刑的指控。2月1日，据说这4名被告被定了罪，并被判处8个月至4年的监禁。

882. 1993年7月27日至8月9日，据说有19个人因参与所谓的科索沃分离主义者的活动而被逮捕。经查明，这些人是：Xhavit Haziri；Ismet Mahmuti；Hajredin Hy-seni；Faik Ajeti；Raif Qela (Cela)；Salih Mustafa；Salih Salihu；Nehat Selimi；Ramadan Pllana；Islam Mulaku；Ajet Berisha；Bajrush Xhemajli；Sanie Alfar (女)；Ramize Abdullahu (女)；Shemsi Veseli；Rexhep Avdiu；Skender Hajdari；Hamit Zeqiri 和 Ahmet Haxhiu。据称，这些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人都受到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人员的武力胁迫，作了有罪供述，并且还受到如在预审法官面前背离这些供述便会受到进一步虐待的威胁。

883. 据称，Xhavit Haziri 从1993年8月2日至6日受到国家安全局人员的连续拷打，据说8月7日他在预审法官面前脱下衣服，露出背上、胳膊上和腿上的各种颜色的伤痕。直到法官了解到他所受的虐待9天后他才受到医疗检查，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据称他受到了进一步的折磨，包括8月16日受到电警棍的拷打。据说，在审判期间，他于1994年2月4日告诉法庭，国家安全局的人曾威胁说，如果他对预审法官所作的陈述不同于据称通过酷刑向他逼取的供词，他们将“杀死”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884. 据称，Ismet Mahmuti 和 Faik Ajeti 在8月3日被捕后被拷问了6天，直至8月9日在预审法官面前露面为止。据说预审法官没能把他们送去进行体格检查，直到8月20日他们的律师提出要求进行检查后的这一天才进行检查。检查的结果尚不得知。

885. 据称，在审讯期间，Raif Qela 受到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人员的的拷打，被进行各种注射和电击，并且还受到死亡威胁。据说，他在被折磨之后，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极差。据说 Priština 大学医学院法医学研究所证实他受了伤。

886. 据称，Salih Salihu 在被捕后，浑身上下被警察用拳头和电警棍反复毒打。据说在经过折磨之后，他的身体极差，据说在12月进行审判时，他走进审判室都有困

难。

887. Ahmet Haxhiu, 61岁, 据说在他被逮捕时正生着病, 据称受到反复的身体虐待达4天之久, 曾试图用从扫帚上解下的电线自杀。据说他在1993年10月被从贝尔格莱德中央监狱中释放了出来, 而且由于健康状况不佳, 他是与其他被告分开审判的。

888. 1994年2月27日, 据说 Priština 地区监狱对17名被告定了罪。对 Ahmet Haxhiu 将进行单独审判, 并且撤回了对 Rexhep Avdiu 的指控。

889. 以下人由于受到准备武装判乱的指控于1993年9月16日和17日被逮捕: Agim Krasniqi, 科索沃民主同盟在 Priština 的第三分支机构主席和前南斯拉夫军官; Bilal Syla, 前南斯拉夫军官; Ibush Kelmendi; Halit Rama; Xhelil Rama 和 Fazli Maloku。据称, 他们在审讯期间遭到了拷问, 有些人据说在审讯后都无法行走。据说, 在国家安全局人员对 Billal Syla 进行指称的酷刑后, 他的脚底、手、嘴巴都受了伤, 左耳丧失了听力。

890. Adem Salihaj——科索沃民主同盟 Uroševac 分支机构主席, 以及 Sulejman Hasani 于1993年9月被捕, 据称受到警察拷问。9月26日, 据说 Adem Salihaj 将他所受的酷刑告诉了预审法官, 并且要求进行体格检查。据称, 随后于10月5日、6日和12日他再次受到警方拷打。10月12日, Sulejman Hasani 向塞尔维亚最高法院提出申诉, 声称受到了警方的拷打和伤害。

891. 特别报告员还通知该国政府, 他已收到有关警方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家里搜查武器的过程中常常对他们采用暴力手段的报告。据称, 在进行这种搜查时, 警察按惯例都要当着家人的面辱骂和殴打男性成员。据称有时还辱骂妇女、儿童和老人。

892. 据说, 自1990年4月将警察部队置于塞尔维亚政府的监督之下以来, 大多数阿尔巴尼亚族警官都已辞职, 或者被开除, 许多人都是因为拒绝承认塞尔维亚当局。

另外据称，几乎所有的塞尔维亚警察都要挑选占大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中的人给予虐待。在这一方面，警方的目标据称就是要胁迫阿尔巴尼亚族人离开科索沃。

893.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达了以下个别案件。

894. Rexhep Mehmeti 和他的儿子 Shemsedin Mehmeri 据说于1994年2月24日他们在 Vuçitrn 的家被搜查的过程中受到虐待，此后据称他们被带到警察分局并被殴打达2个小时之久。

895. 1994年2月21日，据说警察来到科索沃民主同盟 Resnik 村分支机构一名领导在 Klina 镇的家中搜寻武器。他当时不在家，但据称，警察殴打了他的弟弟 **Haki Havolli**。

896. 1994年2月23日，据说警察逮捕了 Ndue Gajamni 和他的父亲 **Mehill Gjani**，并且在 Klina 的警察毒打了他们。

897. 1994年2月22日，大约在早上5点钟，据说驻在 Kačanik 镇 Duraj 村的警察突然搜查了74岁的 Ilaz Salihaj 的家并且毒打了他。

898. 1994年2月23日，据说大约有40名警察搜查了 Shemsi Gashi 在 **Priština** 的家，据称警察毒打了他以及他的两个儿子 Adem 和 Sylejman Gashi 和两名客人 Sherif 和 Nazmi Gicolli。这四个人随后被逮捕并据说在警察局继续受到折磨。

899. 1994年2月23日，大约在早上6时，据说警察在科索沃 Polje 附近的 **Haliaq** 村搜查了 Shefqet Zogiani 的家，并且毒打了他和他的两个儿子 Naim 和 **Nexhat Zogiani**。

900. 1994年1月17日，据说警察搜查了一名科索沃民主同盟活动分子在 **Miraš** 村的家。他们未能找到他，据称他们逮捕了他年为17岁的弟弟 **Shpejtim Hashani**，并且因没有代他哥哥上缴武器而殴打了他。

901. **Bekim Gashi**，17岁，据说于1994年1月22日遭到了 Čabic (Klina) 的警察的殴打，据称是因为他拒绝告知他们他父亲的下落。

902. Nuhi Krasniqi, 15岁, 据说于1994年1月27日在 Mališevo 他哥哥的家里被警察逮捕, 据称他后来被带到 Ljubizde 附近的一个地点并遭殴打。

903. Labinot Hoti, 10岁, 据说在警察搜查他父亲在 Jošanica (Klina) 的家时被警察殴打, 警察还用刀顶住他的咽喉。

904. 1994年2月2日, 据称 Xhemila Ademaj 在警察到 Petrovo 村 (Štimlje) 她们家搜索她弟弟时遭到警察殴打。

905. 1994年2月15日, 据说警察搜查了 Bečuk 村 (Vučitrn) 的一家, 并在搜查过程中殴打了 Dinorja Miftari、她的女儿 Shehribanja 和现年67岁的 Isa Miftari。

906. 1994年2月9日, 据说警察逮捕了 Tafil Brahimaj——Djakovica 附近 Kraljane 村小学校长。他在 Djakovica 受到了国家安全局官员的审讯, 当他拒绝承认持有枪支时, 据称这些官员强迫他坐在加热的炉子上, 结果, 他受了烫伤了。他被释放出来, 但安全局官员命令他10天后再去汇报。据说他不得不为他的伤四处寻医问药。

907. Behxet Jashari Bexheti, Dbilic 的一名小学教师, 据说于1994年2月27日被 Strovce 的3名警察逮捕。他被带往 Vučitrn 警察分局, 据称他在那里遭到了毒打, 有好几次他都失去了知觉。

908. Lavdim Dukaj 和 Vehbi Mulaj, 是两名小学生, 据说于1994年3月11日在他们到 Graboc 村附近的学校的上学路上被警察挡住去路。据称在讯问完他们在哪里上课之后, 警察殴打了他们。

909. Sami Kurteshi, 捍卫人权和自由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据说在其委员会的同事在场的情况下在 Priština 委员会的住地遭到警察殴打, 并且在警察分局再次被打。据说7月8日开出的医疗证明记录了与其殴打指控一致的多处打伤。

910. 1992年12月17日, 据说 Adem Zeqiraj 在警察对他父亲在 Brovina 村的房子进行的搜查中被逮捕。据称他在被拘留在 Ponoševac 的一个警察分局期间遭到殴打。据说殴打造成了严重的肾脏损伤, 结果他于12月19日在 Priština 医院死去。

911. 据说, Ali Shala 于1994年3月18日在 Kosovska Mitrovica 的街道上被三名明显醉酒的警察挡住去路。据称, 在告诉警察他不承认“塞尔维亚警察国家”后, 他遭到殴打, 结果他的左耳受了伤。

912. Besnik Maloku, 12岁, 据说于1994年3月22日在 Priština 被警察殴打, 据称是由于他无法或不愿意给在塞尔维亚的警察回信。

913. 据说武装警察和塞尔维亚平民(可能是便衣警察)于1994年3月8日闯进 Priština 阿尔巴尼亚研究学院, 并且在工作在大楼内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不理睬其关闭和撤离该学院的命令时, 毒打了在学院内的人。以下是那些据称遭到毒打和受了伤的人中的一些人: Sadri Fetiu, 院长, 头部、脸部、鼻子、下颌受了伤, 3颗牙被打碎; Ragip Mulaku, 头部、脸部、一根肋骨受伤, 左手骨折; Anton Cetta 教授, 头部、左手和脊椎受伤; Mehmet Halimi, 头部、脸部、一条腿和一根肋骨受伤; Hajdin Hajdini, 脸部、头部和双腿受伤; Xheladin Shala, 身体和头部受伤。Abdyl Kadolli, 科索沃知识分子论坛的书记, 据称是一名在大楼外面被打的人。据称他被两名着便衣的人强行塞进一辆汽车, 在当天后半夜被释放前遭到殴打并被开车送往城外5公里的一个地方。

914. 1994年1月31日, 在 Uroševac 举办纪念死去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领袖的音乐会后, 大约有40人被逮捕并据称受到折磨。组织者和观众中有原来的囚犯和人权活动家, 包括科索沃民主同盟在 Gnjilane、Uroševac、Štrpce、Kačanik 和 Kamenica 的各地方分支机构的主席或成员。这些人被捕后据称受到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人员用拳头和橡皮棍的殴打。被捕和被打的人中据说有: Bedri Abdyli; Nuhi Ahmeti; Lumnie Azemi; Nijazi Beqa; Sylejman Bytyci; Abdullah Dërguti; Valbonë Dermaku (女性); Hyrë Emini (女性); Skënder Ferizi; Xhavit Gashi; Hamdi Haliti; Emin Hasani; Aziz Hoxha; Xhemil Ismani; Rexhep Ismani; Salih Jonuzi; Basri Krasniqi; Emin Krasniqi; Naser Kuka; Sami Kurteshi; Avdi Limanli; Ali Luzha; Berat Luzha;

Mevlyde Malaj (女性); Habib Misini; Basri Musmurati; Xhelil Pajaziti; Zef Pali; Ilmi Recica; Shemsi Salihu; Shqipe Salihu; Shqipe Sejdiu (女性); Mujë Shabani; Habib Shehu; Enver Topalli; Qamil Xhemajli; 以及 Hysen Zenuni。据说, Uroševac、Kacanik、Gnjilane 和 Priština 的医生们开出的医疗证明证实; 17名被捕者所受的伤(包括瘀伤在内)与其受到折磨的指控一致。据称有一名被拘留者 Avdi Limani 的一根肋骨被打折。

紧急呼吁

915. 特别报告员为以下段落提及的人发出了6次紧急呼吁。发出呼吁的日期放在相应摘要最后的括号内。

916. Ismet Mahmuti 和 Faik Ajeti 是因被指控阴谋破坏南斯拉夫领土完整而于1994年2月27日被 Priština 地区法院判决有罪的一群科索沃省阿尔巴尼亚人中的两个人。据说他们再次受到调查, 并且被从 Priština 转移到 Kosovska Mitrovica 监狱, 据说他们在那里受到严重的拷打(1994年4月15日)。

917. Salih Salihu 和另外16名阿尔巴尼亚族人一样, 因被指控阴谋武力分离科索沃省而于1994年2月被 Priština 地区法院判决有罪。据说在1993年12月开庭时, 他病得很厉害, 自己不能行走, 靠两名警察的帮助才走进了审判室。随后, 他告知法庭, 他在被捕后, 浑身上下都被人用电警棍反复击打。审判后, 他被转移到贝尔格莱德中央监狱, 据说在那里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据称为受到该监狱的虐待所致。当他的家人来看望他时, 他是坐着轮椅被带到会客室的。据后来通过电话与他通话的亲属讲, 他诉说他的臀部和背部钻心般地疼痛(1994年5月19日)。

918. Nebih Zogaj 是科索沃的一名阿尔巴尼亚族人和科索沃民主同盟 Belanica 分支机构的主席, 据说于1994年6月1日被搜查在他任校长的学校他的办公室的警察逮捕和殴打, 随后警察把他带到了 Suva Reka 警察分局。在6月9日第二次被打后, 据

说他不得被送往 Djakovica 的一家医院治疗。6月13日，他被释放出来，但同一天，他又被传唤到该警察分局，据称他在那里再次被打并且失去了知觉。**Bajram Samadraxha** 是 Mališevo 附近 Banja 的另一名小学校长，据说在6月13日也在 **Suva Reka** 警察分局被殴打，并且被命令第二天再向警察汇报。其他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据说也在 **Suva Reka** 警察分局受到警察的虐待。这些人当中有 **Asllan Shala**，4月30日被打；**Bashkim Krasniqi**，5月24日被打，并且严重受伤；**Qazim Sallauka**，6月9日被打。人们担心这种殴打还会继续发生（1994年6月17日和7月1日）。

919. **Ganimet Podvorica** 是科索沃的一名阿尔巴尼亚族人，据说于1994年9月17日被逮捕，因被指控与1993年5月22日在 **Glogovac** 镇枪杀巡警队有牵连，目前在 **Priština** 在押。在那次事件中，有两名塞尔维亚警察被打死（1994年9月23日）。

920. 以下前警察和前警察独立工会成员都是阿尔巴尼亚族人，据说都在科索沃省被捕：**Ramadan Ndrecaj**，**Shaip Mustafa** 和 **Murtez Jahaj**，来自 **Suva Reka**；**Renhep Oruci** 和 **Salih Sokoli**，来自 **Orahovac**；**Avdi Mehmedoviq**，**Haki Mehmeti**，**Ali Mehmeti** 和 **Blerim Olloni**，来自 **Priština**；**Sejfullah Sahaticiu**，**Shefget Beqa**，**Remzi Tertica**，**Halil Kafexhelli**，**Xhavit Osmani** 和 **Muhamet Nimani**，来自 **Djakovica**；**Adem Shala**，来自 **Pizren**；**Halil Blakaj** 和 **Reshat Maliqi**，来自 **Mališevo**；**Jonuz Loshi**，**Selim Citaku**，**Ilmi uka**，**Abdullah Doroci** 和 **Shefget Budakova**，来自 **Kosovska Mitrovica**；**Fadil Hyseni**，**Bajram Jakaj** 和 **Isak Aliu**，来自 **Uroševac**；**Idriz Jashari**，来自 **Podujev**；**Enver Ramizi** 和 **Esat Merovci**；来自 **Gnjilane**；**Idriz Sejdiu**，来自 **Srbica** 镇；**Shefget Berisha**，来自 **Kaçanik**；**Sherif Shala**，**Faik Jasiqi**，**Gani Hajdari**，**Vlasmim Shehu** 和 **Shaban Shala**，来自 **Peć** 镇。**Ramadan Ndrecaj** 是 **Suva Reka** 的前任警长，于11月22日被逮捕，据称他在 **Pizren** 警察分局受到的折磨如此严重，以致不得被允许到 **Prizren** 医院治疗。人们担心其他在押人员也会面临酷刑或折磨（1994年11月28日）。

意见

921. 在没收到该国政府任何答复的情况下，鉴于所收到指控的一致性，特别报告员倾向于认为，指控的要点反映了尤其在科索沃正在广泛地实施酷刑和类似的折磨。

三、结论和建议

922. 尽管国际法绝对禁止酷刑，而且大会和人权委员会不断地在谴责酷刑，但相当数量的会员国仍在继续实施酷刑。自从特别报告员的任务确定以来，向人权委员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提出了各种旨在防止这种做法的建议。这些建议的大多数只是反映了载于已由联合国通过的文书中的规范。

923. 特别报告员深信，如果各国遵循这些建议的话，世界上酷刑的发生率将会极大地下降。因此，本章最后以摘要和缩略的形式列举过去10年提出的建议的清单。

924. 由于第一个10年和目前阶段任务的完成使得本特别报告员的责任趋于结束，特别报告员本应欢迎有机会建议委员会不必再继续这一工作，但报告的内容使他不能提出这一建议。不幸的是，延续任务期限的必要性再明显不过了，因此，特别报告员建议延续任务期限。

925. 与人权委员会内各工作组的特别报告员、代表、专家和成员一样，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提醒人权委员会，就他而言，他在联合国外有一个专职工作，即大学教师。虽然他非常感谢 Essex 大学的支持，该大学理解他担任特别报告员的需要会妨碍他担任（教授和法学院院长）的大学职务这种趋势，但为联合国工作必须继续成为他教学生涯这一专职需要的额外工作。这就意味着他现在严重依赖人权事务中心能够提供的专业人员补助。从目前来看，这占一名人权事务官员时间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这是严重不足的，而且这种不足虽然由于他还能够得到一名同住者的临时额外援助

而有所减轻,但仍未得到弥补。特别报告员呼吁人权委员会和秘书处采取紧急措施补救这一问题。

926. 以下汇集了全部可以变为一项全球建议——结束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免罪(见 E/CN.4/1994/31)——的各项建议。

(a) 未成为《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应当签署和批准或加入该公约。酷刑应当被确定为国内立法中的一项具体罪行。在没有给予当局以起诉和惩治酷刑管辖权的立法规定的国家,应当优先颁布这样的立法。在这一方面,立法还应规定,通过使用酷刑所取得的包括招供在内的证据应当被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

(b) 审讯只应在正式的中心举行,秘密拘禁地点应依法予以取缔。对任何官员来说,将人扣留在秘密和(或)非正式的拘留所都应成为一项应予惩处的罪行。在非正式的拘留所从被拘留者取得的任何证据,如未经该被拘留者在正式地点进行的审讯期间加以确认,法庭都不得采纳为证据;

(c) 定期视察拘留所,尤其将其作为定期访问制度的一部分加以实施时,是一项最有效的反对酷刑的预防措施。视察所有的拘留地点,包括警察局拘留所、预审拘留中心、安全事务所、行政拘留所和监狱,应当由独立的专家小组进行。当视察进行时,视察小组的成员应有机会同在押者单独交谈。专家小组还应就其调查结果提出公开的报告。当官方的而非独立的小组进行视察时,这种小组应当由法官、执法人员、辩护律师、医生以及独立专家组成。如此种视察小组尚待成立,则应当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进入拘留所;

(d) 酷刑最经常地发生在单独拘禁期间。应使单独拘禁成为非法,被单独拘禁的人应当毫不迟延也予以释放。法律规定应当确保在拘留的24小时内使被拘留者会见法律顾问。不遵守这些规定的保安人员应予以惩治。在特殊情况下,如认为立即与被拘留者的律师进行接触可能引起真正的安全问题,而且对此种接触的限制得到司法

批准,则至少应有可能允许会见一名独立的律师,如律师协会推荐的律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在18小时内将逮捕的情况和拘留地点通知被拘留者的一名亲属。人犯在逮捕时应当经过医疗检查,医疗检查应定期进行,并且在转移到另一拘留地点时应当是强制性的。每次审讯开始都应当确认所有在场人员的身份。所有审讯过程均应记录在案,所有在场人员的身份也应记入笔录。未作笔录的审讯所得到的证据应排除在审判程序之外。蒙住眼睛和戴上头罩的做法常常使对酷刑的起诉实际上不可能进行,因为这样做使得受害者不能辨认是谁施加的酷刑。因此,应当禁止蒙眼睛和戴头罩的做法;

(e) 行政拘留常常使被拘留者脱离司法控制。被行政拘留的人应当有权得到与刑事拘留的人同等程度的保护;

(f) 立法应当规定所有被拘留者均可以通过如人身保护令状或宪法权利保护令对拘留的合法性表示异议。这样的程序应当迅速发挥作用。

(g) 当被拘留者或其亲属或律师提出酷刑申诉时,应当无例外地开展调查。经确定为有充分根据的申诉应导致对受害者或其亲属作出赔偿。如在拘禁期间或释放后不久发生死亡,调查应当由司法机关或其他公正的机关进行。被认定对酷刑或严重虐待负责的人应当受到审判,如发现有罪,则应予以惩处。豁免施酷刑者的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如大赦、免罪法等,应当予以废除。如果酷刑发生在一个正式的拘留所,该所的负责官员应受到纪律制裁或者受到处罚。军事法庭不得用来审判被控使用酷刑的人。应该设立独立的国家机关,如拥有调查和(或)起诉权的国家委员会或监察专员,以便受理和调查申诉案件。有关酷刑的申诉应当立即加以处理,并且应当由与正在调查或起诉声称的受害者的案件的机关没有关系的独立机关进行调查;

(h) 应当为警察和保安人员提供培训课程和培训手册,联合国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方案也应当提供必要的援助。应当给保安和执法人员讲授《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以及《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

则》，这些文书应当被翻译成有关国家的语言。在培训过程中，特别应强调的原则是，禁止酷刑是绝对的和不可减损的，有责任不遵守上司关于实施酷刑的命令。各国政府应当不折不扣地将其批准的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保证，并且应当使执法人员熟悉要求他们适用的规则；

(i) 应当给卫生部门的人员讲授保护被拘留者和囚犯的《医疗道德原则》。各国政府和专业医学协会应当采取严格的措施，反对医务人员在酷刑中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此种禁令应当扩大到这样一些做法，如给被拘留者进行检查以确定其是否“适于接受审讯”，涉及虐待或酷刑的程序，以及给受虐待的被拘留者诊治以使其能够经受进一步的虐待；

(j) 国内立法和实践应当反映酷刑公约第3条所阐明的原则，即“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时”禁止将该人推回、驱逐或引渡至该国。